

大清三杰
中



民国·徐哲身

中华古典精华文库

大清三杰

第二部

（民国）徐哲身 著

第三十四回

蠢妇人多言开杀戒 好兄弟远路示军谋

曾国藩刚将国荃留下。忽然同时接到皖抚李续宾，鄂藩李续宜，兄弟二人之信。展开一看，都说贼方既有内乱，正是我们报国之时；不过贼据沿江一带，非借水师之力不为功，务乞克日出发水师，以便水陆夹攻，定能得手。曾国藩看完了信，忙将彭玉麟、罗泽南、杨载福、塔齐布、张玉良、曾大成、曾国荃、曾贞干以及一切的文官武将，统统传至大营，开上一个军事会议。

当下杨载福先开口道：“洪军之中只有伪军师钱江、伪忠王李秀成、伪翼王石达开三个，确是有些才具。余如韦昌辉、林凤翔、黄文金、罗大纲、陈开、李世贤、赖汉英、洪宣娇以及那个四眼狗陈玉成等人，也有一点武艺。现在既有内乱，我们这边，应该分路杀出，不可同在一起，分而效大，合而效小。不知大帅以为怎样？”

曾国藩单把头点了几点。又听得张玉良已在接着说道：“厚庵，既在称赞贼中的钱李石三个，标下愿领本部人马，独自去取九江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也把头连点几下。彭玉麟也岔口道：“我们的船舶，从前郭意诚曾经说过，应该分开大小数十队，不可合而为一。若是合而为一，一旦有警，便至不可收拾。方才厚庵之言，可见英雄所见相同。门生愿统本部水师，去守湖口门户。”

曾国藩点头道：“雪琴能够去守湖口，自然放心。前几天萝山已愁得人才不敷分配，雪琴和厚庵都是主张分路杀出，这又怎么办呢？”

曾国荃接口道：“一军人众，只在将帅得人。我们此地，至多也不过分出几路，兄弟之见，我们人数，足敷分配。况且外边各军的将士，大都愿意来归大哥节制。大哥拣中那个，即可咨调那个。为军之道，本来变化无穷，似乎不可拘执一端。”

曾国荃刚刚说至此地，忽见国华专人送信到来。曾国藩拆开一看，只见长篇大页的写上二三十张信纸，便命国荃去看。国荃接到手中只见写着是：大哥大人手足：弟到庐州，闻皖抚行辕，已进驻桐城，追踪赶至，李中丞极为优待。次日即下札子，委弟统领五营，作为游击队伍。弟虽不才，既出报国，性命已置度外。常观军兴以来，各路军队，不能即制贼人死命者，皆由将帅不肯以死报国耳。近闻胡润芝中丞，以藤牌兵编入抚标，重其月饷，倡励敢死。于是凡统将营官，莫不求敢死者，以作亲兵。现在此种藤牌兵，已遍全鄂矣。出战之时，确有效力，大哥似宜仿照办理。

弟之所部后营营官庞得魁，方自南京侦探归来，所言伪东王为伪北王戕毙之事甚详，特录以奉告。先是伪东王杨秀清，

自鄂败归，即假彼中伪教，以天父临身一事，挟制伪天皇。既裸笞伪皇后徐氏，徐氏畏其凶焰，竟至与之通奸。杨氏复乘机纳伪天皇西妃陈小鹏之姊陈素娟为妃。复令男科状元朱维新为其秘书。女科状元傅善祥为其书记。有女皆奸，无男不犯，淫乱之声，通国皆知，甚至伪天皇之寡妹洪宣娇，亦被奸占。又自称九千岁，几欲逐驱伪天皇自登大位之势。伪北王韦昌辉，本为接近天皇派人物。见杨氏跋扈，每向伪天皇献策，欲将杨氏诱而杀之。伪天皇不敢即允。伪北王遂与徐后、洪宣娇等人计议。徐洪二人，虽非贞妇，然为杨氏所污，心有不甘，即令伪北王瞒过伪天皇速行其事。伪北王布置未妥之际，适接伪东王之公文，下盖九千岁之印章，而不书名。伪北王询其左右，左右答以此即东王之官衔也。

伪北王闻言大怒，撕毁公文曰：“东王者天皇所封也。此九千岁之名，谁赐之耶。此贼虽有王莽篡汉之志，奈有我北王在，必有以惩之。”

事为伪北王王妃吉宝儿所闻，宝儿之姊妹儿，即伪天皇之东妃。吉妃既有所闻，乃托故归宁。其母伍氏，为伪比王兼第四十七天将伍文贵之姑，尚识大体。是日睹女归，即设盛筵为之接风。时吉妃之兄吉文元，方为伪东王遣出犯我。席间仅有其嫂吉夫人陪座。吉妃猝然问其母曰：“父母与丈夫孰亲？”伍氏答以未嫁亲父母，已嫁亲丈夫。吉妃闻言，默然无语。席散，吉夫人约吉妃偕至其私室，意欲探其底蕴。吉妃复猝然问曰：“兄妹与夫妻孰亲？”吉夫人即答以兄妹同姓，夫妻不同姓，当然兄妹较亲也，吉妃又问曰：“吾兄非靠东王为活者乎？”吉夫人曰：“然。”吉妃又曰：“如是吾兄危矣。”吉夫

人大惊，方欲再询，吉妃已辞出。吉夫人甚疑惧，以夫外出，无可告者，次日适伪东王王妃萧氏过彼，吉夫人即以吉妃之语，告诸萧氏。萧氏曰：“北王欲杀吾东王久矣。东王虽有可杀之道，然杀之者为北王，非正理也。”吉夫人骇然曰：“如是，惟有请东王善为防范。”萧氏曰：“请夫人早晚为我再探吉妃，我自有计防之。惟嘱吉妃缜密行事，否则彼亦危殆。”吉夫人允诺。次日，即赴伪北王府访其姑，告知伪东王王妃萧氏所嘱之语。吉妃感萧氏之德，遂将伪北王欲谋伪东王之事，全行告之吉夫人。

语尚未完，适伪北王经过窗外，略闻其语，不觉骇然曰：“吾之事机不密，险些为此二妇人所败。惟有速行，迟则吾必先受祸矣。”是夕伪北王归寝室，有意谓吉妃曰：“东王将杀我，为之奈何？”吉妃不知是计，大惊曰：“此事妾实未闻东王妃为妾言及。妾当于明日往东王府，托名问候东王妃，侦探其情，回报王爷何如？”伪北王冷笑曰：“在下仅有你这痴妇，不识轻重。人家妇人，孰不爱其丈夫，岂肯将其丈夫之秘密告尔耶？”吉妃大笑曰：“王爷真痴耶，谁敢将王爷之秘密，前去泄诸外人。王爷体冤妾也。”伪北王大怒曰：“韦某惟知有国，不知有家。

杀一婆娘，只当儿戏事，尔岂不知桂平之事耶！”吉妃战栗答曰：“妾实未泄王爷之事，王爷可以调查。”伪北王又问曰：“连日汝回家，汝嫂复来探汝，汝二人鬼鬼祟祟，究干什么事？”吉妃曰：“吾母有疾，归家探候耳。”伪北王曰：“待我明日亲去看来，汝母究有病否？”吉妃战抖，哀求其夫恕彼。伪北王不答。次日，伪北王先将吉妃锁于寝室，并令其弟韦昌

祚把守室门。无论何人，不准入见吉妃。及谒伍氏，见伍氏无甚病容，稍坐即出。归语吉妃曰：“本藩已见令堂，果已病笃。”吉妃明知反语，惧至面无人色。

伪北王亦无他语，即伏刀斧手于两廊下，始至伪朝堂，俟伪东王退出，上前握手相见。伪东王笑问伪北王曰：“吾弟何来？”伪北王曰：“顷闻威王林凤翔兵败淮安，已溃退徐州府矣。”伪东王失惊曰：“吾弟此信何处得来，恐非事实。”伪北王曰：“现有威王手下之部将杜某尚在敝府。”伪东王曰：“吾甚愿一见此人。吾弟回府，可令此人速赴吾邸，候吾问话。”伪北王答曰：“此人现惧仇家，不敢出大门一步。王兄如愿问彼言语，不妨屈驾随小弟至敝府，与之一见可也。”伪东王不妨伪北王有诈；复因威王果退徐州，金陵即危。急欲探信，即与伪北王偕至北王府邸。及入大堂，伪东王复问曰：“此人何在？”伪北王曰：“犹在内室。”

遂同伪东王入内。路经廊下，伪北王突然喝令伪东王站住曰：“你这老贼，欲登大宝，想作操莽事耶。”伪东王大惊曰：“吾无是心，贤弟勿听他人挑拨之言。”伪北王又喝问曰：“然则九千岁之称，是谁封尔者。况大局未定，遽怀异心，多结党羽，擅发号令，奸污嫂妹，淫乱男女状元，阻天皇北征，梗军师调度，其罪大矣。我与你虽为弟兄，然不肯以私废公。”伪东王急问曰：“汝忽言此，意欲何为？岂汝已奉天皇之命，欲杀本藩耶。”

伪北王大声应之曰：“吾非奉天皇之命，乃奉全国人民之命。”伪北王言已，将手一挥，预伏之刀斧手全出。伪东王至

此，始知生命难保。立即跪地向天大呼曰：“天父速临吾身，迟则吾将为小人害也。”伪东王未言毕，其时已乱刀齐下，伪东王一身被砍数十刀。结果伪东王之性命者，为伪北王之死士，广东人拳师温大贺也。当伪东王为众刀斧手尚未砍毙时，大声求救。彼之卫士，屡欲冲入，悉为伪北王之卫士杀毙，竟无一生还者。

伪北王既见伪东王已死，即匆匆入伪朝堂。时伪天皇方与伪军师商议军事，见伪北王至，即问曰：“贤弟匆匆来此，有何大事语朕。”伪北王曰：“特来请罪。”伪天皇又问曰：“贤弟何事有罪。即使有罪，朕当念手足之情赦尔也。”伪北王曰：“东王自称九千岁，非欲造反而何？”

臣弟不能再忍，已为天皇诛之矣。”伪天皇一闻已诛伪东王，不禁大变其色曰：“贤弟未免太鲁莽矣。东王所行所为，诚不可赦。惟现今大局未定，遽兴内乱，岂非自授外人以柄。况东王之羽党，如李秀成、林凤翔、李开芳、杨辅清辈，各拥重兵，一旦有变，岂不危殆。”伪天皇言已，日视伪军师钱江。钱江故作不见，顾视他处。

伪北王乃厉声谓伪天皇曰：“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古有明训。臣弟之杀东王非私也，实为公也。然擅杀大臣，自知不合，敌特来自首，请天皇治我之罪，以明国法可也。”

伪天皇曰：“朕非无情之人，况贤弟此为，也是为公。朕此时所惧者，东王手下羽党太多，若有变事，不能制之耳。”伪天皇言罢，复目视伪军师钱江，似在望其为伪北王解围然。

伪军师钱江至此，始答伪天皇曰：“东王有应杀之罪，北王无擅杀之权，两言尽之矣。至于陛下所虑东王之党羽作乱，尚无足惧。盖李秀成为沈机广识之英雄，非党于东王者。即林凤翔、李开芳，亦老成持重，明于大体，毋须顾虑。余只吉文元、杨辅清数人而已。今吉文元统兵在外，可速选一心腹将士，统兵前往，明日助战，实则监视，以防其变。”伪天皇听毕，即召入罗大纲告知此事，命其率兵五万，立刻起程。罗大纲领命，方欲退出，伪军师钱江又叮嘱道：“吉氏如有变意，汝即自由处治可也。”

罗大纲去后，钱江复问伪天皇曰：“倘有近畿东王手下之将士，来逼陛下处治北王，以偿东王之命。陛下何以答之？”伪天皇凄然曰：“朕决不为同室操戈之事，能以言劝散众人则已。否则惟有偕北王披发入山，以让贤路。”伪军师钱江太息曰：“此妇人之仁也，臣实不敢赞同。为北王计，不如暂避数日，且俟东王党羽镇定之后，再行入朝未晚。”伪北王奋然曰：“韦某杀东王之时，已存抵偿之心。方才军师说得极是，东王有应杀之道，韦某无擅杀之权。韦某知所处矣。”

伪北王言至此，方欲退出，忽见伪翼王石达开，已汗流满脸飞奔而至。喘息问伪天皇曰：“杀东王之命，可是陛下降者。若然，当速录东王之罪状，布告天下，无令民心疑惧也。”伪天王未及置答，伪北王挺身而出曰：“杀东王者，乃韦某之意，不敢推于天皇身上。”伪翼王即怒责伪北王曰：“东王即使有罪，其家人何罪，乃一并戮之耶。”伪北王急答曰：“焉有此事，韦某一杀东王之后，立即入朝，岂有分身之术耶。翼王必

误听谣言矣！”伪翼王又言曰：“城中已传遍矣，此等大事，那得误听。”

伪天皇曰：“二位贤弟，毋庸争论，赶快命人一探，自然明白。”伪天皇言已，即派人探听。不半刻，即据回报曰：“北王入朝后，北王之弟韦昌祚将军，恐防东王家人谋报复，私矫北王之命，亲率卫士数百人，奔入东王府中，即将东王全家老小八十余口，一并杀戮。除女状元傅善祥，跪地哀求，保全一命外。即萧王妃，陈素鹃，均已遇难。

现在城中人心惶惶不可终日。东王党羽，即将生变。伪天皇不待听毕，早已双泪交流，噎至不能言语。伪翼王复质问伪北王曰：“此非石某说慌。北王肇此大祸，害了自己，其事犹小。倘误国家，如何是好？”伪北王闻言，大叫一声，晕倒地上。众人将其救醒，彼尚昏昏沉沉。伪天皇命人送回，生死未知。此即伪东王被杀之详细情形也。

弟因此事，关乎我方之进攻战略不少，务乞大哥速与雪琴，以及诸将一商，迅速出兵，不可失此机会。余俟后述，敬请时安。

国荃细细的一直看完，始将信中大略撮要说与曾国藩听了。曾国藩听毕，立即发令，一是命彭玉麟统率船舶二千艘，出守江西湖口。二是命张玉良率兵五千，去攻九江。三是命罗泽南率兵五千，助守湖北。四是命曾国荃率兵五千，助攻安庆。五是命杨载福，统带船舶一千艘，助攻安庆。六是命塔齐布率兵五千，策应湘鄂皖赣四省官兵。七是命曾贞干调查各地义仓，

每百抽五，以充军粮。八是命曾大成率兵一千，押运各路湘军的军粮。九是命四川试用知府大营文案委员冯卓怀，拟出厘金制度的详细章程，以便奏请权时设立，以裕军饷。十是命大营文案委员程学启，拟出各营冠以本军统带的名字，作为营名，以便认识。大众奉命去讫。

曾国藩即在大营坐候捷报。又因国华能于军务倥偬之际，写来如此详细之信，很觉高兴。但防国华少读兵书，军谋不够，急写回信示以军谋道：来信俱悉。李中丞一见，即待之甚优，委以统领，此非为弟之才具，实为弟之家世也。弟既受此知遇，第一须不负此知遇，方对得起李中丞，亦对得起吾家之家世也。统领五营，已是古时之旅将；五营兵士之性命，名誉、道德、风纪，全在吾弟一身之处置。来书谓既出报国，性命置诸度外，义固如斯，事宜斟酌。此即古人所谓死有轻于鸿毛，重于泰山者也。应死而死，死得有名。

不应死而死，死得无谓。为将之道，亦非随便一死，即尽责任也。

兄将军谋之大略，撮要告之。凡用兵主客要正，夫人而能言之，未必果能知之也。守城者为主，攻者为客。

守营垒者为主，攻者为客。中途相遇，先至战地者为主，后至者为客。两军相持，先呐喊放枪者为客，后呐喊放枪者为主。两人持矛相格斗，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，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。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，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。屯宿重兵，坚扎老营，与贼相持者为正兵。分出游兵，飘忽无

常，伺隙狙击者为奇兵。意有专向，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。多张疑阵，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。旌旗鲜明，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。羸马疲卒，偃旗息鼓，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。建旗鸣鼓，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。佯败佯退，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。忽主忽客，忽正忽奇，变动无定时，转移无定势，能一一区而别之，则于用兵之道，思过半矣。吾弟须注意之。

又将平日记于笔记中者，择其切要者，摘录数条：一、约期打仗，最易误事；然期不可约，信则不可不通也。二、治军之道，以勤字为先。身勤则强，佚则病；家勤则兴，懒则衰；国勤则治，怠则乱；军勤则胜，惰则败。惰者暮气也，常常提其朝气为要。三、凡打仗，一鼓再鼓而人不动者，则气必衰减。凡攻垒一扑再扑而人不动者，则气必衰减。四、守城煞非易事。银米子药油盐，有一不备，不可言守；备矣，又须得一谋勇兼优者为一城之主。

五、军中须得好统领营官，统领营官须得好真心实肠，是第一义；算路程之远近，算粮仗之缺乏，算彼己之强弱，是第二义；二者若有把握，方能作将。此外良法虽多，调度虽善，有效有不效，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。六、兵者不得已而用之。常存一不敢为先之心。须人打第一下，我打第二下。七、近年从事戎行，每驻扎之处，周历城乡，所见无不毁之屋，无不伐之树，无不破之富家，无不叹之贫民。大抵受害于贼者十之七八，受害于兵者十之二三。以上数条，尤其不可忽略。匆匆手复，俟复再述。

曾国藩发出此信之后，仅过月余，忽接探子来报，说是汉

阳、武昌，复又失守。曾国藩不待听毕，顿时吐出一口鲜血，晕了过去。正是：运筹帷幄书才去，失守城池报又来。不知曾国华性命如何，且阅下文。

第三十五回

胡林翼修书悲将佐 曾国藩洗脚戏门人

曾国藩的爱国心思，本比别人浓厚。一闻湖北复又失守之信，罗泽南又在那边，一急之下，顿时热血攻心，口吐鲜红，晕倒地上。左右慌忙将他救醒，他始长叹一声道：“唉，天心犹未厌乱，吾民无噍类矣。”

左右因见曾国藩的面色惨白，又在叹声叹气，恐出甚么乱子，正待去请程学启师爷进来劝慰，程学启业已得信赶入。曾国藩便一面请程学启坐下，一面说道：“湖北忽又失守。不知罗山可有甚么危险？”

程学启忙接口道：“罗山异常勇敢，大帅何必惦记。”

曾国藩连连皱着眉头道：“我正为他勇敢，在此担心。”程学启道：“现在路途梗塞，寄信为难。就是本军的探报，也没从前详细。最好派个要人前去一趟。”

曾国藩点头道：“所以舍弟国华，上次报告伪东王杨秀清被杀的内容，我觉得是详细。业已去信赞他。”

曾国藩刚刚说到此地，又见一个戈什哈匆匆的呈上一封急信，接到手中一看，见是胡林翼写给他的。赶忙一面拆信，一面用他嘴唇指指信道：“润芝都有信来，萝山怎么没有信给我，这更奇了。”

程学启道：“或者因为军务倥偬，没有工夫，也未可知。”

程学启说着，即与曾国藩一同看信。只见上面写着是：涤帅勋鉴：此次粤贼复陷武汉，人心大震。因武汉地居天下之中心，扼长江之冲要。贼得之，足以上窜豫直，摇动畿辅；下屏苏省，负固金陵。决难听其沦落。乃率众仍与死战。惟是贼众临满两举，其势甚张。弟以孤军支撑其间，人数既远非敌比，饷糈又筹措艰难。官帅自与弟通好以后，鄂省军事，全交第一人主持。前者愁其掣肘，无权不能办事；今则又愁责任太重矣！虽在勉强与贼对抗，已觉煞费经营，上月大尽日之战，若非萝山与尊派水师拼力相援，不堪问矣。惟李迪庵中丞素渊韬略，复勇于进攻，亦为近今良好之将材。坛角一役，殊足以寒贼人之胆。盖该处屋宇鳞次，墙垣至为坚固，自广粤洲至于城下十里，旧为市廛，最易藏坚。迪庵中丞察度地形，料贼众必有埋伏，预先戒饬军士严阵徐行。贼众果以数千人伏于草埠堤上民房，暗施枪炮，以击我军。

迪庵中丞当即令赵克彰、刘胜鸿二参戎，分路攻入。火器初举，先将茅屋焚烧数处。渐渐逼近，烟焰弥漫。贼众见火光大起，所烧之屋，系堆积粮物之所，伏贼既不能久匿而不起；而城中之贼，复出七八千人，冒烟冲突。

我兵用枪炮轮流攻击，继之以刀矛，纵横出入。伏贼因火烈而自乱，城中援贼，气为之夺。我兵因而乘之。贼大败。经此大创，坚闭不复敢出。其后萝山营于洪山，以防宾汤山之贼。双方鏖战，而我军殊效命，冲锋数次，贼众头目之丧元者，凡有二百余人之多。尸横遍地，见之心酸。忽宾汤山之贼，约二万人左右，出而接应，并欲直扑我军洪山大营，以图一逞。萝山当自洪山驰下时，弟犹阻之云：“贼众我寡，君毋撓其锋锐。”萝山似有怪弟藐视意，置不答，即奋勇上前，兜头迎剿，贼又大溃。萝山乘胜穷追，贼已大半退入城中，萝山紧追不舍，若欲尾之而入。贼众惶急之余，陡然放下闸板，以致闭于城外之贼众，尽为我军队伍所歼，约计不下千余人数。而城上枪炮，密如雨点，萝山立马城外，左额突中枪子，血流被面，衣带尽赤，然犹驻一时许，强立不移，贼亦不敢再出。萝山虽荡城受伤，然退驻营中，照常视事。弟亲往视其伤，伤深二寸余，子弹入脑不出，急延医为之诊治，而卒不救。伤哉！弟知萝山以诸生随兄办理团练，忠义至性，感动乡里。嗣则率其亲邻，转辗湖南江西湖北，大小三百余战，所至之外，贼众骤闻风而溃，克大城四十余处，确称神勇。非特为兄所恃为心腹者，即弟亦钦佩至五体投地也。当萝山驰马下洪山时，弟之阻彼者，非谓彼无勇杀贼也，实重其才，遂不觉爱之深言之切耳。今竟受伤而歿，弟为痛哭之恸者再。易箴之时，紧握弟手，犹谓危急时，站得定，不畏死，才算有用之学。

又叮嘱寄语我兄，非将大敌杀尽，彼不瞑目。又谓奈何武汉未克，江西复危，力薄兵单，不能两顾，死何足惜，事未了耳等语。特此详报经过，希即会同将其殉难情形，奏请优恤。路途梗塞，此函到达之日，务望赐复为念。弟胡林翼顿首六年

四月初二日曾国藩一直看完，方将那信放在桌上，拭泪的对着程学启道：“果然不出我料。现在赶快回信润芝，须将萝山棺木，先为保护。今奏请恤的奏稿，稍迟不妨。”

程学启不解道：“大帅对于萝山，明虽上司下属，实则仍是故旧看待。未得他的噩耗之先，大帅本在十分惦记；此刻既然知道他已为国捐躯，何不把他奏请恤典的公事先办，以慰死者的英灵呢。”

曾国藩见问，忽朝程学启望了一眼道：“怎么，你在当的文案差使，连这个过节儿还不懂么？萝山现在虽然殉难，可是他的底官不大，所得恤典，那能优厚？况且皇上正在因为湖北复又失守，心里大不高兴当口，如何还有这种心思来顾此等小事。我的意思，无非且俟湖北克复之后，将来再奏上去，自然好得多了。不是如此办法，我怎么对得起我们这位殉难的故人呢？”

程学启听毕，便微笑了一笑道：“这个过节，晚生未习大清会典，确实不懂。”

曾国藩竟被程学启说得笑了起来道：“你真不脱书生本色，这是揣摩风气的陋习。大清会典之上，何常载有此条。但是我为故人计，不得不学点世故。从前胡润芝，也因官制军把持湖北政事，害得他一件事情也办不动。若不是用了那个侍生帖子，去拜那位阍姨太太的生日，官制军卖了交情，恐怕早就干不下去了呢。”

程学启听到此地，忽也望上曾国藩一眼，似乎有句说话想说，又像一时说不上口的样儿。

曾国藩已知其意，便问道：“有何说话，尽说不妨。”

程学启方始说道：“晚生因见现在带粮子的，并非全是武官。晚生不才，也想求大帅赏个粮子带带。晚生总觉得马上杀贼，反比这个捧笔杆儿的差使，来得爽快一些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不知怎样一来，竟会去和程学启说着玩话起来道：“你要带粮子，难道还不怕做萝山的第二么？”

程学启正色的答道：“马革裹尸，本是英雄事业。疆场授首，原为豪杰生涯。照大帅所说，莫非反怪萝山死得不是了么？”

曾国藩知道自己失言，不该说这玩话，不禁红了脸的，慌忙向着程学启拱拱手道：“老兄驳得极是。兄弟向无戏言。况且萝山为国尽忠，是桩万人敬仰的事情，兄弟怎么竟以游戏出之。”

程学启此时也觉他的说话，说得太过。又见曾国藩红着一张老脸，只在认错不休。急去搁了曾国藩的话头道：“晚生何敢扳驳大帅，只因一时想着萝山为人可敬，方才之话，不觉脱口而出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始把他的愧色退去道：“这末请你快去写润

芝的回信。至于老兄要带粮子，那还不容易么。”程学启一见如了他的志愿，立即欣然而去。又过几天，曾国藩先后接到彭玉麟、杨载福、塔齐布、张玉良、曾大成以及他那国华、国荃、贞干三个兄弟，各人上的公事：也有打胜仗的，也有打败仗的；也有办事顺手的，也有办事不甚顺手的；个个据实而言，没有一句诳话。曾国藩分别批札去后。又见统领韩字营参将韩进春，奉委招募新勇，另立营寨，回来销差之禀。即批其上道：新募之勇，全在立营时认真训练。训有二，训作人之道，训打仗之法。训打仗则专尚严明。须令临阵之际，兵勇畏主将之法令，甚于畏贼之炮子。训作人，则全要肫诚。如父母教子，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，庶人人易于感动。练有二，练队伍，练技艺。练技艺，则欲一人足御数百人。练队伍，则欲数百人如一人。该将自立之道，勤字严字为本，庶几磨炼勤忍渐成名。勉之，此批。曾国藩批了此禀，又接到江西抚台的救文，说是贼围南昌甚急，请派援兵，迟则不保等语。曾国藩阅毕，不禁一呆。便暗自思忖道：我所练的湘军，人数本来不多。只因统兵将官，还算得人，湘军之名，已为各省督抚争相欢迎。贼人方面，倒也有些惧惮。此时王抚台又来请发援兵，教我派谁去呢？曾国藩想到此地，忽然被他想到一人，便命文案委员，札飭驻扎万安县的那个礼前营营官、候选同知王鑫，速率本营去到南昌，听候王抚台调遣。

札子去了未久，就接王鑫的禀复，说是贼营驻扎万安，先后五阅月来，贼兵不敢相犯。以致地方安谧，商贾不绝于途，厘金税收有着。且万安地处重要，不可一日无兵，可否免调到省，仍留原防，以免敌人窜入等语。末后又声明的是：久履行间，不得静养，并请于军务稍闲之际，准予长假云云。

曾国藩阅毕，一面另调礼后营营官梅德福往助南昌。一面即批王鑫的禀上道：据禀已悉。札调之后，旋有札止之，想日内早经奉到。该县不可一日无兵，自属实在情形。现在既不调防，仍驻原地。无事之际，仍应认真操练，并须讲求分合之法。千变万化，行伍不乱，乃可以少胜多，以静制动。该丞纪律素明，颇近程不识之刁斗，而士卒乐为尽力，亦有古人遗意。惟以久履行间，不得静养为虑，则尚有所未达。须知千军万马，食鼓喧聒之中，未始非宁静致远，精思神通之地。昔诸葛武侯暨王文成之气象，至今宛然在人心内。彼辈何尝以劳乏自汨其神哉？此间往援南昌之湘勇，全扎永利门外，因便附及。此批。

曾国藩连日在他大营，亲自批札各处公文，颇形忙碌；兼之满身癣疥，忽又大发。

有一天的下午，稍觉公事消闲一点，正在签押房内洗脚的当口，忽见一个戈什哈入报，说是李鸿章李大人禀见。曾国藩听了一喜道：“他来了么？”

说着，即吩咐戈什哈道：“请在花厅相见。”

戈什哈正待回出，曾国藩忽又想着一件事情，忙止住戈什哈道：“你就把李大人请来此地吧。”

戈什哈听说，脸上似乎一呆，心里踌躇道：“我们大帅在此泡脚，怎么好将外客请到这里。”

曾国藩已知戈什哈之意，便笑着对他说道：“李大人是我

门生。师生之间，还有甚么避讳。你只去把李大人请来便了。
“戈什哈只好去请。

原来这位李鸿章，号叫少荃。合肥人氏，原籍江西湖口。其父文安公，官刑部郎中。本由许姓归宗，娶李姓女为室。俗传后来李鸿章大拜时，清慈禧太后，因见李鸿章之太夫人为李李氏，即提御笔将第二个李字，添上一笔，成为季氏。此说毫不可靠。因为文安公未曾归宗时候，本是姓许。以许娶李，原无问题。既归宗后，虽没更改之法，但是慈禧太后，何致管及此事。后来李鸿章之侄李经迈刻了一块私章，叫作叔重后人，可以证明是由许姓归宗的。文安公生四子，李鸿章行二，号叫少荃。长兄翰章，号叫小荃。三弟鹤章，号叫幼荃。四弟焕章号叫季荃。都有才干。尤以李鸿章为出类拔萃的人物。进学时候的名字，叫做章铜。及赴乡试，因见名字不甚雅驯，方改今名。嗣于道光二十七年成进士，入词林，寄居贤良寺。

那时曾国藩方任礼部侍郎，正在讲那理学。京师人士，不分满汉，咸重其人。李鸿章即以师事之。曾国藩每对人说：此人将来，必是相辅之器。后来李鸿章外放福建延郡道台，还只三十多岁。丁艰回籍，即与同乡刘铭传、程学启二人为密友。尝戏谓二人道：“君等出任，可至督抚提镇。”二人还问，微笑不答。因他已经自居外交人材了。

没有几时，程学启出外游学，因充曾国藩的文案委员，李鸿章却不知道。他也曾经一度为皖抚吕贤基的幕府。因为每上条陈，不为所用，只得怅怅而归。

及闻曾国藩导湘团出境，先驻瑞州，继移祁门。便暗自打算道：现在军兴之际，只有军营之中，升迁较快。他是我的老师。而且上自朝廷，下至督抚，谁不尊他是位理学儒宗。

我何不就往投军，难道他好推却我这门生不成。

李鸿章想到此，立即束装，去到都门大营，谒见他的老师。名帖递入，瞧见一个戈什哈，进去了好久好久，方来将他引导进去。他便一面跟着在走，一面暗在转念道：我们这位老师，未免太搭架子，怎么不在花厅请见，居然将我引入便室。

哪知他的转念未完，已见那个戈什哈，忽在一间书房门口立定下来。手上拿起门帘，口上就在向里面高报道：“李大人到。”同时又听见他那老师的口音，在房里答话道：“叫他进来。”又见那个戈什哈即将他引入书房。

他一跨进门槛，瞧见他的老师尚在洗脚。见他进去，并不以礼相迎，只是向他淡淡的一点首，便将嘴向旁边一张椅子上一歪道：“少荃且坐”，说完这句，仍去俯首洗脚不休。那一种轻慢人的样儿，真要使人气死。

李鸿章至此，万难再忍，顿时火高千丈，也不去坐。单向他的老师历声的说道：“门生远道而至，方才在那间房，已经候了好久好久，怎么老师还在洗脚？”

谁知曾国藩虽见李鸿章已在发火，仍旧淡淡的说道：“少荃在京，和我相处，不算不久。难道还不知我的脾气么？我于

平时，每函乡中诸弟子，都教他们勤于洗脚。因为洗脚这椿事情，非徒可以祛病，而且还可以延寿的呢。”

李鸿章听得如此在说，已在气忿不过，又见门外的一班戈什哈，差官们，都在互作目语，大有轻薄之态，更加面红耳赤起来。当下也不再言，单是自己冷笑了一声，拂袖迳出。等得走到门外，犹闻曾国藩笑声。笑声之中，还夹着一句如此少年盛气，怎好出来做事。

李鸿章既听见这句说话，又想着刚才曾国藩对待他的神气，真如万箭攒心一般。一时把那酸甜苦辣麻的五味，一同堆上心来。只好赶紧走出那座大营，跳上牲口，抓辔在手就走。偶尔回头看看营门口的那些将弁，各人仍在指着他不知说些甚么。李鸿章不愿再看，策马向前走去。

走了一会，忽又转念道：我在京中时候，他也相待不薄，今天何故如此？难道一个人一经得志，便要改样子的不成。李鸿章想到此地，陡又一呆道：难道我有甚么劣迹，被他知道，所以如此相待的么？但是我姓李的，虽是不才，平生并没甚么不好的声名。

李鸿章一个人在那马上，自问自答，且行且愤。看看天已傍晚，肚里已在打起饥荒来了。赶忙抬头一望，只见远远里有一个农夫站在那儿。他就加上一鞭，奔到农夫面前道：“请问一声，此地可有投宿之处没有？”

那个农夫答道：“曾帅有令在先，无论那家，不准留宿生

人。因为防着贼人的奸细。”

李鸿章听到这句，不禁暗暗叫起苦来。正在进退维谷之际，陡闻后面来了一阵快马的铃声。回头一看，不禁大喜。你道为何？原来后面来的那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李鸿章的密友，那位程学启便是。

李鸿章一见是他故人，正待问程学启，可是也来投效这个势利小人的当口，已见程学启一马奔近他的身边，双手拉着马缰，向他连连的笑着拱手道：“少荃真被涤帅猜中。”

李鸿章一听话中有话，忙问程学启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程学启便同李鸿章下马。站在地上，先将他离开家乡，出门游学，后被涤帅聘入幕府之事，简单的告知李鸿章听了之后，方又笑着道：“方才涤帅一等你走，他就亲自出去找我说你才大如海，可惜稍有少年盛气。若将这点除去，便是一位全材。故以骄傲之态戏你。”程学启说到这句，又指指李鸿章大笑起来道：“少荃竟会堕他术中也是奇事。”正是：棋高一著诚难敌才大千般也易欺不知李鸿章听了此话，又是怎样，且阅下文。

第三十六回

论人材详述文王卦 练侦探私抄敌国书

李鸿章听到程学启说他堕入曾国藩的术中，尚张目说道：“我说老师对于门人，只管大大方方的教诲就是。何必故作如此的态度，相戏后辈呢？”

程学启又笑说道：“凡是天下盛气之人，谁也可以相戏。至于你们老师的戏你，更是对症下药。”程学启说到这里，又正色的问李鸿章道：“少荃兄，你自己平心论论，你的目中还有人么？我在家乡的时候，就想劝你过的。因知我们几个顽皮惯了，与其让你忠言逆耳，不如不说，保全平日的交情为妙。”

李鸿章听说，方始有些懊悔起来，低头无语。

程学启此时，料定李鸿章已经心服。便又将手向着李鸿章一挡道：“快请上马，同我回去见你老师去。我本是奉着他老人家命令，追了上来请你这位会耍脾气的大爷的。”

李鸿章至此，竟被程学启正喻夹写、庄谐并出的闹了一阵，只得尴尬其面的强颜一笑。始同程学启两个，各自跳上马去，仍向原路回转。及至复又走过那个农夫之前，只见那个农夫，

似乎因他忽和大营里的师爷，同在一起，脸上现出惊慌样子，急急忙忙的避了开去。

李鸿章此刻那有工夫再管这等事情，单同程学启一直来到大营。尚未进门，已见他的那位老师，衣冠楚楚，笑容可掬的，站在甬道之上候他。李鸿章一见他的老师，如此盛礼相待，更加相信程学启的说话非假。慌忙跳下马来，奔至曾国藩的面前行礼下去。

曾国藩一面连呵腰还礼，一面又含笑的扶起他道：“少荃得毋谓我是个前倨后恭者乎？”

曾国藩说了这句，又朝程学启一笑道：“请你去办公。我们师生两个，不去破费你的光阴了。”

李鸿章也道：“我们停刻再行细谈。”说着，即随曾国藩入内。

曾国藩便同李鸿章去到花厅之中，一样请他升炕，一样向他送茶。李鸿章到了此刻也就心平气和的对着曾国藩谢过道：“门生年轻，没多阅历，刚才盛气冒犯了老师，还求老师恕怪。”

曾国藩笑着道：“我方待才而用。岂有才如贤契之人，反加白眼不成。只是大丈夫须要能屈能伸，器量尤比才干为重。有才干者，有时还不免为人所用，有器量者，方能用人呢。”

李鸿章微红其脸的答道：“老师好意，门生已经全知。以

后仍望耳提面命，也不枉门生前来投效一场。”

曾国藩点点头，方说别话道：“从前我闻贤契，在那吕贤基中丞的幕中，本想前去函约，嗣因那里军务紧急，不敢夺人所好。不料转眼之间，又一年多了。贤契此来，可曾知道那边的军务。”

李鸿章道：“门生前年，果一度入吕中丞的幕府。只因屡次献策，未曾一用，既不见信，门生只好洁身以退。回到家乡，一混就是年余。听说现在换了李迪帅之后，仍是那个四眼狗陈玉成守住安庆。上次李迪帅因见湖北复又失守，曾经亲率精兵，去到湖北。那个坛角一战，虽然足寒贼人一时之胆，可是也伤了一员姓罗的大将。”

曾国藩一听李鸿章提到他的死友，不禁把他眼圈一红的急问道：“贤契也知道我那萝山亡友，是位大将么？”李鸿章接口道：“现在的人材，本是寥若晨星。无论那省，只要稍有一点名望的将官，谁不知道。况且这位罗公，更是屡克名城，每战必胜的呢。”

曾国藩道：“这末贤契的心目中，可知道还有像我们萝山一般的人物没有。”

李鸿章答道：“以门生所知，武的只有那个绰号刘六麻子的、敝友刘铭传；文的只有刘秉璋编修的那个得意门人徐春荣，似乎都能及他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侧了头的想上一想道：“这位徐公的大号，可是叫做杏林二字。”李鸿章忙问道：“老师何以知道？”

曾国藩道：“我曾听见那位萧泗孚总戎，说他善卜文王卦的，不知此话确否？”

李鸿章便郑重其事的答道：“怎么不确。让门生细细的告诉老师。这位徐公，原籍浙江嵊县。奉事祖母甚孝。平时因见他的母亲童氏，对于她的婆婆，稍觉厌恶。他的祖母，既是一位瞽目，家况又不丰裕，老年人的一切饮食起居，只好由徐公亲去侍奉，还得瞒着他的母亲童氏。有一次，他的母亲，忽见这位徐公，从她的婆婆房里出来，一手缩在长衫里面，走路之时，不免有些蹒跚，便去揭起一看，忽见这位徐公手上提了一把便壶。”

曾国藩听了这句，顿时大笑起来的问道：“莫非嵊县的乡风，连妇女们也便用便壶不成。这倒有点奇怪。”

李鸿章也笑答道：“听说那里的妇女，确是都用便壶的。”

徐公当时因为要替祖母代倒便壶，只好缩了走路。”

曾国藩道：“这样说来，这位徐公，那时处于他们婆媳两人之间，不是很为难的么？”

李鸿章点点头道：“所以一乡之中，人人都称他做孝子。”

曾国藩又问道：“后来又怎么样认识刘仲良的呢？”李鸿章道：“那时常熟的孙祝堂观察，正在白峰岭地方带兵。因闻这位徐公，是个孝子，就聘他为营中的文案。岂知这位徐公，非特是个孝子，而且很有运筹帷幄之才；并能卜文王卦的。”

曾国藩连连点着头的说道：“古来孝子，本是有才学的为多。”

李鸿章又接说道：“后来孙观察丁艰回去。可巧正遇刘秉璋，被那江督何平帅，硬要委他统领江苏的江防全军。”李鸿章说到此地，便笑问曾国藩道：“这位刘秉璋编修，他是一个忠厚有余，才干不足的人。老师总该知道。”

曾国藩点头答应，不去岔嘴。

李鸿章又继续说道：“刘秉璋一得委札之后，自知没甚才干，赶忙四处的搜罗人才起来。孙观察得了这个消息，便将这位徐公，荐给了他。也是他的运气，这位徐公子，见他待人诚恳，没有官场恶习，不久即拜在他的门下。

“去年的冬天，那个伪比王伍文贵，攻打六合县城甚急。何平帅又与向钦差不甚投机，便命刘秉璋率领所部，去救六合。有一天的半夜，伪比王伍文贵那边，又添上一支生力军来，要想就在那天晚上，攻破县城。六合县知县温令绍，原恐怕孤城难守，漏夜命他亲信人员，偷出县城，去请刘秉璋里外夹攻。

“刘秉璋当然答应。正待亲自出战的时候，这位徐公急阻

止他道：‘今夜万万不可出战，出则必败。’当时刘秉璋就问他道：‘我们坐视不援，倘有失守城池之事，其咎谁归？’徐公答称：‘今夜月犯太岁，只主伤人，不主失地。’刘秉璋平时对于徐公，虽是言听计从。那天晚上，见事太急，只好请他那位帮统王蛮子引兵出击。哪知那座六合县城，虽然保住，那位王蛮子可已当场阵亡。刘秉璋一得那个消息，竟会吓得满头大汗，神色大变的，前去执着这位徐公的手道：‘真好险呀，方才不是贤契见阻，我还有命不成。’“徐公又献计道：‘明天七时至十时，必有大雪，又是太阴下行之时。老师可于这三点钟内，亲出击敌，非特能够大获全胜，而且还可得着利器不少。’刘秉璋听了自然大喜，便去调度人马，准备届时杀出。及到六点五十分的时候，天上并没一点雪意，便问徐公道：‘此刻还是天气晴朗，我防十分钟里头，未必有雪。倘不下雪，我们可要出战呢？’徐公笑而不答。没有多久，刘秉璋忽听钟上刚打七下，天上果就飞下雪来。那时刘秉璋又惊又喜，立即率领队伍，杀进敌营。贼军方面，因为头一天晚上，杀死一员清将，打了一个大胜仗。回营之后，正在大吃大嚼，未曾防备。忽见官兵杀到，果然溃败。刘秉璋便得了无数的枪炮子弹。”

曾国藩一直听到此处，始问李鸿章道：“难道这位徐公，也和李金凤小姐一样，懂得一些法术的么？”

李鸿章忙答道：“老师所说的这位李金凤小姐，可是李孟群中丞的令姊，小名叫做五姐的么？”

曾国藩点头道：“正是此人。”

李鸿章听了摇头道：“李五姐的法术，乃是旁门左道。这位徐公的学术，乃是全凭文王卦中的爻辞。一正一邪，不能同日而语的。”

曾国藩又失惊的问道：“这样说来，这位徐公，简直参透易理，明白天地阴阳之学的了。”

李鸿章又说道：“那个文王卦上的爻辞，真有奇突的事情。听说有一次，徐公的一位粮台同事。他的府上，就在丹阳。因为母亲在家害病，本人又在军务紧急之际，不能请假回家。便去拜恳徐公，替他卜上一卦，以问病状凶吉。哪知当时卜出来的爻辞是：

春无人日星无生莱衣颜色变成白李鸿章说到此地，又将那个爻辞，解释曾国藩去听道：“春字没有人日二字，是不是一个三字？星字没有生字，是不是一个日字？莱衣变白，自然是说那回事。三日之中，要穿孝了。那个爻辞，连儿子替父母问病，都能预知，岂不是十分奇突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不答此话，单在连连的自语道：“快叫文案上去办资调的公事。”

李鸿章笑着阻止道：“老师殊可不必。刘秉璋本是一位书生本色，无甚他长。每次对人老实说着，他的带兵打仗，全亏这位徐公相助。老师果真去把这位徐公调来，岂不是使他为难。况且现在大敌当前，办理军务的人才，宜分不宜合的。”

曾国藩听到这句，方始颌首说道：“贤契之言是也。”

不才做书做到此地，却有一件事情，急于敬告读者诸君。先严杏林公的战功，《清史》平逆卷中，已有纪载。只有文王卦一事，《清史》上面，仅有布政使銜徐某某，善卜文王卦，恒有奇验的数语，余未详载。先严杏林公于逊清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一日，病歿原籍。那时不才年仅十龄。童子无知，除了只知悲从中来之外，没有去问先严文王卦之事。

先严易筮之际，却执着不才之手，欷歔的说着遗嘱道：“吾年五十有九，病歿家中，亦无遗憾。惜汝年幼，不能继述吾之卦学耳。”因为先严于光绪十七年，在那四川提督任上，忽患重疾，急卜一卦，爻辞上有生于秦而死于楚的一句。当时先严一见爻辞，知道不祥。以有老母少妻幼子等人在籍，不愿死于异地。一俟病体小愈，即请不才的刘仲良太夫子，代为奏请归省。当时不才的太夫子，忽听见先严要走，不禁极懊丧的，执了先严的手说道：“某人，你真忍心舍我而去，回乡归隐么？”先严听得如此说法，只好老实说出爻辞，不才的太夫子，方始应允代奏。先严是光绪十八年三月，由四川省起程的，直至当年六月，才抵家乡。次年正月，旧恙复发，至九月初一，即弃不才而逝。

转瞬四十年来，回忆此事，犹在眼前。而不才既不能传下先人之学术，复又不能光宗耀祖，只落得编撰小说为活，已是愧对亡亲的了。倘若读者诸君，再认不才述及先人之事，有所标榜，岂不更使不才无处诉苦了么？话既声明，即接正传。

当时曾国藩又对李鸿章说道：“现在人材，半为洪氏，如何是好？”

李鸿章听了摇首的答道：“洪氏那边，也不过仅有伪军师钱江、伪忠王李秀成、伪翼王石达开三个。”

曾国藩道：“贤契怎么这般说法，难道有了这三个劲敌，还不够么？”

李鸿章道：“照门生说来，我们这边，有老师和彭雪琴、左季高三位，不见得还惧他们。”

曾国藩连连自谦道：“老朽何足挂齿，倒是雪琴、季高两位，将来或能成名。贤契既已来此，你倒说说看，现在若要消灭洪氏，究取何计为先。”

李鸿章道：“向荣驭下太宽。胜保、琦善、僧格林沁的三个旗人驭下太严。所以各拥重兵，不能克敌。若说知人善任，总揽全局，要让老师。调度水师，公正廉明，要让雪琴。料敌而进，决断不疑，要让季高。他如胡润芝、李迪庵、骆秉章等辈，只能坐一省，奉令照行，似乎犹未能称做全材也。现在通盘的大计，不如以重兵围困金陵，使其不能施发号令。然后再在各省，次第的削其翼羽。至多三年，不怕那个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的了。”

曾国藩听说道：“贤契此论，颇与亡友萝山、舍弟国荃二人的意见相同。这末就请贤契，姑在此地参预戎机，一有机会，

我当保你独当一面就是。”

李鸿章称谢而出，即去与程学启二人，叙旧去了。过了月余，曾国藩因见李鸿章的才气磅礴，不再让他充作幕僚，即下一道公事，命他带同程学启刘铭传二人，去练淮军。练成之日，由他统领，程刘二人分统，自成一军，前去独当一面。淮军名义，即自此始。

当时曾国藩仍旧自统湘军，又有李鸿章的淮军相助。军队愈多，声名愈大。各省督抚，凡遇军情大事，都去与他商酌，他便隐作盟主起来。

有一天，曾国荃忽由防地来到大营。曾国藩问过那边军事，又问道：“伪东王杨氏，既被伪北王所杀，难道他手下的部队，没有变乱不成？”

曾国荃见问，赶忙答他老兄道：“兄弟正为此事，来和大哥商议。兄弟因见现在各处的探子，没有一个可靠。特地出了重饷，专练了一队侦探，方才能得敌方的真情。

“日前据报，说是伪天皇，自见伪北王杀了伪东王之后，伪东王的部下无不蠢蠢欲动。全城人心惶惶，谣言大盛。只好再与伪军师钱江商议，要他设法平靖内乱。当时钱江即答道：‘为今之计，只有一面速下上谕，宣布东王之罪，使他部下无所藉口，此乃釜底抽薪之策。一面再夺北王官爵，再将北王之弟韦昌祚问斩，以平众怒。能将北王同问罪，更易消灭此事。’

“哪知伪天皇优柔寡断，既不肯宣布伪东王杨氏之罪，又不肯将那韦昌祚问斩。一日到晚，不是口中喃喃自语，求着甚么天父显灵，欲以教旨，劝化伪东王部下作乱之心，就是取那醇酒妇人之法，去与伪徐后东西二妃，以及众妃，一同裸逐伪宫，希冀早死。

“不防伪北王因见伪天皇没有办法，他又迁怒伪翼王石氏起来。先将他那吉妃，乱刀砍为肉酱。并把他的岳母伍氏，舅嫂吉氏，统统杀害。又命其弟韦昌祚，率领王府卫士，去杀石氏全家。石氏匆匆之间，不及调兵自卫，只好单身逃出后门，离开金陵，即行召集所部，一直杀往四川去了。

“当时韦昌祚搜获不着石氏，就将石氏一个七十余岁的老母，连同妻子儿女，统统杀死。韦昌祚返报伪北王，说是虽将石氏全家八十八口斩杀无遗，可惜走了石氏。伪北王忙入朝，硬说石氏要替东王报仇，日内就要造反，杀入皇宫。他为平乱计，已将石氏全家老小除去，还要逼着伪天皇下令通缉石氏。伪天皇一得此信，只是急得双脚乱进，仍没甚么办法。伪北王也就回他府去。

“伪军师钱江，闻得伪北王又将伪翼王的全家杀害，伪翼王单身走出，重行召集所部，杀往四川去了。他就写信一封，命人追上送与伪翼王去。”

曾国荃一直说到这里，就在身上摸出一张稿子，一面递给曾国藩去看，一面又说道：“兄弟那边有个探子，混入伪翼王石氏的行营，居然被他抄得此信。”曾国藩不及答话，先去看

那稿子，只见写的是：弟钱江敬候翼王将军麾下：弟闻足下大举入川，欲图不事之业，雄才伟志，钦佩何如。然当武昌既定，弟曾屡以入川之举为不可者，诚以天下大势，削其肢爪，不如死其腹心也。川省路途辽远，万里行军，粮秣转运匪易，军中以粮为主，岂其攫诸民间乎。且定一川省，满人不过成为少去一手或一足之人耳，于其生命，仍无妨碍。而我国内，徒分兵力，岂非大害。足下遽以一时之愤，罔顾国家大计，诚为足下不取也。忆自金陵定鼎后，东王归绾兵符，弟与足下寥落南京，已不能若曩时之得行其志。然郁郁宁居此处者，无非皆为大局着想，留而有待者也。今东王已为北韦杀害，彼之所部，虽在声势汹涌，并不难于立时抚定。北韦之杀东王，犹可谓之公也。今无端杀害足下全家，罪则不可逭矣。弟因天皇，迩来颇存患得患失之心，以致优柔寡断，每为妇人之仁所误。弟曾苦谏，其奈不听何。然非有意不卫足下，造成此出痛剧耳。为今之计，惟望足下，以天下为重，私人为轻，迅速返师，以助京国，是为上策。否则亦宜绕道武汉，进取汴梁，方为国家之福。方寸已乱，言未尽意。

足下之才，胜弟十倍，当能善善恶恶，有以自处耳。

曾国藩一看完了信，连连说了两句，大事不妙，大事不妙。正是：

江山破碎通身病兄弟商量毕世才不知曾国藩连说两句不妙，究是何指，且阅下文。

第三十七回

林威王称兵进谏 易太守举室全忠

曾国荃忽见他的老兄，连说两句不妙，倒也吃了一惊起来。忙问道：“大哥何事惊慌？”

曾国藩道：“石达开乃是一员虎将。他若杀到河南，那位琦钦差，不是他的对手。僧王和胜保两个，又在注重捻匪，教我怎么不急？”

曾国荃道：“大哥不必着急，且听兄弟说完再讲。”曾国藩连连的挥手道：“这未快说快说。”

曾国荃又说道：“据说那个伪军师钱江，当时送出信后，便去质问伪天皇道：‘翼王何罪，北王又将他的全家杀害。’伪天皇答他道：‘朕据刘状元奏称，说是翼王果有谋反之事，北王似乎办得不错。’伪军师钱江即对伪天皇太息道：‘陛下如此以耳为目，亡无日矣。’”伪天皇正待答辩，忽见罗大纲持了那个吉文元的首级，已去向他报功道：‘臣弟奉旨前往，此贼正拟回兵杀进京来。劝之不听，只好将他办了。他的队伍，也已收编，特来缴旨。’伪天王一见罗大纲，人既忠心，兵力又强，似乎已有所恃。便去对那伪军师说道：‘朕有罗将军保

驾，现在不怕谁了。’伪军师钱江不好再讲甚么，只好怅怅然的回去。

“岂知刚才到家，就接伪威王林凤翔的书信，说是三小时之内，不见北韦的首级悬诸城门，就要立即攻入天京，不能怪他无礼。伪军师钱江，只好又将伪威王之信，送给伪天皇去看。那时伪天皇已经得着信息，正在急得要死的当口，忽见钱江走到，忙不迭的口称军师救朕。钱江一面给他看信，一面冷冷地说道：‘陛下何不就遣罗大纲前去征讨威王呢。’伪天皇蹙了他的双眉，答他军师道：‘朕已早经下过上谕，无奈他说不是威王对手。不敢奉此旨意。’”当时伪天皇的说话，尚未说完，就听得城外炮火连天喊声大震。伪宫中的房门窗户，都全震动起来。吓得没有法子，只好慌慌张张下了一道伪谕；赐那伪北王韦昌辉自尽。北韦到了那时，也就大哭一场，自刎毕命。林凤翔不甘休，定要再杀韦昌祚的全家。伪天皇又只得照办。

“林凤翔瞧见韦氏兄弟已死，始把他们二人的首级，拿去祭过伪东王之后，才去向伪天皇谢罪道：‘臣的威逼天皇，罪在不赦。不过要替东王伸冤，也没法子的事情。现在臣弟已将扬州的九郡。统统克复。此次班师回朝，一则来替旧主东王伸冤。二则拟就大都督之职，杀往北方。倘能如愿，那时来请天皇北上。倘不如意，臣弟也决不生回天京的了。’伪军师钱江忙去阻止伪威王道：‘孤军深入，恐难如意。不如另作别图，公私有益。’那时伪天皇对着林凤翔这人，仿佛老鼠见着猫的一般，况且北犯之令，本是他自己下的，当下不纳伪军师之谏，即命林凤翔克日进兵。”

曾国藩一直听到此地，复又一惊道：“如此讲来，畿辅岂不震动。我们带兵大员，究竟所司何事？”

曾国荃接口道：“大哥如此说法，未免太把林逆看重了。他们伪军师的说话，倒是不错。林逆北上，真正叫作孤军深入。这件事情我们且不管他。兄弟又料定石逆既恨他们的天皇，未必肯向汴梁进兵。兄弟此次来见大哥，打算就趁洪逆有了内乱之际，率领重兵，前去围困南京。限我三年，若是不能攻破，我当提头来见大哥。”

曾国藩见他这位兄弟，说话甚壮，不禁暗喜的答着道：“你的此计，也和少荃主张相同。既是须带重兵，非得请旨不可。现在你可去到湖北，会同润帅，先将那里克复再说。”

曾国荃听说，也知这个计划，确非奏明不可。当下即遵他那老兄的嘱咐，径向湖北去了。

曾国藩一俟国荃走后，正想将那围困南京之策，分函去向彭玉麟、左宗棠、胡林翼、何桂清、向荣、张国梁、李续宾、李鸿章、刘秉璋、僧王、琦善、胜保等人，大家商量之后，再行入奏的当口，忽然奉到一件六百里加紧的廷案。赶忙拆开一看，只见写着是：据湖北巡抚胡林翼奏称：鄂省失守已久，未能迅速克复，应请交部严加议处。并称历年寄身疆场，心力不免交瘁，伏乞恩赐开缺，俾得回籍养病，一俟痊愈，仍当出为国家效力等语。查洪逆起事以来，对于湖北地方，非常注重，该抚未能即日克复，尚非其他贻误军情者可比，交部议处一节，着毋庸议。惟其沥陈下情，历年寄身疆场，心力交瘁，亦属实

情。湖北巡抚胡林翼着赏假六月，准其回籍调养，病体稍痊，迅速回任。所遗湖北巡抚一缺，着在籍侍郎曾国藩署理。该抚既膺疆寄，所部水师，交兵部郎中彭玉麟办理。至所有之湘兵，系属该抚一手训练，似未便交与他人督办，应仍由该抚照旧办理。朝廷屡次加恩该抚，该抚亦应有以仰答朝廷之处也。现在军务紧急，毋庸来京陛见，迅即驰赴新任可也。钦此。

曾国藩看完这道廷寄，不禁大为踌躇起来。一个人想上一阵，方去自己拟上一个奏复稿子。大意是说胡林翼久任鄂抚，未便遽易生手。有病一节，军中亦可静养。应请收回成命，毋庸开去该抚之缺。又说自己屡受殊恩，感激无俟，仍拟督带湘军，克日出兵，力图报称。至水师一部，兵部郎中彭玉麟，足能独当一面，自应遵旨移交云云。曾国藩奏出之后，即将水师移交彭玉麟办理。

那时彭玉麟正守江西湖口一带，前去攻打南昌的敌军，都被水师击退。连那忠王李秀成，也没办法。彭玉麟既接到曾国藩的移交公事，因为不知内容，赶忙亲自去到祁门。曾国藩一面迎入，一面朝他道喜道：“贤契的才干，已经简在帝心了。”

彭玉麟道：“门生不才，总是老师的栽培。”

曾国藩笑着答道：“非也，此是皇上的圣明，我不敢向你居功的。”说着便将那道廷寄，拿给彭玉麟去看。

彭玉麟看毕道：“这件事情，虽属圣恩高厚，倒底总是老师的提携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谦上几句，然后方把他们师生二人别后之事，详详细细的告知彭玉麟听了。

彭玉麟听到别的事情，倒还罢了。及听见罗泽南死得如此悲惨，不禁伤感起来。

曾国藩也欷歔的道：“萝山请恤之事，至今犹未办理呢。”

彭玉麟接口道：“迟早一点，倒还不碍。总得克复武昌，恤典方能优厚。”

曾国藩连连点首的答道：“对罗，对罗。我的意思，也是这样。”

彭玉麟道：“今天春上，门生在那樟树镇地方，大破贼船之时，险和萝山一样。第二次夺那临安的贼垒，也极危险。第三次率林恩源等人，去攻九江，伪忠王李秀成率着三万悍贼，五千艘船舶，亲自和门生打上七天七夜，当时虽被门生将他杀退，不防安吉又陷贼手。周玉衡廉访，死得还比萝山惨酷。”

彭玉麟说到此地，曾国藩忽岔嘴问道：“今年三月里，你扼扎吴城镇的时候，贼攻抚州，你不是同着林恩源、邓辅纶、毕金科、周凤山等人一起进剿去的么？”

彭玉麟答道：“是的。”

曾国藩又说道：“那场战事，听说你曾经受着一些微伤，

可有此事？”

彭玉麟听到这句，不觉恨恨地的答道：“门生和林邓毕几个，险被周凤山所误，都和周廉访一样战死的了。”

曾国藩侧着头的想上一想道：“周凤山的军队，不是在那樟树镇上，被李世贤、吴彩新等人的贼船，击溃的么？”

彭玉麟点头道：“谁说不是呢。门生和林邓毕几个，正在前方进剿抚州，倒说周凤山的后队，竟在后方溃得一塌糊涂。”

曾国藩道：“照军法而论，周凤山这人，早该问斩，大概赣抚因正在用人之际，所以没有办他。”

彭玉麟又说道：“这是六月间贼将袁圆攻陷饶州府的时候，也是周凤山行军迟误之故。”

彭玉麟说着，忽又盛赞曾国华的本领道：“温甫真是一位名将。那时他的手下，仅不过五六千人马。他从安徽杀到湖北，一连克复咸宁、蒲圻、崇阳、通城四县，复又从湖北转战而东，连克新昌、上高各城，直抵瑞州。他若迟到一天，瑞州一定难保。”

曾国藩点点头道：“总算还有一点勇气。就是我那沅甫舍弟，他只带了自己所练的吉字一军，到处击贼，打败仗的时候倒少。安庆的那个四眼狗，他的强悍，凡他所到之处，甚至小儿不敢夜啼，独有见着沅甫舍弟的那杆吉字旗号，他就骂着奔

逃。说是老子要把这个脑袋，留着吃喝，不和你这个曾家小子，闹着玩儿。”

彭玉麟笑着接口道：“说起九世叔来，外面舆论极好。门生正要禀知老师。”

曾国藩道：“舆论讲些甚么。”

彭玉麟道：“那时九世叔还在安徽地方杀贼。舆论是，江忠源手下的鲍超，向荣手下的张国梁，老师手下的罗梦山，李鸿章手下的刘铭传，刘秉璋手下的徐春荣，胡林翼手下的易容之，以及李续宾手下的九世叔，门生手下的杨厚庵，都是现在的赵子龙。”

曾国藩也笑着说道：“其余的几个，我都知道，确还不错。

只有润芝手下的那个易容之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”

彭玉麟失惊道：“易容之就是此次湖北失守时候，自率妻子儿女一百多人，与贼厮杀，殉难在德安府任的那位易太尊呀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方才微微地点首道：“哦，就是他么，我虽听人说过此事，但是不甚详细。”

彭玉麟道：“他的令坦，就是刘馨石观察之子，刘小馨太守。现充门生的幕府。他的历史，很有趣味。他的殉难，很是可惨。”

曾国藩道：“这末你就讲给我听听看。”

彭玉麟道：“这位易容之太尊，原籍广东。家里很穷。父母早故。他在十一岁的那一年上，就在广东驻防汉军、刘馨石家里看马。年纪虽小，生性廉介。除了应得的佣工钱三五千文之外，真可称得起一文不取的了。刘观察见他很有品行，本来存心想把刘夫人一个陪房丫头，给他为妻。谁知他到了二十岁以外，有一天忽然的不辞而别。刘观察派人四出寻觅，渺不可得。

“又过年余，刘仆某，忽见他在南城城下，摆着旧货摊子。并没甚么交易。刘仆仍旧叫着他的小名，笑问道：‘小容，你在此地干甚么。主人待你不薄，为何不辞而去？’他却笑而不答。刘仆又说道：‘自你走后，主人就命我们大家四处的找你，后因见找不着，主人很是惦记你的。我此刻看看你这旧货摊子，也没什么生意。还是同我回去吧。’”他听说，方才摇头答道：‘我的志向，不是常人可测。’刘仆又问他是甚么志向。他又答道：‘我在主人家里，虽是衣食温饱，但觉人生在世，最好是能够显亲扬名。次之也该自立门户。寄人篱下，终究可耻。所以我决计拿了我所积的工资四十余千，来此摆这摊子。我的不辞而别，也非不情。实因主人待我太好，我若说明，恐怕不肯放我。请你回去，替我谢谢主人。将来我若得意，一定前来相报。倘若终此而已，那就不必说了。’

“刘仆听说，见他志向坚决，不便相强，只好回报主人。主人一听他有着落，第二天再命仆人去唤他。等得仆人去，已经不知去向。仆人回报主人，主人也没法子。他自遇见那个

仆人之后，恐怕再去罗嗦，他又搬了一个更加冷僻的地方，仍去摆他旧货摊子。

“有一年，忽然有一个外国人，去到他的摊上卖东西。一面在买东西，一面在看他相貌。及至买毕东西，便问他的姓氏籍贯。他怪那个外国人有些唐突，随便敷衍几句。那个外国人仍旧很诚恳的对他说：‘我来贵国多年，曾读你们的麻衣相书，颇得一点真诀。我见你的相貌，天庭饱满，地角方圆，确是一位大富大贵之相；还有一股忠勇之气，直透泥丸。何必在此做这生涯？’”他当时听了那个外国人之言，益觉语无伦次，不觉冷笑的答道：‘我所有的资本，只能作此生涯。这就是俗语说的量布为衣，量米为炊是也。我们风马牛不相干的，何劳见笑。’那个外国人又说道：‘我非笑你，我因你的相貌，实在奇突。千万人中，恐难找出一个。我在大街开了一爿洋行，你如瞧得起我，可到我的行中，去拿货色。一转移间，岂非胜此千百倍么！’他又说道：‘承你善意，自然可感。但我拿了你的货色，倘卖不去，反而多得累坠，与其将来两不讨好，还是过我这个清苦生涯为妙。’外国人听他之言，大赞他道：‘你真正是位诚实君子了。我能料定你数年之内，必定大富，将来还要大贵，好自为之。’外国人说完那话，方才叮咛而别。

“又过几月，那个外国人又去买他东西。他却厌恶那个外国人言语絮聒，不甚为礼。那个外国人仍又殷殷勤勤的握着他的手说道：‘你还记得我的说话么？’他仍恨恨的说道：‘君究为何，我没如此福命，请勿再言。’那个外国人却笑着说道：‘我在此地已经二三十年，我见此地可以立时致富的人，只有你一个。我也与你无缘。我自那天回去之后，竟至一日不能忘

你。所以又来与你相商，你肯听我的说话么？’他答道：‘君且说说看。’外国人道：‘我那行门之前，很多空地。你可去到那里摆摊。我把我的货色，发给你去转售，所有余利，全行归你，我仅收回其本就是。’他听了此话，方才相信那个外国人是真心的。稍稍谦虚一会，也就答应。那个外国人一见他已答应，很觉高兴。

“原来广东地方，一共只有十三家洋行。那个外国人的洋行，要算居首。及他摆摊洋行门口，生涯居然极盛。每月结帐，并未短欠分文。那个外国人更加相信，甚至一切珍宝，也交他卖。一混五六年，竟多了二三十万银子。他因没有妻小，便把银子存于洋行。

“忽有一天，那个外国人办上一桌酒席，请他坐了首位。对他说道：‘我因你十分至诚，敢将心腹相告。我族丁单，自高曾而下，仅得四人，只我有二子，其余三人为我叔伯行，年纪都大，各拥巨资，不可计算。现在要我回去，以便承继。我因到此三十年来，所获利息，不下二千多万，要想回国，行中之事，没人可托。如今得着你这个诚实可靠的人了，我想托你照管。’他听了此话，因见那个外国人如此信他，倒也不好推托，只得答应下来。外国人即把所有的帐簿钥匙，统统交给了他。又去吩咐行员道：‘这位易先生，就是我的代理人。我走之后，你们见他就算见我。如有不听调度，他就有权歇去你们生意。’大众听了自然唯唯称是。

“外国人临走之际，又对他说：‘三年之内，我若再来，那就不说。我若不来，所有一切财产，归你所有便了。’他初

不肯，及至外国人再三叮嘱，方才应允。三年之后又接外国人的来信，说是他已拥有数万万的财产，不能再到贵国。行中财产，准定归君承袭就是。

“他既得了二千多万的巨资，所有行员，都去替他做媒。他就定出一个条件：一要年已及笄的处女，二要聪明识字，三要不准拈酸吃醋，任他多娶人数，四要不分嫡庶，都是姊妹相称，他的行员当然照办。不到一年，他竟娶了四十个识字的女子。每夜当夕，必先令她们教他识字若干，以及律例数条。那些女郎倒也柔顺承意。十年之中共举男子八十余人，女子五十余人。

“那年正值四十大庆，他将所有的行员，统统召至，每人分给一万，令大家自去营生。又将家财分给妻子，儿女，各人五万，各立门户。所余之数，悉作善举。并将长女许与刘馨石之子为妻，以报旧主之恩。自己仅提十万，赴京纳粟郡守，后来铨得我们湖南的常海府知府。在任爱民如子，极有政声。润芝中丞，知他贤德，便将他奏调湖北，补了德安府知府，此次贼攻湖北省城，又分兵去扰德安。那时他的妻子儿女统统来到任所。适值城破，他还带着兵丁，与贼厮杀。及见兵丁溃散，他又率领妻子儿女一百多人，再去与贼巷战，因而满门殉难。他虽死了一百多口亲丁，可是贼人方面，却死了三千多人。

“当时那个外国人，说他一股忠勇之气，透于泥丸，难道那个外国人，真的得了麻衣相书的真诀不成么？”

彭玉麟一口气在讲的时候，曾国藩却在闭目而听。及至听

完，方始睁眼的说道：“此事真正有些奇突。这位易太守，一发财就发了二千多万；一生子就生了一百多个，还能如此英勇，举室尽忠，真是可以入那无双谱了。”

彭玉麟正待答话，忽听一个探子报了几句说话，他们师生两个，顿时相视而笑起来。正是：无才不用推元老有饷堪筹笑此公不知彭玉麟和曾国藩两个，所笑为何，且阅下文。

第三十八回

钱军师遗书归隐 曾大帅奏报丁艰

彭玉麟正和他的老师，谈那易容之的故事。谈得刚在起劲的时候，忽见一个探子，报了几句话说话，不禁将他们师生二人，喜得相视而笑起来。你道为何？

原来探子所报的说话，乃是太平天国之中的军师钱江，因见天皇洪秀全，自从定鼎之后，所行所为，竟与金田起义之际，先后判若两人。非但把他所献之策，因循不用；而且只知颠倒朝纲，污乱宫闱。倘若再像这般样的闹着下去，连他恐要不保。于是打定一个主意，即去奏知天皇，说是国家不幸，死亡频乃：第一批死了东王杨秀清、萧三娘、陈素鹃以及全家等等。第二批死了吉文元、吉夫人、伍氏，以及全家等等。第三批死了北王韦昌辉，韦昌祚、吉妃以及全家等等。第四批除了翼王石达开本人，全家都死。天朝至此，东南西北四王，都已逝世。他的目中，现在所有的全材只有忠王李秀成，翼王石达开两个的了。翼王虽是杀入四川，倒底有无把握尚未可知。如此说来，只剩忠王一个，还可靠他保定江山。从速下旨，去把忠王调回京来云云。

天皇听了，自然照办。

等得李秀成一到，先去拜谒钱江。钱江便将朝中之事，一情一节的，统统讲给李秀成听了。

李秀成不等听毕，已在唉声叹气；及至听毕，便怪钱江道：“我在江西这几年，那一天不望军师调我回京。就好腾出军师这个人来统率大兵，前去北伐。谁知军师，竟命林威王独当如此重大之任，军师难道还不知道他是一个将材，不是一个帅材不成。”

钱江听说，先叹上一口大气道：“你所说的说话，就是我向天皇说过的说话。无奈我已讲得舌敝唇焦，天皇一句不听。我又把他怎样呢？”

李秀成一惊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恐怕我国的国运，是不长久了。现在姑且让我进宫，再去苦谏一番。若能被我谏醒，乃是天下人民之福。否则我和军师二人，一同归隐，要保首领才好。”

钱江听说，暗中已定主意，嘴上连连称是。

哪知李秀成去见天皇的时候，天皇正同徐后以及东西二妃，在那御花园中，大打秋千。一见李秀成前去陛见，慌忙停下秋千，就命李秀成连同后妃等人，一起坐下道：“忠王贤弟，你在外边多年，可知朝中之事，简单闹得不成模样了么。”

李秀成点着头道：“臣弟略有所闻，因此臣弟初回京来，就来进谏陛下。陛下倘能事事依照军师施政，臣弟敢保不致多出乱子。”

天皇忙不迭的摇手道：“不对不对。军师在朕起义之时，确有一点机谋，现在怕是江郎才尽了吧。朕只要单提一件事情，你就知道他的计划，与朕相左。”

李秀成忙问哪件事情。

天皇道：“第一次，我们得了湖北的时候，后来官兵打得厉害，军师就主张放弃湖北。”

李秀成一见天皇不以钱江为然，不待天皇说完，忙顺其意的答道：“此事自然是军师稍有失算之处。好在现在湖北又归们手中，已过之事，不必再谈。”

天皇听说，连连的奖谕李秀成道：“忠王贤弟，你的才干，朕早已说过，胜于军师十倍。你既回京，朕无忧矣。”

此时的李秀成，还想凭他的忠心，凭他的力量，要把天国弄好。因此不肯拂逆天皇之意。一见天皇当面夸他，只好答道：“臣弟怎及军师，不过以后每事奏明天王，大家商酌而行，或者不致误事。”

徐后大喜的接口道：“忠王叔叔，能够每事来和我们万岁商酌而行，我说不怕那班满贼不走。”徐后说至此处，忽又冒冒失失的问着李秀成道：“忠王叔叔，你可知道东王一死。我们天父，现在又临我们万岁的身上了么？”

李秀成虽然知道天父临身之事是假，但亦顺口道：“我们

天皇，本是天子。天父应该只临他一个人身上的。”

天皇岔口道：“现在天父已经对朕说过，满清皇室，不久即灭。洪氏一定可以一统天下。”

李秀成便向天皇贺喜道：“但愿如此，臣弟死也甘心。”

天皇点点头道：“朕能一统天下，贤弟就是开国元勋。”

李秀成谢恩道：“臣弟之意，要请陛下迅速调回数人。”天皇急问调回何人。

李秀成道：“洪太主守在镇江已久，不妨将她调回。”天皇连说应该应该。

李秀成又说道：“曾天养、冯兆炳、黄文金、罗大纲，四人之中，请择一个就是。”

天皇道：“曾天养太会杀人，名誉不好。冯兆炳年纪太轻，没有阅历。罗大纲是朕的保驾先锋，不能离开天京。要末还是叫黄文金去吧。”

李秀成因见天皇对于他的说话，尚能采纳。急又奏上一本道：“臣弟听说东王对于男科状元朱维新，女科状元傅善祥二人，都有不甚名誉之事。就是现设的几处女馆，各位王爷，也在常常的进去游玩。臣弟之意，拟请陛下遣散女馆。”

徐后和东妃吉珠儿，西妃陈小鹏三个一齐接口道：“忠王叔叔之言甚是。我们本在奏阻万岁，不可以万乘之尊，长到女馆问事。无奈万岁不肯准奏。”

天皇也忙接口道：“此等小事，容后再商。忠王贤弟，沿途辛苦，朕当给假三天，可去休养。一俟假满，再行入朝办事。”

李秀成听说，只好辞别天皇，以及后妃等人，退出园去。尚未走远，忽听得徐后的笑声，似在半空之中送下。正在不解，可是兜头碰见刘状元走来。李秀成忙与寒暄几句之后，就笑着问道：“我听徐后笑声，忽由半空而下，却是何故？”

刘状元见问，先将左右一望，见没闲人，方敢低声答道：“天皇的春秋虽高，尚有少年之心，这种笑声，大概又在打那秋千了。”

李秀成听说，不禁紧皱双眉的说道：“服制已经不合情理，怎么还好去打秋千的呢？”

刘状元不答这话，单是说道：“忠王既然回京，我们办事的人，就有头绪可寻了。忠王如没甚么公事，我们一同去找军师去。”

李秀成点头道：“我正要去找他，我们准定一同前去便了。”

说着，即同刘状元两个，直向军师府第而来。及到门口，忽有一个老军见他去到，一边向他请上一安，一边即在怀内取

出一信，呈给他道：“军师刚将此信付与小人，命小人送与忠王的。”

李秀成接信到手，不及拆看，先问道：“你们军师呢？”

老军道：“军师交信之后，已将府中历年所积的俸银，统统分给小人等等。他老人家却一个人走出后门去了。”李秀成听说，方才大吃一惊的问那老军道：“你待怎讲？”

老军又将起先说话重了一遍。李秀成听完，急叫一声不好，忙把手上之信，拆开一看，只见信上并无别话。单写着是：

北伐之军，虽胜亦败；金陵之业，虽安亦危。

黄河水决木鸡啼，鼠窜山林各东西；孤儿寡妇各提携，十二英雄撒手归。

李秀成一面在看，一面已经泪如雨下，及至看毕，更加大哭起来。刘状元此时已将李秀成手中的信词看毕，心里料定钱江已走，忙劝李秀成道：“军师既走，此事关乎天国命运。王爷现在已非哭的时候，快快回转宫去，奏明天皇，倒是要紧。”

李秀成听说，方才拭着泪道：“军师乃是天人，他既脱身以去，大局一定不妙。”

刘状元道：“军师词所说的十二英雄一句，倒与前两年的童谣相合。莫非应在正副十二丞相身上，也未可知。”

李秀成乱摇其头道：“未必未必。此言当应天皇身上。”

刘状元道：“句上明说十二英雄，又与天皇何干，我却不解。”

李秀成沉吟了一会道：“或在年份上言之，也未可定。”李秀成说到此地，忽又把他头上的那块黄巾一掀道：“世界茫茫不可预知。我姓李的只知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两句。倘若人不去谋，天也难成。军师既去，国家之事，只有我与总监二人任之的了。”

刘状元听了为之欷歔不已。

李秀成急同刘状元二人，回见天皇。那时天皇不知又为何事，正在朝堂要杀一员文官。一见李秀成和刘状元两个匆匆去，面色慌张，忙问二人外边出了何事？李秀成便将钱江归隐之事奏知天皇。刘状元又将信上句子，一起奏知天皇。天皇至此也曾懊悔起来。顿时泪流满面的说道：“军师从前确立大功。现在意见，稍稍和朕相左，但也没甚大害，怎么忽然走了呢？”

天皇尚未说完，看看满朝文武，都在各自流泪。忙去吩咐大众道：“快快分头去追，那个追到军师，赏钱二十万串。”

李秀成急摇手阻止大家道：“不必不必。军师何人，怎会被诸位追着。”

李秀成说了这句，又朝天皇说道：“臣弟此时方寸已乱，

暂且出朝。倘若想到应办之事，再来奏知便了。”天皇听说，只好命刘状元护送忠王出朝。

天皇一等李刘二人走后，急于要将钱江私走之事，回宫告知后妃。所以那员文官，居然保下性命，总算是钱江的一走，便宜他的。

以上所叙，就是那个探子，报告曾国藩的说话。

曾国藩和彭玉麟二人喜得相视而笑。因为洪氏方面，既是走了一位顶天立地的人材，以后行军，无非省力一点之意。

当下曾国藩即命彭玉麟，次日遄返防地。彭玉麟走后没有几天，便接到曾国荃由湖北发来的捷报，说是他已帮同胡林翼等人，连克武昌、黄州、兴国、大冶、蕲州、广济、黄梅各城，擢兵九江。那时正是咸丰六年十二月下旬。曾国藩一见此报，自然大喜，即刻亲到九江劳师。曾国荃见他的老兄去到，又将一切战情，告知一番。并留曾国藩在营过年。曾国藩不允道：“我还得趁这年底，去到南昌、瑞州等处，巡视一次，不能在此耽搁。”

曾国荃不便强留，单是叮嘱了几句：贼方的伪军师钱江已经遁走。湖北又被我方克复。安庆的悍贼四眼狗，又被伪天皇调回，换上一个不中用的黄文金前去把守。这些事情，都是我们朝廷之福。能够再将围困金陵之策，奏准下来。平定大乱之功，恐怕不难奏了的说话。

曾国藩满口答应，就离九江，先到南昌巡视；次到瑞州巡视；正待回转祁门的当口，忽见总兵刘腾鸿同着曾大成两个，进帐阻止道：“连日河水结冻，舟行不便。标下两个之意，拟请帅座，暂驻节此地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也就颌首允诺，刘曾二人退下……曾国藩正在批札各处的公文，忽见一个戈什哈报入，说是张天师亲由龙虎山来此，有事要见大帅。

曾国藩便问道：“他有何事，要来见我。”

那个戈什哈又答道：“沐恩见他，似有紧要事情，要来告诉大帅的样子。”

曾国藩听见戈什哈如此答他，方命请见。相见之下，照例是升坑送茶，始叙寒暄。哪知张天师一得坐下，就问曾国藩道：“大帅近来可得府报没有？”

曾国藩一愕道：“久未得到家信，天师问此，莫非知道舍下出了甚么事情不成？”

张天师见问，不答这话，先请曾国藩除去大帽，要看他的气色。曾国藩忙将大帽除去。张天师站起身子，走近曾国藩面前，细细的看了一看，又去掐指一算之后，方才坐下道：“还不要紧，今天乃是正月十七，大帅还能赶回府上。”

曾国藩忙接口问道：“可是舍下有了病人，倒底是谁？”

张天师点头道：“晚生连日夜观天象，将星发生黑晕，大概尊大人，竹亭封翁必有贵恙。”

曾国藩本是一个孝子，一听此话，只吓得抖凛凛的说道：“现在四处河冻，不能行船。旱路又有贼阻，万难越过。怎么是好？”

张天师立即答道：“晚生早知此事，所以特地赶来。”

曾国藩道：“天师既能预知一切，又是法术无边，务请替我想一法子。兄弟此时方寸已乱，要末只好单身偷过贼营，奔回家去。”

张天师摇手道：“不可不可。大帅的一举一动，贼方在在留意，万万不能越过贼营。若是厮杀也非旦夕之功。只有晚生且逆天行事一次，用下法术，可将尊大人的寿命延留三月便了。”

张天师说着，先在他的口中念念有词，又将那茶碗取到手中，忽向空中抛去。说也奇怪，那只茶碗，非但被他抛得不知去向，而且竟没一点水点飞下。曾国藩慌忙站起，奔出庭外去看，并没甚么形迹。急又回进，正拟去问张天师的说话，已见张天师又把他的那杯白水杯子，急急取到手中，仍向空中抛去。跟着奔出庭心朝天一望，似现一惊之色。忙又镇定下来。对着曾国藩说道：“晚生已将两杯茶汁，抛至府上空中，泼散阴气。大概可以保得尊大人的三月寿命。大帅一遇冻消，速速赶回便了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稍觉心上一安，当下谢过了张天师，正待设筵款待。张天师已向曾国藩告辞道：“晚生尚须他处捉妖，不能久留。”

曾国藩亲自送出，又命曾大成护送一程。回进里面，赶忙分函通知国华、国荃二人去讫。正在写着家信，把那张天师用法留命之事，告知竹亭封翁的当口，忽见那曾大成单独走入，垂手侍立一旁。

曾国藩便问道：“送至何地，你才回来的。”

曾大成答道：“送至板桥寺外，标下还待再送，张天师再三不肯，标下只好回转。”

曾国藩微微点头的问道：“天师可曾和你讲甚说话。”曾大成道：“没甚说话。”

曾国藩因为急于要写家信，便将手一扬道：“你且退去，小心稽查全营。”

曾大成答应了几个是，方才退了出去。

原来他和张天师两个，走在路上，大谈一阵。他因希望张天师的法术显灵，便去问张天师道：“天师既有如此法术，何不将我们敝上的老大人，多留几个月的寿命呢。”

张天师摇着头的答他道：“三个月已是逆天行事，怎么可

以再事多留。”

曾大成听说又问道：“这末三个月总靠得住的了。”

张天师又摇摇头道：“我的说话，你回去不可禀知你们大帅，害他多得着急。我此刻就老实的告诉你吧。我此次专诚来此，原因你们的大帅，能够对于国家，尽他的忠心，对于家庭，尽他的孝道。所以情愿逆天行事一次，保留他那封翁三月寿命。谁知一个人的寿命已尽，任你有何法术之人，也难与天宣战。照我的法术，只要同时用茶两杯，便可击散他们病人房外的阴气。岂知真有凑巧不巧的事情。你们大帅的那一杯却是开水。水的效力，不能抵茶。因此不能将那阴气击散。归根说来，就是上天不准我用法术留他寿命。我料半月之外，恐有凶信到来。我当时不敢和你们大帅说明，恐怕急坏他的身子。你此刻既是这般问我，可见你对你们大帅，也有忠心。所以告诉你听。”

当时曾大成听见张天师说得如此神奇，又想到曾国藩的不喜喝茶，无非卫生起见。不防竟在此时，造成此种现象，方才明白，人生在世，一饮一啄，都有前定，自然还是依照张天师的叮嘱，不漏风声为妙。曾大成既是打定这个主意，所以回到营中，并未去说与曾国藩听。曾国藩还当真已保留三月，只望河水迅速开冻，便好回家。

当时发出家信之后，没有多天，忽接他那叔父来信，连忙拆开一看，只见信上，起先说他父亲生病之事。后来说到正月十七那天，病人已在床上不知人事，陡见半空之中，落下多少黑水。说它下雨，不像下雨。说它是水，内中又有不少的茶叶。

外边正在闹那雨水之事，里边病人，居然好起一半。现在大概无碍等语。

曾国藩知道张天师果有法术，心里自然十分感激。哪知直到二月十一那天，河中犹未解冻。曾国藩虽在着急，但听张天师曾经说过可留三月，那时还没半月，稍稍好过一点。正在吩咐左右备马，要想出城巡视，忽见那个曾大成，亲自急急忙忙的送入一件东西。忙去接在手中一看，乃竹亭封翁的讣文，疾忙抖凛凛的拆开一看，方知他的老父，已于二月初四逝世。不待看完，早已掩面大号起来。左右人等，知道他们大帅丁了外艰，一齐上前劝着节哀办事。

可巧曾国华已从安徽赶至，他们兄弟二人就从瑞州奔丧。所喜阻路的那些贼营，适值奉命去攻南昌，沿途并无阻碍。及至他们二人到家，曾国荃也由吉安绕道奔丧回来，反比他们早到半天。于是一面成服，一面奏报丁艰。

不久奉到上谕，给假三月，所遗职务，着令杨载福就近代理。那时杨载福，因有战功，朝廷迭加升擢，已经以提督衔署理湖北鄖阳镇总兵多时了。

当年四月，曾国藩因见假期将满，复又奏请在籍终制。正是：

阎王教你三更死定不留人至五更不知朝廷能否允许在籍终制，且阅下文。

第三十九回

刘丽川兴兵上海城 曾国华死节三河镇

曾国藩奏出在籍终制之折，正在料理竹亭封翁的葬事。一天奉到批折，不允所请，并且催促假满回营视事，曾国藩哪里就肯遵旨办理。五月里葬过竹亭封翁，六月又上一折，仍旧沥请终制。批回之折，仍不允请，且有移孝作忠之语。曾国藩到了九月，因见江西军务渐有起色，复又委委曲曲的奏上一本。说他父亡至今，方寸犹乱，就是勉强遵旨回营，对军务也难尽心调度，与其遗误于后，不如声明在前。朝廷见他说得十分恳切，方才允准；并命将曾国荃的吉字一军，交与旗人文翼和陈诩“朔滞场丁 5 耐沉熘拔癥 挥胪貌代统。

王鑫本为曾国藩一手提拔之人。对于作战计划，颇有一点特别长处，广昌一役，倒也大打几次胜仗。不防驻扎乐安的敌军，率了大队，回窜吉安，官兵寡不敌众，周凤山的一军，首先溃败，于是王鑫、刘腾鸿的两军，不能立足，两人一同阵亡。那时江西巡抚，又擢旗人耆龄署理。耆抚台因见连丧湘军几员健将，派人面请曾国藩以国事为重，请他命他兄弟曾国荃，担任总统一职，以救江西生灵。曾国藩也念国事方艰，便命曾国荃速行就任。曾国荃方始进驻吉安，仍以他那吉字一军，做他坐营。

没有多久，忠王李秀成已命赖汉英、洪宣娇、陈玉成、冯兆炳四个，各率精兵一二十万，合计五六十万之众，从那饶州、抚州两路，直趋吉安。曾国荃亲打头阵，即于咸丰七年十二月中旬，首先克复临江府城。同时杨载福、张运兰、王开化、赵文群等人，先后杀退赖汉英、洪宣娇、陈玉成、冯兆炳等等的四路人马。赖洪陈冯四人，因见江西不能立足，即向浙江窜去。

此时左宗棠因丁内艰，已回原籍守制。咸丰皇帝只得亲自书写一道廷寄，飞递曾国藩那里，命他驰驿浙江，督办军务。曾国藩到此，只好墨 从戎，即日治装，先到长沙，奏报起程日期。又由武昌经过九江，直达南昌。救援浙江的一切军队，都集河口镇上。彭玉麟听得曾国藩到了南昌，亲从湖口前去迎接。曾国藩仅在湖口小住几天，八月下旬，即到河口大营。又因驻守福建的敌军陈开、李世贤、陈国瑞、苗沛霖、李昭寿各带重兵，进陷广丰、玉山两县；江西又极紧张。曾国藩指挥各路人马，与敌作战，未能驰往浙江。后接安徽巡抚李续宾的公文，也要曾国藩前去相助。曾国藩只得命国华兼程前往。国华去了未久，又接李鸿章、刘秉璋二人的公文，都说情愿各率大队淮军，去克江苏。曾国藩知道李鸿章手下，有那刘铭传、程学启；刘秉璋手下有那徐春荣，同弟徐春台，都很可靠。当即回文允诺。

那时各处的统兵大员，不下二三十路，同时并举的很多。不才只有一枝秃笔，一时忙不过来，只好先从紧要的一路叙起。

现在先讲李鸿章、刘秉璋两个淮军首领。当时各接曾国藩的回文之后，先行会合一起，再向上海方面进发。原来上海地

方，乃是中西人们荟萃之处，商贾云集，财源丰厚。天皇见了早已眼红。从前钱江未走的时候，常常地逼着钱江派人去取上海。钱江生怕惹起外人交涉，反为清廷藉口，所以一直并未派兵。及至钱江走后，忠王李秀成接掌兵权，天皇又命李秀成派人，进取上海。李秀成要顺天皇之意，只好遵旨办理。但是他也知道钱江的意思，所以只主计取，不主力敌。

当下即令他的心腹，粤人刘丽川，潜往上海，运动华商举事。成则自然有益，败则无关他们。刘丽川到了上海，又约一个福建朋友，名叫陈连的和他共事。陈连在申已久，即将满清政府，如何如何不好，天国政府，如何如何好法，暗中讲给人听。没有几时，上海地方的人士，无不知道此事。谁知举义的主体人物，尚未得着一个，反被上海道台吴建章知道其事，马上奔到江督何桂清那里献功。

那时何桂清尚驻常州，虽然只与幕僚等人，饮酒赋诗，作他的名士生涯，到底上海是他属境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何如不吓。于是一面出上一张极严厉的告示；一面移知向荣，要他派兵去到上海捕捉刘丽川、陈连二人，向荣接到公文，也知上海不是作战之地，不肯发兵。何桂清大怒之下，暗暗奏上一本，拟清朝旨斥退向荣。幸亏朝廷知道向荣为人，老谋深算不是轻举妄动之辈，只将原折发给向荣去看，命他加意防范而已。

向荣接到此旨，倒还不甚么样，却把那副钦差张国梁，气得三尸暴躁，七孔生烟起来。立即奔到向荣那儿，对着向荣厉声说道：“姓何的身居两江总督。问他自从到任以来，究竟作过那件事情。我同老师两个，虽然没有即破南京，这两年来，

大小也打上一二百仗的了。不是我和老师把守这个丹阳，恐怕姓何的早已不能驻扎江苏之地了呢。”

原来那时江苏省垣，已为天国所得。守将汪大成，日日夜夜的，只想冲击向氏大营，就好和南京地方连成一片。只因向荣既能调度军机，张国梁复能冲锋陷阵，所以一座大营，竟把苏州、南京两处隔断。

平心而论，向张二人之功，似也不可埋没。张国梁的在向荣面前大发脾气，也是应该。当时，向荣虽也怪着何桂清不是督抚之材，既为朝廷放来，不好把他怎样。心里却已打定主意，预备上海失守，好教何桂清为难为难。便和张国梁悄悄的耳语一会，张国梁方才含怒而去。

向荣这边，既然不肯派兵，汪大成那边，居然派了一支队伍，帮助刘丽川行事。刘丽川本在深恨上海吴建章是个汉奸，一见汪大成派了队伍给他，他就打听得到八月二十七的那天，上海城内凡是清官，都要前往孔圣庙中上祭，即命所有队伍，统统扮做平民，各携军械，暗伏圣庙两边，以便那天戕官起事。及到那天，江督何桂清，可巧有事来到上海；既到上海，不能不去主祭。刘丽川、陈连二人，一听此信，自然更加欢喜。一等江督何桂清、上海道吴建章、上海县袁梓材等等，正在衣冠楚楚，一同上祭的时候，马上一声发喊，杀了进去。当下附和的民众，也是不少。只把那位何桂清，第一个吓得屁滚尿流。上海道吴建章、上海县袁梓材两个，胆子较大，还在口里打着官腔，大喊拿人。后来瞧见他们手下的差役，反而前去帮助刘丽川那边居多，方知大事不妙，不是官威可以吓得退的，只好

保护着两江总督，先行逃走。

刘陈二人，如何肯放他们几个！当下又是大吼一声，一齐追了上去。何桂清因为老天派他后来要受清廷正法之罪，此时只好让他当场逃脱。倘若竟被刘丽川等人拿住，将他杀害，岂非反而成全他得着殉国的好名声了么？于是何桂清逃回常州，袁梓材逃回上海县衙；吴建章吴观察最为刘丽川、陈连二人所恨，当场竟被二人捉下。照刘丽川之意，当场就要结果吴建章的性命。后来还是汪大成派去一位队长，主张将他留下性命，以便去易清国城池。刘丽川听说，也以为然，始把吴建章看守起来。

那些上海的民众，都说刘丽川、陈连二人，为祖国复仇，使人可敬。大家都去劝他一不做二不休，只有先据城池，以作立足之点。不然，若被何桂清那边的大军一到，二位就难幸免了呢。刘陈二人，自然赞成此议。忙又率领队伍，以及几千民众，立刻杀到上海县衙，逼着袁梓材献出印信，准他投顺天国。

哪知那个袁梓材却是一位书生，不知甚么利害，到了此时，还在口中大骂道：“本县世受国恩，曾中两榜进士，十年寒窗，方才博得这个上海县官，如何肯投你们这班无父无君的叛逆。”

刘陈二人，当场眼睁睁的被骂，怎能忍受，立刻把手向那队伍一挥道：“快快杀了这个汉贼好办别事。”大众听说，一齐动手，早把这一位清朝的两榜进士、上海县官袁梓材袁大令其人，顷刻之间，剁成一个肉饼。

刘丽川、陈连二人，既据县衙，急又分出队伍，去守四城。尚未布置妥当，驻沪的美国领事马遐氏，忽去向刘丽川要求保释吴建章。又说吴建章虽然反抗天国，却是政治犯，外人应该保护的。刘丽川听说，甚为不悦，当场就驳马遐氏道：“此人乃是我们敌人，军中俘虏，只有军法从事。况且贵大总统，自从和我们天国通员以来，彼此已有交谊，怎么贵领事竟向我们保释俘虏起来。”

马遐氏听说，无言可辩，只好退去。不过又去暗中设法，买通看守吴建章之人，吴建章竟得逃入马遐氏的领事馆中。不久又逃到常州。

何桂清恐怕清廷见责，只得拨给吴建章一千兵士，命他规复上海。吴建章虽然领兵，如何敢去攻打上海，只好驻扎仪徵，算在相持罢了。

刘丽川也知吴建章无力去攻上海，便将经过事实，禀知李秀成那里。李秀成忽见上海竟为天国所有，不禁大喜，一面重赏刘丽川、陈连二人，并令小心把守城池，一面派兵收复江苏各处小县。刘丽川奉命之下，认为清国官场，都是和吴建章、袁梓材一般人物，未免有些骄气。以致没有几时，复被李鸿章、刘秉璋两路人马，夺了过去。

因为李鸿章这人，平时欢喜看看西洋的历史书籍，知道他们的炮火厉害，便想一到上海，先练外国人统带的洋枪队，以制敌人。便在路上，即将此意，去和刘秉璋商酌。刘秉璋忙笑答道：“兄弟每事不肯自己作主，非得问过我这门人徐某。”

李鸿章听了大笑起来道：“仲良，你未免太觉忠厚老实了。”

李鸿章说着不与刘秉璋再说，便自己作主，吩咐刘秉璋的左右道：“这末快将徐参赞请来。”

左右奉命去后好久，刘秉璋尚在自语道：“这样最好，就让他来替我作主。”

李鸿章笑上一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若没有这位贵高足，你又怎样？”

刘秉璋也大笑道：“不过仍去做我翰林，或竟回家去吃老米饭去。”刘秉璋说话未完，即指着外边道：“你来你来。快快替我出个主意。”

李鸿章站起往外一看，只见徐公已经飘然而入。李鸿章忙请徐公坐下，即将他想去到上海，先练外国人统带洋枪队的意思，说给徐公听了。

徐公想上一想道：“照晚生之意，殊可不必。因为太平天国方面，虽在和清朝争夺天下；他的宗旨，确极正大，谁也不能说他不是。不过手下的那班悍将狼兵，一破城池，就是奸焚杀掠，这便是大大的不是。话虽如此，我们国内的战事，只好视作一家人的兄弟争吵，似乎不必请教外人。”徐公说到这里，更加将他的声音放重了一些。继续说道：“从前吴三桂的前车可鉴呢。”

李鸿章听说，忙又辩说：“洋人文明，颇讲公理，何致步那吴三桂的后尘。”

徐公又说道：“就算不步吴三桂的后尘，这些洋枪大炮，未免多伤生命。公岂不知这班兵士，每月仅吃几两银子的饷银。战胜的犒赏，每人也不过派到几两银子。一经战败，尸骨即填沟壑。古人所说那句：仁不掌兵义不掌财的说话，只可说在三代以前，不可说在三代以后。况且同时还有那句：杀一不仁而得天下，吾不为也之语。晚生总以炮火太觉残忍。”

李鸿章听到此地，知道徐公乃是刘秉璋的灵魂。一见灵魂不甚赞成此举，那个躯壳，当然也不赞同的了。当下暗打一个主意，即向徐公拱拱手道：“兄弟正为此举，是否可行，来与你们贵师生二位商酌。此刻杏翁既不赞成此举，我们将来再谈吧。”说着便即告退。

刘秉璋却在一旁，不知李鸿章之意，还在叫着李鸿章的名字道：“少荃，这件事情，关系匪小。我们准定从长商议吧。”

那知刘秉璋的说话未完，李鸿章早已走得不知去向。

刘秉璋始问他的这位门人道：“少荃乃是一位奇才，你怎么反对他的计策。”

徐公微笑道：“门人的意见，已经表示他听。既来商量，当然要得我们这边同意的。门生此刻料定李公必定不肯放弃他的主张，不久就有公文前来，要和我们分道扬镳的了。”刘秉

璋听了大惊道：“如此怎么好呢？”

徐公道：“没有甚么道理，就是各干各的也好。”刘秉璋忙又说道：“这末你何不卜卜文王卦呢？”

徐公笑着摇头道：“门生偶尔卜卦，无非得它一点先机而已，哪能事事卜卦。”

刘秉璋听了，连连点头称是道：“不错不错。杀一不仁的说话，本是武王的事情。文王本是武王之父，岂有赞成用那炮火之理乎！”

谁知没有几天，果接李鸿章的公事。说是彼此意见相左，不便合在一起行军，敝军自赴上海练那洋枪队云云。

刘秉璋便问徐公怎样办。徐公道：“复他一道移文，准定各自进兵。”刘秉璋甚以为然。

后来李鸿章果然走到上海，用了几个洋人，统带手枪队。上海被他克复，竟得署理江苏巡抚。

当时的刘秉璋既与李鸿章分道而行，他便进兵皖境，仍由徐公调度，一连打上几个胜仗。

天国方面深怕的安庆有失，急命四眼狗英王陈玉成遥领安徽。陈玉成便派他的大将，顾王吴汝孝率领五万老万营的人马，扼守舒城。老万营乃是广西起义之军，世人称为老长毛的。人

既饶勇精干，见阵又多，因此老万营的兵士，一个可以抵百。他们一到舒城，天国方面的军威又是一振。

皖抚李续宾急与部将曾国华、刘锦堂、邹玉堂、赵国栋等人商议道：“敌军既派重兵扼守舒城，我们只好撤围庐州，以待援兵如何？”

大家都说：“只好如此。”

李续宾便下一命令，着即缓缓退行以养兵力。顾王吴汝孝忽见李续宾撤围而去，不知是何计策，不敢追赶。李续宾约行五十余里，已抵三河镇上，因见天色已晚，下令扎营。大家正吃晚膳之际，忽据探子报到，说是四眼狗陈玉成，忽把他的大营，移驻金牛堡地方。

李续宾急把手中的饭碗一放，对着众将道：“我们何不就在今天晚上，去劫四眼狗的大营，以作先发制人之计。”大家听说，无不鼓掌称善，只有曾国华一个人，仍在自顾自的吃饭。

李续宾一见曾国华似有不甚赞成之意，忙问道：“温甫当此生死关头，怎么这般冷冷。”

曾国华见问，方始放下饭碗道：“你在问我意思么？我也不过想留这个脑袋，再在世上吃几年饭而已。”

李续宾一惊道：“温甫何故说此忿话。”

曾国华道：“卑职自从跟随大帅以来，那一场战事，落在人后。既来为国出力，战死本是应该。不过家兄曾经告诫过的，死有泰山鸿毛之分。今夜如去劫营，仿佛以蛾扑火，万难幸免。”

李续宾接口道：“这是温甫太把这只四眼狗看重了。我们前去劫营，顶多空走一趟，决不会吃败仗的。”

曾国华知道拗不过他这上司，只好允诺。李续宾方始大喜，忙忙下了一令，三更造饭，五更进兵，不得有误，违者军法从事。一到五鼓，李续宾又命三军，人衔枚，马勒口，就此杀奔金牛堡上，去扑陈玉成的坐营。

哪知陈玉成本是一员战将。这天白天，因见天有大雾，恐怕有人前去劫营。他就急下一令，赶快杀到三河镇上，好教官兵不防。所以陈玉成竟和李续宾的军队，走了岔路。陈玉成对于安徽地界，又极熟悉，于是竟被他抄到李续宾的后面。那时李续宾的军队，还离三河未远。一听后面忽有喊杀之声，始知反而中了敌人之计。慌忙下令，前队改后队，后队改作前队，赶紧杀了回来。

众将因有大雾，人人都有难色。曾国华到了此时，陡的睁大双眼，对着众将发话道：“兵法有云，置之死地而后有生。

诸君若不拚力杀贼，这是难免全军覆没的了。”

众将听说，只好杀奔上前。走未几步，正与陈玉成的大队相遇。原来陈玉成的队伍，平生未曾败过一次。只有在那二郎

河地方，曾与曾国华的军队，战过一场，吃过一个败仗，所以一见有了曾国华的旗号在内，要报旧仇，自然不要命的直扑上来。幸亏李续宾手下，除了曾国华之外，其余也是一班战将；双方这场大战，可称空前之举。不防李秀成又命李昭寿、苗沛霖两路人马，沿着白石山而进，来作陈玉成的后援。一听前边已有大战，即向官军的后路抄去。如此一来，李续宾的军队，顿时围在核心。正是：一门忠义诸人赞盖世英雄一命休不知李续宾与众将有无性命之忧，且阅下文。

第四十回

不忍欺邪人欺正士 无可责老父责娇儿

曾国华一见他们自己的队伍，都被天国之兵，围在核心。急把马缰一紧，奔至李续宾的身边说道：“大帅不必着慌，我们此地，现在十几员战将，还好与敌人拚死一战。能够杀出重围，一天之喜。倘若不能，也有自处之法。”

李续宾带着惨音的问道：“可是大家自尽么？”

曾国华点头道：“自尽总比被敌人生擒好些。”

李续宾听说，连连点头答道：“自尽甚是，准定如此。”说着，急命中军统领副将彭友胜、参将胡廷槐，去敌那个四眼狗；又命邹玉堂、刘锦堂，去敌苗沛霖、李昭寿二人；自己率领诸将，同着曾国华，连喊带杀，往来接应。常言道一人拚命，万夫难当。况且李续宾本是一员大将，曾国华更是年少英勇，竟把陈玉成、李昭寿、苗沛霖的几路人马，杀得不能一时围合拢来，只把土铳飞箭，如蝗虫般的打进。

这样的又战了半天，李昭寿忽一个人大喊道：“我们数万之众，难道真的还战不过官军一千多人不成！”李昭寿喊了这

句，即命他的小儿队，直扑曾国华一个。

原来李昭寿所用的小儿队，尽挑十三岁以上，十七岁以下的童子，训练成军。上起阵来，专门滚到敌军阵前，去砍敌将的马足。马足既被砍断，任你如何饶勇的将官，也要跌到地上。一个不及，必被土铳打死。这个法子，百发百中。当时曾国华一见敌方又用此法，只好赶紧先行纵下马来，对着那班小儿队，大吼一声，立即一口气的杀死了二三十个。小儿队顿时也起了一阵哄声，飞奔的退了开去。

曾国华此时已经杀开一条血路，正待保着李续宾逃出重围的当口，陡见李续宾在他马上，忽把身子，摇了两摇，只见向后一仰，早已摔下马去。曾国华至此，始知李续宾定是中了子弹，赶忙飞步奔到李续宾的跟前，把他一把拖起。那知李续宾可已不能站立，一连吐出几口鲜红，只把眼睛望了一望四处道：“我……我们快快自尽了吧，我已不能再走……”

曾国华凄然的点首道：“卑职就此伺候大帅走路吧。”曾国华的这句话刚刚出口，顺手把刀向他咽喉之上一抹，砰的一声，倒于地上，殉了清廷之忠的了。李续宾一见曾国华已经自刎，他也就将牙关一咬跟着自刎。

他们二人已经殉难多时，他们的那班将官，还在和敌人厮杀，毫不知道。但因寡不敌众，万无胜理，于是也有自尽的，也有被敌人斩杀的。这场战争的结果，完全全军覆没，并未剩下一兵一卒，一人一马。

陈玉成、李昭寿、苗沛霖等等，虽见清军已经全军覆没，忽又想到那个曾国华，曾经杀开一条血路，恐怕在逃。大家忙去把那戴有顶子的尸首，一个个的翻掀开来看过。后来看见曾国华果同李续宾两个，自刎在一起的，始把他们二人的首级割下带去献功。

李续宾、曾国华，同着大众将士，既已殉难，曾国藩那里，首先得报。一听他的兄弟阵亡，并且不能归元，顿时大叫一声，晕了过去。左右慌忙救醒。曾国藩又一面以手拓他胸膛，一面垂泪的点首道：“这也算是死得重于泰山的了。”急命文案，用了六百里加紧的牌单，飞奏朝廷。

咸丰九年二月，奉到上谕是：升用知府候选同知皖军统领曾国华，三河殉难，可怜可嘉。着以道员从优议恤。其父曾骥云教子有方，赏给继二品封典，以示优异。同日又有一道上谕是：署安徽巡抚李续宾历年带兵，转战湘鄂皖赣等省，旋署今职；虽未即日克复防地，既能为国捐躯，忠勇殊觉可嘉。所有生前一切处分，应即撤销。着礼部妥拟谥法，并将一生事迹，付国史馆立传。殉难地方，准立专祠，以示笃念已故勋臣之至意。所遗皖抚一缺，即着该故抚之胞弟，湖北布政使李续宜升署。此次阵亡将士，除曾国华一人，业有明谕交部办理外，其余统着新任巡抚迅速查明分别奏知，一体从优议恤，钦此。

曾国藩自从他那国华兄弟殉难以后，对于克敌之志，愈加浓厚。一天接到李鸿章已克上海之信，赶忙回书，命他迅速肃清江苏的残敌，再行帮同进复浙江。过了几天，又接刘秉璋克复三河镇之信，说是业将李续宾、曾国华两个无头的尸体觅得。

分别棺殓殡于就近。请即移知李故抚家属；以及迅速派人去搬曾国华的灵柩。曾国藩回书照办之后，又知朝廷已派旗人和春为钦差大臣，会同向荣、张国梁二人，规复南京。

因思朝廷既有上谕命和春、向荣、张国梁三人规复南京，国荃所上那个围困南京之计，暂时不便再奏。现在最要紧的事情，第一是筹军饷。各处厘金局的委员，贤能者固属不少，贪墨者未必无人。若要厘金办得不致病国殃民，只有严行考察属吏。曾国藩想至此处，立下一道手谕：说是凡有洁身自好，怀才不遇之士，准其来营投效。果有真才实学，由本大臣考察言行相符者，得以量才录用，以明为国求贤之意。

没有几天，就有一个自称嘉兴秀才，名叫王若华的，来到大营上了一个理财的条陈。曾国藩拿起一看，只见那个条陈折上，非特写得一笔灵飞经的字迹，美秀齐整。而且说得头头是道，确非人云亦云之谈。曾国藩未曾看毕，先就一喜，一等看毕，赶忙吩咐传见。戈什哈导入签押房内，曾国藩见是一位年约三十多岁眉清目秀的文士，便将他的手，向那个王若华一指道：“随便请坐。”

那个王若华听了，连忙恭恭敬敬的先向曾国藩请了一个安，方才朗声说道：“大人乃是国家柱石，位极人臣，名重遐迩。若华不过一个秀才，就当大人是我宗师，也没位子好坐。”

曾国藩听了此话，又觉此人声清似凤，谦谦有礼，心中又加一个高兴。便对他微微地一笑道：“有话长谈，那有不坐之理。”

那个王若华只好谢了坐下。其实不过半个屁股搭在椅上罢了。

曾国藩先去和王若华照例寒暄几句，方始提到理财之事。王若华就口若悬河，舌粲莲花的说了一阵。曾国藩边听边在捻他胡子，及至听毕，含笑的大赞道：“足下少年英俊，又是一位饱学之士，人才难得，兄弟一定借重。”

王若华听说，他的脸下，并无一点喜色，反而现出栗栗危惧之容的答道：“若华的来意，原想投效门下，以供驱策。谁知方才在营外，瞧见此地的军容；此刻一进来，又见大人的谈吐；早把若华的向上之心，吓了回去。实在不是自谦，真的有些自馁起来。”

曾国藩不待王若华说毕，忙接口问道：“怎么你见我的军容，莫非胜于别处不成？”曾国藩说到这句，忽又呵呵的自笑起来道：“恐怕足下有心谬赞老朽的吧。”

王若华一见曾国藩这般说法，连忙将他的腰骨一挺，朗声答道：“非也。若华不敏，平时在家，除了悉心研究理财之学外，也曾翻阅几部兵书。虽然未知其中奥妙，却也懂得一些皮毛。此次浙江失守，天国方面的队伍，每日来来往往路过敝县，简直没有一天断过。伪忠王李秀成的队伍，还算天国之中的模范军队，固然不及此地的军容。就是若华沿途来此，第一次瞧见李鸿章的军队，一式全是外国服式，外国枪炮，亮光可以迷人之目，巨声可以破人之胆；然而都是外军，实无足道。第二次瞧见向荣，张国梁的军队，所有兵士个个摩拳擦掌，雄纠纠

的也可吓人；按其实际，只可称为野蛮军人。第三次瞧见那个人称鲍老虎鲍超的军队，青天白日，大营之中，杂有妇女嘻笑的声音，真正不成体统。第四次瞧见和春的旗兵。个个兵士，提着鸟笼，个个将官，吸着旱烟，只有使人发笑。说到大人的军容，非但是严肃之中，含着雍穆之气；而且所有的军装，虽敝而洁；所有的军器，虽旧而利。小至一个伙夫，吐属都极斯文；大至一位将官，对人亦极和蔼。所以能够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就是所有的水师船舶，别样不胜夸，单看它的船板，可以光鉴毛发。一个勤字，已足见在上训练有方，教导有法了。”

王若华一口气，犹同黄河决了口的一般，说个不休。曾国藩却在听一句把头点一下。一直听毕，不禁捻须微笑道：“足下如此留心军事，实属可嘉。虽在谬赞敝营兵将，也还不离边儿。”

曾国藩说着，又问王若华道：“足下只见我军外表，尚未瞧见内容。好在此刻无事，我就陪你前去仔细一看。果有应该改良之处，足下须要实说，不妨为我指陈。此是国家的军队，凡为士民的，应有供献之责也。”

王若华连忙先站了起来道：“若华极愿一瞻内幕，也好学点王者之师的法度。”

曾国藩一面连说过奖过奖，一面已满面春风的站了起来，陪同王若华去到外面，内自军需，外至粮军，上自参赞，下至兵士，没有一处，不陪着王若华细细看过。王若华自然看一片，竭力赞扬一处。不过所有赞扬的说话，都是有凭有据，不是空

口虚誉。即有句把供献之言，也是贬中带褒，极有分寸。

曾国藩这天十分高兴，等得回进里边，有人送进紧要公事，请他立即书行，以便发行。他却双手乱摇道：“有客在此，你们怎么这般不分缓急的呢？”说着，将手一挥道：“拿去请文案上代我书行就是。”曾国藩刚说了这句，又忙阻止那人道：“彭大人不是来了么？你们就去请他发了吧。”

那人捧了公事出去。王若华便问道：“大人方才所说的这位彭大人可是天下闻名、水师之中的好手、彭雪琴彭大人么？”

曾国藩点点头道：“正是此人。他是兄弟的门人。足下也知道他有水师之学么？”

王若华忙答道：“怎么不知，现在天下的人才，尽出大人门下，谁不知道。”

曾国藩道：“这末足下不妨随便论论现在一班带兵的人材呢。”

王若华即答道：“若华不敏，哪敢谬发狂论，以论天下人材。不过平时所知道的几位，姑且说给大人听听。左季高左京堂，才气磅礴，勇于负责，人不敢欺；胡润芝胡中丞，精明强干，为守兼优，人不能欺；彭雪琴彭京卿，廉明公正，嫉恶如仇，人不肯欺；杨厚庵杨军门，进战有法，退守有度，人不可欺；李少荃李观察，学贯中西，文武兼备，人不得欺；刘仲良刘编修，忠厚待人，和平接物，人不必欺；骆秉章骆中丞，心

细如丝，才大如海，人不容欺；官文官大人，办事颀颀，用人不明，人不屑欺；胜保胜大人，飞扬跋扈，喜怒无常，人不爱欺；至于大人，爱民如子，爱才如命，公正无私，道德高尚，知国不知有家，为人不知为己，人不忍欺。”

曾国藩听到这句，忽然大怒起来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兄弟可以不必防人了！”说至此处，忽又笑道：“足下所论甚是。现在安徽太和镇的厘金局，江西景德镇的厘金局，一同需人前去接替。不过太和镇的税少事闲，景德镇的税多事忙，足下初入仕途，兄弟想请足下去办较为清闲一点太和镇吧。”王若华慌忙接口道：“若华虽然初入仕途，但是年纪尚轻，应该去做稍忙一点的事情。若要偷懒，何必出来做事。如此存心，真是狗彘之不若矣。”

国藩那时何尝防到这位王若华茂才，要想选择优差，以达他的目的。当下还在和他客气，连连的答道：“言重言重，足下既肯去吃辛苦，更是使人可敬的了。且请就在文案房里，随便耽搁一宵。兄弟明天就下委札，足下好去到差。”王若华又问道：“厘金局的解款，不知几时一解。”

曾国藩道：“照兄弟初定的章程，每月一解，谁知现在都弄得拖到两三月一解。”

若华道：“如去接差之后，一定有款即解，不定时期。”

曾国藩又答道：“足下去做模范，兄弟更加佩服。”王若华至此，已经如愿以偿，当即告退。

曾国藩送出王若华之后，还在一个人背了双手，踱着方步的自语道：“十步之内，必有芳草；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何地无才，只在为上者有以求之耳。”

曾国藩一边口上念着，一边脚下踱着，忽然抬头看见一个戈什哈，站在门外，似要回话的样子。急问何事。那个戈什哈方敢走入回答道：“回老师的话，彭大人有事禀见，已在外边候了多时了。”

曾国藩听说道：“快请快请。”

等得彭玉麟走入，曾国藩一面请他坐下，一面笑着说道：“方才因会一位嘉兴秀才，谈久一点，贤契已将我的公事代为看过发出了么？”

彭玉麟也笑答道：“早已发出。不过现在世风不古，人心难测，老师怎么拟委一位不相识的去掌财政起来呢？”

曾国藩微摇其头道：“你话虽是。不过我们身为大臣的，只知才不才，不问识不识。而且不可以小人之心，去度君子之腹。”

曾国藩说到这句，恐怕彭玉麟再去和他辩驳，忙接着问道：“贤契此次前来见我，有何要公。”

彭玉麟已知其意，便也不提此事，单答道：“门人此次来见老师，倒非公事，乃是一桩私事。”

曾国藩听了，很关切的问道：“甚么私事？快快说出，我好帮你斟酌。”

彭玉麟蹙额的说道：“小犬永钊，虽承家叔替他娶妇生子，无奈久离门生，未曾受着家教。家叔呢，溺爱不明一点，也是有之。如今竟闹得出入县衙，包揽讼事。家乡一带，早弄得怨声载道。门生屡次去信训斥，仍是怙恶不悛。门生将他责无可责，特来请教老师。”

彭玉麟说到此地，忙在身边摸出一大包家信稿子，呈给曾国藩去看。曾国藩先将上面的一张拿起一看，只见是：荣儿入目：闻家中修葺补过斋旧屋，用钱共二十千串，不知何以浩费若斯，深为骇叹。余生平崇尚清廉慎勤，对于买山置屋，每大不为然。见名公钜宦之初，独惜一敝袍，而常御之，渠寻见余，辄骇叱何贫窶如此。余非矫饰，特不敢于建功立业享受大名之外，一味求田问舍，私图家室之殷实；常思谦退，留些有余不尽之福分，待子孙享受，莫为我一人占尽耳。对于开支用度，亦不肯浪费多金；是以起屋买田，视作仕宦之恶习，己身誓不为之。不料汝并未请示于我，遽兴土木；既兴土木之后，又不料汝奢靡若此也。外人不知，谓余反常，不能实践，则将何颜见人！今小民居舍被焚，无足蔽风雨者，都露宿郊原，卧草荐上，官员亦多贫乏，兵丁久缺饷银，而余居高位，食厚禄，乃犹有余资以逞奢，是示人以盗廉俭之虚名，非所以同甘苦者矣。小子狂妄，使余愧赧。

窃念汝祖母汝母在日，必不能任汝妄为。此亦汝叔祖溺爱之故也。

父字

曾国藩一面在看，一面连连点头。等得看完，又向中间抽出一张，拿起一看，见是彭玉麟给他叔父的信稿。上面写着是：

叔父大人尊前：侄最恨者，倚势以凌人。我家既幸显达，人所共知，则当代地方上谋安宁。见穷厄，则量力资助以银钱；见疾苦，则温谕周恤无盛颜。荣儿年日长，书不读，乃出入衙署作何事？恐其频数，而受人之请托以枉法，或恐官长，以侄位居其上，心焉鄙之，而佯示以亲善。总觉惹人背后讥评。请大人默察其为。

曾国藩看完这张稿子，又去抽出一张，只见写着是：荣儿入目：汝能以余切责之絨，痛自养晦；蹈危机而知慎，闻善言而刻守；自思进德修业，不长傲，不多言，则终身载福之道，而余家之幸也。汇观名公钜卿，或以神色凌人者，或以言语凌人者，辄遭倾覆。汝自恃英发，吐语尖刻，易为人所畏忌。余少时，颇病机械，见事之不平者，辄心有所恃，片语面折。如此未尝不可振衰纲，伸士气，然多因是遭尤怨，官场更险途也。余非贪仕禄而屈节自押，所以保身也。汝宜慎之！

曾国藩又看完这封，方对彭玉麟笑道：“我们这位小门生，娇养惯了，或者有之。但是父子之间，不必客气用事，只要贤契善为教之，必能成人的。”

彭玉麟听说，却气哄哄的答道：“如此劣子，只有将他召至门生身边，施以严教。”

曾国藩点点头道：“这个办法最好。”

曾国藩刚刚说到此地，忽见探子来报：说是伪忠王李秀成，又有窥视武昌之意，业调四眼狗一军，进攻胜保胜钦差去了。曾国藩、彭玉麟二人，顿时一同大惊起来。正是：三次家书方看毕一场大战又将临不知他们师生听见此信，又有何计，且阅下文。

第四十一回

惟我称尊坠入僧王计 予人以善低哦胜保持

彭玉麟一听探子探报，急对曾国藩道：“小犬之事，不过关乎门生一家；武昌之事，真是关乎全国。门生此刻就别老师，赶回防地，调齐船舶，听候调遣。”

曾国藩连连点首道：“快去快去。候我信息。”曾国藩一等彭玉麟走后，一面连办了札子，命那王若华前去到差，连收税款，解到大营候用。一面飞调霆字军鲍超，淮军第二军刘秉璋一同去援湖北。自己移驻抚州，办理军务。

谁知还没接到鲍刘两路的回报，又接探子报到：说是武昌已经失守，代理巡抚陶恩培，被那敌军中的李昭寿，砍去脑袋。总兵王国材以下，二十四员将士，一同阵亡。所有武昌的溃兵，统为李昭寿、赖文鸿、谭绍三支人马所收。官文、胡林翼、都兴阿、多隆阿、李孟群等人，仅以身免，退守汉阳。

曾国藩一得此信，连连跌脚道：“我当天国之中的钱江遁走；石达开入川；仅剩李秀成一个，或者不致再会猖獗。岂知竟是如此厉害！”

曾国藩发急一会，正待发信去调曾国荃、曾贞干的当口，忽接曾国荃的详报，方才知此次事变内容。

原来忠王李秀成，本来十分重视北伐，起初连接威王林凤翔的捷报。不到两月，已经杀到大名府境。听他口气，即日便可杀入北京。李秀成听说，虽然欢喜，但怕孤军深入，没有后路援兵，必致债事。乃派赖汉英、洪宣娇二人，作为北伐的后援队长。犹未起程，忽又得到林凤翔的捷报，说是业已杀进天津府城。守天津的肆芦盐通使杨霈，天津知府石赞清，天津知县谢子澄等人，仅以身免，逃出城去。数日之内，必可杀入北京。千万不可再派援兵，以分其功。李秀成因知大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只好吩咐赖洪二人，暂缓北上。于是天天盼望捷音。

那知直过一月，并无捷报。

李秀成至此，情知不妙，赶忙派探打听，据报说是清国初见威王如此厉害，正拟迁都的时候，忽纳僧格林沁僧亲王的计策。即由僧王去攻威王正面；胜保回兵去攻威王的后面。首断粮道，次用火攻，威王竟至全军覆没。照清国之意，就要乘胜别以满洲的铁骑兵，直攻南京。因闻英法两国的洋兵，似有北进之意，方才去防洋兵，没有派兵南下。

李秀成得此噩耗，吓得昏厥过去。左右将他救醒，想了一想，始命李昭寿、谭绍、赖文鸿、冯兆炳、曾天养等人，去取武昌。

那时官文、胡林翼、多隆阿、李孟群几个，也知英法两国，为了广东方面的交涉，一拖几年，没有解决；一同照会北主，严词诘质，大有开战之意。都在急得走头无路的时候，官文又是宗室，就想提兵勤王。无奈湖北方面自顾已是不暇，怎有兵力可分。官文因此又与胡林翼争吵一场。胡林翼气得吐血，卧病在床。军事之权，暂归官文处理。

李昭寿即用一支奇兵，诱出陶恩培，将他杀死，取了首级。赖文鸿、谭绍 等人乘胜而进，占了武昌。官文、胡林翼只好退守汉阳。官文至此，始知军务事情，他干不下，忙又全权托付胡林翼去办。胡林翼因见事已到了如此地步，埋怨也是空，反只得带了病的，再去遣兵调将，以备恢复武昌。岂知天国的兵将守得犹同铁桶一般，万难攻入。只好飞向僧王那儿乞援。接到僧王回文，说是已檄胜保南下，指日可到。

胡林翼等了许久，毫无影信。急再命人探听胜保的行踪。得到回报，说是胜保有恃战胜林凤翔之功，竟在天津一带，横行不法。他的兵士，已是奸焚杀掠，甚于敌军。他自己的恶迹，书不胜数。单讲他竟敢把一位休致在家，前任礼部尚书林和灵的儿媳朱氏，抢到营内，逼她裸体陪酒。朱氏要保性命，只得依从。胜保还要不畅所欲，凡是妓女相公所不肯为的把戏，都要逼着朱氏去干。朱氏没法，方才一头撞死阶下。

胜保仅将尸身安埋了事。现在仍在演戏饮酒，没有行期。胡林翼得到此信，再向僧王那儿催迫。僧王严檄胜保南下，且有若再不行，按军法从事之语。同时胜保的胞姊文殊保，也去逼他动身。否则要去奏知皇上，因为文殊保和咸丰皇帝的一个

妃子有点瓜葛，时常进宫去的。胜保至此，方才南下。但是一到湖北边境，仍旧按兵不进。

后来总算是驻扎河南的那位琦善琦钦差，因见僧王、胜保、和春等人，都在拼命打仗，一时鼓起兴致，率领所部，来到汉阳。到达之日，硬要官文、胡林翼开城迎接。官胡二人，派上一个能言的将官，前去对他说道：“现在四面都是贼兵。日夜守城，还怕贼兵攻入，怎么可以开城。就是都兴阿、多隆阿等等将官，出城有事，也由城上挂下。钦差最好驻兵城外，以作犄角之势。或者单身进城，只能也照各将士的办法，挂城而上，其余别无办法。”

琦善听说，便同那个将官，亲到城下一看，见是一只大篮。若坐进去，简直像个小儿坐了摇篮一般。不禁大怒的说道：“本钦差以大学士奉旨兼作钦差大臣，若坐此篮，岂非失了体统。不行不行。”行字未完，已先飞奔回营。那个将官没有法子，只好回禀官胡二人。胡林翼即出一个主意，又命那个将官，带上一千串的钱票，前去孝敬琦善。琦善果然笑纳，并无言语，马上跟了那个将官，坐篮上城。后来汉阳城中，竟有一句笑话，叫做出将入相，出将者就是将官挂城而出，入相者就是琦善挂城而入。琦善入城之后，清国方面，总算军威稍稍一振。

哪知天国方面，一闻汉阳这边，到了旗兵，恐怕武昌有失，即由忠王李秀成亲自同了燕王秦日纲，率领大兵到来。胡林翼急请李孟群同了多隆阿、都兴阿等人，各率大兵，出击李秀成新到之军。双方鏖战了四天四夜。清国方面，李孟群阵亡，后来赐谥忠武。天国方面，曾天养阵亡，后来追封悯王。

李秀成因失一员大将，便令暂停进攻。照他之意，料知河南空虚，正想分兵进取河南。忽见天京派了林彩新亲来湖北，说是清将德兴阿、刘芳官、萧泗孚、向荣、张国梁、和春，一齐围攻京城。城内虽有洪仁发、洪宣娇、罗大纲、赖汉英，各率部队抵御，伤兵已经不少。又加清国命李鸿章署理苏抚，率了洋枪队，进窥苏州，很是可危。快请忠王回兵，去援天京。

李秀成一吓道：“这末驻扎淞水的辅王杨辅清，驻扎镇江的吉志元两军，为何坐视不救。”

林彩新答道：“杨吉二人，都推兵单将少，不肯出兵。”李秀成听了，叹上一口气道：“唉，时局如此，我一个人恐怕走遍东南西北，也来不及的了。”

李秀成说完这话，先令林彩新返京，自己即日回兵，以援天京。

以上之事，都是补叙的笔墨。

曾国藩现见他的国荃兄弟，报告得如此详细，知他才情胜过国华。立即发信，命他单身来到抚州，商量军事。此信发后，方接鲍超、刘秉璋二人，已经到达鄂省的公事。曾国藩既知李秀成业已回援南京，琦善、鲍超、刘秉璋，都又先到了湖北，方始稍稍放心一点。

不料跟着又得一件急报，却是那个王若华其人，卷了二万多两的税款，逃之夭夭。曾国藩一得此信，不禁连连的摇头，

嘴上频频自语道：“不忍欺，不忍欺。”

左右请示怎样对付，曾国藩微抬其眼的答道：“不必追究。由我认了晦气变产赔垫便了。”

左右退下，大家都在窃笑，曾国藩明明听见，只作不知。

没有几天，又接一道六百里加紧的上谕，慌忙拆开一看，只见写着是：

英法洋兵，业占天津。不日进攻京畿，甚为可危。着曾国藩迅带队伍，限期入都勤王。国事如此，该大臣当无所谓推测也。钦此。

曾国藩看完那道上谕，连连的叫着皇天道：“天呀，天呀，教我曾某，怎么办？此地万无一兵可分。各处调动，既来不及，且又不能移动。”

曾国藩一个人发愁一会，感叹一会，只在房内打转，一直转到深夜，并未想出一个两全之计。看看东方业已发白，被他想出一个主意，急把那道上谕，撕得粉碎，放入口中，又去呷了一口开水，竟将那道上谕吞入腹内，当作半夜点心吃了。

这末曾国藩的吞下那道上谕，莫非急得发疯不成。不是发疯，因为一时委实无兵可调，若一调动，天下便归太平天国去了。天下为天下百姓的天下，前去勤王，不过关乎皇帝一人。皇帝果有不幸，还有太子接位。皇帝比较天下，自然皇帝为轻，

天下为重。况且看透英法两国，进兵北京，也不过威吓而已，决不敢瓜分中国的。但是这个道理，虽是这般，曾国藩究是一个大臣，断难把这个道理，老老实实的去奏咸丰皇帝的。索性吞了上谕，作为没有接到，将来皇帝便没甚么说话好说他了。

这个办法，真是曾国藩的经天纬地之才，一发千钧之责。此等眼光，当时只有彭玉麟、左宗棠两个，或者能有此种见识。其余是，连合那胡林翼、李鸿章、骆秉章、刘秉璋、向荣等等都没如此伟大魄力的。读者静心看了下去，便会知道。

当时曾国藩吞下那道圣旨之后，心里便觉一安。稍稍打上一瞌睡，天已大亮。曾国藩起身下床，用脚去套鞋子，觉得鞋底极薄，不是他平日所穿的那双。忙将老家人曾贵唤入道：“我的鞋子，怎么不见？”

曾贵忙去一看，微笑的说道：“大人脚上所套的鞋子，就是昨天穿的那一双，怎么又说不见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方去拿到手上，仔细一看，不禁也就失笑起来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昨天晚上，还没有将我急死，真算便宜。”

曾贵这人，还是竹亭封翁手上用下来的，曾国藩因此另眼相看。曾贵也敢在曾国藩面前，随便问话。当下一听曾国藩如此说法，又笑问道：“家人往常看见大人，国事劳心，从没昨天晚上，那么厉害。不知甚么大事？”

此时曾国藩已把鞋子穿上，听见曾贵如此问他，他便翘起一双脚来，去给曾贵去看道：“甚么大事，我的鞋底，被我转了一夜，竟至踏薄一层。此事之大可知。但是不能告诉你听。就是告诉你听，你也没有法子助我。”曾贵听说，也就一笑而出。

曾国藩便到签押房里前去批札公事。原来那时曾国藩的官阶，虽然仍是一个礼部侍郎。湖北巡抚且未到任，无非也与琦善、胜保、和春、向荣等等几个钦差相仿。但是各处的统兵将帅，不是他的门生，即是他的故吏；再加他的学问、品行、名望、调度没有一个不是心悦诚服。所以虽无总揽兵权之名，却有总揽兵权之实。每日各处的到文，紧要的，平常的，至少也有一二百件。那时他的大营之中，文案师爷、折奏师爷、墨笔师爷、书启师爷、写马封的师爷，也可编成一营。曾国藩总算精神还好，对付得这些公事下来。倘若换上别个，断难如此井井有条的了。

曾国藩一连忙了几天，这天稍稍清闲一点，正想命人打水洗脚，又见戈什哈报入道：“彭玉麟彭大人，家里九大人，一同到来。请在那里相见？”

曾国藩一听彭玉麟和他的国荃兄弟到了，不禁大喜，早将洗脚之事，忘记得干干净净，忙道：“赶快请到此地相见。”

等得彭玉麟、曾国荃二人一同走入。曾国藩站起相迎道：“你们二人，怎会遇在一起。”

彭玉麟先答道：“九世叔因事去到门生那里，门生便同他老人家一起来的。”

曾国藩连说：“这末快快坐下，快快坐下。”

三人坐下之后，曾国荃忙问道：“大哥此地，可曾接到鲍春霆、胜钦差两个大败的军报么？”

曾国藩大吃一惊道：“没有呀，九弟是甚么地方得来的消息？”

曾国荃道：“贞干哥哥，自从此次由籍出来，总是没有离开兄弟。这回去到三河镇上，搬取温甫哥哥灵柩，沿途听人纷纷传说此事。他就索性命人运回灵柩，他一个人去了汉阳一趟，因此打听得清清楚楚的。”

曾国藩听了忙不迭的问道：“胜钦差且不说他。春霆乃是我心最爱的名将，大概没有性命之虞吧。”

曾国荃又说道：“春霆这人，何至于有性命之虞。他虽打了几个败仗，手下死了四五百人，认为平生大辱。其实敌军那边，早伤亡了四五千呢。”

曾国荃刚刚说到这句，忽见戈什哈送进一大包公文进来。面上第一封公事，就是霆字军的官印。急将话头停下，顺手拿起拆开一看：只见公事纸上并没半个字迹，仅有中间一个极大的鲍字，四面都是画着圈圈。那个鲍字，写得只好意会。不禁

大笑起来，递给曾国藩和彭玉麟二人一同去看道：“这是甚么公事？”

彭玉麟也失笑的说道：“我们知道，大概定是春霆又被人围着了。因恶文案办理忒慢，所以他就自己大笔一挥。可又不能写字，所以弄成这种怪状。话虽如此，这道告急公文，恐怕比六百里加紧的廷寄，还要着急呢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也是笑着点头道：“这末且莫谈天。现在快拣那一路和他最近的军队，拨兵救他。”

曾国荃接口道：“要末只有张玉良、塔齐布的两军，都驻武穴，让兄弟就去拿大哥的令箭，派了飞探前去调拨。”

曾国藩乱挥其手的答道：“快去快去。稍迟一点，便误大事。”

曾国荃出去之后，彭玉麟便在身上，摸出一张诗稿，呈与曾国藩道：“这是胜保做的诗，被贞干世叔抄来的。老师请看。”

曾国藩接到手中一看，只见写着是：战罢归来日未迟，连营暮霭绕鞭丝；满腔儿女苍生意，说与如云将士知。

妙曼年华二十时，如花如玉好丰姿；三杯饭后娇无力，又读杨妃出浴诗。曾国藩看完许久，犹在口上低哦。彭玉麟料定他的这位老师，一定不知胜保蹂躏朱氏之事。便有意问道：“老师既在低声吟哦，大概此诗，还有可诵之处么？不知老师可

曾看出是咏甚么的。”

曾国藩不假思索的答道：“第一首当然是诌他战功，第二首或是题画。”

彭玉麟听说，连摇其手的道：“老师把第二首看错了。”

曾国藩不解道：“怎么看错，此诗颇觉风雅。武人而能作此，也算难得。不能因他别样不好，连这题画诗也说它不好了。”

彭玉麟听至此处，始把胜保在津不法，逼迫朱氏裸体陪酒之事，大略告知曾国藩听了。

曾国藩犹未听毕，早用双手将他耳朵掩住道：“天底下真有此类禽兽行为不成。如此说来，这位胜饮差岂非也和长毛一般了么。”

彭玉麟正待接嘴，只见曾国荃已经一路走来，一路说道：“飞探业已派出，春霆谅可保住了。”

彭玉麟接口道：“世侄已将胜保的两首诗呈现给老师看了。”

曾国荃微微地摇头道：“这种狗彘不食的东西，难道还好当他人类看待不成。”

曾国藩道：“他的行为，照我之意，立即可以把他军法从

事。不过旗人之中，竟能做出这几句句子，总是亏他。因为词藻是词藻，品行是品行。”

曾国荃接口道：“只是他的胞姊文殊保，文学品行，样样比他好得多呢？”

曾国藩忽然笑了起来道：“我们此刻，无端的谈起词章起来，真正所谓是‘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’了。”

曾国荃正待接口，忽见一位名叫章维藩号叫价人的文案师爷，急急忙忙捧着一大包的到文进来。曾国荃忙在章价人的手上一望，只见有封公事是官文、胡林翼那里发来，请他老兄会衔出奏的。急去拆开一看，只见内中几句是：据霆字军统领鲍超，自称‘屡战屡败，应乞宪台奏请严加议处，以为应战无方，督兵无能者儆’等语前来，据此相应会衔请旨办理云云。

曾国荃不禁一吓道：“这样一奏，春霆不是完了么？”

曾国藩接去一看，也在摇头道：“这个公事，奏得不好。春霆自请处分，乃是照例之事。但是现在大敌当前，人材难得，官胡二帅，应该将他这个屡战屡败四字删去才是。”

彭玉麟接口道：“大概官胡二帅，因为军务倥偬之际，一时想不到此，也未可知。”彭玉麟说了这句，忽又忙不迭的说道：“门生想出一个法子，可以相救春霆了。”

曾国藩、曾国荃两个听说，不觉同时一喜起来，正是：幕

府人才推折奏朝廷赏罚视文辞不知彭玉麟究是何法，且阅下文。

第四十二回

公事书圆圈鲍超求救 敌军行诡计曾氏丧师

曾国藩、曾国荃，兄弟两个，一听彭玉麟说出有救鲍超之法，忙问何法救之。

彭玉麟道：“门生的愚见，可把屡战屡败的战败两字，颠倒一下，包无处分。”

曾国藩、曾国荃两个，不待彭玉麟说完，早已一同鼓掌的大笑起来。又连连的赞称彭玉麟道：“这一颠倒，便成为屡败屡战的句子。只觉可嘉，不觉可罪。”

那时章价人尚未退出，不禁也在一旁点首赞好道：“彭大人的心思，真正敏捷。可惜现在督带水师，没有工夫来替我们老师，办理奏折。”

彭玉麟略略谦虚几句，便请章价人拿去改正。

章价人退出之后，曾国藩又把所有的公事统统看毕。内中只有新任四川总督骆秉章的一件公事，颇有斟酌之处。便交彭玉麟、曾国荃二人一同看过道：“骆制军因见伪翼王石达开入

川的军队，已过巴东。他来和我商量，可否用抚的一法。我想自从逆军肇事以来，此例尚未开过。莫说奏了上去，朝廷未必准许。就算准许，恐怕石氏这人，也是故军之中的一位人材，哪肯就此投顺。”

彭玉麟答道：“老师所说，乃是公事之话。门生所说，石氏确是一位人才，果能受着招抚，也断天国之中的一只臂膀。”

曾国荃摇头道：“我和大哥的意见相同，石氏虽然负气入川，要他归顺我朝，似乎决难办到。既难办到，何必示人以弱。况且石氏入川，也与那个林凤翔北进一般。孤军深入，后无援兵，最犯兵家所忌。我料石氏必难得到四川，不过时间问题而已。”

彭玉麟接口道：“九世叔所论极是。世侄方才的主张，本是一偏之见。不过念他也是一位人才，未免有些可惜。现为九世叔说破，他若真肯归顺我朝，他在南京，全家被杀之际，还不早早反正了么。既是如此，老师赶快回个公事，给那骆制军去，让他也好趁早布置。”

曾国藩听说即去提笔在那公事背后，批上主剿二字。

等得公事发出，曾国荃又问曾国藩道：“大哥，季高现在还是丁艰在籍。我们和胡中丞两家，都是夺情起用。皇上就算忘了季高这人。难道一班王公大臣们，也会忘记不成？”

彭玉麟接口道：“这个道理，我们知道一点。因为曾胡两

家，带兵以久，火火热的忽然丁艰起来，皇上自然夺情任用。季高向办幕府之事，尚未著有甚么战功。再加官中堂和他总有一点芥蒂。王公大臣，谁不左袒官中堂呢？所以季高那里，永远没有外臣奏保，永远不会起开他的。”

曾国藩点头称是道：“雪琴此言，很中时弊。照此说来，只有我去保他的了。”

曾国荃道：“这末何妨就命文案上前去拟稿。”

曾国藩即将保奏左宗棠的考语，亲自拟好，交给曾国荃，彭玉麟二人去看。彭玉麟见是“刚明耐苦，晓畅兵机”八字。便对曾国藩笑着道：“季高对于这八个字，只有明字，不甚切贴。”

曾国藩、曾国荃一同问道：“应改何字？”

彭玉麟又笑上一笑道：“可以改一愎字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点头微笑道：“雪琴可谓夫人不言，言必有关中矣。”

曾国藩说着，又问彭玉麟道：“现在我方的统兵将帅，已成一盘散沙。雪琴有何妙法，将他们收拾一起。”

彭玉麟道：“门生此来，本是来献四路进兵之策的。第一路，以胡润帅为主，以鲍春霆、刘仲良为宾，又以胜琦两位钦

差为宾中之宾，合力去攻武昌。第二路，以向张两位钦差为主，以和钦差、萧泗孚、程文炳为宾，又以何江督为宾中之宾，合力去攻金陵。第三路，以左季高为主，以李少荃为宾，又以马新贻为宾中之宾，合力去攻浙江。第四路，以李续宜中丞为主，以贞干世叔、江忠泗为宾，又以塔齐布、张玉良为宾中之宾，合力去攻安庆。老师、九世叔、门生、杨厚庵几个，率领全部水师，由九江出长江，断截天国方面的水师，使他们四路受敌，不能联络策应。但是我们四路人马，须得一同进攻，不可你先我后，反使他们得以分兵接应，如此一办，可使伪忠王李秀成疲于奔命起来。纵不立即消灭天国，也得大受一番损失。不知老师和九世叔两位，以为此策有用否？”

曾国藩、曾国荃两个连连的大赞道：“这个大计划，亏你想得周到。准定如此办理，快快出奏。”

彭玉麟又说道：“出奏之事，也不忙在十天八天，最好是且候起用季高的上谕下了之后，人手方能齐全。”

曾国藩道：“这样也好。不过我们先得知照各处才是。”

曾国荃又问曾国藩道：“兄弟听说，英法两国的洋兵，业已进窥北京，怎么皇上倒不来调取大哥进京的呢？”

彭玉麟又应声道：“外省的军务，重于北京百倍，就是来调，老师也得设法推托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也不相瞒，即将吞了上谕之事，告知彭玉麟、

曾国荃二人听了，曾国荃笑着道：“我道怎会不要调取我们的。”

这天他们师生兄弟三个，复又互相商量了一会。第二天彭曾二人，各返防地。又过半月，曾国藩接到批折，说是据奏悉，业已命令候补四品京堂左宗棠，着即襄办曾国藩军务矣。

没有几天，复又奉到一道上谕，说是浙江遍地皆贼，民不聊生，着曾国藩迅速规复苏常，进兵浙江。曾国藩赶忙奏复：说是左宗棠、李元度二人，尚未到营。现在皖南极为可危，何能展蔽浙江，更何能规复苏常。目下惟有急援宁国而已等语。奏上之后，朝廷报可。

那知曾国藩的援兵，尚在中途，宁国已经失守，守将周天受阵亡。那时正是咸丰十年八月。曾国藩据报，急檄李元度驰赴宁国，接办军务，限期克复，又撤左宗棠迅速由南昌，赶赴乐平、婺源之间，以为宁国、安庆两处的策应。自己移驻祁门，居中调度。军情如此一变，非但曾国荃的那围困金陵之计，暂难办到。就是彭玉麟的四路进兵之策，已为各处牵制，也不能行。

十月下旬，李秀成又派罗大纲、洪宣娇二人，各率老万营的人马五万，以及狼兵二百余人，由羊栈岭攻陷黟县。幸亏鲍超、张运兰的两路人马，前去挡上一阵，否则祁门大营，便觉可危了。

这年年底，杨载福忽由长沙来到祁门。曾国藩赶忙请见。杨载福道：“近来贼兵，四处猖獗，半得船舶炮艇之力。我们

自从练了水师以来，从未大举出战。依着标下之意，要请大帅驻节坐船。一则可以镇水师的军心。二则贼军屡次来扑祁门，军心要顾坐营，对于出战之时，都不旺旺。”

曾国藩听说道：“这件事情，我倒不能一时解决，非去问过雪琴不可。”

杨载福道：“这末标下本为此事而来，就在此地守候老师解决再说。”

曾国藩连忙漏夜派人前去问明彭玉麟。及得回信，彭玉麟极端赞成杨载福之策。又说他已探得伪忠王李秀成率了罗大纲、洪宣娇、赖文鸿、古隆贤、陈坤书、都永宽、陈赞明、黄子隆、蔡元龙、汪安钧，以及补王莫仕葵、首王范汝曾，每人各率悍贼三四万，直扑九江。务请迅派大队水师，去助九江，不要被敌占了先着等语。

曾国藩便召杨载福、周天培、江忠泗、吴坤修、张运兰，袁永福、曾大成等等商议。

当下张运兰、江忠泗二人一同献计道：“九江城池，尚在贼手。我们若派大队船舶前去，无险可守。不如且俟李秀成的主军，渡江之时，半渡出以奇兵击之。只要把他们的主力军击退，其余自然是望风而溃的了。”

杨载福驳之道：“倘若敌人分军而渡，我们究击那军，恐无把握。况且李秀成的此来，志在必胜，人数十倍于我，若与

交战，也难取胜。不如飞檄胡润帅那边，请他连派鲍超、刘秉璋两军，迳蹙李秀成之后。若能得胜，敌军即不敢渡江了。”

曾国藩道：“你们三位之话，都有见地。但防未曾交战之先，敌军已经渡江，这又奈何？”

曾大成答道：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此乃一定之理。九江附近，虽无险要可守，但是李秀成的兵士，远道而来，多半疲乏。我军再分十数路与之接战，使之应接不暇。只要此十数路之中，胜负各半，再以大军继进，定操胜算。”曾国藩听说，乃将众人之计分别行之。一面飞檄胡林翼那儿，请他速命鲍超、刘秉璋两军，以要李秀成之后。一面命杨载福统了大队水师，以阻李秀成渡江。再令各将各统陆军五千，分屯九江附近，并备交自己亲率刘崇佑、刘连捷、萧启江、普承尧等将，坐了大船，进驻九江附近。并命现任南康府知府沈葆楨，分兵出瑞昌界，以作九江后援。曾国藩分拨既定，立即出发。

太平天国方面的探子，得了此信，来报李秀成知道。

李秀成据报，因见曾国藩重防九江，不禁大喜的对着众将说道：“吾今番必得成功矣。”

说着，即授计四眼狗陈玉成，命他故作南下之势，以防鲍超、刘秉璋两军来兼顾安庆。复又再三谕知陈玉成手下的各将士，说是鲍超英勇无伦，尔等无论何时，遇见他的队伍，只能计取，不可力敌。刘秉璋本人虽没甚么奇谋。他那赞军徐某，善卜文王卦，确有料敌如神之技，尔等也当千万留心。

凡遇阴雨之天，或是深夜之际，只好死守，不可出战。

大家奉命去后，李秀成又飞檄驻扎饶州的黄文金那里。请他即派大将雷焕、张祖元二人，各率大兵，沿着南康而进，先握九江下游的险要。首王范汝曾急问李秀成道：“忠王之计，本非直趋九江，现在何以真的令那雷焕、张祖元二军前赴九江，这是何故？”

李秀成见回，便与范汝曾附耳说道：“正以此法，以坚曾国藩之心，当我必赴九江也。”

李秀成说完，又令苏招生、陆顺治两个水军副都督，统率船舶，去压湖口，以阻彭玉麟的援兵。李秀成布置既定。出发之际，装做直向九江去的样子。及走一程方始发下一道秘密命令，传令大军，改向彭泽湖而进。大军一到彭泽，早有李秀成预先所派的陈得才、张朝爵两个将军，预备船只多时了。等得李秀成的大军，统统渡过彭泽。那时彭玉麟的水军，正被苏招生、陆顺治所阻，骤然之间，不能分兵。其余将士，都未防到此着。所以李秀成之计，竟得安然成功。

曾国藩至此，始知中了敌人之计。赶忙一面分了一支人马，去与雷焕、张祖元厮杀。一面又令彭玉麟无论如何，须得分兵江岸，以防太平天国的水军。然后任杨载福为前部先锋，张运兰、吴坤修、江忠泗、周天培，分为四路接应。自己率领中军诸将，欲与李秀成打他一场大仗。

部将刘崇佑进帐道：“敌军虽屯重兵于彭泽湖，安知不再

另调人马，去袭九江。”

曾国藩摇头道：“此着我岂不知，我料鲍刘两军，既见李秀成已经渡江，彼等必趋九江。文有徐春荣，武有鲍超，九江必无大碍。所要紧的，只是李秀成的主力军也。”

说话之间，探子飞马报到，说是四眼狗不敢正面去击鲍刘两军，现已会合素与捻匪大通声气的苗沛霖一军，已向宿松奔去。鲍超一军，追踪而往。刘秉璋一军，现屯九江。

曾国藩听说道：“如此九江方面，兵力恐防单薄。”便问部将，谁愿去助九江。

部将赵景贤道：“某从前曾蒙李秀成不杀，放了回来，得能效力麾下。但与李秀成说过此后不与李军交锋以报之。某愿领兵去助九江，公私两有益处。”

曾国藩点首道：“君子重信，我当成你志愿。你就准往九江去吧。”

原来赵景贤的不与李秀成交锋一语，当世无不知之。都因恶他此语，不肯用他，至今还屈为道员。曾国藩犹能知他的本领，调到军中，曾立战功不少。现在既是去助九江，一因要避李秀成之军，二因素来佩服徐春荣这人，借以可以接近。

曾国藩一等赵景贤去后，即督大队前进。

那时李秀成也知曾国藩调度。急令黄文金亲率雷焕、张祖元二军，去攻九江。一面又令莫仕葵、范汝曾、古隆贤、陈坤书四人，去敌四路清军。自己即率大军，去与曾国藩鏖战。

曾国藩方面，一闻大军压来，不免有些忧形于色。

部将刘连捷进帐请问道：“我军并不弱于敌军，老师何故忧虑？”

曾国藩道：“我军虽不弱于李军，但因未能识破李秀成之计。此时勉强出应敌人，军心气沮，欲胜难矣。但是我已于家书之中，说有安危不知，生死不计二语。只有取那兵法上所说，置诸死地而后生。还望众位将士奋力杀敌，以报国家。”

哪知曾国藩的说话未完，忽闻前方已在大战。一种炮火连天之声，几把山谷震倒。刘连捷无暇再说，立即返身出帐，统了所部，杀往前方。及到前方，已见杨载福被李秀成杀得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兵之力。正拟退败，他就大喊一声，奋力加入，这样的又战一阵，仍旧不能抵敌。

杨载福乘间对刘连捷道：“此地既是不能支持，后面老师的中军，那就可危。让我回兵去保老师，你在此地再行支撑一时。”

刘连捷忙答道：“杨军门快快回兵，我在此地挡住敌军便了。”

杨载福听说，赶忙飞马回转，不料等他奔到，中军早已溃散。曾国藩这人，已由刘崇佑保着，落荒去了。杨载福只好四处前去寻找。

原来曾国藩当时一闻前军不利，正待亲自上前督阵，岂知说时迟那时快，早被赖文鸿一军，从东杀至。莫仕葵一军，从西杀至。古隆贤一军，从南杀至。范汝曾一军，从北杀至。曾国藩大惊失色，急命中军将士分路抵抗。刘崇佑已料不妙，忽来保着曾国藩先行落荒而走。

曾国藩一面退走，一面还在叹道：“我少军事之学。此时一走，大军必溃矣。”

刘崇佑道：“老师乃是国家柱石，非与冲锋打仗的将士可以同日而语的。此即俗语，叫做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的那句说话了。”

曾国藩尚待答话，忽见那个刘连捷满身是血的追了上来报知道：“周天培、江忠泗一同阵亡。吴坤修、张运兰统统溃散。”

曾国藩急问道：“这末杨厚庵呢。”

刘连捷道：“杨军门本是单身来找老师的，怎么此地不见？”

刘崇佑不待刘连捷说完，急乱挥他的手道：“快走快走。追兵一到，那就迟了？”

刘连捷听了，便不再说，一同保护着曾国藩向前奔去。

那时曾国藩已是四五十岁的人了。平时保养精神，身体稍胖。又因虽已带兵多时，究是一位文官，不善骑马，所以那时骑在马上，向前乱奔，颇觉不适。正待寻个荒僻地方，暂歇一下，随又听得四面的喊声，渐渐地近了拢来。同时又听得刘连捷在问刘崇佑道：“你可听见没有？那班贼兵，都在喊着，捉到我们老师，赏银十万。”

曾国藩明明听见，哪有工夫再去接嘴，只是紧加几鞭，往前再奔。不知怎么一来那匹坐马，忽失前蹄，霍的一声，早把曾国藩这人，掀下马来。

就在此时又见忽从斜刺里奔出两匹快马。马上二人一见曾国藩跌在地上，慌忙一同跳下，帮同扶起曾国藩来。曾国藩一看不是别人，一个正是杨载福，一个就是他九弟曾国荃。

便叹一口气道：“不因我在此地，生见你们二人。”

杨载福先说道：“老师请勿着急，现在九大人已率大队到此。就算不能立即击退敌军，已能保着老师的安全。”

曾国荃也接口道：“请大哥，先到兄弟的队伍里去。杀贼一事，再行从长计议就是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忙又上马，曾国荃、杨载福二人，就在前面带路。曾国藩到了一座小山之下，抬头一望，只见曾国荃的营

字军队伍，果在山上扎住。大家上山之后，尚未来得及说话，又见张运兰也已衣冠零乱的赶了前来。曾国藩先向他问道：“只你一个么，还有大家呢？”

张运兰却是上气不接下气的答道：“大家都已逃散，现在四面都有敌军。幸亏彭大人有队水师，到了岸边，快请老师上船再谈别的。”

曾国藩不答这话，且去侧耳一听，四面的喊声，更加近了。曾国荃便发急的对着曾国藩说道：“大哥不必迟疑，快请先到岸边下船。兄弟就同诸位将军断后可也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复又长叹一声，只得策马下山，直望岸边奔去。刚刚上船，李秀成的大军已经追到。曾国荃拚力挡了一阵，李秀成料定曾国藩已有水师接应，方才退兵。正是：老谋深算犹如此陷阵冲锋岂等闲不知曾国藩上船之后，又往何地，且阅下文。

第四十三回

老家人舍身救主 章文案诌谎成真

曾国藩刚刚下船，船尚未曾离岸，李秀成的追兵已经赶到。幸亏曾国荃的队伍，还是一支生力军，总算挡了一阵，曾国藩方才能够脱险。及到湖口，彭玉麟也因他去亲立船头，始将敌军杀退。一见曾国藩狼狈而至，慌忙迎入内室，先行谢过误听探报，说是李秀成直取九江，以致因而中计之罪。曾国藩连把双手乱摇道：“雪琴何必如此抱歉。李贼此计，谁也要上他当。只是这场大挫，怎么去奏朝廷呢？”

彭玉麟蹙额的答道：“胜败虽属兵家常事。不过我们自从练此水师以来，这场战事，要算第一遭的大事了。对于功罪二字，倒也无关轻重。不过平心而论，自己有些讲不过去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双手搭在腿上，低头无语。彭玉麟恐怕急坏他的这位老师，只好想出话来相劝。

又过几天，曾国荃、杨载福以及一班二等将士，陆继到来。曾国藩细细一问，始知死了将士一十八员，兵士六七千人。至于溃散的人数，竟至十万以外。曾国藩忽然垂泪说道：“我纵一死，也不能够对我伤亡的兵将了。”

曾国荃、杨载福一同答道：“现在急也无益，只有一面再回长沙，补募兵士。一面老实奏报朝廷，自请处分，余无别策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双眼望天，半天不响。

大家正在劝着曾国藩的当口，忽见曾贞干得信赶至。曾国藩就去握着曾贞干的双手大哭道：“无数冤魂，从此绕诸为兄前后左右矣”。

曾贞干朗声说道：“大哥此话，未免有些妇人之仁。大丈夫能够马革裹尸，也是壮举。这些死难兵将，怎好抱怨大哥一个。”

曾国藩听了此话，方才放开双手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为兄心里总觉不安。”说着，自去拟了一张奏稿，交与彭玉麟、杨载福、曾国荃、曾贞干等人看过。大家又斟酌数字，始命缮就拜发。

没有几天，即得批回，说是据奏已悉，此次战事，我军伤亡如是之众，朕亦不责。惟望该大臣，自行从速补救，以雪前耻等语。曾国藩看毕，更是感激皇上之恩。

谁知就在当天晚上，曾国藩陡患目疾起来。起初也命军医医治，无奈毫没效验，几至失明。曾国藩深恐因此贻误军情，忙又奏上一本，请假回籍医治。奉旨仍着在军医治；并赏人参二斤。曾国藩没有法子，便将水师之事，全付彭玉麟、杨载福二人负责。陆军之事，全付曾国荃、曾贞干二人负责。自己带

了几员将官几位文案，回到长沙。一边招募兵士，一面医治目疾。等得医愈，已是咸丰十一年二月底边了。

一天塔齐布亲自安徽来到长沙，面禀要公。曾国藩问他沿途可曾听见贼方甚么信息。塔齐布道：“回老师的话，标下在安徽的当口，就听得很盛的谣言。说是贼方知道帅座移节此地。伪忠王李秀成，现在只注意老师一个人。标下因此前来禀报。走在路上，又闻罗大纲、冯兆炳、洪宣娇、林彩新四人，各率水陆悍贼，来此直扑省垣，快请老师预备一切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急将他的坐营，移驻长沙下游四十里的那座铜官山下。又将长沙水师船舶，尽移那里，以作犄角之势。又命塔齐布、刘连捷二人，各率新募之勇五六千人，就在长沙、铜官一带游击。

湖南巡抚，那时正由藩司安寿代理。一听贼兵要来攻城，顿时吓得手足无措。除了把那军事大权全托曾国藩一人外，又将甚么城防营，正字营，抚标提标等等，派去守城。城中百姓，因为相信曾国藩这人，极爱人民，又有军事学识，竟有拖儿携女，拉老扯幼的人们，去到铜官上下避难的。塔齐布恐怕阻碍他的军事，要想下令禁止。反是曾国藩阻止道：“我们在此御敌，原是为的百姓。百姓既来求着保护，似乎不可拒绝。”

塔齐布没法，只好不问。

没有几天，罗冯洪林等人，果率大队到来。双方厮杀了几

又派了苏招生，陆顺治二人，各率炮船舢舨二三千艘，直将长沙一带，团团围住。曾国藩因见敌军大队水军又到，赶忙亲自上船办公，以便指挥水师。

塔齐布此时要算先锋，他就不顾命的厮杀。有一晚上，塔齐布一军，对敌天国方面十二万人。杀到天亮，塔齐布简直成了一个血人。单是一夜工夫，换上七次战马。他的勇力，他的忠心，自然可想而知的了。这样的一连又战了几天。曾国藩要复前番彭泽湖之耻，总是不分昼夜的亲自督率将士厮杀。

到了三月三十边，忽然连日大雨，双方作战，都觉费事。曾国藩便将刘连捷召至道：“军营之中，犯遇大雾大雨的时候，要防敌军劫营。从前亡弟温甫，三河失利，就是为的大雾。现在连天大雨，我们这边应该千万注意。刘连捷奉令去后，急派探子去探敌方的举动。

据探回报，说是敌方的兵士，均在收拾东西，似有退去之势。刘连捷急去禀报。曾国藩微笑道：“此乃诱敌之计也，我军切莫上当。我已飞调吉字军去了，且俟九舍弟的大兵到来，我们就可以用那前后夹攻之策，不难一鼓歼敌。此时切宜小心。”

刘连捷听说，唯唯而退。

数日之内，敌方果没甚么动静。那个滂沱的大雨，仍是一停不停。河水陡涨数尺。刘连捷便来向曾国藩献策，说是打算晚上去劫敌营，杀他一个不备。

曾国藩一吓道：“不能不能。这班悍贼，岂有不防之理。

依我之见，只有静守此地，且俟援兵到来再谈。”

刘连捷听说，当场只好遵令。退下之后，即与他的部将等人，私下商议道：“方才我向老帅献计，今天晚上去劫敌营。老帅自受彭泽湖那场惊吓，胆子越加小了。诸位若有胆子，我们今天晚上，准去劫营。若能打个大胜仗，大家都有面子。”

当下有一个名叫巫大胜的守备，接口答道：“刘军门这个主意，标下第一个赞同。因为标下连天四出巡视，常常瞧见那个姓洪的女贼，只是挽着一个标致后生，同进同出，真与娼妓无异。刚才据个探子报来，说是眼见敌方买了大酒大肉进营。今天晚上，若去劫营。一定可捉醉鱼。”

刘连捷听说，又问其余的将士怎样。大家见问，不敢反对，只得答道：“悉听军门指挥。”

刘连捷和巫大胜二人，一见大家并无异辞，很是高兴，白天不动声色，一到二更以后，刘连捷为首，巫大胜次之，其余的将官又次之，各率本部人马，冒着大雨，直向敌方的大营里扑去。

谁知未近营门，突然听得一个信炮一响，只见敌营前后左右中的五路，顿时一齐杀出。刘巫二人，一见敌方有了准备，方始懊悔自己鲁莽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但又事已至此，不能即退，只得拚命敌住。不料又来一个坏信，说是敌方别派奇兵

杀往曾国藩的坐船去了。刘连捷一听此信，大叫一声道：“我中敌人之计了。”刘连捷说了这句，急想回兵去救曾国藩的当口，早被敌人将他团团围住。无论如何，不能冲出重围。

此时刘连捷又一眼看见巫大胜已被一个极美貌的女贼，手起一刀，立即斩于马下。一吓之下，手上的兵器跟着一松。也被一个敌将，兜心窝的一枪，倒身马下。便同那个巫大胜都往阴曹地府去了。刘巫二人，还是曾国藩手下的大将。既被敌兵斩杀，其余的将士，哪里还能抵御。不多时候，也好说得全军覆没。

罗大纲一见他们营中的官兵，已没问题。忙向洪宣娇道：“我们此地已经得手，不知冯兆炳将军那里怎样？”

洪宣娇将她马缰一紧道：“不必多问，快快去捉曾国藩去。”

罗大纲连声称是。急同洪宣娇两个，直奔曾国藩的坐船而来。

原来曾国藩白天禁止刘连捷前去劫营之后，还当刘连捷一定不敢违他将令的。及至晚饭吃毕，看了一会公事。那时已近三更天气，正在写他家书之际。陡据他的戈什哈来报，说是刘连捷、巫大胜二人，擅自作主，已率所部兵士，直往贼营劫营去了。曾国藩不待那个戈什哈说完，连说好不好。一定误事。

文案师爷章价人可巧在旁，慌忙接口道：“刘军门、巫守备怎么这般莽撞。现在此地空虚，我们须得快调人马来此保护。”

曾国藩紧皱双眉的答道：“倘若贼方知道此地空虚，他们若来劫我，那就坐以待毙的呢。”

岂知曾国藩的呢字，尚未离嘴。跟着一连听得几声炮响，早见东西南北四方，都有贼人杀至。那个章价人师爷，正待保护着曾国藩上岸暂避的当口，忽见那个老家人曾贵，不知何处找了一柄马刀在手，怒发冲冠的奔来对着曾国藩说道：“大人勿吓。家人已把这条老命不要的了。快快跟了家人上岸，避到荒僻点的地方再讲。贼人敢来，家人准教他们来一个，死一个回去就是。”

章价人听见曾贵如此说法。也急插口道：“大人真的快快上岸。”

曾国藩却厉声的答道：“我自办理乡团以来，早将性命置诸度外。今天晚上，正是我曾某殉国时也。”

曾贵一向伺候曾家。对于几位主人的性情，都很清楚。此时瞧曾国藩大有预备殉难之意。赶忙对着一班戈什哈以目示意，马上由他先行动手，大家奔了上去，背着曾国藩就走。章价人以及还有班文案。也就一拥上岸，冒雨的簇拥着曾国藩而逃。

曾国藩等人，走了还不到三分钟的时候，敌方的那个冯兆炳已经率兵赶到。上船一看，不见曾国藩的影子，气得一把火去，将那所有的公文、案卷，统统烧个干净。火光融融之中，一眼瞥见曾国藩尚未写好的家书稿子，忽又暗点其头的说道：“曾某本人，学问道德，总算不错。他尚不助清国，我就做他

学生，也是心甘情愿。无奈既成敌人，断不能因他学问道德面上，放他逃走的。”冯兆炳的转念未已，那个融融火光，忽被一场大雨，濯得灭了下去。……正待上岸追赶，只见罗大纲，洪宣娇两个，已率大兵赶到。又见洪宣娇先问他道：“曾贼何往？”

冯兆炳道：“等我杀到这里，早已不见。大概总离此地不远，我们赶快分头追赶就是。”

洪宣娇不及答话，即把她那手上的一柄马刀，向着罗大纲一挥道：“快赶快赶。今天晚上，还不捉着这个老贼，那就以后不必再和清国打仗了。”

冯兆炳听得洪宣娇这般说法，似有怪他放走曾国藩之意。少年人的脾气，最要面子，一见洪宣娇对他冷言冷语，一时恼羞成怒，竟与洪宣娇冲突起来。

洪宣娇如何肯让，当下大喝一声道：“你这黄毛小子，放走了一个大敌，还不自己认错。老娘此刻先把你这误国的东西收拾了，再去捉那老贼。”

冯兆炳恐怕吃了眼前之亏，不待宣娇说完，他已纵身而进，一刀就向洪宣娇的颈门砍去。洪宣娇将头一侧，避过刀风，还手也是一刀。冯兆炳一面也将刀风避过，一面手出双龙取水的绝着，要用双指去挖洪宣娇的眼珠。洪宣娇也用那个叶底偷桃的绝着对付。

这末那位罗大纲其人，又倒哪里去了呢？难道眼睁睁的去让洪冯二人自相残杀不成的么？

原来那位罗大纲，起先同了洪宣娇二人，一上船来，不见曾氏，已在暗暗叫苦。及听洪宣娇在说快赶快赶那句说话的当口，业已先行飞身上岸。回头一看，不见洪冯二人跟踪而上。恐防船中或有埋伏，只好转身再回船上。尚未走进里舱，就见洪冯二人，不知为了何事，各人嘴上在骂，手上在打。吓得一边连连高声喊道，二位快快停手，一边已经飞身而入。尚未站定。可巧洪宣娇正在用那叶底偷桃的绝著，用手要抓冯兆炳的下体，罗大纲知道此著厉害，忙又喝止道：“且慢”。慢字未完，已把洪宣娇的双手接住。

洪宣娇一见罗大纲忽来帮助冯兆炳起来，嘴上气得不能说话，跟着又是一脚，就向罗大纲的下腹踢去。罗大纲赶忙将身一侧，避过了洪宣娇的裙里腿。方才高声诘责道：“洪太主，你疯了不成？那个曾贼，已是釜中之鱼，笼中之鸟的了。为何不去追赶，让他逃走。反在此地自相残杀，真正奇事。”

罗大纲尚未说完，那个弥探花也已赶到。弥探花一向就做洪宣娇的秘书监。这几年来，并未离开一次。每逢出发，都是随军日夜办公。洪宣娇和他，因此更加情好无间。此次来到长沙，自然也在一起。不过他只在军中管理文书；冲锋陷阵之事，与他无干。只因洪宣娇手下的兵士，瞧见洪冯二人当了真了，只好飞请弥探花还能劝她几句外，余多不能奈何她的。

当下洪宣娇一见弥探花赶到，她就双泪交流向她情人诉道：

“你瞧，他们两个欺侮我一个。”

弥探花听说，明知洪宣娇的脾气不好。此次之事，一定又是她错。但是不便当场怪她，只好连连双手乱摇道：“此刻不是打架时候，也不是辩理时候。你们三位，且将那个曾某捉到再说。”

罗大纲忙接口道：“弥秘书说得极是极是。”

说着，先已拉了冯兆炳一同跳上岸去。洪宣娇至此，只好一面命人先行保护弥探花回营，一面方始上岸去捉曾国藩去。

岂知那时的雨，越下越大，满路的泥泞，越走越难。洪宣娇虽是天足，又有马骑，尚没十分大碍。但因心中还在愤怒罗冯二人之事，对于去捉曾国藩的心思，竟到不能上劲。就在此时，忽见一个飞探来报，说是启奏太主，大事不妙，林彩新林将军，业已阵亡。

洪宣娇一听此信，料定官军方面的援兵已到，吓得不敢再追。她就一个人飞马回营。及到营内，只见罗冯二人，也是空手回营。又见弥探花在对罗冯二人说道：“曾贼未获，林将军又已阵亡，敌方援兵又到，如何是好？”

罗大纲听说不觉气烘烘的答道：“只问太主为什么与冯将军闹了起来？现在闹得好不好呀？”

罗大纲尚未说完，忽然听得远远的又有喊杀之声，大家急

又拿了兵器出营而去。

现在且将此地暂且按下，先叙曾国藩那边。

曾国藩自被他那老家人曾贵以及一班贴身的戈什哈，大家背他逃走之后，他仍几次三番的，要想自刎。幸亏那位章价人师爷诌了一个谎道：“大人不必着急。塔齐布已经打了一个大胜仗了。”

曾国藩不待章价人说完，连忙接口问道：“此话真么？”章价人道：“怎么不真。”

曾国藩又问道：“这未在什么地方打的胜仗？”

章价人本是假话，无非暂时想宽曾国藩的心的。此刻一被问到地方，教他怎样答法。正在嚅嚅嗫嗫答不出来的当口，忽见一个戈什哈牵了一匹马，要请曾国藩骑着逃走。那马站大雨之中，一时被雨淋得不耐起来，陡的跳上几跳。章价人看在眼里，心机一灵，他就接口对着曾国藩又诌谎道：“跳马涧打的胜仗。”

曾国藩一听塔齐布在那跳马涧打了胜仗，一时信以为真，方始勉强骑上那匹湿马，往前逃走，大家自然跟着逃走。

谁料他们大家往前逃走的时候，正是洪冯罗三个，在那船上自相争闹的时候。也是塔齐布真在那个跳马涧大打胜仗的时候。却被那位章价人师爷，随便一说，竟会说中，也算巧极的

了。

当时曾国藩同了大众，往前逃了一阵，雨也止了，天也亮了。正想拣个地方休息一下的当口，忽见一个探马报到，说是九大人的援兵已到。敌方的那个水军都督林彩新，已被塔将军亲手斩于马下。敌军大队，正与九大人的吉字军在那儿厮杀。快请老师回船，布置军事。

曾国藩一听此信，方才用手先将他那头上的汗珠子拭了一拭，然后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真是朝廷的洪福齐天了。”

章价人在旁中清楚，不觉一呆。暗自忖道：我乃随便谄谎，怎么竟会成了真事，莫非还在做梦不成？忙去自己咬咬指头，觉得知道疼痛，方始大喜起来。索性不肯承认谄谎，便对曾国藩笑着道：“大人昨夜只想尽忠，不是晚生相劝，此刻……”章价人说到此地，又见一个探子来报，说是九大人会同塔将军，已将敌军击退，现在坐船，等候老师回去，商量军事。曾国藩听说，即同大家回到船上。正是：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不知曾国藩到了船上，还有何事，且阅下文。

第四十四回

铜官感旧文学士题诗 锡堡抽烟彭京卿斩子

曾国藩同着大家回到坐船。刚刚踏进舱去，还没来得及去问曾国荃和塔齐布两个的说话，一眼瞥见他的公文案卷、家书日记，统统成为灰烬，不禁变色的急问：“怎么怎么……？”当由一个戈什哈禀答道：“想是贼人烧的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暗想公文案卷，关乎全军命脉。家书日记，关乎半生心血。现在两样全失，于公于私，都有责任。活在世上，何颜见人。想到此地，不觉悲从中来。忽给大家一个不防，扑的一声早已跳下水去。

那时那位章价人师爷，可巧又站在曾国藩的旁边，一听噗咚之声，赶忙伏出船沿，拚命的一抓，居然被他抓住曾国藩的一根发辫。但是不敢抓得太重，生怕抓落发辫。只好一面死劲抓住，一面嘴上大喊。其时又值春潮大涨，水势澎湃，大有稍纵即逝之虞的样子。幸亏曾国荃、塔齐布、曾贵等人，已把曾国藩这人，抢着救起。

大家因见曾国藩已经有水入腹，昏迷不省人事。赶忙泡了姜汤，帮同灌入口中。过了一会，方见曾国藩悠悠扬扬的回过

气来。及至能够讲话的时候，始见曾国藩有气无力对着大家恨恨地说道：“君子爱人以德，你们救我活来，又为何事？”

曾国荃第一个接嘴道：“大哥一身，系着全国的安危，非是一死可以了事的。怎好不救？”

曾国藩见他的兄弟之话，来得十分正大，不肯强词夺理的硬去驳他。只得微喟了一声道：“老弟虽是这般说法，但怕朝廷未必再赦为兄，也是枉然。”

塔齐布、章价人两个，一同答道：“老帅本为两朝元老，圣眷甚隆。只要仔细陈奏，未必一定得着什么严谴。”曾国藩听了此话，无语半晌。

曾国荃又问道：“大哥身体，此刻觉得怎样？倘能支持，兄弟还有万分紧要的消息，报知大哥。”

曾国藩急问道：“什么紧要消息，你且说来。”

曾国荃道：“江南大营，已被南京城内的悍贼攻溃。向荣向钦差，在那未曾攻溃江南大营的时候，因病出缺。朝廷即将副钦差张国梁升为正钦差。谁知江督何桂清，事事制肘，不发军饷。营中兵士，竟有一两年没有领饷的。都因爱戴向张两帅，所以还能支持过去。此次南京之贼，不知怎样被他们打听出来的，官军这边，文武不和。于是竟率悍贼十五六万，以及狼兵二百余人，直扑江南大营。张国梁战死丹阳。江督何桂清一闻败信，马上退到苏州，苏抚不肯纳人，何桂清忽到常熟县中驻

扎。常熟县绅，无不震惊骇笑，怎么一位两江总督部堂，会驻一个小县起来。复由县绅公凑三万银子，请他退走。现在已经奉旨拿京讯问。和春也因此事革职。”

曾国荃一直说到此地，方才喘了一口气道：“这是一件最紧要的事情。其次是驻扎湖北边境的那位内阁学士胜保胜钦差。忽被黄文金的一支贼军，乘其不备，将他杀得片甲不还。他就逃到陕西，也被朝廷拿解进京。他在路上，还做上一首诗是：

山灵知有谪臣来，雨霁云收见上台；行过华阴三十里，蓬花仙掌一齐开。

曾国荃念完了胜保的诗句，又接说道：“胜保到京之后，皇上将他发交刑部和宗人府会审。亏他胞姊文殊保，替他上下打点，皇上方才令他自行奏辩。最好笑的是上谕上面，有一条问他何故纵兵殃民，以及奸污妇女。他却老实承认，说是他尚壮年，军中不能携带妇女，所以他与他的兵士，不能不以民间妇女，暂济一时之急等语。可巧皇上正在行在养病，所有奏折，都交那位生有太子的宠妃翠姐阅看。”

曾国荃说到这句，忽朝塔齐布、章价人等人，笑上一笑道：“你们大家想想。一位青年妃子，怎好阅看此等奏折。当下自然大怒，力主即将胜保正法。后来仍是他那胞姐文殊保替他求情，总算赐帛自尽，保了一个全尸。

“还有那位琦善琦钦差。也因师久无功，革职而去。

“胡润帅因见黄文金既是十分厉害。湖北地面，同时又少去两个钦差大臣。只得飞调鲍春霆，刘仲良两军回援鄂省。鲍春霆因在宿松一带，和那四眼狗陈玉成相持。不能立时离开战地，便请刘仲良先行。胡润帅便用了徐春荣那个直放襄河之水，淹没武昌之计，业已克复武昌。

“胡润帅因为徐春荣此次献计有功，没有和他说明，即把他的功劳，列入异常。奏保一个尽先选用直隶州知州。不防这位徐公，也与我们这位雪琴一样脾气，只愿杀贼救民，不愿因功受奖。他若要想做官，平心而论，这几年来的功劳，何止仅保一个异常劳绩，还是一个直隶州知州呢。当时这位徐公，认为胡润帅似以功名二字压他，马上要向刘仲良辞差归隐。后来还是刘仲良打的圆场，将他保案，移奖其母节孝可风的一块匾额，方才了事。

“左季高也在婺源、景德镇的两处地方，连打几次胜仗。已有上谕，命他署理浙江巡抚。此地的军务襄办一缺，他已不能兼办了。

“兄弟之意，仍是主张用那围困金陵之计，大哥现在总该可以替我出奏了。”

曾国藩此时的精神，本极疲倦。所以一直等他兄弟，一桩桩的讲完，方始分别答话道：“此次江南大营，溃得季常不好。南京贼酋，不敢十分猖獗者，不能不算向张二人之功。向张二人，自从广西追起，一直由湖南，而岳州、而湖北、而南京，跟踪钉在他们屁股后头，未曾一步放松的。今既如此，你那围

困金陵之策，当然不可缓了。何制军也是一位封疆大员，丹阳就是他的防地。就不马上殉节，也不能跑到一个小县份去。现在做大员的品行若此，人格若此，言之可叹。胜保、琦善二位钦差，本不足道，不必提他。润帅能用那位徐春荣之计，因而克复省垣，自然可喜之至，不过既用水决之策，恐怕玉石俱焚。”

曾国荃听到这句，方接口道：“百姓倒未遭殃。”曾国藩一惊道：“何以故呢？”

曾国荃道：“此次盗匪复占武昌，百姓因已吃过上次杨秀清的苦头，都于被占之后，陆续逃出。至于现在还在城内的百姓，简直可以不能称为百姓，不是和发逆部下有关连的，便是有意留在城中，想抢东西的。徐春荣献计之时，已将此着说明。况且发逆也没全行淹毙。无非因水之故，不能再守，致被官军攻入罢了。”

曾国藩听到这里，忽又失惊道：“这样讲来，那位徐公的见解学问，守经行权，无一不可令人钦佩的了。至于季高既拜浙抚之命，自然对于大局极有裨益。”

曾国荃道：“兄弟本为这些事情，正想来此面见大哥。及接大哥前去调兵的公事，兄弟马上兼程赶来。”

曾国荃说着，又指指塔齐布道：“兄弟的队伍刚到敌军后方，就见塔将军正和他们大战，因此前后夹攻，幸将贼人杀退。但是刘连捷和巫大胜两个，怎么这般冒昧？劫营之事，本是第一险着，若非拿有十二万分的把握，万万不能轻举。现在闹得

自己阵亡，险些误了大哥之责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微微地摇头道：“三军之责，本在主帅。为兄薄德鲜能，致招将士不听命令。这场乱子，似乎不必责备他们。”

曾国藩说到此地，又对塔齐布笑上一笑道：“塔将军昨儿晚上，在那跳马涧的一捷，不是价人告知于我，恐我此时已经不能与你们大家相见了。”

塔齐布慌忙逊谢道：“标下昨儿晚上，一闻刘巫二位擅自前去劫营之信，真是急得要死。正在无法之际，又得探子报到，说是敌方的那个林彩新，似有拟用他们船舶，包围我方之举。标下那时也叫铤而走险，立即率了全队，出其不意，迎头痛击。总算仰仗老师的虎威，幸有这场胜仗。”曾国藩正待答话，忽见戈什哈报入道：“城内的文武官员，统统来此问安。”

塔齐布忿然的自语道：“昨天晚上，竟没一兵一卒来此助战。此刻贼兵一走，倒来问安起来。真是笑话。”

曾国藩瞧见塔齐布坐在一旁，青筋满面的已动真气。便笑着道：“人家既已礼来，我们怎好拒绝。”曾国藩说了这句，即吩咐戈什哈，统统一齐请见。

等得众官纷纷上船之后，乱哄哄的抢着恭维了曾国藩、曾国荃、塔齐布、章价人几个一番，塔齐布的闷气，方始平了一些下去。曾氏兄弟也将大家敷衍走了，方才继续谈话。

曾国藩又问章价人道：“价人，昨天晚上，你总没有离我一步，怎能知道塔将军已在跳马涧打了胜仗？”

章价人见问，只好又说假话道：“不知谁来报信。那时正在慌乱之际，大家或者没有留心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连点其首，便不再问。当时在章价人之意，这天的事情，认为多少总有一点功劳。那知后来大局戡定，曾国藩拜相封侯，位至两江总督。到任时候，章价人可巧以知县候补江苏，他的一班同寅，无不前去和他联络，因对于曾氏，既是老东家，又有那场功劳，曾氏给他一点优差美缺，也是理所应该。及至等得曾氏入京大拜，章价人在宁，自始至终，未曾得着一丝好处。

到了那时，自然有些不解曾氏之意起来。于是请人画上一幅铜官感旧图，遍请名人题诗作序，以纪其事。当时不才的那位萍乡文道希世叔，所题两绝，极有感慨。不才记得是：感旧铜官事久如，念年薄宦意萧疏；却从修竹参天后，回想青宁未化初。

仲由拯溺不受赏，孔圣犹然有后辞；自是相侯观理异，未曾点勘到韩诗。

不才那位道希世叔的诗意，自然有些代那章价人抱着不平。不过当时的左宗棠，正入东阁，也有一篇极长的序文，附诸铜官感旧图上。序文词气，颇觉借题发挥，长篇大页的，大有不直曾氏所为之意。

查左氏充任湘抚骆秉章幕府被那鄂督官文通缉的时代，曾氏替他拜托郭嵩焘和肃顺等人，后来因祸得福，不无力量，岂知左氏对于曾氏，每有微词，人皆尽知，不能深讳。

不才对于以上二事，因为未曾详悉底蕴，不敢随意就下断语。读者诸君，不乏明哲，自去判断可也。此是后事，既在此地说过，后不再提。

单说当时的那位章价人，尚未知道后来之事，当然仍向曾国藩竭力效忠。因知这本奏折，确是难以措辞，须得好好斟酌一下，才好拜发。便对曾国藩说道：“这次战事，虽有塔将军在那跳马涧的一捷，但是公文案卷，丧失无存。将官兵勇，阵亡不少。通盘筹算，功难掩过。大人的折子，似乎可与彭雪琴大人斟酌一下再发，较觉妥当。”

曾国藩不待章价人说毕。连连的双手乱摇道：“这件事情，我已打定主意，只有一字不瞒，老实奏知。断断乎不可稍掩己过。”

曾国荃接嘴道：“价人此话，本也不错。大哥就是不去和那雪琴斟酌，也得就近去和郭嵩焘商量一下才是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不禁一愕道：“怎么？九弟还不知道意诚早已回家养病去了么？”

曾国荃听了也现一惊之色道：“怪不得长沙的军务，办得如此糟糕。意诚既是回家养病，为何没有通封信息去给我们的

呢？”

曾国藩道：“大概骤然得病，不及作书，也未可知。”曾国荃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大哥何不就回祁门。兄弟的意思，还要请大哥替我附奏一声，准定取那围困金陵之策。”

曾国藩、塔齐布同声答道：“我们本也打算要走。”

曾国藩便一面命塔齐布快去调查头一天晚上，民众究受兵灾没有，以便移请湘抚从速放赈。一面自己忙去详详细细的拟上一本奏稿，完全承认他错。并请优恤刘连捷、巫大胜二人。等得办好诸事，即带所募兵勇，同了曾国荃等人，一直回到祁门大营。

不久接到批折：咸丰皇帝因为英法两国的洋兵，火烧圆明园一事，受惊成疾。所有国家大计，均归端声、肃顺二人主持。肃顺既极钦佩曾国藩的，所以批折上面，不但没有处分。而且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一缺，以继何桂清之后。

曾国藩见了此旨，感谢知遇。不敢推让，只好负着克复金陵之责。于是即将曾国荃围困金陵之策，奏了上去。奉旨照准。并授曾国荃以按察使衔。同时还有一道上谕，是问曾国藩对于何桂清应治何项之罪。

曾国藩奏覆的大意是：封疆大吏，应以守土为重。丹阳溃围，何督似无调度。且何督曾有辩本，说是他的奔到常熟、昆山一带，乃是前去筹饷，并非逃避，有案可查云云。查丹阳自

从溃围以后，案卷失散，无从查核。既是真伪莫辨，只有按照原罪办理。折上之后，何桂清即奉正法之旨。当时有些不愿于曾国藩的人们，说是何桂清之死，不是死在发军手里；也不是死在咸丰皇帝手里；却是死在曾国藩的复奏一折手里。

有人去把此话告知曾国藩听了。曾国藩微笑着道：“国有国法，军有军法。何某之罪，应该如此。世人责我，我也不辞。”曾国藩当时表明他的心迹之后，仍去办理他的军务。

但因左宗棠已任浙抚，不能再负襄办军务之责。便将彭玉麟又从湖口召至，告知轻过一切之事。

彭玉麟一一听毕，方才答道：“九世叔的围困金陵之计，现在最是相宜。因为江南大营一溃之后，贼方各地的声气灵通，很使我们难以四处兼顾。若将金陵团团围困起来，真正可以制他死命。”

曾国荃道：“雪琴既然赞成我的计划，务以水师全力助我。”

彭玉麟听了，忙不迭的答道：“九世叔放心，世侄自从这几次失败之后，对于这个水师，又增不少的轻验。从前因见敌人的炮弹厉害，第一次，是仿照戚继光的刚柔牌，以漆牛皮蒙在外面，再搓湖棉成团，及加头发在内，以之捍御枪炮，毫无效力。第二次，又用鱼网数挂，悬空张挂，也没什么用处。第三次，又用被絮浸湿张挂，衬以铅皮，也是一点无效。第四次，又用生牛皮悬于船旁，以藤牌陈于船梢，也难抵御。第五次，又做数层厚牌，第一层用那竹鳞，第二层用那牛皮，第三层用

那水絮，第四层用那头发，依然无用。世侄闹得无法，只好用我血肉之躯，直立船头，以身作则。强迫兵士效命，对于一切的炮弹枪子，可避则避之，不可避呢，听天留命而已。现在世侄的部下，竟能直立船头，不稍畏忌。复出其矫捷之身手，与敏锐之眼光，而择临时免避之方，倒也并未全葬子弹之中。九世叔既用重兵围困金陵，世侄回去，即派一千艘船舶，听候九世叔支配可也。”

曾国荃听了大喜道：“如此甚好。我所防的他们未必全遵我的军令。”

彭玉麟听说，便用他那手掌，向空一砍，装出杀人的样子道：“不遵军令的只有杀呀。小儿永钊，几天之前，就为不遵我的军令，我已把他斩了。”

曾国藩、曾国荃两个，一同大惊失色的问道：“真的不成？”

彭玉麟忽然微红眼圈答道：“逆子私抽洋烟，违我军令，怎么不斩？”彭玉麟那个斩字的声音，虽然很是十分坚决，可是仔细听去，却有一种惨音夹在里头。

曾国藩急把彭玉麟的双手捏住道：“军营之中，虽然不能再顾父子的天性，但是我总不能下此辣手。”曾国藩说完这句，方将双手放开。

曾国荃接口道：“依我之意，违令去抽大烟，打上几十军

棍，也就罢了。当时究是一种什么情形？”

彭玉麟道：“他自到我营中，我就见他仍是一种飞扬跋扈的样子。我就醇醇告诫，对他说道：‘永钊，你既在此投军，你须存心不是我的儿子。你若倚仗是位公子，或是父子之情，藐视军营之法，你就错了主意的呢。’谁知他的口上虽在答应，他的所行所为，事事违反军令。

“有一次，有人前去密报，说他在那离开湖口镇十里的锡堡地方，非但嫖娼赌钱，而且大抽鸦片。我即下了一道手谕，着他回营思过。因为还是第一次，照例可恕的。岂知那个逆子，竟敢把我那道手谕，撕得粉碎，仍旧抽烟如故。那时我就动了真火，以为一个亲生之子，尚且管不下来，怎好督兵打仗。当即亲去把他抓回营中，绑出斩首。全营将士，都去求情，我只双手掩了耳朵不听。等得斩了献上首级，方才想到其母死得可怜，略有一点悲惨。”

彭玉麟还待再讲，忽见一个探子来报秘密军情，始将话头停下。正是：

甘愿家门绝嗣续不教军法失威严不知那个探子所报何事。
且阅下文。

第四十五回

左中丞奏陈援浙策 曾廉访咨报克皖文

彭玉麟正和曾国藩、曾国荃二人，谈他斩子之事的当口，忽见一个探子来报秘密军情，暂将说话停下。曾国藩便问探子所报何事。探子说是新任浙抚左宗棠左大人，日前驻兵浮梁，打算扫清浮梁、荣平、婺源三县附近的贼众，才有入浙之路。那知三县附近的贼众，都是伪堵王黄文金手下的悍贼，约有十七八万人数。左大人只有八千老湘军，很是危险等语。曾国藩听说，一面命那探子再去细探，随时飞报。一面立即下令，飞调张玉良一军，限日去到浮梁相助，不得有误。

公事刚刚发出，又接皖抚李继宜的移文，指名要调曾贞干、曾大成两军，前去助攻安庆。因为安庆省垣，已经陷在贼中九年。别样不说，单是巡抚死了三个，一个是江忠源，一个是李孟群、一个是李继宾。朝廷屡有严旨诘责。要请曾国藩以六百里的牌单去调两曾，曾国藩当然照办。

去后，始问彭玉麟道：“永钊既正军法，这末他有子女没有呢？”

彭玉麟点首答道：“子名玉儿，现已十岁。女名金儿，也

已八岁。门生常接家叔去信，说是玉儿年纪虽小，一切举动，颇有祖风。”

曾国藩、曾国荃两个听到这句，一同连连的点头道：“如此还好。”

彭玉麟却皱着双眉道：“门生只知有国，不知有家。一个孩子，有甚济事。老师此次唤我前来，有何示谕。”

曾国藩道：“一则就为你们九世叔围困金陵之事。二则自你带领水师之后，大小已有二三百次战事。虽然不是回回打胜，单讲发逆造反以来，先后已有十一年之久。陷落省分，又有一十六省之多。湘赣二省的外府州县，难免没有贼踪。可是长沙、南昌两城，至今尚能保住，确是你的功劳呢？所以我一奉江督之旨，非常栗栗危惧。若再师久无功，岂不要步那位何平翰的后尘了么？你须助我一臂之力。因为长江一带，水师的用途，胜过陆军多多也。”

彭玉麟听说道：“老师如此重视门生。门生敢不竭力报效。现幸伪翼王石达开在那川省，不能得志。湖北既已克复，对于川秦湘豫诸省，已可隔绝贼方的声气。北京的外交，也有议和之望。如此说来，只要注意南京、茅州、浙江、福建几处就是。门生马上回去，督率水师，以从九世叔之后，并候老师调遣。”

曾国藩连称好好。

等得彭玉麟、曾国荃两个先后去后，又接左宗棠的移文，

并附原奏稿子。展开一看，只见写着是：谨查浙省大局披离，恢复之效，未可骤期。进兵之路，最宜详审。浙江列郡，仅存衢州温州，其湖州一府，海宁一州，孤悬贼中，存亡未卜，此时官军从衢州入手，则坚城林立，既阻其前，金严踞贼，复挠其后。孤军深入，饷道中梗，断无自全之理。无论首逆李世贤正图窥犯衢州江山，臣军已由递安回援，目前不能舍衢前进也。

金华介衢严中，城坚贼众。臣军若由金华进攻，则严州之贼，必由淳寿一带潜出包抄，亦非善策。若奕者置子四旁，渐近中央，未有孤立贼中而能善其后者。似臣军救浙，必须依傍徽郡，取道严州，较为稳妥。

惟浙西皖南一带，山乡瘠薄，产米无多。寻常无事之年，民食尚须从江西之饶州广信，余买搬连。现在臣军食米，亦系从饶广采购转运而来。劳费殊多，行师不能迅速，此饷事之难也。

臣军除已募未到外，不满九千。除分守遂安开化外，随臣出战者不过五千有奇。此外如徽信两处防军，虽经曾国蕃毓科奏明归臣调遣，然两处正在戒严，未可调以入浙。其衢州之李定太一军，八千余人，江山之李元度一军，八千余人，虽人数与臣相等，然均未足深恃。此次李世贤入犯，李定太仅守衢城，李元度分扼江常，而皆迫切呼援，惴惴不能自保。臣亦未能责其远离城池，浪战求胜，致损军威，此兵事之难也。

前蒙准调蒋益沣，刘培元两军来浙，尚未接有该员等确耗。蒋益沣一军，积久之饷，非两广督臣速为清给，难以成行。刘

培元新募经费，非湖南抚臣速为发给，亦难集事。相距二千余里，恐须三四两月，乃可取齐。臣已迭次檄催，伏恳敕下两广督臣湖南抚臣，速清两军欠饷，发给经费行资，俾得遄赴戎机，是为至要。

至浙东一带郡县，均为贼气所隔，势难迅速驰援。能从海道出师，乃为便捷。昨接曾国藩抄录上谕，因杭州宁波等处失守，沿海各口宜防，谕令迅速购买洋人船炮以资攻剿，圣虑周详，实深软佩。臣等将来转战而前，必可终资其力。草此仅奏。

曾国藩看完此折，点头自语道：“季高的才气本大，此奏也能镇出之。”

曾国藩说完此语，又接探子报称，说是湖北团练大臣雷正瑄，不知在何处觅到太平天国前伪军师钱江的兴王之策底稿。一见之下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召问他的幕僚王延庆，要想投求钱江，帮他办理团练之事。王延庆便想讨好，情愿亲去找寻。雷正瑄听了大喜，立即拨给王延庆五百两旅费，令他乔装寻觅，不达目的，不准回局。王延庆立即满口应允而去。每日的只在茶楼酒肆，探访其人，日子一久，湖北省城，汉阳、汉口百姓，无不知道此事。

有一天，王延庆忽在黄鹤楼上，遇到一个眉目清秀，神采奕奕的中年道士。见那道士一个人伏在窗口，望着长江，只是喟叹。喟叹一会，忽去借了一支笔来，在那墙上题了几首诗句。王延庆走近一看，只见写着是：独倚青萍陋杞忧，谈兵纸上岂空谋；谁催良将资强敌？欲铸神奸守故侯。

机已失时惨扼腕，才无用处且埋头；东风何事吹桃李，似与浓春闻未休。

飘零无复见江乡，满眼旌旗衬夕阳；芳草有情依岸绿，残花无语对人黄。

汉家崛起仗三杰，晋祚潜移哭八王；却忆故园金粉地，苍茫荆棘满南荒。

地棘天刑寄此生，身还万里转伤神；乡关路隔家何在？兄弟音疏自少亲。

扪虱曾谈天下事，卧龙原是幕中人；西山爽气秋高处，从自苍凉感路尘。

草野犹怀救国忠，而今往事泣秋风；植刘有意争雄长，韩岳终难立战功。

沧海风涛沉草檄，关山云雪转飞蓬；忽忽过眼皆陈迹，往日雄心付水中。

桑麻鸡犬万人家，谁识秋情感岁华；夜气暗藏三尺剑，边愁冷入半篱花。

云开雁路天中见，木脱鸦声日已斜；几度登楼王粲恨，依刘心事落清茄。

一年一度一中秋，月照天街色更幽；天象有星原北拱，人情如水竟东流。

贾生痛哭非无策，屈子行吟尽是忧；寥落江湖增马齿，等闲又白少年头。

山中黄叶已萧森，招隐频年负客心；北海琴樽谁款洽，南声经卷独追寻。

乾坤象纬时时见，江海波涛处处深；莫怪东邻老杜甫，挑灯昨夜发狂吟。

余生犹幸寄书庵，自顾深知匕不堪；芦岸归音回塞北，莼鲈乡思到江南。

虽无马角三更梦，已有猪肝一片贪；且染秋毫湿浓露，手编野史作清谈。

王廷庆看完此诗，不禁暗暗称赞。忽又想到此人即非钱江，也是一位人材。当下慌忙回复雷正琯听了。

雷正琯本在望眼欲穿的当口，立即派人去把那位道士请至，问其姓名，笑而不答。雷正琯于是更加疑他必是钱江无疑，一面待以殊礼，一面对他说道：“观君诗句，似在洪军之中，曾建许多事业过的。鄙人求才若渴，足下务勿隐秘。”

那个道士听说，方才微微地一笑道：“明公既已知之，何

待多言。”

雷正瑄听了大喜，便与谈论天下大事。那个道士，却能口若悬河，对答不绝。雷正瑄不待听毕，即在腹中暗忖道：今我果得钱东平了。但宜秘密。”

雷正瑄转完念头，忙又向着那个道士一拱手道：“敝处局面虽小，既办团练，又兼粮台，责任重大。务请足下屈就相助，他日有功，不难吐气扬眉的。”

那个道士听了，颌首许可。

雷正瑄即托他去处理大事。头几天也还看不出他的坏处。又过几天，见他所有策划之事，不甚中肯。于是稍稍有些疑虑起来。有一天，忽因转运粮抹的问题，一时不能解决，便对那道士道：“现在捻党势炽，各路大兵，屯聚陕晋各地。粮运一事，颇觉棘手。未知足下以为怎样办理？才能游刃有余。”那个道士见问，一时嚅嚅嗫嗫的竟至答非所问。雷正瑄至此，始知上了此人之当。当时即借一个题目，将那道入问斩。禀报上去，说他费了无限心机，方把太平天国前伪军师钱江诱到局中，验明正身，业已正法。官胡二帅，说是不问真伪，杀了就得。

探子报告的，就是这桩事情。

当下曾国藩便对探子笑上一笑道：“你将此事探来禀报，也没什么不合之处。但是钱江何人，他既隐去，何致再到人间。何致去就雷大人的职司。何致会被雷大人拿下问斩。湖北的官

胡二帅，并非不知。只因认为杀了一个行骗道士，其事甚小，不足研究也。你怎知道。”

探子闻谕，方始含赧而退。

曾国藩等得探子去后，正想去写日记，忽见一个戈什哈呈上一个手本，下面写着附生潘鼎新五个小字。便问戈什哈道：“他有荐信没有？”

戈什哈答道：“沐恩曾经问过他的。他只不言。沐恩不敢多去盘问，恐违大人的军令，因此报了进来。”

曾国藩捻须微笑道：“对罗对罗。现在人才难得。既是有人指名见我，必有一点学问，万万不可埋没人家来意。”

曾国藩说到此地，把手一挥道：“请到花厅相见。”

及至走到花厅，一见那个潘鼎新的装束，几乎笑了出来。你道为何？

原来潘鼎新所穿的一件破旧府绸四方马褂，长得盖过膝盖。内穿一件老蓝竹布的长衫，却又极短。远远望去，兀像穿着袍套一般；再加上那顶瓜皮小帽，帽上一颗红线结子，已经成为黄色；一双布鞋，底厚二寸有余。一种村学究食古不化的模样，委实有些万难。

当下曾国藩先自暗忖道：如此一位学究，怎好来此投军？

但既远道前来找我，不能不以礼貌接待。想到此处，便去向着潘鼎新将手一伸道：“请升坑。”

那个潘鼎新，一见曾国藩请他升坑，忙把腰骨一挺，双手一垂，朗声答道：“老帅位极将相，潘某怎敢分庭抗礼。”曾国藩笑上一笑道：“第一次相见是客，那有不坐之理。”潘鼎新听见如此说法，只好遵命坐下。

曾国藩照例送茶之后，方问来意。

潘鼎新道：“潘某在家时候，虽曾看过几本兵书。因思现在既为这般乱世，人材迭出，断非潘某不学无术之辈，可以出而问世的。前几天及见敝省的那位李希庵中丞，轻敌出战竟至阵亡，方才知目下的大员，不过尔尔。”

曾国藩听了大吃一惊道：“怎么，李希帅前一向还有公事前来调人，此是那天的事情？”

潘鼎新道：“没有几天。”

曾国藩又问道：“足下究从何路而来？”

潘鼎新道：“是从庐州来的。”

曾国藩道：“这末我此地，怎么还没官报？”

潘鼎新道：“现在道途梗塞，信息难通。潘某因是家乡熟

地，所以能够到此。”

曾国藩听了点点头道：“足下可知此事的大略么？”潘鼎新道：“略知一二”。

曾国藩摸着胡子，连声暖暖道：“你就说说看。”

潘鼎新道：“敝省省垣，已经陷在贼手，先后九年。因为安庆地方，虽是一个山城，可是面临大江，易守难攻。只要看从前的事情，一死就是几位抚台，此城难攻，可想而知。此次李中丞因见老师已拜江督之命，他是安徽巡抚，须受老师的管辖。”

曾国藩听到此地，岔口说道：“这倒还是我的晚辈。他那亡师罗蓼山，是我老友。”

潘鼎新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更有关系的了。他的急于要去克复省城，自然理所应该。岂知援兵未到，就去出战，守那安庆的人，又是那个威名极大的四眼狗；再加那个伪忠王李秀成，还怕四眼狗一时疏忽，又派了他那堂弟李世贤率了几万悍贼，扎在城外，以作犄角之势。李中丞的部下又少，从前未出乱子是全仗那个刘秉璋幕中的徐春荣，所以还能打上几次胜仗。自从徐春荣奉调去湖北之后，李中丞一个兵单将寡之身，就是不去攻那安庆，已经岌岌可危，难以自保。一去攻城，便至一败亡身。”

曾国藩皱着眉头的说道：“舍弟贞干和曾大成两个，我已

檄调前往助援安庆，何以如此耽误程途，至今未到。”潘鼎新道：“现在四处是贼。再加左宗棠左大人新拜浙抚，拟从徽郡杀入衢州，于是更加行军梗阻，极其不便。怎么可以怪着令弟大人。”

曾国藩听了，仍然不以为然的答道：“行军最贵神速。总是我不能教，以致舍弟的经验学问，两有欠缺之故。”潘鼎新接口道：“老师的满门忠义，举世咸知，不必谦虚。但是现在安庆的抚台，朝廷尚未放人。令弟大人，倘能从速赶到，倒是克复省垣的一个极好机会。”

曾国藩不解道：“方才足下，不是还在盛称四眼狗、李世贤两个之能的么？怎么此时又说容易起来了呢？”

潘鼎新笑上一笑道：“现闻李世贤因闻左大人攻浙甚急，又见已经杀死一个清国抚台，安庆地方，暂时无虑。他已率兵窜入浙江，志在攻夺那个衢州去了。剩下一个四眼狗，自然多少有些战胜的骄气。所以我说此时，是个大大的机会。”

曾国藩一愕道：“足下据事立论，真是一位将材，令人佩服万分。现在左大人那儿正在少人相助，让我将你荐去如何？”

潘鼎新听说，方向身上摸出一封书信，呈与曾国藩去看。曾国藩接到手中一看，见是那位程学君介绍来的。书中盛誉潘鼎新的本领胜他十倍。

曾国藩至此，方才明白潘鼎新这人，非特有才，且有节气。

明明来此投效，不肯先把介绍之信交出，便是他有身价的地方。当下收过那信，又问潘鼎新，愿到浙江去否？潘鼎新道：“同为国家效力，在此在彼，都是一样。”

曾国藩听了大喜，马上写上一封荐书，交与潘鼎新，命他克日动身。潘鼎新谢过曾国藩，起程之际，复又叮嘱去取安庆的机会，万万勿失。

曾国藩一等潘鼎新走后，即飭飞马报知贞干和曾大成二人。没有几天，忽得飞探报到，说是国荃、贞干两个，已把安庆克复。曾国藩一得此信，不觉喜形于色的自语道：“这样一来，真可称为难兄难弟的了。”

等得正式公文到来，细细看过，方知贞干忽在中途遇见国荃。贞干就约国荃帮忙先去克复安庆，再办围困金陵之事。国荃应允。果然竟被那个潘鼎新料到，四眼狗大有骄气，其一稍稍疏忽，一个九年陷在贼手的安庆省城，竟然克复下来。时在咸丰十一年八月。及至奏报朝廷，尚未接到批回，忽于初十那天，奉到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咨文，说是文宗显皇帝，已于七月十六那天宾天。安庆克复之折，竟不及见。

曾国藩这人，本极忠义。一见此等噩耗，不禁悲从中来。掩面而泣。左右慌忙劝慰。

曾国藩拭泪道：“朝廷待我甚厚，不比旁人。我在军中，每次大败，从未责备一句。直到如今才把安庆克复，那知文宗显皇帝，又已不及看见。哀哉痛也。我罪深矣。”

曾国藩哀痛一会，又把咨文再去细细一看，突又一惊道：“ 大行皇帝，本有太子，何必用着这班赞襄政务大臣 。”

说到此地，就想以他三朝元老资格，前去奏上一本。后 又一想，这等大事，朝中大臣，岂无胜他之人，必定业已颇费斟酌，我却不可冒昧，姑且写信前去问过翰林院郭嵩焘再讲。

曾国藩想定主意，立即一挥而就，发信进京。谁知一等多日，竟没回信。正是：大敌当前犹未靖深宫确息更难知不知进京之信，何以没有回音，且阅下文。

第四十六回

洪宣娇靚颜求媚药 温树德献计听空坛

曾国藩自从发信去与那个郭嵩焘之后，久候没有回音，他就有些着慌起来。生怕外省的大敌未靖，京中的乱事又起。他是一个身居两江总督都堂的三朝元老，怎好不去关心。无奈那时尚没电报，只有紧要上谕，或是重大公文，才能用那六百里的牌单。私人信札，毫没加快办法。曾国藩到了那个时候，也只得先顾南京的军务再说。

有一天，正在盼望各处的消息，忽据探报，说是伪忠王李秀成，不知为了何事，亲自率领二三十万老万营的悍贼，去攻六合。知县温绍原寡不敌众，业已殉难等语。曾国藩一听此信，不禁连连地跺着脚的说道：“可惜可惜。他既殉难，六合地方，反作金陵贼党的屏藩矣。”曾国藩说完，立即下令，飞檄曾国荃回攻金陵，皖省善后事宜，交与曾贞干、曾大成二人，会同绅士办理。

这末那时李秀成，也要算为太平天国之中的一位大人物了。何以如此大才小用起来，亲自去攻那个小小的六合县的呢？其中自有一番道理。

原来那个洪太主洪宣娇，自经铜官一役，败回金陵之后，不知怎样一来，竟和弥 情淡起来。弥 也明知洪宣娇的势力，不是可以随便争风吃醋的，只好闷声不响，退至一边，尽让他这情娘再去另置面首。洪宣娇见他颇觉识趣，反而偶去敷衍。不过既云敷衍，必须另找别路。

有一天，洪宣娇亲去寻找那个女状元傅善祥。傅善祥的父亲，名叫启徵，本是南京地方的一位宿儒。逝世以后，仅剩善祥一人。善祥生而多慧，长而有貌。那时正在不肯以那庸庸妇女自居的当口，忽值太平天国建都金陵，开设男女二科，以揽天下英材。傅善祥闻信，急去应试。其时的大总裁，便是军师钱江。题目是命男女二科，各拟一篇北征檄。善祥文中的警句是：问汉官仪何在？燕云十六州之父老，已呜咽百年；执左单于来庭。辽卫八百载之建胡，当放归九旬。

傅善祥既得女科状元，同时男科的状元，名叫朱维新，维扬人士。大魁之日，年仅十有七岁，才学固好，品貌又美。当时的傅善祥，还大朱维新两岁，颇有相从之意。不料东王杨秀清是个登徒子之流，一见男女两科的状元，都是美貌无伦。他便奏知天皇，以傅善祥充他的随身机要记室，朱维新充为东王府的秘书监，不久且升为尚书。东王既是如此重用傅朱二人，无非存着不利孺子之心而已。没有多久，傅善祥便被威迫成奸，朱维新也加封龙阳君起来。

傅朱二人，既然一同失了贞操，当然心中老不愿意。朱维新因是一个男子，尚有解闷散忧之事可找。独有那个傅善祥，每天处于淫威之下，委实无法可以解嘲，一时无可奈何，便去

吸食洋烟，以消岑寂。

一天晚上，东王又去叫她值宿，她因未曾大过其瘾，床第之间，或有不悦东王之意。嗣经东王仔细盘驳，方才知她有了烟癖。顿时大怒，即用一面芦席枷，枷着傅善祥这人，锁于女馆门口。幸被洪宣娇所见，便去向着东王吵了一场，方才办到赦了傅善祥之罪。

傅善祥既感洪宣娇相救之恩，平时二人，又因一同被奸之怨，常常相对诉苦的，所以她们二人的交情，很是不薄。当时南京的百姓，个个称呼她们二人为太平之花，傅善祥并有大烟状元之称。

后来东王被那北王杀害，北王的兄弟韦昌祚，又将东王的全家抄斩，甚至那位西王萧朝贵之妹、萧三娘王妃、天皇西妃之姊、陈素鹃妃子，也是一同遇害。还算这位傅善祥，苦苦的向那韦昌祚再三哀求，方始保得一命。她便从此闭门思过，不敢再与天国的那班朝臣，前去周旋。洪宣娇本是她的知己，因此未绝往来。

这天洪宣娇前去看她。因有两桩私事，一见她面，同到内室，对她说道：“傅家姊姊，我们两个，现在都是徐娘的风韵了。你的性情恬淡，不事奢华，我也知道无非中了洋烟之毒。但我此时，委实尚难寂守空闺。弥探花这人，我已觉得厌恶。今天我来找你，因有两桩事情；一桩是从前东王赐你的那些驻颜之药。我见你终日吞云吐雾，一榻横陈，不事修饰，不喜繁华，那药便无用处，请你统统送我。”傅善祥听到此处，含笑

问道：“你的呢？我知道当时东王，爱你性喜风流，所以赐你的药料，此我还多一半的呀。”

洪宣娇见问，不禁微红其脸的答道：“我已用完。你且不用管我，单是给我就是。”

傅善祥听了，便将她那张蟹壳青的脸儿，向左一别。跟着又噗哧的笑了一声道：“你这位好太主，真也太难了。难怪外边的一班老百姓，都在说你是妲己转世呢。”

洪宣娇听说，并不生气，单是又自顾自的接说下去道：“我见现在清国的大局，自被曾国藩、彭玉麟、左宗棠三个小子，一同掌了大权以来，军事很有一点布置。我们国中，只有一个忠王，任他就是三头六臂，在我个人看来，也是双拳难敌四手。如此一来，我们的国运怎样，家运怎样，似难自保。只有趁此时光，乐他一乐，就算便宜。既要行乐，又没甚么人材对我脾胃。我的今天来此，须你替我出个主意。”

其时傅善祥的烟瘾，又已上来，只在眼泪汪汪的打她呵欠。明明听见那个洪宣娇，郑重其事的请教于她，但因精神疲乏，委实有些对答不出。幸而洪宣娇瞧出形状，便将傅善祥一把拖到烟榻之上，一同南北向的相对卧下。一面先请傅善祥自去烧烟，一面方又说道：“我的好姊姊，你快些抽几口，就好好的答覆我吧。你是一位才女，谁不知道。”洪宣娇说到这句，忽又抿嘴一笑道：“幸亏我们那位启徵老世伯，业已下世，否则你这个人，恐怕也要做那彭永钊第二了呢。”

傅善祥一任洪宣娇怎样去说，她只自顾自的一连抽上十二三筒极大极大的洋烟。等得吐出最后的一口回烟，才微喘着的对着洪宣娇笑上一笑道：“你莫这般说法，我那亡父在生，只有我一位大宝贝，非但不肯干涉我的抽烟，而且见他一位宝贝女儿，去被人家奸……”傅善祥说到这个奸字，不觉陡的流下泪来。不过此时眼泪，乃是酸心的结果，不比先的眼泪汪汪，并非哭泣。

洪宣娇瞧见傅善祥忽然伤感起来，慌忙安慰她道：“我在和你说着趣话，倒把你的旧恨引起来了，怪我不好，罚我再做一世寡妇就是。”

傅善祥听说，不禁破涕而笑道：“世上有你这位浪漫的寡妇，倒也少见。你既要找寻美貌面首，你须听我办法。”洪宣娇忙不迭的接嘴道：“你说你说。我一定听你说话。”

傅善祥又接说道：“大凡美貌的男子，多半出于世家，或是优伶。现在我们这座天国，不能称为天国，只好称为地狱。“傅善祥说了这句，忽又问洪宣娇道：“你是在外边乱闯瞎跑的，你可瞧见现在的南京城里，还有一个青年美貌的子弟没有。”

洪宣娇连忙坐了起来，把双膝盘着，拍着手的称是道：“对呀，对呀。你的说话，真正一点不错。我见一座偌大的南京城中，简直没有一个较为清秀的子弟。”

傅善祥不待洪宣娇说完，便又接口问道：“你可知道都到哪里去了呢？”

洪宣娇道：“大概逃难去了。”

傅善祥将嘴一撇道：“这倒不是。他们是，全被一班王爷们弄去做男风去了。”

洪宣娇听了急皱双蛾的答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岂不苦煞了他们么？”

傅善祥笑着道：“你也不必去替他们可怜。这些人物里头，可以约分三种：第一种是本来不愿的，因被一班王爷们所逼，只好敢怒而不敢言的，以他们的清白之身，去作龌龊之事。第二种是先不情愿而后情愿的，因被一班王爷们好看好待，穿好吃好，无非以他雄飞之身，去干雌伏之事。第三种是开首就情愿的，因为他们本是优伶之身，早被一班老斗凿破天荒。一旦身入王府，便好脾睨一切，甚么睚眦之报，甚么轻薄之怨，都好为所欲为，仿佛在替先人增光一般。”

傅善祥说到这里，又去抽了几筒大烟。方才叫了洪宣娇一声道：“洪太主，你若真要搜罗这等人材，不妨奏知天皇，下道谕旨，限令一班王爷，三天之内，各献童子十人，以便你去训练一座童子营。”

洪宣娇慌忙叫妙道：“妙呀妙呀。此计若成，我便不打饥荒了。”

傅善祥听说，盯上洪宣娇一眼道：“妙不妙，我都不管。不过一个人的精神有限，一营盘童子军的男色无穷。太王不可

因我一言，自己就去糟蹋凤体，我可不负责任。”

洪宣娇又忙不迭的乱摇其手道：“谁要望你负责，你去拿药给我就得。”

洪宣娇说着，已先下床，等得傅善祥将那驻颜之药，交给洪宣娇收好，洪宣娇便欣欣然有喜色的告辞走了。

没有几天，洪宣娇的一营童子军，早已奉旨成立。不过成立之后，那班小小军人，十天死一个，半月亡一双，可怜无数的童子军，只为傅善祥的一言，个个都往乐极国中成仙去了。

后来傅善祥闻知其事。始知洪宣娇这人，只顾自己，不管他人。恐怕将来因此惹祸，只好暗暗的避得不知去向。当时有人说她是跟钱江一同走的。其实大大不然，因为傅善祥的离开南京要比钱江迟了好几年呢。况且钱江是位何等样人，断不携带一位青年妇女而遁，致为旁人瞧出破绽。

不才对于此等地方，因有参考的书籍，又有先人的遗训，故此敢向读者负责说句说话。傅善祥的结果，必不及钱江多多。

当时傅善祥既遁，洪宣娇也不在她心上，仍是尽情行乐，尽量求欢。甚至有时分惠于她天皇哥哥，皇后嫂嫂去的。岂知事为忠王李秀成所知，于是大不为然起来。

一天特去向着洪宣娇说道：“太主娘娘，臣有几句逆耳之言，伏求太主注意。太主的训练童子军，臣本极端赞成。谁知

道到现在，始知太主另有用意。这班青年子弟，当然都是将来报国的人材，若使他们统统死于疆场，已经不免可惜，而况死得无名，亡得没义。太主即不顾着自己的身体，自己的声名，可是天皇和皇后二位，须关天下人民的观瞻的。太主倒忍令他们失去大家之望不成。”

洪宣娇一直红了脸的听完，只好矢口不认。李秀成复又劝上一番，方始退去。那知洪宣娇就因此事，即与李秀成不睦起来。于是天天的去到天皇面前，大说李秀成的坏话。

可巧那时的天皇，已经偏重于逸乐方面，对于一切军情大事，认为既有李秀成主持，便可高枕无忧。及至听见洪宣娇的坏话，方始有些吃惊起来。

一天忽将李秀成召至，正色的问道：“忠王贤弟，你的本领，在朕看来，胜过东平多多。怎么如此一座小小六合县城，至今不能将他克复，其中有无别意。”

李秀成听了一愣道：“陛下怎出此言，臣弟对于这座六合县城，早在心上。一因臣弟只有一人，既要到东，又要到西，一时忙不过来。二因六合的那个温绍原，自己既有能耐，他的夫人公子，也识一点军事。从前还有那个刘秉璋的门人徐春荣，善卜文王八卦，算一是一，算二是二，臣弟手下的将官，万万不是他的对手。有此两个原因，以致耽搁下来，并非臣弟谋国不忠，实是臣弟的才力不够。陛下今天既然问到此事，臣弟无论怎样不敏，马上亲去攻打就是。”

天皇一直听到这里，方始强颜一笑道：“贤弟若肯自去，朕就放心了。”说着，即命侍卫摆上御筵，算替李秀成饯行。

席散之后，李秀成辞别出朝，第二天大早，李秀成即到校场，点了三万老万营人马，作为他的护军。又命罗大纲、赖文鸿二人，也各率二万老万营人马，分为左右两翼，直取六合。

罗赖二人，一奉将令，已知李秀成对于六合县城，下了决心。当下便一同向着李秀成献策道：“六合地方虽小，可是何方所得，便是何方的屏藩。从前有那徐春荣帮助温绍原，因此我们这边，阵亡了百十员大将，溃散了数十万弟兄。这个深仇，谁不想报。只因未奉将令，不敢擅自进兵。今天王爷既命我们二人前去进攻，最好是给他们那边一个迅雷不及掩耳。若待援兵一到，那反罗苏了。”

李秀成听说，点头称是。即令漏夜进兵，自己在后押阵。不才说到这里，须从那位温绍原那边叙起。

原来温绍原，本是一位举人出身，只因几次会试不中，便截取了一个知县，来到南京候补，那时南京的制台。还是那位佞佛的陆建瀛。因见温绍原是个正途，即委署六合县缺。到任之后，正值钱江率领大军，围攻仪凤门的时候，他急修理城池，准备兵器，满拟牢守此城，以作金陵的屏藩。不料陆建瀛一见城破，马上携了爱妾逃走，他仍死命把守。后来又有刘秉璋的一支大军来到，他的胆子一壮，竟能将那一座六合县城，守得犹同铁桶一般。洪军方面，死的人数，确属不少。一守七年。朝廷见他是位将材，一直将他升到记名提督。

嗣因刘秉璋一军，调攻安庆，他忽失去一只臂膀；幸亏他的夫人闵氏，公子树德，都是足智多谋，精通韬略，一门忠义，早拚与城同亡，所以把那四面城门，更加修得十分坚固。非但是日夜亲自上城，轮流巡视。且对人民常常说着，孤城难守，本在意中。我们温氏一门，世受国恩，现又位至提督，更负守土之责。你们一班百姓，只有暂行投奔他处，等得平靖下来，回家未晚。那班百姓一因温绍原已经守了七年之久，认为有了轻验，逃走四方，反而不及留此妥当。二因这位温军门爱民如子，真已成了家人父子一般，不忍离他，自去单独逃生。当时大家都说情愿一同守城，不愿逃离。温绍原听了那些百姓的话，只好安抚一番，听之而已。

一天方与闵氏夫人、树德公子，正在商量军情之际，忽见一个探子，满头大汗的飞奔前来。温绍原料定，必有大敌到了，不待探子开口，赶忙抢先问道：“瞧你这个模样，谅有贼军到了。但是你们已随本军门多年，多少也有一些历练，怎么一逢大敌，还没一点镇定功夫。”

那个探子，听得温绍原这般说法，虽然定神下来，但是仍旧喘吁吁的答道：“禀……禀大人，祸……事不小，伪忠王李秀成，亲率大军三十万，杀奔前来，离城只有二十里路了。”

温绍原一听李秀成亲自前来，又有三十万人数，不禁也吃了一惊起来。连忙命那探子，再去细探。当下就同他的夫人和公子两个道：“方才探子之言，你们母子二人，可听清楚没有。”

闵氏夫人，树德公子一同答道：“怎么没有听见。”

温绍原又说道：“事既如此，快快同我坐出大堂，召集将士，谕知御敌之法。”

闵氏夫人，树德公子，不及答话，即同温绍原升坐大堂。自有两旁差役，打起聚将鼓来，霎时之间，咚咚的鼓声不绝于耳。所有将士，都已全身披挂，一拥而至。

温绍原抬头一看，只见为头的几员大将，乃是李守诚、罗玉斌、海从龙、夏定邦、王国治、周大成、王家干、李家驹、赵旭、黄应龙、魏平书、陈应虎、谈茂钧、崔元亮、崔元炳、杨金标等等，一十六人。正待开口谕知御敌之策，已见大众一齐说道：“贼众已至，主帅快快发令。”

温绍原一面连连点首，一面即命李守诚、罗玉斌、海从龙、夏定邦四人，各率五百兵士，去守东门。王国治、周大成、王家干、李家驹四人，各率五百兵士，去守南门。赵旭、魏平书、黄应龙，陈应虎四人，各率五百兵士，去守西门。谈茂钧、杨金标、崔元亮、崔元炳四人，各率五百兵士，去守北门。只准严守，不准出战。大众奉命去讫。

温绍原立即带同夫人、公子两个，共率敢死亲兵一千，来到敌楼之上，亲自主持大炮的事情。等得刚刚预备完毕，早见太平军的大兵，已向西南两门攻打。他便命人把那炮门，移向西南两门，瞄准敌方主力军的所在地，轰隆隆的就是几炮。因为温绍原守了七年下来，深知这些大炮，乃是攻敌的利器，所以平时早将大炮的架子，装得活动，能够随意移转。往年守城，多半藉此力量，当时仍用此法，果然有效。当下就在那个隆隆

声中，只见跟着烟雾迷天，血光满地，西南两门的敌军，已被几声大炮，轰死一半。

温绍原正在欢喜之际，陡又听得一片喊杀之声，冲上城来。正是：

运筹帷幄称神算决胜疆场奋武威不知这片喊杀之声，究是何路人马，且阅下文。

第四十七回

踹敌营将门有子 得怪梦温氏成神

温绍原一见几声大炮，竟将攻打西南两门的敌军，打死一半，正在有些高兴的当口，陡又听得一片喊杀之声，突然之间的冲上城来。疾忙定睛一看，原来并非敌人，都是六合城内的一班老百姓们，因恐他们有失，特来拼死助战的。温绍原见此情形，更是一喜。赶忙谕知大众道：“你们来得甚好，快到四门分同把守就是”。大众奉令去讫。

温公子忽然用手向那前边远远地一指道：“父亲母亲，快看快看，敌军又在一齐蛇行而进，定是在避炮火。”

闵氏夫人先向远处一望道：“我儿之言不错，敌人此来，恐有异谋。”

温绍原听说，急用他那右掌，覆在额际，作了一个天蓬样式，蹙眉一望，果见敌军正从远远的蛇行而进。忙不迭的对着守炮兵士，将手向那远处一扬道：“快从正面放去，打他一个不能近前。”

守炮兵士，自然唯唯答应，只把炮门一扳，顿时又是轰隆

隆的几声，早将那些蛇行而进的敌军，打得血肉横飞，肢体迸起。

温公子正待说话，忽见把守北门的崔元亮、崔元炳两个，亲自飞奔报来，说是敌军似在北路一路挖掘地道，怎样办法？

温公子先接口道：“二位将军，快快回转。可命百姓，各人捐助空的酒坛一只，飞速埋在城根底下。地下如被掘通，空坛便有声响可听，那时再用火药迎头炸去，便可抵挡。”温绍原在旁听了大喜，急命二崔快去照办。

二崔刚刚去后，急又见一个探子，飞马来报。说是伪忠王李秀成，因见罗大纲、赖文鸿两个贼将，漫无布置，第一阵就中了我军大炮，死伤老长毛一万三千多人，打算暂避我军的锐气，已经退下五十多里。温绍原闻报，重赏探子。方对夫人、公子说道：“敌军畏惧炮火，不敢前进，也是情理。话虽如此，我等三人，今天晚上，须在城楼住宿，不可中了敌人以退为进之计。”

闵氏夫人、树德公子一同答道：“老爷须要保养精神，方好长此办事。不可今天第一天就把精力用尽，后来怎样支持，快请回衙。此地且让我们母子二人在此监督便了。”温绍原听说，还不放心，又命心腹将士，挂城而下，前去探过。探了回报，说是敌军果已退去五十里外，今天晚上，似乎不致进攻。

温绍原听了，方命公子在城监督，自己同着夫人回转衙门，稍稍进了一点饮食。

又据探子来报，说是北门城下，业已埋上空坛，只要地下稍有响动，上面便能听见应声。

温绍原听毕，面上似露喜容。闵氏夫人起初倒也有些高兴，及至探子去后，忽又想到一事，皱了双眉的对着温绍原说道：“老爷，你我年已半百，膝下仅有此子。方才埋坛之计，倒也亏他想出。妾身有个愚见，不知老爷赞同与否？”

温绍原捻须的答道：“夫人有话，只管请说。只要有益国事，下官无不遵命。”

闵氏夫人却微摇其头道：“妾身此言，适与国事相反，倒于我们家事有些关系。”闵氏夫人说到这句，她的声音，已经有点打颤。仍旧鼓勇的说道：“孤城难守，也已所见不鲜的了。我们夫妻两个，世受国恩，理该城存人存，城亡人亡，不用说它。不过我们这个孩子，年纪尚轻，未曾受过国恩，依妾之见，打算命他挂城逃走。我们两个，倘有差池，温氏门中，尚不至于绝后。”

温绍原听毕，先把脑袋向天一仰，微吁了一口气道：“夫人此言，未免有些轻重不分了。你要知道绝后一事，仅仅关乎于我们温氏一门。为国尽忠，乃是一桩关乎天下的极大之事。现在驻扎祁门的那位曾涤帅，他的兄弟，温甫司马，就在三河殉难的。还有那位彭雪琴京卿，他本是水师之中的老将，他的永钊公子，只为私吸大烟，犯了军法，他竟能够不顾父子之情，马上将他问斩。曾彭二位，都是当今数一数二的人杰，他们所做之事，那会错的。下官只望能够保全此城，方才不负朝廷付

托之重。果有不幸，我们全家殉忠，也是应该。”

温绍原的一个该字，犹未离嘴，忙把他的双眼紧闭起来。你道为何？原来这位能文能武的温绍原军门，年已半百，膝前只有这位树德公子。舐犊之情，怎能不动于中。若将眼睛一开，眼泪便要流出，岂非和他所说之话不符。

闵氏夫人一见她老爷此时的形状，不禁放声大哭起来。

温绍原噗的一声站了起来，含着眼泪圆睁双眼的，厉声说道：“夫人快莫作此儿女之态。大丈夫能够为国尽忠，也得有福命的。”

闵氏夫人听说，心里虽在十分难过，面子上只好含泪点头，承认他的老爷见理明白。

他们夫妻二人，正在谈论尽忠之事，忽见一个丫环走来禀报，说是王国治王都司有话面禀。温绍原便命传话出去，请到花厅相见。

等得出去，只见王国治一脸的惊慌之色，毫毛凛凛的向他禀道：“标下回军门的话，标下刚才得到一个密报，恐怕我们城内有了奸细。今天晚上，防有乱子。”

温绍原听说，连连双手乱摇道：“贵参戎不必相信谣言。我敢夸句海口，六合城中，个个都是良民。外来奸细，断难驻足。这件事情，不用防得，所要紧的是，我们这边一箍脑儿，

不及万人；敌军多我三十余倍，这倒是桩难题。”

王国治道：“标下业已派了飞足，亟到少荃中丞那儿请兵去了。因为少荃中丞那里的花绿队，却是外国人白齐文统带。只要这支兵马杀到，此城便可保住。”

温绍原又摇其头的答道：“你休妄想。前几天，少荃中丞允了程学启之请，准许苏州城内的百王献城自赎。岂知后又听了他那参赞丁日昌的计策，趁那程学启在那宝带桥营盘里督队操练的当口，假装请客样子，把那一百位投顺的贼王，诱到席上，以杯为号，即出刀斧手数百，尽将百王杀死。等得程学启知道，所有降兵，已经复叛。程学启因见少荃中丞手段太辣，使他失信于人。一气之下，便与叛兵前去拼命，有意死在乱军之中。现在少荃中丞自顾尚且不遑，怎么再能发兵来援我们。要未曾沅甫廉访，他已克复安庆，或者能够抽兵到此，也未可知。”

王国治一直听完，也没什么计策，只得回去守城。

温绍原一等王国治走后，又对他的夫人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夫人呀，我们城内，兵微将寡，粮饷又少，照此看来，万万不能等到援兵来到的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叫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下官只好做那儿，便是那儿。”

闵氏夫人珠泪盈盈的答道：“此事关乎天意，只要天意不亡大清，此城自然有救。我们也得长为太平之民了。”

温绍原听见他的夫人，付之于天的说话，也叫无聊到极点的了，当下不便再言。

一宵易过。第二天大早，就见树德公子亲自来报，说是贼兵又退十里，离城已有六十多里。此时只要援兵一到，此城便可保全。温绍原便同夫人、公子，来到城楼，远远一望，果然不见敌兵的影子，于是稍稍把心一放。一面下令四城的守将，大家不妨轮流把守，以资替换。所有人民，各令归家，不必苦了他们。一面仍留树德公子，在城监督。自己同了夫人回到衙内，写上一封密禀，命人挂出城去，飞投祁门大营请援。

温绍原发禀之后，正在盼望援兵的时候，那知就在这天的半夜，李秀成亲率大军，一窝蜂的陡然而致，竟将四城团团围住。原来李秀成此次的来攻六合，本是下了决心。第一仗因见罗大纲赖文鸿的队伍，中了大炮，自然不肯再以血肉之躯的兵士，去与大炮死拚。当时即下一道命令，往后退下五十余里。第二次要使温绍原相信，所以再退十里。

罗大纲、赖文鸿便一同进帐问道：“末将等的队伍，自不小心，中了敌人的炮火，应得有罪。不过王爷一退就是六十多里，倘若官兵的援军一到，我们岂非更加要费手脚了么？王爷退兵有无别计。”

李秀成见问，微微地一笑道：“本藩此计，并无甚么奥妙之处。只因敌方大炮厉害，瞄得又有准头，万万不能用那冲锋之法。须俟敌方稍有不防的当口，我军就好出其不意，一脚冲到城下。大炮那样东西，只能及远，不能及近。你们难道还不

知道不成。”

罗赖听说，方才悦服。

李秀成又说道：“你们二位下去，准在今天晚上，二更煮饭，三更拔营，人衔枚，马勒口的，四更时分，必须到达六合城下，将他团团围住。那时不管他们的大炮厉害，可没用了。”

罗赖二人听说，顿时大喜，退去照办。果然不到四更，已将六合的四城，团团围得水泄不通起来。那时树德公子，正因连日辛苦，仅不过略略打上一个盹儿，已经误了大事，赶忙飞报他的父母。

温绍原和他夫人两个，一得此信，连跺双脚的叹道：“痴儿误事。敌军已围城，我们的大炮，便成废物。”

二人尚未说完，又据探子飞报，说是贼人攻城甚急，公子已经单枪匹马的蹿入贼营去了。

闵氏夫人急把探子拖住问道：“你在怎讲。”

探子又重一句道：“公子已经单枪匹马的蹿入贼营去了。”

闵氏夫人不待听毕，早已哇的一声，喷出一口鲜血，跟着砰的一声的晕倒地上。温绍原见他的夫人，爱子情切，急死过去，不觉泪如泉涌，慌忙去掐夫人的人中道：“夫人呀，你这一来，真正更使我火上添油了呢？”幸亏温绍原的一个呢字，

刚刚离嘴，夫人已是回过气来。但是气虽回了过来，口上只在我的娇儿没有命了，我的爱子怕已死了，喊着不停。

此时温绍原不能再顾夫人，只好忙不迭吩咐丫环等人照料夫人。自己一脚奔到城上，往下一看，只见敌兵，多得犹同蚂蚁一般，已在围着他的爱子厮杀。

幸见他的爱子，还有一点能耐，只要他的一人一马，杀到哪里，所有贼兵，便会溃到哪里。温绍原正待发令，想命四城守将，全部冲出，去助他那爱子的当口，忽见李秀成亲自带领十多员悍将，忽将他那爱子围在核心。他那爱子一被李秀成亲自围住，便没起先的饶勇了。

正在万分危急之际，陡又瞧见他的夫人，率了一队人马，直从北门杀了出来。温绍原一见他的夫人拼命的冲入阵中，更是急中加急。赶忙下令，不论将士，不论民兵，统统一齐杀出。自己也去拿一柄大刀，跟着跳上战马，一脚捎到李秀成的跟前，厉声大喊道：“敌人不得逞强，快看我姓温的取你狗命来也。”

那时李秀成正想首先结果温公子的性命，才能制住官兵锐气。起先一眼看见，一员中年的女将带领几员将士，来救那员小将，料定便是闵氏夫人。此刻又见一员须眉斑白的老将大喊而来，又知必是温绍原其人。却把手上的马缰一紧，反而倒退了数步，方向温绍原一拱手道：“温军门，你已守了此城七年之久。你的忠心，你的毅力，本藩未尝不知。但是满清之主，非是我们黄帝子孙，军门何必这般替他效忠。我们天皇，素来最敬忠臣义士。军门若肯投顺我朝，此真所谓弃邪归正者也。

你须再思再想才好。”

温绍原不等李秀成说完，早已把他的胡子，气得一根根的翘了起来，同时竖眉裂眦的答道：“你快不要如此狂吠，我乃天朝大臣，现在提督之职，怎么肯来投顺你们无父无君的贼人。”

李秀成听见温绍原骂得厉害，自然有些生气；可是看见他那一副忠肝义胆的样子，不禁又觉可敬。便又忍住了气，仍用好言相劝。那知温绍原因为他的夫人、公子，都在阵中，那里还有工夫打话，只把他的那柄大刀，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直向李秀成的脑门劈来。李秀成至此，始知温绍原早已拚了命了，不是三言两语，可以劝得醒的。只好赶忙将头一偏，避过刀风，还要不忍去和温绍原直接厮杀，单向官兵中的将士杀去。

当时却恼了一旁的那个赖文鸿，立即一马冲至温绍原的面前，大声喝道：“你这狗官不得如此撒野。我们王爷，乃是一片仁心，只在好言相劝。你既不识抬举，就让我姓赖的前来送你归天便了。”赖文鸿道言未已，即和温绍原对杀起来。

那边的那位温公子，起初因为自己略一疏忽，竟被敌人围至城下，以致大炮失其效力。既怕父亲见责，又怕失了城池，害了百姓，所以不要命的，骑上一匹战马，手持双剑，杀入敌营，无奈敌兵太多，他只一个，虽然被他杀到哪里，敌兵溃到哪里，按其实际，也不过九牛身上，少了一根毫毛的情形而已。

温公子正在向前死命杀去的当口，忽见他的母亲，带领几员将士，一马冲入阵来。他就高声大喊道：“母亲赶快退回城

去，战是凶事，你老人家万万不可前来顾我。儿子虽没甚么本领，尚不至于就被敌人所擒，去作俘虏。”

谁知他的说话未完，又见他的父亲，已向李秀成那里杀去。他这一急，还当了得，只好不与他娘说话，顿时杀出重围，前去助他父母。可巧他的父亲，正被赖文鸿杀得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兵之力的时候，一经他去相助，陡然胆子一壮，始和赖文鸿杀个敌手。赖文鸿一见一员小将又来加入，不敢再事恋战，立即虚晃一刀，败下阵去。

此时官兵中的一十六员大将，也在拚力厮杀。闵氏夫人，又有一些真实功夫。直把天国中的将士，杀得不能支持。李秀成看得亲切，便在马上摇头自语道：“一人拚命，万夫难挡，此话真正不错。你看温氏父子三个，此刻已如中毒一般，我们将士，谁能抵敌。这场战事，只有计取，万难力敌。”

李秀成说完，急将令旗一展，吩咐快快鸣金退兵。及至退下二十里，料定官兵已经回城，方始扎下营头。检点人马，才知伤亡了三五万人之众。李秀成见此情形，不禁长叹了一声，对着罗大纲、赖文鸿二人说道：“本藩不纳二位将军，掘通地道之计，以致吃了这场败仗。若是遇见别路大敌，倒也说得过去，无奈一个小小县城，莫说天皇见罪下来，本藩无辞以对；就被官兵背兵议论，本藩一世的英名，也丧尽了。”

罗大纲接口道：“王爷不必灰心，掘通地道之计现在仍可进行。王爷前几天不纳此计，无非表示我们乃是仁义之兵，不肯将那六合县城，一齐玉石俱焚。那知温氏父子夫妻三个，不

认好歹，竟敢抗拒天兵。末将之意，只有仍旧明去交锋，暗则掘通地道，直达六合县衙。只要火药一炸，还怕温氏一门，不化灰烬不成。”

李秀成接口道：“本藩前据探报，说是温树德已将四门埋上空坛、你们去掘地道，怎么瞒得过他，此处还得斟酌。”

罗大纲便向李秀成咬着耳朵，如此如此、这般这般的说了一阵。李秀成听了大喜，即命罗大纲速去照计行事。

罗大纲退回自己坐营，便令书记写上几万张的谕帖，缚在箭上，射入六合城中。百姓拾起一看，只见写着是：太平天国忠王李谕知六保城中一切军民人等知悉，本藩率兵抵此，原为救民而来。除只惩办抗拒天兵之温绍原一家外，其余概不株连。尔等若能献城投顺，自当奏知天皇，封以万户侯外，入城之日，并保良民家属。否则亦宜各贮粮食，以备围城无食之苦。从前翼王围困长沙城垣时，居民至以腐草为粮，其苦可知。前车可鉴，尔等须自为计，莫谓言之勿预也。切切毋误。

百姓们一见此帖，大家忙去聚议。聚议的结果，献城投降，万难办到。只有各自贮粮，以备围城无食之苦，尚是正办。大家既已议定，各人便将日前埋入四城的空坛，全行收回，自去藏贮粮食。

事为温绍原所知，不觉大吃一惊。急将紧要的几位绅士，召至衙中，说明百姓取回空坛，去贮粮食之事、乃是图近利而贻远害的政策，万万不可行的。绅士答称，取坛贮粮，人民为

防围城无食之苦，不是口舌可以劝阻下来的。温绍原一见绅士也没法子，只好付之一叹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乃是天意，不是我姓温的不能保护百姓了。”

一班绅士听说，各自歉歉一会，无言而退。

温绍原送走绅士，回进内衙气喘喘的急将此事告知夫人、公子。树德公子连忙安慰他的父亲道：“爹爹不必着急，贼人既吃一场败仗，三两天之内，未必能复原气。至于埋坛听声一事，无非一种防御之法而已。现在全城的人民，既已收回空坛，前去贮粮，此事不能反对。若一反对，人心一乱，更难办事。爹爹且去养养精神，守城之事，且让孩子担任几天再讲。”

温绍原听他儿子如此说法，因为自己也没什么办法，便也依允。

那知就在这天晚上，温绍原却做了一个大大的怪梦。正是：

漫道忠言虽逆耳须知热血可通灵不知究是一个什么怪梦，
且阅下文。

第四十八回

提督掬丹忱小民感戴 翰林崇老例后辈含糊

温绍原一听他的爱子如此说法，只好依允。正待好好的睡他一宵，养足精神，以便好去办事。那知睡到床上，无限的心事，又堆上心来，一任如何凝神一志的把持，总是翻来覆去的不能合眼。直到三更以后，方始朦朦胧胧的睡去。

恍惚间，陡见眼前来了一位金甲神人，面貌并不凶恶，举动颇觉庄严。温绍原慌忙下床相迎，尚未开口动问，已听那位神人向他大声说道：“上帝悯尔一片丹忱，将命吾神到此指示：现在天国那边，业已定下一条毒计，正在挖掘地道，不日就要攻城。虽是尔父子能有报国忠心，将来应归神位，怎奈满城数十万的生灵，一旦同遭浩劫，岂不可惨。尔须加意提防，破此大难，切记切记。”

温绍原一直听毕，忙又躬身动问道：“尊神既来指示，温某先替全城子民感谢。不过尊神命某加意提防，从前小儿树德，曾以空坛应声，有所防范。无奈全城子民，中了敌方空坛贮粮之计，尽将空坛取回。其余尚有何法可破这个毒计，伏求尊神明白指示。”温绍原说完，恭恭敬敬的站在一边，听候吩咐。

那位神人直等温绍原说完，方始连连的摇头道：“此乃天机，万难泄漏。况且大限已定，劫数难逃，届时自会知道。”

温绍原听了神人之言，不禁微蹙双眉的复又问道：“尊神既来指示，必有一条生路。否则大限既定，劫数难逃，教我温某怎样加意提防呢？”

那位神人倒被温绍原驳得无法起来，只好说道：“吾神不来欺你，你的全家应在这个劫数之中。不过归天之后，上帝念你一片忠心，赐你一个神位。此城百姓，不下数十万人，如何可以跟你同死。加意防范的意思，无非要你令百姓赶紧逃生去吧。”

温绍原又说道：“此城百姓，早已表示愿与温某全家同生共死的了，若要逼迫他们统统离城，实难办到。”

那位神人听到此地，便把他手向那墙上，划上几划。说也奇怪，那位神人划到哪里，哪里就有滔滔的水声起来。温绍原还待细问，忽见那位神人将他袍袖一展，顷刻之间，失其所在。温绍原因见此十分奇突，心下一惊，早已醒了转来。赶忙睁开双眼一看，自己仍在床上卧着，不过两耳之中，尚有滔滔的水声听见。

温绍原本是一个人睡在签押房内的，此时既然做了这个怪梦，醒了之后，还有水声听见，连忙下床走到上房，唤醒闵氏夫人，告知梦中之事。

闵夫氏人不待听完，早已双泪交流的答道：“老爷，此梦不祥，莫非我们全家，真要与城同亡不成。”

温绍原瞧见他的夫人如此伤心，也不觉含泪的说道：“下官守此孤城，忽已七年，本是打算与城同亡的。夫人倘因爱子情切，下官也可作一违心之事，此刻就去开城，谕知百姓快快逃生，夫人同我孩儿，也去夹在难民之中，逃生便了。”

闵氏夫人听到此话，忙不迭一把将温绍原的衣袖拉住道：“这末老爷呢？”

温绍原急把衣袖一摔道：“夫人呀，陆建瀛、何桂清，他们二位总督的下场，夫人难道还不见么？”

温绍原说完这话，便不再待闵氏夫人答话，立即奔出大堂，跳上坐马，亲自前去劝谕百姓逃难去了。

闵氏夫人一等她的老爷走后，疾忙命人将她爱子唤到，上气不接下气的，先将温绍原的梦境，告知她的爱子听过，然后方问怎样主张？

树德公子朗声答道：“梦境无凭，毋庸深信。至于敌人射入城中的几万张谕帖，明明知照百姓取坛贮粮，无非要破孩儿的那个埋坛听声之计。现在百姓既已中计，爹爹要去谕知他们逃生，恐难办到。这班百姓，对于爹爹十分敬爱，虽是可感，但已中了敌方之计，其愚不可及也。以孩儿之意，还是母亲爹爹逃出此城，孩儿在此殉节，也是一样的呢。”可怜树德公子

说到此处，早已眼圈发红，噎得说不出话来。

闵氏夫人双手发颤，急将树德公子一把搂到怀内，一边哭着，一边说着道：“我儿怎么说出此话，你们爹爹的正直脾气，你还没有知道不成。”

闵氏夫人还待再说，又见她的老爷，一脸很失望的样子，已经回转。一进房来，一屁股坐在椅上，双手撑在膝上，低头不语。

闵氏夫人忙同树德公子一齐走到温绍原的跟前，立定下来，眼巴巴的低声问道：“老爷，你可是从外边回来的么？满城百姓，可肯听你说话，各自逃生去么？”

闵氏夫人问了两句，又不及等待她的老爷答话，忙又指指树德公子道：“我已问过我们孩子，他说他愿在此地，代父职守此危城，并教我们两老出亡。”

闵氏夫人的一个亡字，刚刚离口，忽又纷纷落泪，回头叫了一声树德公子道：“我的苦命孩儿。你为什么东也不去投胎，西也不去投胎，偏偏投到我家来做子孙的呢？”

树德公子听说，急得把脚一跺，正待接口答话，忽觉地下陡现空声，不禁大叫一声不好，连忙将他父母一手一个，拖出房间。

再向外面气也不透一口的，只是飞跑。刚刚跑出大堂，就

听得天崩地陷的一声巨响，一座上房，早已轰为灰烬。

此时的温绍原，倒底是个汉子，还能对他的爱子，说声好险呀的一句说话。可惨那位闵氏夫人，本来已在悲痛她的丈夫和儿子两个，各自硬要尽忠报国，不肯听她，一颗芳心，早已粉粉碎了的。此刻如何再经得起这个轰炸之声。她的一双小脚，早在轰隆隆的轰炸声中，软了下去，不能再走。

树德公子只好放开父亲之手，双手急去扶着他的母亲，连连说道：“此地还是危险之处，母亲快快紧走几步，且到街上再讲……”

树德公子尚未说完这话，陡见两三个丫环，披头散发，满脸焦黑，形同魔鬼一般的奔到他们面前，抖凛凛的哭叫道：“老爷、夫人、公子、大大……大事不好，所所……所有……有有的丫环使女等等，纷纷炸死了。”

闵氏夫人一听此言，陡又一吓，才把她的脚劲，吓了上来，跟着树德公子，一脚跑到街心。尚未站定，又听得一班百姓，一见她们三个，大家都在急着喊道：“还好还好。我们军门和夫人、公子，都逃出来了。快快避到鼓楼上去，那里比较别处为高。”

温绍原不及答话，单问众百姓道：“我的衙门既被轰炸，四面城门，可曾被炸呢？”

内中一个百姓，就在人群之中，高声答话道：“小人方从

东南两门回来，那里还算平安。”

这个百姓刚刚住嘴，又有一个民妇接着说道：“西北两门，不过炸陷两尺地方，还不碍事。”

温绍原忽然抬头向上一望，只见半空中的火光，依然红得吓人。原来那时还止四更天气，火光反映空中，所以有此景象。温绍原到了此时，也曾汗毛凛凛的将手向着鼓楼一指。

对着夫人、公子两个说道：“我等且到那儿再说。”

闵氏夫人业已迷迷糊糊，一点没有主张。树德公子忙接口对着那几个形同鬼怪的丫环说道：“你们好好的扶着夫人前进。我去伺候老爷。”

那些丫环，本已吓得心胆俱碎，瞧见鼓楼地段较高，不待公子吩咐完毕，早已簇拥着夫人急向鼓楼奔去。及至大家上了鼓楼，幸有几个伶俐差役，已在鼓楼里面设了坐位。

树德公子先将父母扶去坐定，然后问着他的老父道：“爹爹梦中，既蒙神人指示，用水救火。孩儿此刻打算带领老百姓们，去到四城，拣那有了空声的地方，用水灌下，或能浇灭炸药，也未可知。”

温绍原听说，侧头想了一想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哪里还能抵御。方才为父对着一班百姓，口已说干，无奈他们不但不肯各自逃生，还说愿与贼人厮杀。我们手下的兵士，也算身经百战

的了，到了此刻，也没力量作战。这班徒手的百姓，怎么可以出战厮杀。”温绍原说到这句，急把双手向他胸前乱指，嘴上已经不能说话。

闵氏夫人在旁瞧得亲切，赶忙扑到温绍原的面前，干号着道：“老爷快快定下神来，还有多少大事，须得老爷分派呢。”

闵氏夫人犹未说完，陡又听得东南门的角上，连着轰隆隆的几声，跟着就是老百姓的一片哭喊之声。温绍原却在此时，扑的吐出几口热血，始对闵氏夫人、树德公子两个高声说道：“夫人，我儿，若要尽节就是此时。倘再迟延，贼人攻入，那时要想求死，恐不能矣。”

闵氏夫人不及答话，忙又跌跌冲冲的奔到栏杆之前，朝那西门一望，只见火焰连天，血光溅地。官军纷纷溃退，敌人纷纷蹿入。城内百姓，无不鬼哭神号。料知大势已去，便不再回里去，单是双手紧扶栏杆，口上大喊一声道：“老爷，我儿，我先去也。”闵氏夫人的一个也字，犹未停声，早已将身往下一纵，顿时砰的一声，血溅全身的归天去了。

那时树德公子正在防着他的老父，所以没有顾着他的亲娘。及听他娘如此一喊，心知不妙，连连丢下他的老父，奔到栏杆之前，往下一望。只见他娘，已经粉骨碎身的死在地上，尸首之旁，围着许多百姓，都在那儿乱哄哄的号哭。

树德公子忽把他心捺定，并不悲伤。不忍再去拨动他的老父，只是飞身下了鼓楼，跳上一匹战马，拔出腰间双剑，一脚

奔至敌人面前，就去巷战。一连被他砍死三十多员敌将，百数十名兵士；自己身上，也中二十余枪。实在不能再支，方才大喊一声道：“天亡我也，非战之罪。”说完这句，用剑向他咽喉一抹，追随他的母亲去了。

温绍原起初连吐几口热血的当口，还怕他的夫人和他爱子，为他一人之故，不肯先行尽节。自己双手已软，方始把心一放，拔出佩剑，也就自刎而亡。

此时这位温公刚刚归天，忠王李秀成已率大军进城。有人报知此事，李秀成赶忙奔上鼓楼，一见温公业已自刎，微微地连点其首道：“好官、好官。可惜误投其主，见事不明也。”

李秀成刚刚说完，只见罗大钢、赖文鸿二人，也已赶到。李秀成指着温公的尸首，怒目而视的对罗赖二人道：“此人为国尽忠，本不足怪。只是六合城中的百姓，为何死抗天兵，和我作对。你们快快遵令屠城，不得有误。”

罗赖二人尚拟谏阻，李秀成已经踱下鼓楼，传谕棺殓温绍原夫妻父子的尸身去了。后来温绍原得了忠愍二字的说法，且入昭忠祠。

当时六合县城的百姓，既被屠杀，逃出性命的不过十分之一。还有一班不肯逃走的，夜间竟见温公前去托梦，说是他已奉上帝之命，授职六合县的城隍。天国现下屠城之命，何苦拿命去拚，能够逃出一个，就是一个等语。百姓感他显灵，复又逃出不少。等得曾国藩、曾国荃的两路援兵到来，六合县城已

失守多天了。曾国藩的援兵，只得回去销差，曾国藩也不便深责他们贻误军事。

又过几天，正拟再发书信去问北京之事，忽见家人禀入道：“翰林院编修郭嵩焘大人，由京到此，有事要见。”

曾国藩听了惊喜道：“筠仙来了么？快快请到签押房相见。”

家人出去导入，郭嵩焘先以翰林院的前辈之礼，见过曾国藩。曾国藩回礼之后，方请郭嵩焘坐下。

原来前清翰林院的礼节，敬重辈份。例如后辈去见前辈，必须随带红毡两张，一张是本人自己磕头用的，一张是预备前辈回礼时候用的。此礼之外，还有两样；一样是后辈须得称呼前辈为老先生。倘若后辈不称前辈为老先生，单称前辈的现在官职，前辈就要动气，说是后辈瞧他不起，仿佛没有做翰林的资格。道光时候，有位名叫袁旭的新科翰林，去拜现任礼部尚书旗人穆进阿，当面没有称呼他为老先生，只称呼他为中堂。当时的穆进阿，便气得侧头不应，袁旭不懂，第二句仍称呼他为中堂。穆进阿始回头朗声说道：“穆某不才，某岁曾入翰林。”袁旭听到这句，方才知道自己错了礼节，连连当面告罪，改称老先生了事。

一样是后辈写信给前辈，须得用一种仙鹤笺。任你改用最恭敬的大红禀单，前辈也要动气。宣统元年，不才的老世叔萍乡文道希学士，他的从子文缉熙大令，以进士听鼓安徽。那时

的皖抚为朱金田中丞。文缉熙出京之日，要求乃叔道希学士替他出封八行，给与朱金田中丞。文道希学士，因为朱金田中丞虽是他的同衙门前辈，但是素未谋面，不便贸然写信，不肯答应。文缉熙大令，便自己私下写了一封，到省时候，呈了出来。

朱金田拆信一看，便问文缉熙大令道：“你与文道希学士，不是一家么？”文缉熙大令忙答称道：“确是家叔，不敢冒称。”

朱金田中丞听说，立即含怒的说道：“兄弟虽与令叔未曾谋面，但是既在同一衙门过的，写信嘱托子侄之事，也没什么关系。不过令叔既为翰林写信给我，不会不遵院例用那仙鹤笺之理。以此看来，此信必是假冒。我若不瞧你是一个进士出身，十年寒窗之苦，我就参你。”

朱金田中丞说完这话，便把那信退还文缉熙大令。文缉熙大令，当下碰了那个大钉子，只好忙又回到北京，去见乃叔父道希学士，老实说出冒写八行，以致闹得弄巧成拙之事。

文道希学士，生怕乃侄参了功名，只得当面训饬一番。即用仙鹤笺恭恭敬敬的再写一封，说是前信确是后辈所出。只因匆忙之间，忘用仙鹤笺纸，尚求老先生宽恕后辈的冒昧。请将舍侄文某，以子侄看视为禱云云。文缉熙大令持了那封真信，再去谒见朱金田中丞，朱金田中丞方始高兴。不但不怪文道希学士的疏忽，且有回信给文道希学士，说是前信疏忽，不必再提。现拟将令侄补东流县缺，不负所嘱。以此而论。文缉熙大令，已中进士，不过没有点翰，对于用那仙鹤笺之例，还未知道，何况其他。后来文道希学士，出京之日，有一首望九华山

文后子缉熙的诗，不才记得是：苍颜奇服郁秋烟，广座吾知孟万年；江水滔滔映岩邑，此流惟许阿威贤。

不才做到此处，因为提到郭嵩焘用后辈之礼，去见曾国藩，忽然想到两桩故事，写了出来，虽于本书无关，但觉很是有趣，读者勿责为幸。

现在再说当时的曾国藩，请那郭嵩焘编修坐下之后，第一句就问道：“筠仙，我曾给你四封信，打听京情，怎么忽有赞襄王大臣的名义发现？我虽仰蒙两朝的皇上，破格录用，直到今职。但是这等皇室的大事，非是外臣可以置喙的，因而未悉内容。”

郭嵩焘听说，忙恭而敬之答道：“老先生发给后辈的信统统收到。只因大行皇帝。忽在热河宾天，怡亲王和端华、肃顺两位军机大臣，想学汉朝时代以那鉤弋夫人的故事，对待东西两宫，幸亏东西两宫，很是机警，现已安然的由热河抵京，且将怡亲王、端华、肃顺等正法矣。”

曾国藩不待郭嵩焘说完，不觉失惊道：“京里闹了如此大事，我们外臣怎么一点未知。真说不过去。”

郭嵩焘道：“此事本极秘密。现在事已平服，不久即有上谕明白晓示的了。”

曾国藩又微喟了一口气道：“大行皇上，曾经有过上谕，命我率兵勤王。当时我因无兵可分，只好负了大行皇上。”

郭嵩焘本来未知曾国藩从前吞服上谕之事。他忙答道：“老先生的学问见识，本来不比常人。意诚家兄，常在写信上提及的。”

曾国藩忙谦虚道：“这是贤昆仲的谬赞，老朽那敢克当。现在令兄的贵恙，想来早已痊愈了吧。我因军务倥偬，实在没有工夫写信候他。”

郭嵩焘欠身答道：“家兄之病虽未复元，现在仍到抚幕办事。家兄上次来信，还提及老先生那时的铜官一役，奈他回籍养病，以致抚帅那儿，没人主持军事，否则老先生当时还不至于那般受惊呢。”

曾国藩蹙额的答道：“筠仙不必说起，那时我真想尽节的。后被大家劝下。即以此事而论，大行皇上的天恩高厚，使我曾某真正无从仰报于万一也。现在发逆尚未荡平，京中险出大祸，幸亏大行皇帝的在天之灵，两宫能够如此机警，皇室危而复安，更使我等外臣置身无地的了。”

郭嵩焘听到此地，忽然想着一事，忙向曾国藩道喜道：“老先生快快不必这般说法。老先生的恩眷甚隆，后辈出京时候，曾经听见某小军机说起，两宫正在计议，想授老先生为南京、江苏、安徽、江西四省的经略大臣呢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吓得站了起来，摇着头道：“老朽怎能当此重任。”曾国藩刚刚说一句，忽见戈什哈递进一件要紧公事，忽去拆开一看，边看边在连点其首。正是：黄口儿童承大业青

年后辈述前情不知曾国藩见了那件公事，为何连点其首，且阅下文。

第四十九回

发热发狂断送要隘 忽和忽战貽笑外邦

曾国藩接到那件紧要公事，一边在看，一边只在点头，郭嵩焘等得怎国藩看完之后，方笑问道：“这件公事，何处来的？老先生怎么看了很是高兴。”

曾国藩见问，便将那件公事递给郭嵩焘道：“这是九舍弟沅甫，从安庆发来的，他因六合县城已经失守，温军门阖门尽忠，他所发的援兵，到得稍迟。心里有些抱歉，决计亲率大军，去围金陵，因要资调萧孚泗、李臣与两位总镇前去相助。我因九舍弟尚有知人之明，所以有些高兴。”

此时郭嵩焘业已看完公事，接口说道：“萧李两位总镇本是当今名将，能够前去助攻金陵，大局必有转机。”

曾国藩点头答道：“筠仙请在此地稍坐，我到文案房去教他们办好这件公事来还有要紧说话问你。”郭嵩焘忙答道：“老先生尽管请便。后辈此来，本是前来投效的，稍候不妨。”曾国藩拿起公事，向空摇摆着的带笑答道：“投效二字，未免言重。筠仙若肯来此帮忙，真正求之不得的事情。”曾国藩说完这话，匆匆自去。

郭嵩焘等得曾国藩走出签押房门之后，便去翻阅桌上公事，只见一切的批札，都是曾国藩的亲笔。暗暗忖道：人谓此公老成持重。在我看来，却是一位守经行权的大手臂。发逆之事，必在他的手上荡平。我能投效此间，自比在翰林院里还有希望。郭嵩焘的念头尚未转完，已见曾国藩回了进来。坐下之后，向他说道：“筠仙，你方才所说，东西两宫，打算以那四省经略大臣之职畀我，这件廷寄，已经来到。”

郭嵩焘听了一喜道：“老先生真去奏辞不成？在后辈之意，殊可不必。”

曾国藩摇头答道：“一定辞的，一定辞的。”

曾国藩说到此地，又朝郭嵩焘笑上一笑道：“这些事情，不劳老弟过问。老朽只能量力而行，万难强勉。只有此次赞襄大臣的名义，究竟从何而起？所以两宫又将他们这班顾命大臣正法，内中必有隐情。你在北京，亲眼所见，快请详详细细的说给我听。”

郭嵩焘说道：“此话虽然极长，老先生乃是三朝元老，国家柱石，后辈应当报知。”

说到这件事情，须从头里述起。道光末叶，广东巡抚叶铭琛中丞为人虽没甚么才干，却能纸上谈兵，因此得了朝廷的信任。后来不知怎样一来，竟将在广东地方的英国人得罪了，英国自恃他们的炮火厉害，就在广东地方，首先开衅。当时的那场战事，我们国里很吃亏的，叶中丞且被掳到印度。朝廷一时

无法，只得去向英国议和。草约虽然议定，并未签字。一直延到咸丰十年的夏天，英国方面，忽派一位名叫阿尔金的使臣，带同两位参赞，一个名叫巴夏礼，一个名叫鲁恺，坐了本国兵轮，直到天津，指名要换正式和约。不料我们朝上，很缺世界知识，外交手段，单对英国使臣说道：“和约乃是草稿，只要未曾正式签字，本可随时更变。”

英国使臣阿尔金听了此话，当然不肯承认。可巧那时的僧格林沁僧亲王，因为曾将伪威王林凤祥剿灭，自认是个天下无敌大将军一般。咸丰皇上本又重视他的，便将此事和他商议。僧亲王马上拍着胸脯说道：“皇上不必多烦圣虑，奴才只率本部旗兵，去到天津把守，英国使臣，倘若见机，乘早退去，那是他的便宜。尚有一句多言，奴才不是夸口，只要奴才略一举足，就能杀他一个片甲不回。那时才教这些洋鬼子，知道天朝的兵威厉害呢。”

当时咸丰皇上听了僧亲王几句头顶磨子不觉轻重的狂妄说话，顿时大喜特喜。马上下了一道谕旨，就命僧亲王去到天津，督同直隶提督乐善，对于英国使臣，相机行事。

后来僧亲王一到天津，立即发令给那提督乐善，命他去守大沽口的北炮台，僧亲王自己去守南炮台。并将所有可以进口之处，统统埋了地雷火炮。在他之意，以为这等军事布置，一定可制英人死命。不防英人比他还要机警，当他正在布置军事的时候，早有暗探派至，把他一切内容，打听得明明白白的回去报告。僧亲王自然睡在鼓里。还在只望英舰入口，他便可以大得其胜。

一直等到次日黎明，方见一只英国兵舰，随带几只小火轮，以及不少的舢板船，正从水面缓缓驶来。僧亲王本已等得不耐烦的了，一见一缕晨烟直冲半空，便知英船已近，正待下令开炮，忽见那只英船，不知怎样一来，冲入一段积沙之处，陷了下来。僧亲王反又止住开炮，对着众臣说道：“此舰既已陷入积沙之处，难道还会插翅飞去不成？与其开炮打死他们，不如派了我们的船只，前去将他团团围住，活捉洋鬼子，解到北京献功，自然比较将他们统统打成炮灰，更有面子。”

僧亲王的说话未完，忽又见英舰的桅杆之上，陡然挂起一样雪白的东西，急命将弁前去看来，据报说就是挂的打了败仗的白旗。僧亲王一听此话，不禁呵呵大笑起来道：“平常时候，人们总说洋鬼子用兵厉害。今天照咱们瞧来，这些洋鬼子的本领，不过尔尔。可知从前广东的几次败仗，并非洋鬼子的能耐，都是咱们的汉人没有出息，或是没有替咱们满人出力，无非虚报声势而已。那时林则徐的办了充军之罪，叶铭琛且被洋鬼子捉到印度，剥去他的衣裳，穿到狗子身上，真正不屈呀不屈。”

哪知僧亲王正在乐得手舞足蹈的时候，忽又瞧见那只兵舰，渐渐的活动起来。一个不防，那只兵舰早已似燕子般的驶了进口，僧亲王直到那时，方知中了英人之计，连连的这里调兵，那里开炮，已经不及。再加英人本已暗暗的四布精兵，一面派兵绕过北塘，接连占了新河、唐沽一带地方，一面又从陆路四处攻入。

那时的那位僧亲王，当然急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还是不敢奏知咸丰皇上，怕得夸口之罪。幸亏那位乐提督，虽然也

是一位旗人，总算是个军功出身，又见事已惊动畿辅，国家存亡之际，只好不要命的督率手下旗兵，在那北炮台上，一停不停的开着火炮，这样一来，方才支持了几天。

七月初五那天的黎明，忽又来了一员英国的大将，此人名叫鲁恺，就是英国使臣阿尔金手下的参赞。他见直隶提督乐善，死守炮台，英兵一时不能进展，便向阿尔金那里，自告奋勇，亲率兵弁，要与乐善一战。阿尔金自然一口允许。鲁恺即率精兵三千，亲自拿千里镜照着乐善所处的地方，瞄准大炮，当下只听得轰隆咚的一声，可怜那位直隶提督乐善，早被一架无情火炮，打得肢体横飞，尽了忠了。手下兵士，一见主将陈亡，自然一齐溃散。

僧亲王吃此败仗，虽然不敢奏上，可是咸丰皇上已经知道。一见乐善阵亡，大沽南北两炮台同时失守，这一急还当了得。赶忙下了一道上谕，命僧亲王从速退守通州，以保畿辅；又召朝臣，垂问可有别样良法。那时怡亲王载垣，户部尚书端华，内务府总管兼工部左侍郎肃顺，三位军机王大臣，一同奏称：说是大沽口既失，天津已无门户可守，英兵旦夕可占天津。我国南方，正有军事，勤王之兵，万难骤至。与其长此支持，将来恐惊畿辅，不若下谕召回僧王，以示停战修和的决心。再派几位能言善辩的大臣，去与英使重伸和议。英使若再不允，皇上再加一点天恩，不妨赏使他们百十万的银钱。夷人素来贪财，这件和议，断无不成之理。

咸丰皇上听了三人之奏，踌躇半日，方始微谓着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也只有这般办理的了。但是僧格林沁，不能马上召

回，一则要他把守通州门户，二则一经召回，太觉示弱于人，和议难得成就。”

皇上说到这里，即命太常寺少卿文俊，通政关副使恒祺二人，去到天津与那英使议和。谁知文俊、恒祺二人到了天津，去拜英使阿尔金，阿尔金不肯接见。说是文恒二人，官卑职小，不能当此全权重任。文恒二人无可奈何，只得回奏皇上。

皇上便又改派大学士桂良，充任全权议和大臣，去与英使阿尔金接洽。英使阿尔金见是我国的宰相，方才开出三条条件：第一条是增赔兵费若干。第二条是准许英国人民，自由在天津通商，中国人民不得分毫干涉。第三条是酌带兵弁数十人入京换约。桂良见了三条条件，件件都是难题，只好飞行奏知皇上。

皇上一见三个条件，气得顿脚大骂洋奴无礼，咱们堂堂天朝，真的被这班洋奴如此挟制不成。当下一面召回桂良，一面又命僧亲王再从通州进兵。并用六百里的加紧牌单，廷寄外臣入都勤王。

谁知僧亲王只知满口大言，一见洋兵，除了溃退之外，一无法子。外面勤王之兵，急切之间，又不能迅速到京。再加一班太监宫女，日日夜夜，只把洋兵如何骁勇，炮火如何厉害的说话，有意说给皇上闻听。皇上一想没有法子，只好自己作主，下了一道朱谕，命人预备军马，要到热河地方，举行秋狩大典。

此谕一下，京中百姓，顿时大大恐慌起来。大学士桂良听得风声不好，赶忙入朝奏请收回举行秋狩的成命。咸丰皇上听

了大惊道：“卿所奏称，请朕收回成命一节，敢是在朝诸臣，都不以此事为然么？”

桂良闻谕，只好把京内百姓大乱一事，详细奏明。皇上没法，复又下了一道上谕是：近因军务紧急，凡国家需用军马，自应各路征调，以备缓急。乃尔居民人等，竟因此事，颇有烦言，无端四起谣诼，何其愚也。朕闻外间浮言传来，并有谓朕巡行一举，致使人心惶惑，举室不安。因之众口播扬，纷纷议论，窃思朕为天下之主，当此时局艰难之秋，更何暇乘此观省。果有此举，亦必明降谕旨，预行宣示，断无车驾所经之处，不令天下闻知之理，尔中外臣民，当可共谅此意。所有备用军装车马，著钦派王大臣等，传谕各处，即行分别发还。毋得再行守候，免多浮议而定人心，钦此。

岂知此谕一下，京中百姓，虽然有些安静下来，可是洋兵攻打张家湾更急。那时的怡亲王载垣和端华、肃顺三个，已经有了深谋。只望咸丰皇上，去到热河，离开京中朝臣，他们便可授着大权。当下又去奏知皇上，还是一面议和，一面驾幸热河，以避危险为妙。皇上正无主见的时候，马上准奏。即命怡亲王载垣、大学士桂良，军机大臣穆荫，去到通州，再与英使议和。

英使见了三人的照会，不觉哈哈大笑的说道：“我也经过几次交涉，从来没有遇见这些人物，忽尔宣战，忽尔议和，这般反覆无常，如何会有信用。”

还亏他的参赞巴夏礼在旁进言道：“中国之势，尚未弱到

极点。南方的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彭玉麟等人，都是能文能武的人材。倘若一与发军联和，同来与我军对敌，胜败谁属，尚未可知。中国既来议和，似乎不必拒绝。”

英使听了巴夏礼之言，始不反对议和。便命巴夏礼亲入通州城内，去与中国的三位全权大臣议和。

当时怡亲王、桂良、穆荫三人，闻得英使阿尔金已派巴夏礼为议和代表之信，不胜欢喜，立即欢迎入城。相见之礼，很是隆重，除设筵款待之外，复又不要命的再三恭维。

哪知那个巴夏礼，不是口头虚文可以骗得好的。当时即庞然大自大的对着怡亲王、桂良、穆荫三人说道：“贵国既要议和，今天席间不能开议。我须面见贵国大皇帝，方能开出条件。但是贵国向用跪拜礼的，我们向来，除了见着天主，方能下跪，其余见着不论何人，都不下跪。这是第一样须先声明。第二样我们去见贵国大皇帝，并须带兵入见。这两样问题，先请贵大臣承诺下来，再谈别事。”

当时怡亲王、桂良、穆荫三人，一听巴夏礼突然说出此话，顿时吓得大惊失色。除了你看我的鼻子，我看你的眼睛，同时六目相视外，一无言语。巴夏礼在旁看得亲切，只在冷笑，不及等候，复又催促答覆。

怡亲王没有法子，只好嚅嚅嗫嗫的答道：“这个问题，关乎敝国陛见的礼节，我等三人，不敢作主。”

巴夏礼听说，只把鼻管一掀，仍是冷笑着的答道：“这点小小礼节，贵大臣等都不能的作主，世界之上，怎有这等全权代表。既是如此，快快收拾卧室，让我休息，等候贵大臣等奏闻贵大皇帝之后，再行给我确覆便了。”

怡亲王、桂良、穆荫三人，听了此话，真正巴不能够。当时如释重负一般，连忙吩咐从人，收拾一间极考究的卧室，以便巴夏礼前去休息，他们便好飞奏朝廷，讨个答复之话。

哪知怡亲王等三人，刚将巴夏礼送入卧室，他们尚在商议奏闻之折的当口，忽所然听得人声鼎沸，出自巴夏礼的卧室之中，不觉连问怎么怎么，赶忙奔去一看。只见桂良的亲随乔福，率着多人，即将巴夏礼以及随员等人如同猪一般的捆绑起来。

当时在怡亲王、桂良、穆荫三人的初意，还想喝止乔福等人，速将巴夏礼等人放去，打算道歉了事。不防巴夏礼一见他们三人，立即破口大骂，且有侵及皇上故设圈套之言。桂良至此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起来，当场力主即把巴夏礼等等，带入北京，去作献俘之功。

怡亲王这人，本来一离开了端华、肃顺两个，便没魂灵了的。穆荫的资望较浅，不敢反对桂良的行为。二人既没什么主张，起先还想站在不负责任旁观的地位之上。后见乔福一个人只在狂号叫跳，发令指挥。仿佛已经真个战胜英人的样子。巴夏礼等人，确有俘虏资格。又见桂良也在附和乔福。怡亲王和穆荫二人，忙又一想，这场功劳。莫被桂良一人得去，当下也去喝骂巴夏礼几句，算是他们对于此事也有份的。

桂良、乔福二人，一见怡亲王已经赞成这个办法，自然更是大喜，于是主张立即回京。怡亲王、穆荫二人，当时果不反对，只是一阵糊里糊涂的跟着桂良、乔福几个，一同带了巴夏礼等等，漏夜回京。

次日黎明，怡亲王、桂良、穆荫三人，即将经过之事，老实奏知咸丰皇上。皇上听了，心里虽不为然。但见事已至此，因要保全天朝的威严，即将巴夏礼等人，发交大兴、宛平两县监禁起来。朝廷尚未商定妥当办法，又接僧亲王的飞奏；说是英使阿尔金，一闻巴夏礼被禁之信，亲自督同鲁恺，力攻通州。奴才寡不敌众，节节败退，现在英兵业已杀过通州。正由郭家庙一带，三路进兵，似有直扑京畿之意。

咸丰皇上一见此奏，急得神色大变，马上召集众臣，商议解围之法。首由大学士贾桢、户部尚书周祖培、兵部尚书陈恩孚、刑部尚书赵光几个奏称道：“事已危迫，究竟主战主和，皇上须得宸衷独断下来，臣等方有办法。”

皇上皱着双眉的答道：“现在洋鬼子已经进逼京城，僧亲王又连次兵败，朕的派人去与洋鬼子议和，也想就此和平了结。岂知桂良等等，不问皂白，竟将巴夏礼捉进京来。这样一闹，自然要使洋鬼子有所藉口。诸卿教朕先将和战二字决定下来。始有办法，所陈本也不错。可是朕也一时决断不下，你们可有什么好法，尽管奏陈上来。”

贾桢等人便又奏称，说是南方发逆作乱，现有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彭玉麟、胡林翼、骆秉章、刘秉璋、李鸿章、官文、鲍

超、刘铭传、程学启、潘鼎新、萧孚泗、蒋益沣、李臣典、张玉良、塔齐布、杨载福、徐春荣、程文炳等等，分别剿办，尚无大碍。只有洋鬼子的炮火厉害，万难宣战。以臣等愚见，只有仍旧遣派亲信大臣前去议和。且将巴夏礼以礼送还。洋鬼子想无异议。

皇上听说，正待命恭亲王去与英使议和的当口，又得两道奏本：一道是九门提督奏称鲁恺所率的洋兵，已近京城。一本是左都御史奏称洋兵不能理喻，可否仰请驾车立即巡狩热河；再派大臣议和。皇上见了两道本章，一面即任恭亲王为全权议和大臣并将巴夏礼等等，以礼送还英使。一面带领怡亲王、端毕、肃顺，以及几员亲信的军机大臣，并东西二妃，现今皇上，一齐漏夜出狩热河。

郭嵩焘一口气一直介绍到此地，尚待再说。忽见曾贞干单身走了进来，见他在座，很露高兴之色。正是：奸臣果达谋权志爱弟亲为调将来不知曾贞干忽见郭嵩焘在座，何以很觉高兴，且阅下文。

第五十回

西太后用计斩权臣 彭玉麟诚心辞皖抚

郭嵩焘和曾国藩两个，正在讲得十分上劲的时候，忽见曾贞干匆匆而入，见他在座，似露喜色。他便赶忙站起相迎道：“老世叔可是新从安庆来的。小侄在北京时候，听说老世叔和九世叔两位克复安庆之信，曾有一封贺禀发去，未知老世叔收到没有？”

曾贞干一面连连的答称收到收到，一面恭恭敬敬的向着曾国藩叫了一声大哥。

曾国藩含笑的应了一声，用手一扬，命贞干和郭嵩焘二人一同坐下。方始问道：“吾弟忽然来此，究为何事？”

曾贞干也笑着答道：“兄弟有件紧要事情，专诚来求大哥的。”

曾国藩微现一惊道：“什么事情？你快说来让我放心。”

曾贞干道：“兄弟自从克复安庆之后，方才知有谋有勇的将士，委实难得。此次之事，若非九弟同去攻打安庆，单靠

兄弟一个人，万万没有这个结果。现在九弟即日就要离皖，前去围攻金陵。兄弟特来求着大哥，可否去向刘仲良那儿，借他那位门人徐春荣给我一用。”

曾国藩听说尚未接腔，郭嵩焘却在一旁插嘴道：“老世叔所说的这位徐公，可是善卜文王卦的那位孝子么？”

曾贞干点头笑答道：“正是此人。筠仙何以知道？”郭嵩焘道：“这位徐公，北京城里的人众，因他是位孝子，又有谋略，大家替他取了一个绰号，叫做小徐庶。其实照小侄个人说来，此人胜于元直多多。若以羊叔子、郭汾阳比拟，差堪相似。”

曾国藩一直等到此时，方始接口对着曾贞干笑道：“现在人材难得，你知道要用人材，难道别人就不要用人材不成。从前为兄也想调他来到大营，以便研究易理，还是少荃再三阻止。说是仲良为人长厚，他们师生两个，又极投机，就是办到奏调，这位徐公，也未必能来，为兄方才打断此意。吾弟何以忽然想及此人？”

曾贞干听说，忽露很失望的样子道：“武昌克复，便是这位徐公和春霆二人之功居多。”

曾国藩不待曾贞干往下再说，忙将郭嵩焘一指道：“筠仙之才，何当逊于徐公。他这次本是来此，要想做番事业的。吾弟既需人材帮助，为兄请筠仙和你同去办事。”

曾贞干听了大喜道：“兄弟刚才进来的时候，一见筠仙在此，早已打算请他帮忙的。不过这位徐公，我还想借他一用。只要仲良肯卖交情，兄弟将他和筠仙一同请去，岂不是伏龙凤雏，都在一起了么。”

郭嵩焘忙不迭的谦逊道：“小侄怎能去和徐公相拟，这真正是以萤火比月光了。”

曾国藩急把他那一只没有纹路的手掌，向空一摇道：“筠仙不必太谦，你与这位徐公，确是各有所长。舍弟阅历尚浅，你去帮他一个忙，我也感激你的。”

郭嵩焘听得曾国藩如此说法，不好再事推辞，当下便与曾贞干随便说了几句。

曾贞干知道郭嵩焘是从北京出来的，也以两宫对于赞襄王大臣忽然正法之事相问。曾国藩便把郭嵩焘方才所讲之话，简单的述给曾贞干听了。曾贞干不待听完，已在大怪僧王误事。

郭嵩焘接口道：“僧王固然有些大言不惭，可是对于国家尚算能够尽力，不过才具不够，也难怪他。只有怡亲王和端华、肃顺三个，闹得更加不像。老世叔今天才到，自然还有几天耽搁，且让小侄闲一闲，慢慢地讲给老世叔听吧。”曾贞干摇首笑着道：“安庆虽算克复，可是外府州县，仍在贼手，所以我来求着我们大哥，要调那位徐公。现在我们大哥既请你这位老棣台前去帮忙，这是最好没有。以我之意，今天便得连夜动身回去。不过你这位老隶台，却是初到，自然要和我们大哥谈些

离情积愆，我只好再在此地候你两天。后天一早，你得同我动身。此刻左右没事，快把京中之事，说给我听。”郭嵩焘道：“这话很长呢。”

曾国藩岔口道：“不问长短，快请讲吧。我因要听此事，连公事都没有去办。”

郭嵩焘听说，方才说道：“恭亲王为人，素来忠心。他虽奉了全权议和大臣之命，却要送走皇上离京后，始肯去向英使议和。谁知这样一来，自然又耽误了一两天。英使阿尔金，生恐巴夏礼遇害，竟把京城攻破，直扑宫庭。首先就把圆明园一火而焚之。

“在那洋人火烧圆明园的当口，咸丰皇上，才离大内未久。现在的西太后，那时还是一位妃子的资格。现今皇上，尚须哺乳。咸丰皇上，因为只有这点骨血，自然十分重视，平时只命东太后管理。所以东太后的銮驾，是和咸丰皇上一一起走的。西太后稍后一点，只得坐了一辆破车，跟着前进。走到半路之上，她的坐车，实在不能再走。正在进退维谷的当口，忽见肃顺骑了一匹快马，也在追赶咸丰皇上的车驾。西太后一见了肃顺，慌忙把他唤住，要他替她设法换辆较能赶路的车子。”哪知那位肃顺，自恃咸丰皇上宠任，又在正值危急之秋，一时不甚检点说话，便气哄哄的用他手上马鞭子，向着西太后一指道：‘一个娘儿们，须得识趣。你现在得能坐了这辆破车子，还是靠着皇子的福气。你可知道留在京中的那班妃子，真在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不幸的直被那班洋鬼子奸死的很多。’肃顺说完这话，早又加上一鞭，如飞的向前去了。当时西太后瞧见肃顺对

她那般无礼，自然记在心上。及到热河，咸丰皇上既愁和议难成，又急南方的乱事未靖，不久就得重病。所有朝政，全是怡亲王和端华肃顺三个作主。怡亲王原是一个傀儡，端华又自知才具不及肃顺，当时的政权，大家虽知操于怡亲王、端华、肃顺三个之手，其实是都由肃顺一个人作主。”

郭嵩焘说到此地，又望着曾国藩单独说道：“老先生当时铜官的一败，所有朝臣，个个都主严办。只有肃顺力奏，说是曾某老成持重，素来行军，抱着一个稳打稳战的主义，不比他人，还有冒险的举动。这场战事，连他竟至失挫，敌军厉害可知。皇上万万不可加罪于他。倘若他一灰心，现在各省的名臣宿将，那一个不是他亲手提拔之人，那就不堪设想。皇上如能加恩，曾某一定感激图报。南方军事，有他和左宗棠、彭玉麟几个，圣衷可以毋须操心。咸丰皇上听了此奏，方才未下严旨。”

曾贞干忙说道：“这样说来，肃总管倒是我们曾氏门中的一个大人了。”

曾国藩忽然现出栗栗危惧之色的说道：“肃总管虽是旗人，很懂汉学。从前同何绍基等人与我研究理学的时候，常夸汉人有才，旗人没用。他的保我，乃是为公，并非为私。我只敬他，却不谢他。”

曾国藩说到这里，又单对曾贞干说道：“我们弟兄几个，若不能够荡平发军，真正对不起大行皇上了。”

曾贞干也肃然的答道：“为子尽孝，为臣尽忠，本是天经

地义的事情。”

郭嵩焘接口道：“你们曾府上的满门忠义，举世全知。温甫世叔的殉难三河，满朝臣众，都在常常提及的。当时咸丰皇上也知道南方军事，乃是心腹大患，所以忍痛去与英使议和。及至和议成后，恭亲王就请圣驾回銮。现在的东西两太后，也是主张从速进京。无如皇上一因病体已入膏肓，难以再事劳动；二则回到京里，眼见宫庭碎破，反觉徒增伤感；三因怡亲王、端华、肃顺三人，生怕皇上回京，减了他们的政权。有此三个原因，皇上就延至今年七月十六那天便宾天了。当大行皇上弥留之际，东太后为人长厚，犹未知道怡亲王、端华、肃顺三人的深谋。西太后因与肃顺业已结怨，故在暗中留心肃顺的短处。及见皇上势已无救，急抱着当今皇上，问着大行皇上道：‘佛爷倘若千秋万岁之后，何人接位。’“大行皇上目视当今皇上道：‘自然是这孩子接位。’西太后自闻此诏，她的心上，方才一块石头落地。

“后来大行皇帝宾天之日，即是现今的同治皇上接位之时，但是两宫新寡，皇上又在冲龄。怡亲王、端华、肃顺三人，首将大行皇帝所授他们的遗诏，呈给两宫去看。两宫因见诏上写有赞襄政务王大臣字样，只好遵照遗诏办理。一切朝政，全归怡亲王、端华、肃顺三人主持，余外虽然尚有几位大臣，都是他们三个的心腹，当然是与他们三个一鼻孔出气的。”东西两宫，瞧见情形不好，便主张扶了粹宫还京。他们三个，故意迁延，不是说京中的皇宫，未曾修好，不便回銮；便是说沿途的伏莽甚多，恐惊车驾。其时西太后已经瞧出怡亲王、端华、肃顺三个，要想谋害两宫，以及幼主，推戴怡亲王即位。只因为

手边一无亲信大臣，便以懿诏召恭亲王率兵迎驾。那知怡亲王、端华、肃顺三个，竟不奉诏。并敢肆言，两宫女流，皇上冲龄，现在同阅奏折，都是多事等语。西太后一见事已危急，暗写一诏密遣御司膳安贵，漏夜入都，去召恭王。恭王奉诏，便不动声色，带领一百名神机营的兵弁，直到热河。不过到了热河，对于怡亲王、端华、肃顺三个面上，并未提起奉诏之事。当时肃顺便怪着恭王道：‘六爷，你怎么胆大，来到此地，京中没人主持，您可忘了不成。’恭王连连的赔笑道：‘你的说话不错。皆因大行皇上既已宾天，手足之情，不能不来磕几个头。吊一番，马上回京就是。’恭王说着，又求肃顺等人，带领入见东西两宫。

“肃顺当时因见恭王于对他们尚觉小心，不疑有他。且和恭王开着玩笑道：‘老六真正教人麻烦。’您和东西两宫本是叔嫂。您要进见，您去进见得啦。何必拉咱们陪您进去。此刻尚早，您就去吧。等得见过出来，咱们三个，还要请您吃便饭，不能不赏光的。’

“恭王听说，连连含笑答道：‘一定奉扰，一定奉扰。’恭王说完，便去进见东西两宫。

“东太后一见恭王，正得诉说怡亲王、端华、肃顺三个跋扈之事。西太后疾忙以目暗暗阻止，东太后方才忍住。当时随便说了几句，恭王退出，真去赴肃顺等的宴会。

“西太后一等恭王走后，方去怪着东太后道：‘咱的姊姊，你怎么这般老实。六爷来见咱们，那三个坏蛋，虽然没有一同

入见，难免不派心腹暗中伺察。六爷乃是咱们姊妹娘儿三个的救命菩萨，千万要保全他才好。不要使那三个坏蛋生了疑心，那就误了大事。’

“当时东太后一被西太后提醒，吓得满脸发赤。西太后又安慰了东太后几句，又对东太后说道：‘六爷此吊奠，照例咱们须得赏赐一顿喀食。妹子已经拟好几个字儿在此，快请姊姊瞧过，要否更改字样。妹子打算将此字儿，贴在喀食碗下，六爷一定能够见着。’东太后接去一瞧，只见写着是：载垣端华肃顺，已有不臣之心，宫廷危在旦夕，着该恭亲王率兵保护两宫以及皇上奔丧回京。大行皇上之梓宫，即着赞襄政务王大臣等护送，方能有所处置。钦此”东太后看完那道密诏，连说不必更改，赶紧办理。西太后即于第二天命人赏赐恭王喀食之际，贴于碗底。恭王当时见了那道密诏，自然遵旨办理。

“怡亲王端华二人，急去问肃顺道：‘两宫既要老六保护入都，咱们怎样对付。’”肃顺很坚决的答道：‘照咱主意，就此拿下老六；并将两个寡妇，一个幼儿，一同结果性命；就请王爷即位。咱自有办法，对付天下臣民的。’”怡亲王吓得乱摇其手的说道：‘这事太险，咱干不下。’”肃顺就气哄哄的答道：‘王爷不干，将来不要后悔。’”怡亲王听说，又不能决。他们三个正在解决不下的当口，恭王已经大张晓谕的，定了日子，护送两宫和皇上进京。肃顺匆促之间，也没什么办法，只好同着怡亲王、端华两个，护送梓宫随后入京。那知西太后真是机灵，倒说到半途，她便同了东太后以及皇上，暗暗的间道入都。等得肃顺等人知道其事，要想追赶，业已不及。那时的肃顺，因为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名义，确是他们求着大行

皇上亲自下的遗诏，倚恃这着，料定两宫不敢将他们三个怎样。一见不能追赶，便也罢了。“两宫到京”，即以当今皇上的名义，下一道上谕：宣布怡亲王、端华、肃顺三人，如何如何不臣，如何如何跋扈。着恭亲王，会同朝臣，严行治罪。当时怡亲王、端华二人，先到京中一天，入朝之际，恭亲王同了众朝臣，就命怡亲王、端华二人，跪听旨意。怡亲王、端华二人，非但不肯下跪，且在口中大放厥词，说是咱们赞襄政务王大臣，尚未入宫，此诏从何而来。他们的意思，简直说两宫和皇上，没有下上谕的权力。那时恭亲王已经调兵卫宫，对于怡亲王、端华两个手无寸铁之人，自然不再惧惮。一见他们竟敢抗旨，马上命人拿下，押交宗人府看管。怡亲王和端华二人，还在问人道：‘这末咱们的车子呢？难道教咱们赞襄政务王大臣，就此步行到宗人府去不成？’“当时的朝臣，一见二人如此颠预，无不暗暗匿笑。恭亲王既把怡亲王和端华二人发交宗人府去后，便去入宫奏知。东西两宫，又下一道谕旨，既派四十名校尉，带了谕旨，沿途迎了上去，去拿肃顺。最可笑的事情是，肃顺被拿之际，正在旅店里头，命着两个少年妇女，陪同睡觉”。

郭嵩焘一直说到此地，曾贞干方才接口道：“肃顺这人，平日本有一点经纬的。这回事，怎么变得这般傻法。莫说别的，单是一位赞襄政务大臣，却于国丧之中，沿途奸占民妇，已经罪在不赦的了。”

曾国藩朗声说道：“一个人忽然胸中不正起来，所做出来的事情，便没药救。”

曾贞干不答这话，单向郭嵩焘道：“这末他们三个既已正

法，一班朝臣，不见得一个没有牵及的，”

郭嵩焘道：“有是有几个，尚没什么严谴，顶多是勒令休致而已。”

曾贞干又问道：“此次事变，一点没带着我们大哥么？”郭嵩焘摇着头道：“我们这位老先生，和那肃顺，仅不过是个研究理学的朋友。朝廷对于臣下，断无如此吹毛求疵的。”曾国藩正色道：“两宫既能办此大事，公私二字，岂有不能分出之理。”

曾贞干因见曾国藩很觉镇定，方始不提此话。大家复又谈论了一些军务之事，曾国藩始去批札公事。曾贞干便同郭嵩焘二人，也去休息。

第二天大早，曾国藩正在写他家书，忽见曾贞干、郭嵩焘两个，同着彭玉麟一齐走入，不觉一愕。急问彭玉麟道：“雪琴单身来此，你那防地，没有什么乱子么？”

彭玉麟答称道：“仰仗老师的鸿福，门生那里，尚没什么乱子。”

曾国藩听了，便请大家分别坐下。

曾贞干微笑道：“大哥，雪琴已有上谕，放了皖抚。”

彭玉麟连忙接口道：“门生就为此事来见老师的。门生素

来不主做官，大行皇上知之甚深。现在东西两宫垂帘听政，大概思加先朝旧臣，也未可知。但是门人决计不敢受命，要求老师快替门生奏辞。”曾国藩听说，笑上一笑道：“雪琴说的两宫恩加先朝旧臣，倒也不错。昨天我也奉到命我兼那四省经略大臣的廷寄，我已奏请收回成命。”

郭嵩焘岔嘴道：“彭京卿乃是水师之中的元勋。如改文职，确实有些用违其长。”

曾贞干道：“以我个人之意，倒极愿雪琴去做皖抚。因为那儿克复未久，一切的军政之事，本得一位好好的能员前去办理。”

彭玉麟连摇其手的说道：“老世叔不必如此谬赞。世侄万难当此重任。”

曾国藩笑着道：“雪琴不必慌得如此，让我替你去办就是。”

彭玉麟听说，方始大喜道：“倒底老师知道门生的才干。”
“曾国藩又笑道：“这件事情，你且不必再问，由我一定替你辞去。不过你们九世叔，马上就要前去围攻金陵。长江一带，水师乃是主军。你须好好帮他一个大忙才好。”

彭玉麟急答道：“水师之事，本是门生责任。无论为公为私，敢不尽力。”

曾国藩点头道：“雪琴能够这样，我始放心。”

郭嵩焘坐在一旁，忽然想起一件事情。便笑问彭玉麟道：“雪琴京卿，晚生曾经听见你的一件奇事，存诸胸中已久，老想请问，总没机会，今天却要斗胆请问一声了。”

曾国藩听见郭嵩焘说得这般郑重其事，不觉微微地一愣岔嘴问道：“筠仙，你倒底听了一件什么奇事。要问我们雪琴。”

此时彭玉麟的脸上，正在一红一白，很觉现出为难样子。原来彭玉麟还当郭嵩焘问他那桩宓美人的事情，因此有那十分尴尬之色。正是：

无端请问诚堪骇如此奇文岂等闲不知郭嵩焘要问彭玉麟的一桩事情，究是何事。且阅下文。

第五十一回

缢鬼乞伸冤犹狞面目 王姬甘下嫁别有衷肠

郭嵩焘听见曾国藩如此问他，便笑上一笑道：“后辈前年夏天，偶在天津碰见浙江诗人俞曲园先生，无意之中，说起雪琴京卿小的时候，有件怪事。他说王太夫人，临蓐四日，不产濒危。忽有大风发自窗外，室户自辟，灯烛俱灭。其时房内伴守之人无不惊仆于地。王太夫人也晕绝床上，直过好久，王太夫人方始苏醒，乃生雪琴京卿。王太夫人因见产后甚安，方始对人说道：‘顷见一伟丈夫，面色乌黑，伛偻而入，身高竟与室齐，我便一吓而晕’等语。后辈当时听得曲园先生说得郑重其事，觉得此事似近神怪。不知果有此事否，或是误传。”

郭嵩焘尚未说完，曾国藩、曾贞干一同现出诧异之色的问着彭玉麟道：“真有此事不成，我们怎么未曾听你提过。但是曲园先生是位品重南金的人物，决不至于说慌的。”

彭玉麟笑着点头道：“确有此事，但不知曲园先生闻诸何人所说的？”

曾国藩听说，不禁呵呵大笑起来道：“史传所载，曾有黑面仆射，又有黑王相公，这样说来，不知雪琴前世，究竟为谁？”

彭玉麟又笑答道：“此事甚长，门生也因他有些迹近神怪，往往深秘其事，所以并未对着老师和老世叔提及。今天既被筠仙编修提起此事，不妨说给大家听听。

“门生先世，籍隶江西太和，明洪熙时始迁湖南衡阳，现在所居的那个日查江。先父鹤皋公，曾任安徽怀宁三桥镇、以及合肥梁园镇等处的巡检。娶先母王太夫人后，其为伉俪。直至嘉庆二十年十二月某日，先母方始生我。

“我曾经听见先母说过：生我的那天晚上，风雪严寒，甚于往岁。先父仅任微秩，家境很是艰窘。那晚上守伴的人们，并非丫环仆妇，乃是四邻的妇女。因为先母为人和善，一班老辈姊妹，时常过去相帮先母做事的。先母当时既被那个黑面的伟丈夫惊得晕了过去，那班邻妇，虽未瞧见甚么，但因风声怪异，反而先比先母惊仆于地。等得先母苏醒转来，旋即生我，始将此话，告诸那班邻妇。当时先母和那班邻妇的意思，自然都认我就是那个黑面的伟丈夫投胎的，其实那个黑面的伟丈夫，乃是护卫我的。

“我前生本是一个女子，老师和诸位倘若不信，你们且看我的耳朵，现在还有戴过耳环的穿痕。”曾国藩、曾贞干、郭嵩焘三个，一听彭玉麟说得如此认真，大家真的围了拢去看他耳朵。及至仔细一看，耳朵之上，并没甚么痕迹。

曾贞干先问道：“雪琴，你耳朵上的穿痕，究在那里，怎么我们都瞧不见呢？”

彭玉麟见问，忽又笑而不言。

郭嵩焘却在一旁啧啧称异道：“这真有些奇怪，岂非活龙活现了么？”

彭玉麟接口道：“此事还不奇怪。先母曾经对我说过一件事情，那才有些奇怪。先父任三桥镇巡检的时候，一天因公进省。先母一个人独居廨舍。头一天晚上，大约十点钟的时候，刚才睡到枕上，忽然听见似有妇女呼号的声音，似在诉说冤苦的样子。幸亏先母的胆子素壮，听了也不在意。哪知一连几天，夜夜都是如此。最后的一晚上，那个女鬼，竟在先母的窗外站着呼号，非但声音更加凄惨，甚至现出其形。”

曾贞干听到这句，忽然拦着彭玉麟的话头，笑问着道：“现出其形，到底怎样一件东西，我是平生最不相信鬼的。”彭玉麟接口道：“据那时先母对我说，那天晚上，约莫在十点半钟的当口，天上的月光很亮。她老人家因为素来没有见过鬼的形状，一时好奇心起，就在帐子缝中，偷偷的朝那窗子外面一看。岂知不看犹可，这一看，也把先母吓得浑身汗毛凛凛起来。你道为何？原来那时没有下着窗帘，月光照着窗子，恍同白昼一般的亮着，窗子又是一面大玻璃，并没甚么格子隔住。当时只见一个年约二十岁，满脸雪白，七孔流血的女吊死鬼，把她身子直挺挺的站在窗外，那张红白不分的鬼脸，紧紧的靠在玻璃之上。莫说别的，单是乱蓬蓬的头发，直竖得有一尺多高。你们诸位想想看，这个形状怕人不怕人。”曾国藩、曾贞干、郭嵩焘三个，一齐且骇且笑的答道：“雪琴倒是一个会得传神的好手，我们此刻被你这样一说，仿佛眼睛前头，就有一个形

状奇丑的吊死鬼站在这里。”

彭玉麟连点其头道：“我也是照先母口述的。那时的那个女鬼，真的有些吓人。”

郭嵩焘单独问道：“这末后来又怎么样呢？”

彭玉麟道：“当时先母虽然躲在帐子里面，但是觉得那个女鬼，已经瞧见先母在偷看她的样子，顿时又把她那两只极大的血眼一突，一张血口一张，露出白生生的獠牙，大有扑进窗子，要去攫我先母之意。当时先母因为房间业已下门，既无地方可逃，又没地方可躲，只好悄悄的缩入被中，听天由命而已。又过好久，不见甚么声响，先母忙又轻轻地掀开被窝，往外偷看。忽见一天月色，却将天井里的那些花影，映到窗上，很觉幽雅。那个女鬼，早已不知去向。先母至此，还当起先眼花，胆子一大，便也睡去。

“第二天白天，偶将夜间所见之事，述给一位邻妇去听。那位邻妇一愕道：‘夫人所言，莫不是那个陈姓女鬼，又在出现不成。’先母问其底蕴。邻妇说道：‘此地本非廨舍，乃是陈姓孀妇的住宅。因为这个陈姓孀妇，颇有几分姿色。她的堂房伯伯，本是一个无赖，一晚上吃醉了酒，忽去调戏。陈姓孀妇自然不肯允从，当场哭骂起来。那个堂房伯伯，老羞成怒，竟把陈姓孀妇饱打一顿，方始走出。不料陈姓孀妇，就在当晚上，一索子吊死了。那个堂房伯伯，便去买上一口薄皮棺材，将那陈姓孀妇埋了，诡称是暴病死的。当时的四邻，虽然无不知道此妇死得冤枉。因为惧怕那个堂房伯伯，是个无赖，不敢

多事。此室旋为官中价买，改作廨舍。这件事情，先后不到十年。谁知这个陈姓女鬼，大概冤魂不散，常常出现。以前官府，明明知道，也不过问。昨晚上她的出现，并非要吓夫人，定是来求夫人替她伸冤的。’

“先母听了此话，等得先父由省回廨，即把此事告知先父。先父即去稟知邑尊，又请那个邻妇作证，旋将那个堂房伯伯缉获到案，一鞠定讞。问斩之日，先母梦见那个女鬼亲去道谢。彭玉麟说完这话，笑问大家道：“你们说这女鬼，是不是活龙活现的呢？”

郭嵩焘道：“敬鬼神而远之，孔圣人本已说得清清楚楚。这样看来，鬼是有的。”

彭玉麟听说，又对曾国藩说道：“老师，六合县的那位温忠愍公，他竟前去托梦百姓，说 he 已奉上帝封为六合城隍，岂不更奇。”

曾国藩道：“正直成神，史书所载甚夥，并不为奇。”曾国藩说到这句，忽问曾贞干道：“你知道城隍二字，典出何处？”

曾贞干答道：“据俗谚说，省城隍例于阳世巡抚，府城隍例于阳世知府，县城隍例于阳世知县，土地例于汛地。典出何处，倒未知道。”

曾国藩又问郭嵩焘和彭玉麟两个道：“你们二位，应该知

道城隍二字如何解法。”

郭彭二人，都一愣道：“这倒有些答不出来。”

曾国藩道：“《礼记》祭法曰：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。郑注谓百家以上共立一社，今时里社是也。此即后世祀土地神之始。至城隍则始于春秋时四墉之祭，或引礼坊与水庸为证。然孔颖达谓坊者所以蓄水，亦以障水，庸者所以受水，亦以泄水，则是田间沟塍，非城隍也。夫土地之所包者广，城隍亦止土地之一端，宜乎土地大而城隍小。然城隍必一州一县始有之，而土地则小村聚中亦无不有。此城隍之神，所以反尊于土地也。城隍与土地皆地祇，非人鬼。然古者以句龙配社，王肃之徒，并谓社即祀句龙，则如吴越以庞玉为城隍固不足怪矣。”曾国藩说完，郭嵩焘、彭玉麟、曾贞干三个，敬谨受教。

这天大家又畅谈了一天。第二天大早，曾贞干便与郭嵩焘二人，辞别曾国藩，迳往安庆去了。彭玉麟也想辞行，遇返湖口防地。曾国藩留住他道：“雪琴，你再在此地耽搁一两天，我还有事情与你商量。”彭玉麟听说，当然住下。

就在这天的傍晚，曾国藩忽据戈什哈入报，说是欧阳柄钧大人，新从湖北到来，有事要见。曾国藩一听他的内弟到了，连忙吩咐快请快请。等得欧阳柄钧走入，一见彭玉麟在座，赶忙见礼。原来欧阳柄钧，虽是曾国藩的内弟，因为才具不甚开展。从前在京，既不能扶摇直上。出京以后，凭着曾国藩的面子，荐到胡林翼那儿，无非委在粮台上办事。这几年来，银钱虽然弄了几文，可是他的官阶，还是一个记名知府。此次因奉

胡林翼之命，去到四川成都，和那川督骆吁门有所接洽。眼见翼王石达开已被骆吁门生擒正法。入川一路的发军，也和北进的那个威王林凤翔一样，都是寸草未留，全军覆没的。骆吁门因见欧阳柄钧到得很巧，正遇着在办保案的时候，看在曾国藩的面上，便也送他一个异常劳绩。欧阳柄钧于是便以道员送部引见。此次顺道祁门，特来一见他的姊丈。他和彭玉麟本是熟人。相见之下，各道一番契阔。

说了一会。始向曾国藩说道：“姊丈接到骆制军的喜信没有？”

曾国藩听了一愣道：“甚么喜信，我没有知道。”

欧阳柄钧道：“骆制军已将入川的发军，伪翼王石达开生擒正法了。”

曾国藩和彭玉麟二人一齐喜道：“此人一除，现在发军之中，只剩伪忠王李秀成一个了。这真正是新主的洪福。”彭玉麟又问欧阳柄钧道：“我不知几时，还听见一个传言，说是骆制军想将石达开招抚的，怎么又会把他擒下。”欧阳柄钧道：“此次兄弟奉了胡润帅所委，去到成都，和骆制军有件紧要公事接洽。等得兄弟一到，骆制军正奉到将那石达开就地正法的上谕。骆制军亲自验明正身，始把石达开绑到青羊宫前正法。

“哪知成都的老百姓们，忽然起了一派谣言，说是正法的那个石达开，乃是石达开的干女婿姓马的。至于石达开的本人，早已先期走出，到了峨眉山为僧去了。”

曾国藩急问道：“这末骆吁帅听了此等谣言，你瞧他是何态度？”

欧阳柄钧道：“我瞧他很是镇定，对于这些谣言，不过一笑置之。”

彭玉麟岔嘴问曾国藩道：“老师此问，是甚意思？”

曾国藩道：“骆吁帅也是现今督抚之中的一位为守兼优的人材。虽然不能及你和季高两个，可也不在润芝、少甚之下。他若明知生擒的那个石达开是假，有意袒护部下，诳骗朝廷，一闻此等谣言，心里一定有点愧怍；至少要命成都、华阳两县，禁止造谣之人。若是他有把握，认定所擒的石达开是真，他的态度，决不为那谣言所动。”

彭玉麟听了，很悦服的说道：“老师此言，竟是观人于微。一个人若没慎独的功夫，一遇失意之事，无不大乱章法。骆吁帅既能如此镇定，想来不会捉到假的。”

彭玉麟说到此地，便问欧阳柄钧这回四川官兵得胜之事，可曾晓得一些。

欧阳柄钧道：“我到成都，石达开已捉到。不过那件奏捷的折子，我却亲见。再加沿途听人传说，合了拢来一看，骆制军的奏报，倒也没有甚么十分夸张的说话。”

曾国藩道：“你既蒙骆吁帅保了道员，送部引见，两宫召

见你的时候，一定要问起四川的军务的。你若奏对不出，那就辜负骆吁帅的栽培了。”

欧阳柄钧道：“骆制军也是这个意见，所以才把奏捷的折子给兄弟去看的。”

彭玉麟道：“这末四川的百姓，怎么忽会起了这个谣言的呢？”

欧阳柄钧道：“石达开入川的时候，本来想先占湖北的。嗣因胡润帅和官中堂二人，把那武汉三镇，守得犹同铁桶相似，石达开方始知难而退。那时伪军师钱江，曾经有书劝他，说是万万不可派军深入腹地。第一上策，速返南京，代他调度军事，腾出他去北伐。第二中策，也宜进兵汴梁，可以兼顾秦晋。若是决计冒险入川，便是下策。谁知石达开因负一时之气，无暇计及万全之策。他的入川宗旨，本是明知吉少亡多的政策。

“后来石达开忽于黄州地方，得着一个名叫唐媚英的才女。当时他的部下，个个都劝他收作妾媵。因为石达开的一家八十余口，都为伪北王韦逆所害，身边没有伺候。石达开却不以此言为然。只因那个唐媚英，非但真的有才，而且兼之有貌，一时不忍纵她而去，即把她收为义女，以塞众口。时人称呼石逆军中的四姑娘其人，就是此女。一天行到巴东地方，又捉到一个河南秀才，名叫马秉恩的。石达开见他人还长厚，留于军中，办理记室。无如所拟文书，极其平庸，件件须得四姑娘笔削过的。好在石达开那时手下的兵弁，号称三十万，自然何在乎多用一人。

“有天晚上，四姑娘把她手批的紧要军书，拿去给石达开画行的时候，忽然将脸一红，很露腼腆之色，似有说话要说的样子。石达开觉得很奇怪，便含笑问她，有何说话，尽管直言不妨。四姑娘方才老实说出，她愿嫁给姓马的为妻。当时石达开听了大笑起来道：‘我儿若欲择婿，我的军中，文如子建之才，武似孟贲之勇的，何止车载斗量，为何单单取中这个腐儒。’

“四姑娘却答道：‘孩儿别有用意，爹爹不必顾问。只要成全这段婚姻，那就感激不尽。’”石达开听说道：‘既是如此，我就命人替你执柯。’”哪知那个姓马的，对于执柯的一口拒绝，毫无转圆之法。石达开据报，更是奇怪起来。后来仔细一探，方才知姓马的拒绝婚事的理由，极其平常。无非第一样怕的是，四姑娘乃是石达开的爱女，恐怕王姬下嫁，驾驭不住，以后反受其累。第二样怕的是，他的为人，既少无贝之才，又少有贝之才。一个穷措大，怎敢贸然答应娶亲。石达开既然明白姓马的两个意思，复又命人前去解释他听，教他对于两桩事情，一桩都不必发愁，他能帮他办妥。姓马的至此，自然感激万状，乖乖答应。成亲之后，姓马的虽然一交跌在青云里了，自知别无所长，仍旧按步就班的做他记室。那位四姑娘对于闺房之事，倒也并不去注重。也是仍替她的义父，日日夜夜的筹划军务。

“有一天，石达开坐在行军帐中，瞧见四姑娘手不停挥的替他办理文书，他就含笑对着四姑娘说道：‘我儿自从认识为父以来，倒也化了不少的心血。现在你的婚姻大事，既已成就，应该可以享享闺房之福的了。为父不日就要入川，因思兵凶战

危，打算不将你们夫妇两个带走，留在此地听候我的信息再讲。’

“石达开在讲说的当口，四姑娘起初时候，还当她的义父和她在说玩话，后来越听越真，方才放下笔杆，望着石达开说：‘爹爹方才的说话，还是真的假的。’”石达开答道：‘为父爱儿心切，怎么不真。’”四姑娘听到这句，吓得走去噗的一声，跪至石达开的面前，涕泪交流的说道：‘女儿蒙爹爹不以外人看待，衣之食之，且配婚姻，无异亲生。平时每想答报大恩，只恨没有机会。现在爹爹的大军入川，正是女儿的机会到了。怎么爹爹竟要把你的女儿女婿留在此地，不知爹爹别有用意没有？’”当时石达开一见四姑娘说得那样恳切，急把四姑娘扶起道：‘为父并无他意，不过怕的是兵凶战危，你们夫妻两个，又未受过天国之恩，所以不教跟了前往。’”四姑娘又说道：‘女儿夫妻两个，就算未曾受过天国之恩，却受过爹爹的一番大德，怎能不教我们同去。’”石达开听了忽又笑着道：‘我儿既要同去，为父多有两个帮手，岂有不乐之理。这未决不许哭，准定同走便了。’”四姑娘听见石达开许她同走，方始破涕为笑的问着石达开道：‘爹爹此地起程，打算如何进兵。’”石达开答道：‘我想步那三国时代邓艾的后尘，即从阴平进兵。’

“四姑娘听了大不为然的答道：‘此事爹爹得斟酌，一则时代不同，二则川督骆秉章，也是一个知兵人物。阴平地方，只可偷渡，不可拒战。倘遇有兵把守，我军便没退路。’”石达开听了四姑娘之言，连说此言有理。后来石达开就变了宗旨，先去联络川边土司，有个姓巫的土司，首先和石达开通了声气。石达开即从万山之中，绕道的到了川边。”

欧阳柄钧一直说到此地，忽见曾国藩的老家人曾贵，亲自送进一封书信，呈给曾国藩去看，便把话头停下。正是：漫言烽火连三月毕竟家书抵万金不知曾贵送进来的那一封信，又是谁的，且阅下文。

第五十二回

石达开飘然引去 周天受率尔求援

欧阳柄钧停下话头，便去低声的问着彭玉麟道：“我在湖北的时候，没有一天不听见那个红孩儿的声名，雪琴京卿，你倒说说看，此人可有甚么真实本领？”

彭雪琴因见曾国藩凝神一志的在看书信，不便高声说话，便将欧阳柄钧的衣袖一拉，二人同到窗前，伏在栏干之上。彭雪琴方才答着欧阳柄钧的说话道：“陈国瑞的历史，我却知之最深。他在十二岁的时候，就被长毛掳去。年纪虽小，确具一种天生的神勇，每逢出战，不管胜仗也好，败仗也好，非得一口气手刃几十个人，方能过瘾。当时的一班老百姓，个个说他杀星转世，只要一见了他的旗号，连小儿都不敢夜哭。后来忽被黄开榜总镇所得，认为义子。那时他的年纪，还止一十四岁。平日喜着红色衣服，一出打仗，在那战阵之间，驰突冲越，犹同一团火球一般，因此贼中替他起了一个红孩儿的绰号，无人不避其锋。

“适值僧王攻打白莲池不克，正在无计可施之际，黄开榜总镇就把国瑞保举上去。僧王本已久闻其名的，一见大喜，命他去打白莲池的头阵。

“因为白莲池的地方，本是山东捻匪的老巢，连岩斗绝，仅有一径可通。当时国瑞即率手下健儿五十人，乘那黑夜，从山后最险峻之处，暗暗的攀藤爬石而上，不到四更天气，业已蹑到贼人的老巢后面。那时贼人因为击败了僧王，骄气正盛，又值深夜，都在熟睡的时候，国瑞便出其不意，放起一把野火。贼人不知到了多少官兵，顿时大乱。然也有几个悍贼，持了快枪，瞄准国瑞就放。岂知国瑞矫捷如同猿猴，直至子弹近身，方始一跃而起，离地数尺，能将子弹一一避过。有时子弹飞过他的颊边，他只骂声入娘贼，这火热的家伙倘若一着老子的皮肉，倒也有些麻烦。可是子弹仿佛也会怕他，从来没有一次打着他身上的。及将白莲池一占，僧王非常高兴，便拊着国瑞的背脊，大赞他道：‘咱统十万大兵，费时六月，不能克此。你这小小孩子，竟能一晚上的工夫，灭此老巢，真是咱们的大帅了。’于是陈大帅之名，播诸天下。国瑞也能奋发天性力报僧王。去年因被左季高调到浙江，委署处州总兵，所以僧王与英人开战，每次失利，倘若国瑞还在僧王手下，大沽口的一役，胜败正未可知也。”

彭玉麟说到此地，曾国藩已将那信看完。便问彭玉麟和欧阳柄钧二人道：“你们两个，几哩咕噜，究在谈些甚么？”

欧阳柄钧便回到原处坐下，指指彭玉麟道：“我见姊丈在看书信，所以在和雪琴京卿谈那红孩儿陈国瑞的事情。”曾国藩听说道：“此人的神勇，却也不亚鲍春霆。不过性子不好，所有礼貌之间，得罪于人的地方不少。”

彭玉麟接口道：“他对僧王，都是老子长、老子短的说个

不休，何况他人面前。”

欧阳柄钧直至此时，方去看了一看信封面上之字。便问曾国藩道：“这不是家姊写来的信么，我们几个外甥甥女，大概也长成人了。”

曾国藩蹙额的答道：“孩子多，我又为了国家之事，不能回家教养，倒使令姊很费心的。”

欧阳柄钧道：“家姊人本贤淑，且又深明大义，姊丈乃是尽心王事，我们家姊，不见得会怪着姊丈的。”

曾国藩竟被欧阳柄钧如此一说，反而笑了起来道：“你们令姊来信要钱。她说连岁荒歉，田中颗粒无收，男女孩子渐渐长成，家用浩大。她说很盼望纪泽早些娶亲，所有家事，她便不问。”

欧阳柄钧笑着道：“姊丈现在已经做到封疆大员，对于府上家用，也应该稍宽一点的了。家姊所说，无非也是此意。”曾国藩大摇其头的答道：“勤俭家风，乃是《朱子格言》说的，莫说现在我也没钱，就是有钱，自奉也不宜太厚。”彭玉麟岔嘴道：“一份人家的家用，也要称家之有无而讲，过费果然不好，过省也觉非是。”

曾国藩笑着接口道，“这末雪琴既是如此说法，何以从前你们的那位永钊世兄，仅不过修造老屋，化费了二十串钱，你就大发议论起来的呢？”

彭玉麟不敢和他老师辩驳，单是笑而不言。

曾贵在旁忽来插口道：“在家人的愚见，也赞成彭大人的说话。以后若寄家用，大人真的须得稍为宽裕一些才好。”

曾国藩对于曾贵这人，本是另眼看待的，当下便笑答道：“这末我就看你之面，每月加寄家用银二十两便了。”

曾贵连连的答道：“大人今儿怎么这般高兴，竟和家人说起笑话来了。”

曾国藩忽然站了起来，肃然的说道：“我因你是我们三代的家人，一看见你就会想到我那两代的亡亲。此刻并非在说笑话，无非存着追远的意思。”曾国藩说到此地，方才重又坐下。

等得曾贵退了出去。欧阳柄钧又接续说道：“石达开当时既到川边，姓巫的土司，又有兵力，四川省军，每次都吃败仗，所以骆制军才有招抚石达开之意。后来四川松藩镇总兵周大发，献计于骆制军。他说巫土司虽与石达开联合，抗拒天兵，无非受了石达开的蛊惑，说是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，不能由满洲人去做。巫土司的头脑，本来很是简单，一被石达开包围，已经不能自主。再加那个四姑娘，真是能说能话。民间谣言，有人说巫土司中了美人计的。又说职镇衙内，有个姓雷的文案，他和巫土司的老子，曾经换过帖子的。他说巫土司为人，最贪货利，大帅若能拚出两三万银子的珍宝。他愿亲去一走。办得好，能教巫土司缚了石达开来献，否则也要教巫土司袖手不管。石达开只要一离开了巫土司，言语不通，道路不熟，军粮既缺，

子弹又少，还不是一个瓮中之鳖，釜中之鱼么？

“当时骆制军听了周总兵的计策，便命藩司算出三万两银子，命人设法采办奇珍异宝，交与周总兵转交雷文案，去与巫土司接洽。不到两月，周总兵接到雷文案的密报，说是巫土司收到珍宝，已允缚了石达开来献。不过只能计取，不能力敌。因为石达开手下，确有三二十万长毛，操之过切，反而误事等语。周总兵便去禀知骆制军。骆制军不动声色，暗派省军五万，分为二十路绕道川边，以防石达开蹿往他处。

“那时巫土司既与省中通了声气，正想设法下手的时候，石达开倒还不甚觉得怎样；那个四姑娘，确是有些机警，早已瞧出情形不对，立请石达开连夜离开巫土司的辖境。石达开还想一路路的前去通知他的队伍。四姑娘泣告道：‘爹爹，此时要保性命，不能再顾队伍。因为一被姓巫的知道我们识破其奸，他就准和省军里应外合的来向我们开战。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形，真所谓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再加之人地生疏，民心未得，万万没有胜算可操。’”石达开听了四姑娘之言，方始醒悟。正拟率领他的坐营而走。四姑娘又慌忙止住道：‘爹爹且慢，女儿还有另外办法。’四姑娘说完话，即把她的汉子马秉恩唤到石达开的跟前，要教石达开和马秉恩两个，互换衣服，仿照陈平六出奇计的办法。石达开至此方知四姑娘真有见识，真有远虑，她的要嫁马秉恩，乃是先结以恩，继激以义，完全为的是石达开一人，并非为她自己。原来那个马秉恩的相貌，竟和石达开一模一样的。”曾国藩一直听到此处，急接口道：“这样说来，骆吁门果中那个四姑娘的移花接木之计了。”

彭玉麟也插嘴道：“骆吁门的镇定态度，或是故意装出来的。”

欧阳柄钧道：“以我之见就算骆制军杀了一个假石达开，却和杀了真的一样。”

曾国藩问他此话怎么解法。欧阳柄钧道：“大不了真的石达开去到峨嵋山上修行，难道单身一人，还会死灰复燃不成。在石达开个人说来，可以多活几年，可以保全首领而死，自然不无好处。在大清国说来，究有甚么大关系呢？”

曾国藩点点头道：“这话倒也别有见解。石达开果肯死心塌地的为僧以终，真与国家无关。”

彭玉麟便请欧阳柄钧接着说完。

欧阳柄钧道：“当时石达开见他义女如此待他，不觉洒了几点伤心之泪，方和马秉恩互换衣服，连夜率了坐营，就向前奔。因为没有目的，一直到了一座名叫大堡埔的谷中，方才札营。算算地方，虽也离开巫土司所居之处，约有七八十里了。不过到了一座深山，非但无米可买，无菜可购，而且连水都没一点的。石达开到了那时，忽又对着四姑娘垂泪的说道：“为父不听钱军师相劝之言，负气至此，如今看来，悔无及矣。”

四姑娘忙安慰石达开道：“爹爹不必伤感，且请保重身体要紧。不是做女儿的，直到此时，还要埋怨爹爹。爹爹不听钱军师之劝，固是大大失着。就是不赞成女儿的阻止入川之计，

未免太觉负气。现在事已至此，快请爹爹趁早单身走出，天下之大，何处不可存身。女儿还有一句最后的忠告：天国自从东北二王，自相残杀以来，已现不祥之兆。钱军师的本领，真正的不下诸葛武侯。他的一走，天国无可救药，已可显见。”

欧阳柄钧说到此处，忽朝曾国藩和彭玉麟二人一笑道：“那个四姑娘，她还称赞姊丈，雪琴京卿和左季帅三个为清朝三杰呢。”

曾国藩连连摇头慨叹道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十步之内，必有芳草，古人之话，确非空论。就以这位四姑娘的才具见识而论，何常亚于我们须眉。倘若命她独当一面，古时候的那位梁夫人，未必专美于前呢？”

彭玉麟也皱眉的说道：“四姑娘倒是我们的一位知己。话虽如此，我们自从军兴以来，转眼之间，已经整整十年了，大敌尚未平靖，朝中又在多事，不免为痴儿女子所笑矣。”欧阳柄钧道：“雪琴京卿和姊丈两位，我敢说一句，太平天国的四个大字，一定消灭在你们手里的。我这个议论，倒并不是拾那四姑娘的牙慧。现在姊丈、雪琴京卿和左季帅三个人的舆论很好，迟早之间，自能收拾这个残局。”

曾国藩不答这句，单问欧阳柄钧道：“这末当时的石达开，究竟可肯出亡呢？”

欧阳柄钧摇头道：“这倒不知，兄弟连那四姑娘的下落，也探不出。方才所讲的事情，大半就是民间的谣言。官家自然

不肯承认此事。”

彭玉麟道：“照我的眼光看来，四姑娘既未捉到，石达开遁迹峨嵋的说话，或者非假。”

曾国藩听了，反而不敢即下断语。他们三个又谈了一会，也就各散。

第二天，欧阳柄钧怕误限期，便辞别了曾国藩，自往北京办理引见之事去了。曾国藩又和彭玉麟两个，商议了一天的军事计划，方让彭玉麟回到湖口。

这年的十二月里，曾国藩连得各处捷报：第一是曾国荃进兵安徽芦江县，连克泥汊口，神塘河，东关等等要隘。军威所至，势如破竹。并奉到大行皇帝颁赏遗念衣服一箱。第二是鲍超破贼于青阳地方，斩杀首级六千余。第三是杨载福、塔齐布、张玉良等等，分别击平江西边境之贼。第四是左宗棠破贼于大镛岭。曾国藩自从带兵以来，只有这次最是高兴。度岁之后，二月中旬，又接到左宗棠于初九那天克复遂安县，说是可以从此打通运米往浙之路。没有几天，又接到曾国荃于二月十五那天，破贼于安徽的桐城闸。三月初上，又接到彭玉麟夺回小孤山之信。

并附诗一首是：

红巾遍地受兵灾，青锁眉峰久不开；十万军声齐奏凯，彭郎夺得小姑回。

四月初上，曾国藩又得各处的捷报：一是刘秉璋、徐春荣，逐走河南的伪来王陆顺德。二是左宗棠连获胜仗于江山、常山之间。三是曾国荃克复金柱关、东梁山、芜湖等县。四是李鸿章令刘铭传进兵于江苏南汇县的周浦镇。五是李鸿章的兄弟李鹤章率同洋兵向齐文、华尔等人，大败贼兵于上海徐家汇等处。斩首三千人。

不料十二月里，忽接曾贞干因伤歿于安庆军次的噩耗。曾国藩一得此信，竟把一年来的高兴之事，统统付诸流水。赶忙漏夜赶到安庆，一见曾贞干的棺木，哭得直至晕去。幸亏郭嵩焘帮同救醒，即在军次开吊。不久奉上谕，说是曾贞干立功甚多，予谥靖毅，并准予本籍及死事地方建立专祠。曾国藩见了此旨，心里稍觉安慰一点，乃于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八日，由安庆东下视师。

及至芜湖，忽闻天国丞相孝天义，朱衣点二人，各率大军五万，围攻常熟，异常危急。疾忙咨李鸿章遣派大兵救援。三月底边，李鸿章始将孝天义，朱衣点二人擒获，就地正法。

又过几天，奉到曾国荃升署浙江巡抚。左宗棠升补闽浙总督的上谕。回到安庆，急替曾国荃草折奏辞。上谕不允所请。曾国藩不得已，只好函知曾国荃暂时受任，且俟大局平定再辞。曾国荃因见朝廷恩养有加，立志报国，乃率李臣典、萧孚泗、郭松林、郭嵩焘，直攻金陵。那时欧阳柄钧，业已奉旨发往江苏以道员候补，也在曾国荃的军中，充当粮台之职。

四月下旬，曾国荃连克南京的雨花台，以及聚宝门外的石

垒九座。无奈太平天国的天皇，因见金陵地方，万分危急，飞檄忠王李秀成、侍王李世贤，各率大军二十万，有意往来于浙江、江苏之间，用那围魏救赵之计。这样一来，曾国荃却大大的受了一个打击，几乎将他的前功尽弃。后来多亏彭玉麟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人，感激曾国藩的提拔，大家各将安徽、江西、浙江三省境内的大股敌军，次第肃清，去了金陵的羽翼，曾国荃方始能够克竟全功。

不才做到此地，只好暂将曾国荃这边的军事，停叙一下。

先把左宗棠进兵浙江的事情，从头叙完，文势始能连贯。

原来左宗棠从前虽奉帮忙曾国藩大营军务之命，倒底不是主体官儿。直到咸丰十一年十月，始以太常卿督办浙江军务，提镇以下统归节制，这样一来，便是钦差大臣了。同治元年二月，复拜浙江巡抚之命。不过那时的浙江省，浙西方面的嘉兴府，浙东方面的金华、严州、处州、宁波、绍兴、台州，各府县城先后都为太平天国方面所踞，仅仅乎徽州、温州二府，以及湖州一府，尚为清国所有。

这末那些地方，怎样失去的呢？因为咸丰乙未十月，江苏、安徽两省的乡试，是借浙江贡院举行的。两省赴试的秀才，以及姻娅仆从人等，都从皖南到浙，所有人数，约摸计算，总在二万以上。所以浙江的关卡要隘，虽然挂着盘查奸宄的那块虎头牌子，可是对于奉旨乡试的考相公，怎好细细盘诘。因此之故，天皇便派几个伶俐将弁，冒充赴考秀才，混入浙江，侦探报实。其时浙江巡抚罗遵殿，莅任未久，正值宁防告警。石埭

的天国军队，蹿入粽子店、蓝田岭等处，副将石玉龙、游击申明照、守备郑国泰等人，统统阵亡。提督周天受，复以黄池兵退，雪片般的公事，向着罗巡抚请援。罗巡抚瞧出周天受不足御寇，又知郑士魁的一军，驻扎高淳地方，飞奏朝廷，请与宁防军，用为犄角之势。复函商两江总督，请以徽防军兼总宁防。商议尚未就绪，可巧江南军攻克南京城外的九洄洲。天皇洪秀全，异常害怕，急召忠王李秀成问计。

李秀成便同侍王李世贤，率领冯兆炳、巽廷彩、陈炳文、谭孝先、陈耶书、李尚扬等天将，暗由六合渡江，集中芜湖，谋攻浙江，以分江南军之力，便能解去金陵之围。于是趁着官兵各在过年的当口，即率大军，由南陵地方直趋浙境。浙江提督周天受据探报知，仅派两员守备，各率官兵二千，前往御敌。官兵一见敌人多他十倍，并未接战，早自溃散。李秀成的军队，当然如入无人之境一般，连陷泾县、太平、旌德、宁国四县。周天受连连的遣兵调将，已经无救。到了二月初三那天，广德州又陷。这样一来，浙省的门户尽失。李秀成乘胜进兵，直趋东亭湖。初八黎明，又陷安吉。十三日又由泗安陷长兴。那时的浙江省城，已经岌岌可危。还要老天真不做美，一连五天大雪，遍地河冻，水上可以行车。逃难的百姓，都从城上出奔，因为杭州城垣，已闭多日了。正是：

既愁白雪连天降复见红巾卷地来不知杭州究是何日失陷，且阅下文。

第五十三回

援安吉大败梅溪 弃杭州重奔宁国

长兴既陷，省垣自然岌岌可危。在那广德州未失之际，杭垣的绅衿，就去献策于罗遵殿抚台道：“广德州乃是浙江的紧要门户，现在既被贼军攻破，杭州便没甚么保障。快请大公祖迅调劲旅，径出独松关，以便分扼泗安、东亭湖南两路；再能调出一军，前去屯于百丈关，更是固守边圉的要着。”罗抚台蹙额的答道：“现在本城，仅有李定太的一军，虽然号称十营，实在的人数，只有二千。前几天曾上公事，说是拟离此他往，还是兄弟苦苦相留，方始未定，诸位教兄弟调出劲旅，请问那儿去调呀。”

众绅衿听说，不觉一齐大惊失色的道：“怎么，偌大的一座杭州城，又在军务时代，竟没兵士可调，已是奇事。李定太吃了国家的俸禄，见敌就想逃走，难道大公祖不好立请王命杀他的么，这更是奇之又奇的了。”

原来，前清的王命，只有总督巡抚，有这东西，仿佛和明朝那柄可以先斩后奏的上方剑一样。不过明朝的上方剑，不是个个节度使，或是巡按使、观风使所能有的，非得皇帝指名钦赐不可；任满之日，且须缴还。清朝的王命，不是跟着个人走

的，乃是跟着总督巡抚的缺分走的。只要一做到总督，或是巡抚，便有立请王命随意杀人的权力。照大清会典所载：这个王命，文官可以杀至藩台，武官可以杀至提台。所以清朝的总督和巡抚，威权是很大的。

后来清朝的皇帝，因见总督、巡抚的威权太盛，恐有尾不大掉之势，故又兴出一个例子。藩臬两司，可以会同奏参督抚。这道奏本，却须督抚转奏；督抚心里无论如何不愿，此折不能不代奏的。这就是防范督抚滥用王命的补救。否则只要督抚一与藩台以下，或是提台以下的官员不合，大家岂不被他杀尽。后来虽可平反，滥杀的督抚可得死罪；但是那个冤枉被杀的人，可是不能复生的。本书原有兼记清朝法典的宗旨，所以附记于此。

现在接说当时的那位罗抚台听得那班绅衿的说话，很觉有些颠顶。忙又细细的解释给大家去听道：“诸位方才所说，却也有理。但是以局外人来论局中的事情，稍觉有点隔阂。殊不知本省的军队，早经派出外府防御，若要添募，非得请旨定夺。兄弟的未曾请旨添募，一因初到贵省，赶办不及。二因既要募兵，须有现成嫡款；虽可仿照湘军、淮军，奏请各省协饷。可是这道本章奏上，照例是发交户兵二部议覆的。倘与户兵二部的堂官，没甚私交，就是奏上十本百本，也没效验。诸位都是本省巨绅，当然出过任的，也该知道部里的弊病。至于李定太的一军，他是客军，行动本可自主。若因此事，就请王命，那也不成说话。”

众绅衿听了罗抚台的说话，个个弄得哑口无言。

罗抚台忽见众绅衿没有说话，他又说道：“诸位既是来此指教兄弟，兄弟很是感激。且俟兄弟将那李定太请来一商，只要他肯答应，兄弟一定立饬藩司替他筹措行军款项，请他径出独松关就是。”

众绅衿听说，只好又诚诚恳恳的叮嘱一番而退。

罗抚台一等众绅衿走后，立即命人拿了愚弟帖子，去请李定太到衙谈话。并且预先传谕文武巡捕，说是停刻李大人到来，须得升炮。

照前清的仪注，抚台是例兼着兵部侍郎衔的，总兵应该归他节制；既有上司下属之分，总兵便须落官厅，上官銜手本。抚台和他客气，进见以后，抚台方命请轿，开麒麟门，升炮送客，所以总兵去见抚台，谓之软进硬出。软进者，总兵的轿子停在上堂外面，先落官厅，后上手本，自居下属之礼。硬出者，抚台因他乃是二品大员，却用并行官阶之礼待之。那时的罗抚台竟以硬进硬出的仪注相待李定太起来，无非要他去挡前敌，保守杭州城地而已。

李定太一见罗抚台如此相待，心里早已透亮。及听罗抚台请他率兵径出独松关前去扼守泗安、东亭湖两路，于公于私万难推托，只好一口答应。

哪知藩司筹拨出发之费，耽搁了一天；李定太守候运兵船只，又耽搁了一天；到了湖州，又多住了一宵；尚未赶到泗安，已据探子报到，说是泗安、东亭湖两处相继失守。李定太闻报，

只得改援安吉。及至赶到安吉，安吉又已失守。连连下令退却。已经不及，便在梅溪地方，算与李秀成的军队打了一仗。无如李定太的人数，仅止二千；李秀成的人数却在二十万以上。寡不敌众，当然吃上一个大大的败仗。急又下令退守湖州，刚刚扎好营盘，第二天的拂晓，李秀成的部将陈坤书、李尚扬，已来进攻。第一个要隘的青铜桥，守兵只有三百人，不战而溃。

陈坤书、李尚扬跟踪进扑，势甚危迫。李定太忙与绅士赵景贤、湖州府知府瑞春、归安县知县廖宗元等人，一同登城守御。大家犹未议出办法，陡被敌军的一颗落地开花大炮，轰隆隆的一声，不偏不正的恰恰打在青铜门下，立时击毙官兵二百余人。李定太首先吓得牙齿打战的向着众官说道：“长毛的大炮厉害，我们血肉之躯，怎么可以抵挡。”李定太一边说着，一边就想避下城去的样儿。

赵景贤本在曾国藩军中干过大事的，只因受过李秀成的好处，曾经设过誓的，以后不与李秀成直接作战。曾国藩倒说他有义气，知信守，准许他不与李秀成直接作战。可是京中的一班多嘴御史，不肯放他过门，狠狠参上一本，赵景贤便得军职永不叙用的处分。他就看破世情，飘然的回到湖州家乡，原想终老林泉的了，不防敌军又来攻打他的乡土，自然不能袖手旁观。

当时一见李定太讲出这般话来，立把他的双目一突，红筋迸起的厉声说道：“总戎一退，军心自必大乱，此城益发难保。日后果有甚么疏虞，总戎须担责任。此间中丞，我虽不能直接讲话，曾涤帅倒还相信我的句把言语。”

李定太为人，本极刚愎，对于一个永不叙用的赵景贤，本来不在他的心上。起初瞧见赵景贤对他那种凶相，已经大为不然；再加怪他扰乱军心。正待发火的当口，又听到赵景贤说出曾国藩的字样，方始软了下来。陪着笑脸说道：“赵大人不必发火，兄弟若不重视贵处，何必前来拚命保守。不过我们大家站在此地，若被大炮打着，倒犯不着。况且赵大人又是一位磐磐大才，将来必要大用，应该留着此身，以报国家。快快同了诸位，去到敝营，商量御贼之法才是。”

廖宗元也怕李赵二人，闹了意见，官绅不和，更加不妙。赶忙一手一个，拉着赵李二人下城，一同走到李定太的营内。

大家正在打算赶紧招募乡勇守城的时候，忽据探子飞报前来，说是记名总兵曾秉忠曾大人，亲自率领长龙炮船六十艘已由吴口震泽，衔尾鸣鼓而至，军容非常壮盛，一到青铜门外，便与长毛大打一仗，长毛不能支持，已沿太湖直趋夹浦去了。李定太听了方在大喜。

廖宗元却跺足的说道：“这样一来，省垣危矣。”李定太不以此话为然，正想有所辩论。

廖宗元道：“李大人不必争辩，但愿省垣安稳，那才一天之喜，倘若被我料中，浙省人民便无噍类矣。”

湖州府知府瑞春插嘴道：“李大人要在此地保守城池，不能兼顾省垣，如何是好？”

赵景贤踌躇道：“这倒是桩难事。”

那时李定太的私心，本也不想回省，索性向众位官绅讨好道：“兄弟既受罗中丞的嘱托，来此御敌，自然只好专顾此地。大家听了，也没别的办法。

谁知没有几天，即得省城失守的信息。

原来罗抚台自从打发李定太出省之后，满望李定太能将长毛击退。只要泗安、东亭湖两路未失，省垣还不碍事。不料李定太一出省垣，罗抚台即据四处探子分头去报，说是李定太尚未赶到独松关，泗安、东亭湖等处，已经失守。长兴县是十三那天，被贼攻破。武康、良渚等处是十七那天被贼攻破。罗抚台一闻这等信息，只是急得跳脚，但是一无办法。

正拟飞檄苏皖赣几省乞援的当口，又据抚标中军罗丹忱面奉，说是今天黎明时候，武林门外忽有几十个本地土匪，闯进城来，标下正待亲自前去捉拿，究又不知去向。罗抚台听说，皱皱眉头道：“土匪虽没长毛厉害。你们职守所在，也应该仔细一点才好。”

罗丹忱尚未来得及答话，统带宝胜勇的候补道陈焕文，不待传见，早已慌慌张张的走入，对着罗抚台上气不接下气的说道：“回大帅的话，职道刚从武林门前经过，瞧见数十骑贼人，很似长毛的样子，官兵都当他们是土匪。大帅快快下令关城为妙。”

罗抚台听了一吓道：“这还了得。”说着，一面急拔一支大令交给罗丹忱，命他飞马前去知照四城城守，赶紧关城。一面又命陈炳元再去打听，即行来辕禀报。

当时陈炳元去了未久，又来禀说道：“职道业已探得确信，贼人探得昨天是观音诞辰，本城城门，照例通宵不闭，原打算就趁那时杀进城来，却未知道杭城规矩，游夜湖是在十八晚上的。幸亏贼人算错一天，错过机会。但是现在已将武林、钱塘、涌金、清波等门，团团围住，杭垣仍旧可危。”

罗抚台不待陈炳元说完，急又摇头搓手的说道：“罗中军所司何事，贼人业已围城，还来说是土匪。”

陈炳元接口道：“大帅此时怪他，也已不及。现在只有赶紧调兵守城，方为正办。”

罗抚台听说，立传三司一府两县，商议办法。等得众官到来，杭府何绍祺首先说道：“卑府刚才据报，知道四面围城的贼人不下七八万人。我们城内，得有抚标各营兵士二千，运司盐丁五百，协防局团勇三百，姚都司发科所带的福胜勇五百，臬司所部亲兵营四百，一共算来，不过几千，怎么能够守城。”

罗抚台忙问盐运缪梓杰道：“兄弟曾留江南大营过境的兵士二千，札在城外，不知可还能够调进城来？”缪运司忙不迭的摇头道：“八城已闭，如何能够调进城来。只要不被贼人击溃，就算幸事。”

臬司段光清接口问罗抚台道：“司里知道大帅曾经奏调湖北道员萧翰庆，率领本部训字营援浙的么，怎么尚未到来？”

罗抚台一听此话，不禁气得紫涨了脸的说道：“张芾张钦差，真正不是东西。倒说一见萧道员率兵过境，硬叫留下，帮他防堵，置我们这里于不顾。”

藩司王友端道：“大帅不必动气，现在气也无益，还是赶紧调兵守城要紧。至于城防经费，司里无论如何为难，三天之内，至少可以筹出三千。”

当时王藩司的一个千字，刚刚离嘴，陡然听得坍天塌地，轰隆隆的几声炮响，夹着街上老百姓的一片哭声，使人闻之，心胆俱碎。

臬司段光清，运司缪梓杰，杭府何绍祺一齐说道：“事已危急，司里卑府等等，就去各自调兵，守城应敌再说。”罗抚台双手乱拱的答道：“很好很好。今天的事情，只有仗诸位同寅费一费心的了。诸位走后，兄弟就去和将军商量，请他统将旗兵调出。”

及至三司一府两县，以及都司姚发科等人，统统上城之后，适有宁绍台道仲孙懋率领兴勇二百名，来省助防。因被天国军队围攻，幸由旗兵开城，方得进来。

这样的一连死守两天，曾国藩那边的援浙军张玉良率部五千，首先赶到。副将向奎，率前锋兵士一千五百人，由平望取

道海宁，也已到来。李定太因恐省垣失守，究竟说不过去，又与赵景贤一同来援。三路人马一齐到达，札在清波门外。敌军素惧张国梁的威名，一见张字旗号还当张国梁到了，于是稍退。

罗抚台忙又召集所属会议，臬司段光清主战，运司缪梓杰主守。正在议论纷纷，莫衷一是的时候，天国的军队，已将清波门外的西竺庵掘通地道，拟用炸药炸毁杭城。丁忧绍兴府照磨陈奉彝，已闻其事，急去面禀缪运司，请开城内地道，以应敌人。缪运司大为赞赏，立拨经费三千，即命陈奉彝承办其事。无奈连天大雨，平地水浮二尺，不能动工。延至六月二十七的那天卯刻，西竺庵的地雷陡然炸发，清波城门，立塌三丈有余，天国军队，一拥而入。

那时缪运司正在城上防御，首被击毙，杭州城池，即于是日陷落。浙江巡抚罗遵殿、布政使王友端、杭嘉湖道叶堃、宁绍台道仲孙懋、新任杭府马昂霄、仁和县李福谦等人，于是一同遇害。臬司段光清、候补道陈炳元、抚标中军罗丹忱，巷战半日，方始殉难。当天晚上，天国将弁兵士，还防城中有状，仍退城外住宿。

第二天即是二十八日，全部重又入城。将军瑞昌，副都统来存，佐领杰纯，竟率旗丁，死守满营。所有满洲妇女，尽将旗袍厚底鞋子，统统摔在路旁，各持长矛短剑，守城御敌，甚至火燃发髻，边拂边战，毫没惧色。天国兵将，恨得咬牙切齿的叫骂道，老子们既得杭城，不见得让你们这班满贼。再守旗营。但是尽管叫骂，一时不能攻入。

张玉良乃于七月初二的拂晓，率兵士乘坐小船六百艘，直至民山门外，又将战时云梯架在民房屋顶，攀登上城，张玉良立即手刃天国将弁一十八人。敌军陡见张字大旗，仍旧当是张国梁到了，无不骇。便在抚台衙门，召集会议，以定去守。会议结果是，一因满城未下，二因业已饱掠，三因官兵大至，四因金陵空虚，即于初三大早弃城，出涌金、清波二门，向平窑、独松关、孝丰一带，窜回宁国府、广德州而去。

张玉良、李定太、赵景贤三人，一面会同绅衿，资雇民夫，掩埋尸首。一面飞禀曾国藩那儿报捷。曾国藩奏知朝廷，朝廷便以苏州布政司王有龄补授浙江巡抚。并令将死难官绅将士，查明请恤。王有龄奉到上谕，直至次年的三月，方始到任。到任之日，查知绅士赵景贤很有大功，首先给予令箭一支，命他督守湖州。

其时正值江南大营溃散，副钦差张国梁战死丹阳，苏常既陷，浙中复震。张玉良那时已经驻军苏州，闻风自溃，单身乘坐脚划船，以十几个亲兵护卫，漏夜驶至杭州。手下将弁连同兵士，竟至溃散二万余人。浙西一带，扰乱得不成模样。赵景贤飞禀王抚台请示，王抚台急命旗牌官四人，各将大令一支，赶赴湖州，禁止溃兵，不准越过湖州，倘若违令，即以土匪办理。溃兵至此，纷纷窜入江西。直到四月初上，浙境始无溃兵踪迹。

岂知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侍王李世贤，又率大军十五六万，由金坛一带，进攻嘉兴。浙江提督江长贵，未曾接战，溃于平望、震泽等处。李世贤跟踪追击，二十六的那天，嘉兴复

又失守。府教授蔡兆辂、训导张园等等，同时殉难。浙抚王有龄闻报，只好复请张玉良招集流亡散卒，以便保守省垣。

那时张玉良正是进退维谷的当口，一请即出。没有多久，已经招得溃卒一万二千人，自愿担任克复嘉兴之责。只是兵燹之余，大宗军饷，无处可筹。王有龄有位姓高的幕友，首倡十倍绍捐之议。

怎么叫做十倍绍捐，原来浙江第一次被陷的时候，绍兴一带，幸未糜烂，所有军饷，都是取挹于宁绍的。十倍的一句话，乃是比较平时的捐项增高十倍其数。

王有龄既没他法可筹军饷，只好不管民间疾苦，采取此议。姓高的幕友，且任筹捐局总办之职。张玉良既已有兵，又已有饷，于是军容复盛，所有经过之处，不免有所骚扰，百姓纷纷控于王有龄那里，王有龄如何敢去顾问。

只有湖州一带，因是赵景贤督守，城中又有团练五千多名，主强客弱，总算未被骚扰。赵景贤并与张玉良相约，张军如能克复嘉兴，他愿筹措犒赏费三万以赠。其时曾国藩限令张玉良克日克复嘉兴的公事，适值又到，张玉良无奈，只好率兵前进，及到嘉兴，即在三塔湾、白衣庵一带驻军。正是：悍将骄兵无异贼，忠臣义士可成神。不知张玉良能否将那嘉兴克复，且阅下文。

第五十四回

画船绣幕清将忒风流 地网天罗包村号铁桶

张玉良既将大军驻扎在三塔湾、白衣庵等处，打听得知守嘉兴的敌人，为听王陈炳文、荣王廖发受二人，便下令手下将弁，用土匪仗进攻。七月十七那一天的战争，最为厉害，以火炮轰毁南门垛口城四丈余，天国方面的兵士，溃散三万有奇，将士也有带了妇女他窜的。后来因为被水阻隔，不能肉搏城下。

不料同月二十四日，张玉良手下，有一部分潮州兵士哗变，且与敌通。官军陡见变生肘下，一时心慌，不禁大乱。张玉良就亲自骑马四出弹压，也没效力。以致平时画舫绣幕，携眷舟居的营官帮带们，无不各自保护女眷，争相渡河。水师部分，也被牵动。溃兵散至石门，石门县官李宗谟，面请张玉良移驻石门，藉资镇压。张玉良当面佯诺，说是一定移驻贵县，不料即在当天的半夜，私自回省。石门本是小县，并无甚么团丁护勇，可以保护县衙。第二天大队的溃兵到来，李宗谟出衙劝谕，竟被乱刀砍毙。张玉良既已离开嘉兴，天国方面又到大队人马，于是石门县是十一那天失守的。嘉善县是十二那天失守的。平湖县是十五那天失守的。桐乡县是二十六那天失守的。那时各县的绅衿，因见官兵不足深恃，各自为谋，招募团勇，保护乡土。内中很有几县的团勇，为敌军畏惧的。天国军队得石门后，

掳掠一番，第二天即弃城而去。等得县中绅民回家，又来占据。且把四面城门统统毁平，改作炮垒。平湖旋为团丁克复，八月初五再被敌占。

第二年的三月初八那天，省中拨到的枪船，忽又通敌，领导敌军攻破海盐。初九复破乍浦，副都统锡龄阿当场阵亡。于是嘉兴府属，仅存澈浦一城的了。朝廷连接各地失陷的奏报，即任杭州将军瑞昌为总统江南诸军。瑞昌本拟亲率旗丁，去攻嘉兴，嗣因不能骤离满城而止。

听王陈炳文、荣王廖发受即在嘉兴城中，大建王府，拆祠庙梁栋以供材料，开嘉善干窑以供陶器，复攫苏州香山梓匠以供建造。竟仿金陵东南西北四王的王府造法，磐龙翔凤，重矩叠视。前后造至七重，甚么宫室，甚么朝房，甚么崇陞，甚么禁城，统统应有尽有。所有修造王府的费用，限令七邑乡官，募捐于民，各建一重。所以后来又被清国克复，工程仅及其半。当时陈炳文和廖发受二人，一入歌舞锦绣之乡，湖山清秀之地，大有乐不思蜀的态度，并未再作进攻之举，所以杭垣、湖州两处，还能保全。

当十年的秋天，徽州复陷。天国军队，即乘胜由淳安窜严州，清国守将副将封九贵尽难，九月初七，城为敌占。敌军既占严州，又分大股，进攻富阳，总兵刘季三、副将刘芳贵，同时战死。二刘俱饶勇无伦，刘芳贵为宝庆人，尤觉饶健，惜乎当时的部兵，仅有二百名，寡不敌众，以致阵亡。探子报到省垣，巡抚王有龄即为二刘设奠于仙林寺。哭得晕了过去，众官无不感而下泪。

王有龄回衙之后，忙将张玉良请至，请他率兵进击严州之敌，张玉良不能不应。等得到了严州，天国的军队，已由富阳、余杭两路分扑省垣去了，严州城内空虚，便被张玉良一鼓而下，立即专人到省报捷。那时杭城已经屡屡为敌围攻，势极危殆，仅仅乎尚未至失陷的地步而已。

那时左宗棠方以四品京堂，帮办两江军务，驻军江西的景德镇，大破天国军队于广饶之间，并将侍王李世贤逐走于乐平、婺源、清华街，柳家湾、横山等处。李世贤既为左宗棠所扼，乃由婺源窜广信玉山，三月十五攻陷常山。并纠天将范汝增、黄成忠、练坤三等人由湖口村，绕攻处州，李世贤直率大军，拂衢州城而过，十七日由灵山扑陷龙游，县官龙森，与城同亡，连接又陷汤溪以犯金华。

天国军队，在江西境内，素来不踞城池，只是饱掠货物。当时有识之人，已知必有回窜浙省的意思；并有人倡议，省垣谷少人多，若被围困，必致绝粮，只有趁早聚米。有人又议在通江门外夹筑土城，以便临江扼守，并获运输之道。谁知议论多而成功少，一样不办，敌又骤至。其时张玉良屯扎兰谷、金华等地，金华府知府王桐闻警，飞向张玉良处乞师。

十八日张玉良率亲兵百人，抵府城。团练局总办庞焕栋声称自能力守府城，不需官兵之力。王桐无法处置，乃陪同张玉良巡视全城，及到城西的通济桥上站定道：“此桥横跨大河，陆路舍此，无由侵入。”张玉良称是而退。

十九日大早，敌方仅有六骑入城，城中千余团丁，骤然溃

散，自相践踏而死的，不知其数。李世贤在后方闻信，料知官兵胆怯，始率大军入城，金华乃陷。于是浙东一带大震。巡抚王有龄闻信，急设盛筵，召诸将入宴。酒过三巡，王有龄泣说道：“大局危迫，谁能出御悍敌，若使不蹈前辙，必当奏知朝廷，越级超迁官职。”

诸将都慑李世贤的威名，大家面面相觑，假装醉意，各无一言。座中只有代理处州镇总兵文瑞，起立厉声说道：“职镇本是江西援浙的军队，承中丞知遇，即以处州镇相委。现在省中既是兵单饷少，职镇情愿出挡。至于胜败利钝，却不敢必。”王有龄听了大喜，亲自为之把盏，祷祝胜利。

五月初一，文瑞率本部三千人，迳往诸暨。原来那时的绍兴府城，已为来王陆顺德所踞，即将城中大路的药王庙，改造来王殿，并掳子女玉帛，充实府中。绍兴所属八县，仅有诸暨的包村，尚未降敌。

这末包村不过一个穷乡僻壤，何以能够死守多日。因为村中有位包立生，曾习奇门遁甲，能够呼风唤雨，捉鬼拿妖。他的亲女包三姑，人称包小姐的，更比乃父厉害。一闻来王占据绍城，她们父女二人，便将全村的父老子弟，统统召到，问大家道：“诸位还是欢喜降贼，还是帮着我们死守待援。现在省城尚未失守，只要大军一到，来贼一定逃窜，若愿死守大约不出五十日，官军必到，全村可以转危为安。”

村人本是极信包氏父女的，一听此话，无不高声答应，说是情愿死守本村。

包小姐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就请诸位回家，听候我们父女安排便了。”

村人刚刚散出，包立生的一位姑表兄弟，名叫冯仰山的奉了杭州吴晓马风藩台的嘱托，潜到包村。告知包氏父女，述及吴方伯十分敬重，打算请他们父女二人到省，训练大军，以便出敌，不必守此孤村等语。

包立生听说，本想应诺，包小姐接口道：“省中悍将骄兵甚多，兵权不一。我们父女二人，乃是白身，去到省垣，必为旁人藐视。姻长快请回省，须将吴方伯能够委办何事的信息打听明白再来告知我们。”

冯仰山听说，认为有理，赶忙回省去了。哪知一到省中之后，四城已关，不能再出，因此耽搁下来。

包氏父女也不再等冯仰山的回音，即将全村人众统统召来，各赠一张朱砂所画的八卦符，分请人众，各塞发辫之中。又将人众导游全村，告知此地乃是生门，此地乃是死门，贼众进攻，只要将他们导入死门，便不能出，个个只好束手被缚。村中人众，听了无不大喜，都允遵照包氏父女的支配办事。包氏父女，既将全村的生死门划定，又教众人的枪法符咒，众人一学便会，人人欣欣然有喜色，以为一座包村，仿佛已有天罗地网一般，长毛来一个死一个，来两个死一双的了。

可巧诸暨的东乡，又有莲花教发现。教首名叫何文庆，纠集党羽二千余人，既不投降天国，又不帮助清朝。倚恃邪术，

大有谋为不轨、自立为王之意。知县许光瑶，乃是一位好官，深知诸暨的民心，每欲捕捉何文庆到案严惩，苦于兵力未逮。一见省中派了文总兵到来，首将何文庆的种种劣迹，稟知文瑞，请求立即拿办，以安地方。文瑞起初倒也答应，后来有人去替何文庆说项，说是何某以教保民，又有法术，足制贼人死命。

文瑞听说，即召何文庆进见。何文庆进见文瑞的时候，文瑞请他升炕。一等何文庆坐下，便将一杯热茶，递到他的手上。何文庆那时已知文瑞要想试验他的法术，立将那杯热茶，接到手中，忽出文瑞的一个不意，把那茶杯，就对天井之外，向空一抛，那只茶杯，顿时不知去向。文瑞当下大惊的问道：“何道长此举为何？”

何文庆笑答道：“军门的厨房失火，此杯乃去救火。”

文瑞不信，急命左右前去看来。左右去了未久，手拿一只茶杯回来，呈与文瑞过目道：“回军门的话，我们厨房，柴草之上，发了旱烟余火，正在燃烧。若非何道长的法术，此时已经肇祸。”

文瑞听说，又吃一愕。忙向何文庆拱拱手道：“何道长真有法术。本镇打算给你五品功牌，蓝翎奖札一份，要你迅募团练五千名，由你统带，归我节制。至于枪械炮火，军装饷项，统统由我供给。此是为国杀贼，务请忽却。”

何文庆马上一口答应道：“只要军门不弃，敢不为国效忠。”

文瑞大喜，因恐许光瑶再来多说，即下一个札子，委任许光瑶为何文庆的帮统。许光瑶无法，又因来王连日派了大军攻打包村，虽未立时攻破，似乎有些危险。只好暂时受委，且待乱平再说。

何文庆既任团练总办，更加耀武扬威起来。不但欺贫压富，睚眦之怨，无一不报，甚至强抢妇女，为所欲为。后来许光瑶查得何文庆那天抛杯救火一事，完全虚伪，乃是化了一千银子，预先串通文瑞的差官，厨房之火，原无其事。及等文瑞命人去看，始去燃着柴火。至于抛杯一事，却有一点小小幻术，其实与包村的包氏父女，一邪一正，完全不同。

许光瑶既知何文庆的黑幕，有意不去禀知文瑞。适有金华在籍提督余万清，因事到县，光瑶因与余万清有些戚谊，便去对着余万清说道：“你是在籍大员，应该为国效力，自统团勇，以便帮同守城，或是击贼，我可助你军械款项。事成之后，须把何文庆的团练击散，以为交换条件。”

余万清因在江西军职回来，正想弄些事情干干，一闻许光瑶的说话，自然满口答应。没有多久，许光瑶果然助他业将团练办成。

一天何文庆单身出城会友，许光瑶即与余万清二人，里应外合的，拟将何文庆先行拿下，再去解散他的团练。何文庆一个不防，一时手无寸铁，不能抵御。幸恃他的一点邪术，只好单身出亡。他的团练，即由许光瑶和余万清二人，前去缴械遣散。等得办了，始去禀知文瑞。文瑞因见何文庆既然不能抗拒

许余二人，如何可以御敌，便也没甚说话。许光瑶却说道：“军门初到此地，为其所蒙，何某乃是土匪行径，现已解散，真是国家人民之福。”文瑞随意敷衍几句，送走许光瑶了事。

许光瑶走后，文瑞忽见他的所部游击曾得贵进言道：“听说金华的贼人，比较此地更多，标下来请大人的示，何妨率队进驻金华，以御大敌。”文瑞许可，即率所部，离开诸暨，一脚到了金华，驻军方顺街。许光瑶送走文瑞，便请余万清率队出城驻扎以作犄角之势。

……连日接得探报，说是包村当得铁桶相似，贼人去攻包村的，无次不是大败。还有一班小长毛不知包村地方利害，常常地三五成群的，想去弄点意外财项，不知去一个死一个，去两个死一双。民间已有一种歌谣，叫做穿的绸，吃的油，送到包村去杀头。许光瑶闻报，很是高兴。因恐包村少米，不能久持，乃开义仓之谷，命人送至包村接济。包氏父女收了米谷，写了谢帖回复县官。包村人众，忽见县官送米前去，更是死心把守。

有一次，来王陆顺德一查人马，三个月之内，死在包村人数，不下十万，不禁大怒起来，打算亲自率领大队，去与包氏父女一战。所有部将劝阻不住，只得大家随同出发。及到诸暨，距离包村还有二三十里，来王陆顺德，心里也有点惧惮，便命扎下。自己改扮一个游方郎中模样，只带一个心腹，去到包村侦探。走到包村之外，已经夕阳下山。陆顺德不敢贸然直入村中，远远瞧见有个牧童，骑了一匹水牛，自在田间，吹着无腔短笛，脸上被那阳光返照，觉得红白分明，颇觉清秀。陆顺

德一见这个牧童，不觉心里一荡，原来天国将弁，起自两粤，个个都有龙阳之好，这位来王陆顺德，尤其欢喜此道罢了。

当时心里一荡之后，便去笑嘻嘻的问那牧童道：“你的家中还有何人？你肯跟我到绍兴城里去玩么？你若肯去，包你穿得好，吃得好，享福一世。”

那个牧童听说，不答这话，单问陆顺德：“绍兴城里，都是长毛。我先问你，你还是长毛呢，还是真正的游方郎中呀？”

陆顺德因爱牧童清秀，非但并不动气，而且又笑嘻嘻的反问牧童道：“我来问你，你还是赞成长毛呢，还是反对长毛？”

牧童忽把一双小眼睛一笑道：“长毛都是无父无君的东西。我虽人小，可是极愿去杀长毛。”

陆顺德又笑着道：“我非长毛，你只管骂。你们村中的包小姐，可欢喜和我们这些游方郎中谈谈的么？”

牧童听说，直把他的那个小脑袋摇得犹同拨浪鼓一般的答道：“我们那位包小姐，上知天文，下识地理；九流三教之事，无一不能；过去未来之法，无一不晓；据她前天所说，三天之内，此地必有长毛前来探听虚实。照她本领，立即可以把他拿住。不过她一向只用堂堂之师，正正之旗，不忍杀那自来送死的东西。”牧童说到此地，忽把手上的一支竹笛向那牛屁股上打上下，直向村中而去。及至离开陆顺德很远了，方才回头一笑道：“你这游方郎中，可是和那来王同姓么？”

陆顺德一听此话，拔脚便逃，回到营寨，还在喘气的对着部将道：“姓包的女子，果是十分厉害。本藩前去私访，居然被她瞧出真相。如此邪术，不可智取，只有力敌，还是一法。我们快快回城，飞报侍王爷那儿，讨他二三十万大军，合成本藩这里，大概有五六十万，一面前去包围；一面再觅一种可破邪法的东西。那时不怕一个小小包村，不被我们踏为平地。”诸将听说，当然附和几句。

陆顺德便向侍王李世贤那儿前去乞援。侍王李世贤，那时已知包村厉害，正在生气。一见来王乞援的公事，立发大军三十五万，号称五十万，克日来到绍兴。来王陆顺德迎入几位首领，告知包村之事。

冯兆炳笑着道：“王爷不必着慌，我们大军既到，就是一人一口涎吐，也把一座包村淹死。”冯兆炳说着，又将他身边的一位策士唤至，问他有无攻破包村之法。若能攻破包村，职封天官丞相，赏银五万。

哪知那个策士，名叫项元直，正是诸暨人氏。因与包立生为争权之事，结下怨仇，特到天国投军，本想制那包氏父女的死命的。平时处心积虑的业已想出可破包村的法子，因为冯兆炳不是攻打绍兴的主军，只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。

当时一见冯兆炳问及此事，连忙献策道：“晚生本是诸暨人氏，包村地方，也曾到过数次。包村的东边，原只一条小河，自从包氏父女学习邪术之后，知道那条小河，乃是龙脉，他们父女二人，复又开上一道小河，名为双龙取水。包村的人丁，

从此更加兴旺。包村人众所吃之水，都是仰给那两道小河的。那两道小河源流的起点，离开包村不过二十多里，只要去把那个来源塞死，风水既破，村中又断水道，不必三天，人心自乱。我们再以大军围攻，指日可破。冯兆炳和来王陆顺德一听此言，不觉大乐特乐。正是：爬得高时跌得重欲求胜算必求才不知冯兆炳和来王陆顺德二人，可用项元直的那个断绝源流之计，且阅下文。

第五十五回

王履谦酿成骄子 徐春晏误接奸朋

来王陆顺德和冯兆炳二人，一听项元直献出那个断绝包村水源之策，这一喜非同小可，当下陆顺德即拔一支令箭，付与项元直道：“此事准定派你去办。若需调动队伍，可以此令行之。”

项元直接了令箭，正待退下，忽见旁边班中闪出一人，向他一拱手道：“项先生且慢，兄弟尚有补助你的地方。”

项元直尚未来得及接腔，来王陆顺德已在问那人道：“赛丞相有何高见，快请说出。”

原来那人，乃是随营参军秋官丞相名叫赛时迁的。年纪虽已六十多岁，尚能贴壁蛇行，悬檐蛛挂，纵上数丈高树之巅，摘取果子，犹同探囊取物，所以同营的老长毛，都称他为赛时迁。久而久之，他的真实姓名，反而没人知道。他的身边，还有一只和人一样大小的老白猿，上高取物，比他还要敏捷。

只因上次攻打包村的时候，他于深夜携着白猿，潜入包小姐的房内，打算行刺。待他刚要动手之际，不防包小姐忽在床

上陡的飞出一只裙里腿来，不偏不正，恰恰踢在他那兜心窝上。幸亏白猿背了就逃，方才保得性命。回城之后，恨得包氏父女刺骨，便在绍兴城内，四处访寻本地奸细。后来被他访到一个名叫魏荣的歹人，他便给以银钱使用，待以上等客礼。魏荣知恩报恩，乃对他说道：“小人曾有一位开蒙先生，名叫张恂，不但深通五行之术，而且熟悉绍兴地理。因为数年之前，曾经吃过一个嵊县旅绍秀才的大亏，每思投入官军，得能稍有权柄，便好报复宿仇。他在丞相未曾到绍之前，已去投效张玉良去了。现在只要丞相能够用他，小人可以亲去叫他回来。”

赛时迁听了大喜，立即赏给魏荣一百银子的盘缠，命他速去速回。

赛时迁自从打发魏荣去后，本拟且俟张恂到来，再请来王从优禄用；此时忽见项元直持了令箭去办断绝包村水源之事，生怕张恂迟到，被那项元直占了头功，因此出班拦阻。在他之意，要想项元直和他以及魏荣、张恂几个一同办理此事，及见来王问他，他就一情一节的老实说出。

来王陆顺德听毕，忙问项元直道：“我们这位赛丞相的说话，你可听清没有？”

项元直正恐此事责任太大，恐怕办理不善，就有大罪。此时一听有人助他，岂有不愿之理，当下一面即与赛时迁含笑招呼，一面答着来王陆顺德道：“赛丞相能够同了张魏两位，前去帮同办理，项某真正是二十四万分的欢迎。”

冯兆炳便接口对着项元直和赛时迁说道：“这末事不宜迟，你们二位快快下去商酌办理就是。”

赛时迁听说，即将项元直邀到他的私寓，因为他的私寓就在洗马池头，距离来王殿不远。二人走到寓中，尚未坐定，恰巧那个魏荣已同他那开蒙先生张恂到来。赛时迁一见魏荣同着一个须发斑白的老人走入，料知此人，必是那个张恂。便先冒叫一声道：“张先生，你老人家真肯屈驾来此么？”

那个老人慌忙伏地叩首答道：“老朽张恂，因闻小徒魏荣说是丞相能够礼贤下士，故来竭诚投效。”

赛时迁赶忙含笑将那张恂扶起，介绍见过项元直之后，方请大家坐下。项元直即把他那断绝包村水源之策，先行说给张恂听了，赛时迁疾忙一面命那白猿端出四杯香茗，摆在各人面前，一面也将他的办法说了出来。

张恂听完，捻须笑道：“老朽离开此地的当口，早已料到我们此地，官绅不和，兵团互忌，鹬蚌既是相持，渔翁必然得利。所以去投姓张的，还想率兵来此，拟与丞相等一战。不图小徒已受丞相如此优待，又以老朽尚有一得之愚，可供驱策，真是仁者之师。”张恂说到这里，又朝项元直一拱手道：“再有这位元直先生在此领导老朽，尤其万幸。”

张恂说着，又问魏荣道：“丞相们的天兵到此，你可是没有离开绍城一步的么？”

魏荣恭恭敬敬的答道：“学生因见来王爷安民很早，因此未曾走开一步。”

项元直也接口问张恂道：“张老先生方才所说我们绍兴的官绅不和，兵团互忌，究为何故。兄弟虽是此地人氏，因为出外数年，以致未曾知道家乡之事。”

张恂忙答道：“我们绍兴，本与杭州隔江相距，仅有百里而遥。北滨后海；西北当钱塘江；诸暨相溪之水，由西南出临浦鼎桥，回旋四绕；东面就是那道曹娥江了。独正南一线山脉，却与诸暨、嵊县本相联属。”张恂说到此地，骤然之间，咳嗽起来，脸色不觉跟着红涨。

项元直此时因见张恂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，心里已经折服。便含笑的对张恂说道：“老先生慢慢的讲，可要喝口热茶。”

魏荣不待项元直说完，正想前去端茶给他先生喝的当口，忽见那只白猿，早又抢在他的先头，捧了一杯热茶，递给张恂手上，不过不会讲话罢了。

张恂喝了热茶，止住了咳，用手摸摸那只白猿的脑袋称赞它道：“你真聪明，难怪你们丞相一步不能离你。”那只白猿竟懂人语，把头乱摇，赛时迁接口道：“这次我到包村前去行刺，一条性命，便是我们阿三所救。”

那只白猿听了他们主人的话，陡现受宠若惊的样子，捧着茶碗，高高兴兴的跳了进去，弄得满座人众，无不失笑起来。

大家笑了一阵，还是张恂先行停住，复又接着对那项元直说道：“元直先生主张断绝包村的水源，真是很有深见，倘不如此，断难制住包氏父女。现在且听老朽把话讲完，我们再来斟酌办法。”

张恂说着，又望着赛时迁笑道：“此次丞相，同了来王爷得了我们绍兴，照老朽说来，可要略见我们这位王履谦都御史的情的。清朝皇帝，因见嘉兴已为天国所占，恐怕我们这个绍兴再失，即命前任漕运总督，余姚的巨绅邵灿，以及我绍的巨绅，前任副都御史王履谦二人，担任团练大臣。原想以绅助官，以民助兵，仿照湖南那位曾国藩的办法。岂知我们绍兴人的心地最狭。那位邵灿知道事不可为，尚能当场谢绝。王履谦王副都御史呢，人既刚愎，耳朵又软。自任团练大臣之后，只知庞然自大，本城的一府两县，如何会在他的眼内。再加有个名叫王梅溪的劣幕，一向游幕江苏。抚台王有龄，在苏州藩台的任上，曾发其奸。通檄所属，不许关聘。王梅溪无处吃饭，只好回绍。他既恨得王抚台入骨，凡遇省中来到绍兴募捐的公文，他就死死活活的撺掇人民反对，以遂其私。偏偏这位王履谦都御史，虽然名为全省团练大臣，实止山阴、会稽、萧山三县的人民，还听他的几句说话。又因山会两县比较萧山稍觉富裕，他就招集本城的游民溃卒四千余人，作为团丁，反欲藉此专制浙东饷项，以张他的权力。

“当金华地方，开初失陷的时候，王抚台因见归安县知县廖宗元，力保湖州有功，很有将才，打算把他升署绍府，并调绍府许怀清署理杭府。那时许怀清正将王履谦的马屁拍上，不愿赴杭就任。王履谦既知其意，于是留下许怀清仍署绍府。这

样一来，廖宗元便不能够到任。王抚台正拟命那廖宗元兵署宁绍台道，适值张景渠来绍守城，所率亲兵，却是盐运使庄焕文拨给他的。到来未久，王履谦却又倡议说是兵能扰民，不如团练自卫得力，硬逼张景渠率兵回省，张景渠只好照办。及至浦江危急，王抚台仍命廖宗元来任绍府。

“廖宗元到任之后，首修东郭、西郭、五云，偏门等等城门，并将附郭厝棺统统移去，复设栅栏扼阻大道，民间因此，已经渐有烦言。我绍自从咸丰七年以来，改用洋钱，每圆七钱三分，值几一两。屡经丧乱，奸商益形垄断，于是对于所有洋钱，分出光板、烂板、轻板、绣板、大糙、小糙、净光种种名目，任意轩轻，价格悬殊，早夜之间，皆有涨落。廖宗元出示禁止，更加大拂商情。积此数端，绍人对于廖宗元这人，业已大大不满，不过含怒未发而已。”

张恂说到这里，又望了赛时迁一眼，接着说道：“及至九月二十六的那天，丞相同了来王爷的大军，已到钱清。绍兴炮船，前往抗拒，只一接触，大败而回，退至昌安门外。炮兵因为摘食河中菱角，适为民团所见，当场责其骚扰。炮兵不肯下气，民团人多，即把炮兵毁伤数人。廖宗元出城弹压，因要炮兵替他打仗，自然不值民团所为。民团那时误听谣言，说是天国大军，前由临浦镇入萧山的时候，炮兵似有供给天国炮弹情事。又闻钱清之败，营官炮兵，都有投降天国的。便诬炮兵通敌，本府不应再帮通敌的炮兵。当时便有多数无赖，竟把廖宗元的大轿打毁。王履谦闻报出城，无赖又逼王履谦须将廖宗元军前正法。

“王履谦虽然没有答应无赖妄求，可是言语之间，不免侵及廖宗元。廖宗元避入城中，满城百姓，一闻通敌字样，大家复又鼓噪起来，一唱百和。正在不可开交之际，忽来奸商王淮三其人，唆使大众围殴廖宗元。廖宗元既被殴伤，由人扶入府衙，竟是昏晕不省人事。民团因见彼等势盛，又因一发不可收拾，即将廖宗元的亲兵，以及未及逃散的炮兵，擒获百数十人，就在轩亭口一齐斩杀。王履谦不能禁止，仅仅乎函知王抚台，说是不关他事。

“廖宗元在未曾闹事之前，主张请调楚军二千名入城，王履谦反对甚剧。廖宗元无法，正拟上省面禀王抚台去，便值民兵交哄事起。不防天国军队，就在二十九的那天，破城而入，全城民团，首先溃散，王履谦单身出亡，廖宗元总算与城同亡。我们这座绍城，当时若没王履谦事事去掣廖宗元之肘，天国军队未必即占绍城。”

赛时迁一直听到此地，暗忖这个张恂，对于绍兴过去之事，如此了然，倒也有些才能。当下忙不迭的笑着答道：“这是天意。常言说得好，叫做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，非一人之天下。又说有德者居之。”

赛时迁说到这里，又朝项元直道：“元直先生，我们这位张先生，本是你的同乡，你既能出这个断绝水源的主意，他又能够知道五行之术，大家快快商议起来，早将包村攻破一天，就好一天。”

项元直听说，连连称是道：“晚生年轻，应遵张先生指教。

“张恂接口道：‘指教二字，如何敢当，大家斟酌，才是道理。老朽知道此地大善寺内，那座塔顶，乃是缸沙做的，名叫风火筒，一可以避龙凤，二即镇压绍兴风水。元直先生若要断绝包村的水源，似乎应该先将塔顶除去。’”

赛时迁接嘴道：“这还不难，我们阿三，便能上去取下。”

项元直和张恂、魏荣三个一齐大喜道：“我等正愁没人上去，我们阿三既能去取，真正是天皇的洪福齐天了。”

赛时迁便把那只白猿带着，即同项张魏三人，一脚步行来到大善寺内。那时大善寺内，所有和尚，早被天国军队赶走，就是没有赶走，哪有胆子敢来阻止。当下即由赛时迁指着塔顶吩咐白猿道：“阿三，你能爬了上去，把这塔顶取了下来么？”

那只白猿连连点头，似乎说是能够。赛时迁同了大家眼看那只白猿索落落的一脚爬到塔顶，正待去取的当口，陡见那只白猿的身子连晃几晃，跟着就听得砰咚的一声，可怜那只白猿早已跌至塔下，摔得全身血肉模糊，一魂往花果山中去了。赛时迁一见他的白猿死于非命，伤感向几乎晕了过去，大家只好围着相劝。

赛时迁定了一定神，陡把衣袖一勒，对着大家说道：“阿三为国尽忠，只有我这老头子自己上去。”

张恂至此，似乎有些抱歉的样子，正待有话。赛时迁已知其意，连忙摇手道：“张先生，不必多心，大家都是为好，谁

能怨谁 。”

赛时迁说完这句，早也和那白猿一般，索落落的爬了上去。正待去取那个塔顶，陡觉眼前一个乌晕，身子也就晃了起来。幸亏还是一位老手，赶忙不敢去碰塔顶，仍旧爬了下来，告知大众。

张恂道：“这座塔顶，本是宝贝，既然如此难取，只有暂行回去，再行商量。”

赛时迁即命左右，用了一具楠木棺材，厚殓白猿。并在大善寺内开吊，来王以下，无不亲去祭奠。后来天皇知道其事，封为猿王。死事地方，建立专祠，一生事迹，付交天国史馆立传。

当时赛时迁办毕白猿丧事，方同大家回到洗马池头私寓，商量数日，没有法子。

还是魏荣忽然想着一人，忙问张恂道：“先生，你老人家从前，不是曾经吃过一个嵯县秀才之亏的么？此人文有子建之才，武有孟贲之勇。只因奉了乃兄之命，侍母家居，不作仕进。可惜他是反对天国的。不然，只要前去问他，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物，断无不知取下塔顶之事。”

张恂尚未答话。项元直忽岔口道：“魏兄所说这位嵯县秀才，可是白岩村的那位徐春荣之弟，徐春晏其人么？若是此人，我曾和他做过几天同窗，他也并未知道我已投身天国，不妨让

我去讨讨他的口气。”

项元直尚未说完，赛时迁不禁欢喜得跳了起来道：“既有此人，元直先生赶快劳驾一趟。”

项元直道：“此人不在绍兴，却在他那白岩村的原籍。”

赛时迁道：“这末我就拨一百名健士给你。大家都穿清朝服装，漏夜前去，若能好好的探出底细，那就不说。否则你们把他们的全家拿下，押解来此。若再秘而不宣，就点他们一家的天灯再说。”

项元直听说，即辞大众，真的改换衣服，带了一百名健士，一脚去到嵊县。走到白岩村的当口，先命一百名健士，藏在一个山洞之中，候他信息，百名健士，当然照办。

项元直对于徐春晏的家中，本是熟路，无须东访西问。及至走入村中，将近徐春晏的家里，抬头一望，只见那一副乔木幽人三亩宅，野花啼鸟一般春的集唐对联，仍在大门之上。赶忙前去敲门，谁知出来开门的人，正是那位徐春晏秀才。一见项元直这人，不觉失惊的说道：“咦？我不知听见那位同窗说过，你不是业已投了长毛的么？”

项元直很镇定的答道：“你在见鬼不成。我是好好一个大清朝的百姓，为何去投长毛。”

徐春晏听说，方才笑了一笑道：“这末我听了谣言了，快

请里面去坐。”

项元直到了里面，且就不坐，又恭恭敬敬的问道：“伯母世嫂身体一定康健，请你替我叱名请安吧。”

徐春晏连连陪笑道：“叨庇平安，停刻我替你说一声就是。”

项元直听说，方始告坐。二人先道契阔，继道相思，最后说到各人的近况。不过徐春晏的句句是真，项元直言言是假。

等得晚饭之后，项元直又远远地兜了一个圈子，方才说到本题，忽然的笑问道：“你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物，艺林之中，谁不称赞你一声。今天左右没事，我倒要考你一考，你可知道绍兴那个大善塔顶，怎么能够将他取下。”

徐春晏本是在家闭门事母，既不疑心项元直已投长毛，自然有问必答。当下便笑答道：“怎么不知，大善塔顶，乃是缸沙做的风火筒，一可以避龙风，二可镇定风水，包村的两道龙派，正是仗它之光。只要把西郭门大路一带的河水先行车干，一上去即将塔顶拿下。”

项元直听说，仍旧不动神色的问道：“这个古典，出在哪儿？”

徐春晏笑着道：“这个不是古典，乃是一种学问。”

徐春晏刚刚说到此地，忽听全村的人众，家家都拿着铜脚

炉盖，当作锣敲，说是长毛来了，快快前去御敌。项元直一听此种声调，早已吓得心胆俱碎，正想拔脚逃走。陡又瞧见四面火起，跟着又见那一百名健士，业经杀入村来。

这么无原无故，怎么忽会闹出此事。原来白岩一村，原是聚族而居的人家，只要一个生人走入，大家便要查问。那时一个山洞之中，无端的躲上一百个生人，一班村人，当然认出长毛出来。那一百名健士，一则要保自己性命，二则又怕项元直有失，因此一不做二不休的，索性杀进村来。正是：村舍无端遭浩劫祠堂不幸作刑庭。

不知徐春晏一家，能否单独免去灾祸，且阅下文。

第五十六回

徐六嫂刀下全贞 包三姑竿头挂首

项元直正想逃走的时候，忽见一百名健士，业已杀进村来，胆子一壮，索性不走。那知徐春晏并未知道其中曲折，一面通知老母、妻子快快躲避，一面还对项元直说道：“元直来得不好，此时长毛既来，你也只有跟着我们暂避一下为妙。”

项元直一声不响，徐春晏也不在意，正拟奔出去看究竟，复又听得村人已在和那长毛厮杀的声音，起初当口，似乎还是村人占些优胜，后来一阵大杀，村人之中的弹子已罄，便为长毛所乘。

就在那时，突然闯入二三十个长毛进来，一见项元直，便问可要将徐氏一门拿下。项元直未及答言，徐春晏至此，始知这班长毛，乃是项元直带进来的，一时怒气填膺，不问皂白，即戟指着项元直之面，破口大骂道：“你这贼人，为何带了长毛来害我们。”

那一百名健士，忽见徐春晏已在向项元直大骂，当下分出几班，一班保护项元直的这人，一班已将徐春晏拿下，一班窜入楼上，先抢东西，继始寻人。

幸亏徐氏婆媳二人，先已避到后山，未被寻着。项元直至此，忽然想到徐春晏的第六个嫂子李氏，素有美名，既然起了禽兽之心，马上对着保护他的那班健士说道：“你们快快分些人去，把这村里徐春发夫妇二人拿下，我要带去见丞相的。”

那班健士，一听项元直吩咐，自然鸡毛当令箭般的，果然分出几个去寻徐春发夫妇去了。

当时徐春晏这人，已被几个健士拿下，正在心下好气，突闻项元直命人前去捉他六哥六嫂，更加大怒，不禁裂眦的骂道：“咄，你真正不是人类。”

徐春晏尚未骂毕，又见灯笼火把的，一齐拥入不少的长毛进来，对着项元直说道：“我们已把村中人众，统统拿下，绑在此地的那舍祠堂里头，快请项大人前去发落。”

项元直听了此话，觉得面上飞金，果然大摇大摆，由那一班健士，簇拥着跟往徐氏宗祠而去。及到里面，瞧见大男小女的，早已绑在那儿，便去挨一挨二，个个的亲自看去，一直看到数十个之后，方见徐春发的妻子李氏，蓬头散发，血污满面的，站在人众之中。项元直一见李氏，急把他的肩胛一耸，得意洋洋的笑问李氏道：“徐家六嫂子，你还认识我这项元直么？”项元直嘴上说着，手上已在动手动脚。

李氏原是一位节烈之妇，一见项元直竟敢调戏，但因双手被绑，不能动弹，可是双脚未缚，她就出那项元直的一个不意，陡的死命一脚，照准项元直的小腹之下踢去，项元直那时原未

防备，一被踢中小腹，顿时痛入肺腑。只好一面忙不迭的弯下腰去，双手捧着小腹，哼了几声，一面始大骂李氏道：“你这淫妇，这般狠心，我可不叫你好死。”

那班健士，一见李氏踢伤了项元直了，立即不问青红皂白，一把将李氏拖到廊下，早把李氏洗剥干净，又把一柄亮晃晃的马刀，递给项元直的手中。

照项元直的初意，有污辱李氏之心，此时既被李氏踢得不能支持，又见两廊被绑的村人，万目睽睽，朝他怒目而视，也会起了羞恶之心，即把那柄马刀，捏得紧紧的，对着李氏的左肩狠命的一刀劈去。李氏本已不要命的，又因身无寸缕，怕有别样不好之事，只求速死而已。当时一见项元直用刀劈她，来得正好，不但不肯躲闪，反将身子向上用力一迎，当下即听得劈啦的一声巨响，可怜李氏一个娇弱身子，被劈得两片，顿时死在地下。

项元直还待去砍徐春发的当口，不防徐春发陡的把他脑袋，直向项元直的脸上拚命一撞，跟着缩了回去，又向柱上一撞，顿时脑浆迸出，也死于非命。那时项元直已被徐春发撞下两颗门牙，鲜血一直喷到胸前，满襟尽红。正待去砍徐春发的尸身，以出其气，陡又听得四面来了无数锣声，料知邻近村庄，联合起来，定是来捉他们的。只好急与那百名健士，一齐大喊一声，一窝蜂的拔脚就逃。各村人众，确已聚集千余，来捉长毛的。此时如何肯放，自然拚命就追。百名健士，因奉赛丞相之命，保护项元直来此的，怎么还敢怠慢，只好不顾生死的保着项元直这人，一齐直往前逃。

照那班健士的意思，还想奔入嵊县县城，请了大兵，再向白岩村去翻本。还是项元直因见去到县城，还有二三十里的途程，不如赶紧回到绍城再说，那班健士，不好反对，方与项元直连逃带窜的，直向蒿坝地方逃去。蒿坝乃是嵊县会稽界的地方，来王一得绍城，本有重兵派在那里，白岩邻村人士，也知此事，一见不能赶着项元直等人，只好退回。

现在不提白岩全村遭了浩劫，单讲项元直同了百名健士，一脚逃回绍城，见着赛时迁，诌出他的多少功劳，多少危险。赛时迁不及去答这些说话，单问对于大善塔顶之事，是否探出眉目。项元直告知徐春晏的说话，赛时迁听了大喜，即命项元直、张恂、魏荣三人，速去办理西郭门大路一带河水之事。无奈绍城之水，本是四通八达，放干河水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办成。

现在又将此事搁下，再叙包村那边，原来那位包三姑包小姐，自从那晚上踢走赛时迁之后，以为第二三天，必有大兵去到，岂知一连候了几天，并无一点动静，一天正想去找她的老父，商议军情。忽见她那老父的同学，一个姓梅的，名叫山州，一个姓蔺的，号叫瑞夫，单名一个麟字，各携家眷，匆匆而至，都去避难。包小姐慌忙迎入内室，始向他们说道：“此地不是桃源，我们父女两个，正想设法迁地为良，只为全村数万人众，要走同走，不忍弃了他们在此。”

梅山州一个人首先答道：“孤村不能久守，本是一定之理。我们携眷而至，无非暂时驻足而已，本来须得另想别法。”

梅山州说到此地，包立生已经进来，一见梅蔺两个，以及他们眷属，先命收拾房间，分配各人住下。然后问道：“二位师弟，你们的本事，本在我们父女之上，你们二位的高见，还是再守此地，以待援兵为是呢，还是设法他去。”

梅山州摇头蹙额的答道：“万万不宜再守，只有由海而遁，方是上策。”

包立生道：“这末数万人众，哪有许多船只。”

梅山州毅然的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只有不顾他们。”包小姐接口道：“这是不可以的。人家都是投生而来，如何可以把他们置诸死地。”

梅山州道：“劫数所在，不能强勉。”

梅山州说着，望了包氏父女一眼道：“你们二位，有何本领，敢去逆天行事。”

包小姐道：“我们虽然不敢逆天行事，但是上天也有好生之心，侄女的愚见，决计要想保全人众。”

蔺瑞夫接口道：“现在且莫争辩，大家从长计议。”梅山州摇手道：“好不好，你们若是一定不听我言，我得携着先走。”

包小姐竖起一双凤眉道：“梅叔叔既是如此说法，我说来

也多事。”

梅山州叹上一口气道：“我的包小姐，我的此来，一半是来约你们父女两个同走的。真是一片诚心。你可不要误会。”

包立生插嘴道：“此刻不必定要立时解决，且过三两天看了形势再讲。”

梅山州听说，方始无话。

蔺瑞夫道：“以我所见，此地只管同守；最好命人去到省城，要求王巡抚派出大兵，直攻绍城。我们便好出其不意，教那来贼，一个不及还手。”

包立生道：“敝表弟冯仰山一去没有消息，大概省中，也没甚么大兵可派。不然，吴藩台决不能这般袖手旁观的。”

蔺瑞夫听说，还不死心，以为有了梅山州和他来此相助，必可久守。

原来蔺瑞夫这人，世居邯郸，确是战国时代那位蔺相如的嫡裔。他的母亲生他时候，夜梦一只麒麟，奔入产母房中，一惊而醒，产下一男，即将此梦告知丈夫。瑞夫之父大喜道：“此子有福，后必大贵，应以麟名，取字瑞夫。”

瑞夫到了七八岁的时候，入塾读书，每每逃学，遇人谈及神仙之事，竟能一听即悟。到了二十以外，更加喜谈玄理。父

母为之娶妇，已生一子。一天忽然不知去向。

母妻二人，自然急得不可开交。他的父亲却很镇定的说道：“你们婆媳两个，不必忧急。我料此子必去访道，也是家门之幸。”瑞夫的母亲和妻子，无可如何，只好听其自然。不到三年，瑞夫忽又自己回来。他的妻子大喜道：“我听公公的说话，还当你真的前去访道去了。不过世上那有神仙，你既回来也好。”

瑞夫仰天大笑道：“妇人之见，真正夏虫不可以语冰。”瑞夫的父母，见他举动有异，一同问道：“照你口气，难道你已遇见真仙不成。”

瑞夫见问，方始正色答道：“孩儿出门，本拟求仙访道去的。一天到一座深山，忽见两位道装的人的，在那一株大树底下奕棋。孩儿因见他们二人的身旁，各有一只斑斓猛虎伏在那儿，仿佛是他们的坐骑一般；孩儿心知有异，便向他们行礼。二人自述姓名，一个说是浙江诸暨包村的包立生，一个说是四川重庆州的梅山州。二人念我求道心切，说是可以导了孩儿去见他们师尊，孩儿自然喜出望外。他们二人各自骑上老虎，又把手向空一指，忽然来了一只马头熊；孩儿因有他们在一起，倒也不惧，骑上那只马头熊，一同到了一个古洞之内。“走入之后，却见一位老道朝我先说道：‘你既想学法术，可教你们梅包二位师兄教你就是。’孩儿当时叩谢师父之后，就跟梅包二人学习。一学三年，师父说我的法术，虽然不及梅师兄，可是胜于包师兄。没有几天，师父便打发我们三人下山。梅包二人，各回家去，我也回家。”

瑞夫说完，他的父又是奇怪，又是高兴。

到了晚上，他的妻子，戏问瑞夫道：“你既学了法术回来，不要也像那个聊斋上的劳山道士才好。”

因为瑞夫之妻，深通文墨。丈夫出门，颇觉岑寂，便把所有笔记闲书，拿去解闷消遣。既见她的丈夫学道回家，因此相戏。

当时瑞夫便笑答道：“劳山道士，他在上清宫中，并未学成，我是得道而返，你不相信，我此刻略显一点小法，要你向我告饶。”

他的妻子又笑道：“我一定不告饶呢，你又怎样？”

瑞夫听说，笑上一笑，便在口中念念有词，突向他那一个三四岁的爱子一指。他的妻子，起初尚未在意。及见她的小孩，扑的一声，竟会自向窗外飞去，飞到天井之中的一株数丈高的槐树巅上，一动不动，挂在那儿。他的妻子虽知她的丈夫在显法术，但见爱子陡然挂在一株数丈高的大树巅上，岂有不吓之理。

正想奔出天井，去救孩子，又见她的丈夫，仍在口中念念有词，跟着又向她身上一指，她的身上，所有衣服，顿时不翼而飞起来，成为一个裸人。他的妻子至此，早已羞得忘了起先的说话。连连的向她丈夫告饶道：“快把衣服还我，叫我这个模样，怎么出房去救孩子。”

当时他的妻子还未说完，已见瑞夫将手很快的向空一招，不但她的衣服，飞回身上，不用去穿，却与未曾脱过一样。而且她的孩子，也从树上飞回房中，一张小嘴，尚在嘻开好笑。他的妻子见了如此奇术，方始信服。及到床上，却因多年阔别，刚才曾又失去衣服，未免动情起来。

瑞夫笑着摇手道：“我因还想再行进功，儿女之事，从此莫谈。”

他的妻子听说，忽然垂泪无语。瑞夫一时不忍，只好不再修炼，去效新婚之事。又过几年，复生子女各一。有一天，瑞夫之父，因见江南几省，全为天国所有，各处正闹刀兵。因思迁地为良，便与瑞夫商酌。

瑞夫道：“爹爹打算迁到哪里？”

他的父亲道：“杭州如何？”

瑞夫道：“非是安乐之乡。”

瑞夫说了一句，还待再说，忽见他的大师兄梅山州，匆匆的带了家眷而至。瑞夫忙将梅山州介绍见过他的父母妻子，始问是否也为避乱至此。

梅山州摇首道：“目今太白尽见，自鹑首扫轸角，及汉而止。鹑首，秦境也。轸角，齐鲁之分野也。汉临赵地，邯郸，古赵都也。此皆兵劫之兆，万万不好再居此地。”

那时东省的捻匪，方思攻打北京。陕西的张总愚，正由陕西直趋洛阳。清军四面受敌。山东一带，更是危险。梅山州所说，都是真知灼见之言，瑞夫听了很是佩服。

瑞夫父忙又问道：“这末我们大家，一同避居北京如何？”

梅山州道：“北京乃为射之的也。不可不可。”

瑞夫之父又问道：“这末淮北如何？”

梅山州又答道：“淮北乃是釜之底也。更是不可不可。”瑞夫之父听说，不禁大为踌躇起来道：“照君说来，不是天下无乐土了么？”

梅山州道：“伯父且不要管它，快快收拾东西，同了小侄，且到一处再讲。”

瑞夫知道梅山州的法术，胜他十倍。也不细问，赶忙帮父母妻子，收拾细软。及至出门，已见梅山州口中念念有词，陡然之间，天降大雾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但觉大家的足下，似有云雾踏着，迎风而走。不到片刻，雾散云退，已到一村，抬头一看，正是包村。

及至彼此相见，瑞夫和包氏父女的意见相同，只有梅山州一人，主张他往。大家正在一时不能解决的当口，忽见冯仰山匆匆走入。包立生见了大喜道：“你怎么一去不来，害得我们盼眼欲穿。现既来此，吴方伯那儿，倒底怎样？”

冯仰山道：“我自回省之后，吴方伯说是可委表兄总统省垣各军。我在第二天就不想来的。无奈省城时关时开；王抚台复又下令，不准官吏出城，恐怕扰乱军心，我便不好再走。现在省垣岌岌可危，王抚台不好再事禁人出入，我又赶来此地。最好是请表兄即在日内同我进省。”

包立生听说，便和他的女儿商量一会。包小姐即卜一卦，不禁大惊失色道：“细察卦象，只有今天晚上可出。若交子正，必不能出。且有大祸。”

包立生听说，便去看了一看卦象，也在连说不妙。

包小姐又请梅山州、蔺瑞夫二人，一同看过卦象，梅蔺二人也在摇首道：“水火既济，人物方安。此刻卦象缺水，难道城中贼人请了能人，已在断绝此地的水源不成。”

包小姐道：“我们此地的守备，样样都好，只有侦探一项，付诸阙如。因为此村的四面，都是贼兵，只要此村有人走出，不管是否侦探，都被贼人捕去，因此不敢再派侦探。侄女料定贼人，不知去取大善塔顶之法，故而不以派出侦探为意。”梅山州跺足道：“侄女怎么如此自大。天下尽多能人，怎能防到。现在不必多说，赶紧弃了大众出发，还来得及。”包小姐、包立生、蔺瑞夫等人，也知事已危迫，不敢再主张携带大从。

当下包立生立即下令，把他村中的四千团勇，分为五队，每队八百人数，选出头等勇敢的，入红旗队，作为前锋。第二等的，入白旗队，作为跟进队。其余的都入青黄两旗队中，保

护数家女眷。再将平时略知法术的人众，入黑旗队，以作殿后。等得布置妥当，已经戌初时候。包立生、包三姑、梅山州、蔺瑞夫、冯仰山正在督着红旗队出发。

一时金鼓齐鸣，炮声不绝。那知村中的男女，一闻鼓声，知道包氏父女，弃了大众而走。大家便不要命的一齐聚哭包氏的门前道：“包君若走，我等跟着也死，不跟着也死。只有留下包君，或可苟延残喘。”大家边哭边说，所有流出的眼泪，竟至成沟。现在包村面前的沟河，就是这个古迹。当时的包小姐，一闻大众如此凄惨的声音，急从前队赶了回来，慰藉大众。大众一见包小姐之面，仿佛婴孩见了乳媪一般，那儿还肯放她走路。包小姐也觉不忍毅然舍弃大家。

正在进退维谷的当口，忽见梅山州气喘喘的，也从前队赶来，一把拖着包小姐就走。

不料包小姐的脚步，尚未移动，陡闻一片极惨极惨的哭声，把天也要哭坍下来。包小姐眼见这等哭声，忽又将心一软，一面摔开梅山州的手，一面对大众说道：“你们放心，我不走了。”

梅山州怒目而视的说道：“侄女竟忍心叫你们的老父，同罹此祸不成。”

包小姐把她的一只三寸金莲，很命地向地上一跺道：“你们大家尽管出发，留我一个人在此就是。”包小姐说了这一句，忽又伤心起来。

梅山州还待再劝，突又听得一连轰隆隆的几声大炮，料知城中之贼，得着他们此地出发之信，已来围村。急向包小姐大声的说道：“侄女此刻不走，更待何时！”

包小姐气得大吼一声，不再答话，立即跳上一匹战马，头也不回的单身放了出去。

梅山州如何放心得下。只好不再去顾前头的青黄两旗队了，一脚追了去，要去保护包小姐去。那知等他赶到村外，一眼瞥见，敌军里面，一根竹杆上面，老高的挂起一个人头。赶忙抬头一看，直把这位梅山州，吓得晕了过去。你道为何？原来正是包三姑包小姐的脑袋。正是：竿上人头谁氏女心中热血独斯人不知梅山州是否苏醒转来，且阅下文。

第五十七回

县属尽沦亡祸由二贼 省垣重失陷恨饮三忠

梅山州一见他那世侄女包三姑的首级，挂在敌阵中的竹竿之上，不禁吓得晕了过去。幸亏他的法术，胜过蔺瑞夫、包立生两个多多。泥丸宫中，不致走元，能够立时元神守舍，复了原状。当下疾忙将眼一盼，又见包三姑的首级，挂在竿上，双目紧闭，两眉倒垂，脸上污血，还在直淌。心里又是一个酸楚，就将他的法术用出，打算制住敌人死命，以替包三姑报仇。谁知他的法术一齐用完，敌方毫无一点损失。梅山州至此，始知果是天意所在，劫数难逃。忙把身上的一只马表仔细一看，正是子正。复又大惊失色道：“我若不走，还有命么？”他就单身遁去，从此不知所终。

原来来王陆顺德，本已暗派不少的侦探，守在包村的左右前后，包村之中的所有一切举动，并没有一件不据飞探报告的。来王陆顺德既据探子报告，说是包村之中，复又到了几个能人，村中的五色旌旗已在移动，恐有冲出逃走之虞。那时赛时迁已经督率项元直、张恂、魏荣等人，刚把大路水车干，大善塔顶，早已取下。当下一听此报，即饬十员饶将，各率人马五万，直把包村四近，围得水泄不通。

正拟攻入村中的当口，可巧正值包三姑一马冲出。大概也是包三姑的劫数已到，倒说等她一脚冲入敌人阵中，施展她的法术，所有法术，竟会一件不灵。法术既是不灵，试问一位娇滴滴的女子，冲入千军万马之中，还会不伤性命的么！

包三姑既死非命，梅山州又已遁走，那时包村冲出的先锋红旗队，不战自乱。白旗队赶忙继出，也是队伍错乱，众无斗志。青黄两旗的女眷队，正待逃回村去，已是不及。还算那个殿后的黑旗队，稍有些法术知识，即与天国大军魔战一阵。黑旗队的结果，也是全军覆没。当时包立生和蔺瑞夫二人，一见大事已去，赶忙各占一个袖卦。卦辞含混，不能解释。方欲乘隙逃遁，已被乱军所毙。天国大军，乘胜杀入，包村至是，真是可谓寸草不留，数万人众，同归于尽。天国的诸将弁，因恶包村平日死守，抗拒天兵。入村之时，大家立誓，不教一粒蚂蚁生存。因此包村的那场浩劫，确是清国中兴史上数一数二的资料。

照这样说来，包村的失败，仍是要怪项元直和张恂两个，公报私仇的不好。不过他们两个，后来并未得着甚么好处。杭州失守的当口，他们两个，以及那个魏荣，还想功上加功，不知要想做到天国甚么位置，方才甘休。不料老天有眼，一齐死在乱军之中。来王陆顺德、秋官丞相赛时迁二人，本是利用他们几个的。他们几个既是死于乱军，不过一道公文呈报了结。此是后话，提前叙过，后不再说。

现在单说那个王履谦，当时一见绍城业已失守，他就单身出亡，先到上虞。可怜席未暇暖，天国军队又已跟踪攻破上虞

县城。知县胡尧戴殉难，全县死亡无算，仅有松下一镇，未曾受着蹂躏。所以当时民间有种童谣，叫做杀遍天下，失落松下。其实也非失落，因为松下系一小镇。在松下人民看去，松下很是热闹。若到天国军队眼中，不算甚么。

但是当时上虞的绅民，都怨王履谦的脚气不好。说是他一走到，长毛随后就到，大有怪他引狼入室之意。王履谦既在上虞不便立足，幸亏脚上会得揩油，急坐海船，逃到福州。

那时的闽浙总督，正是福州将军广岐兼代，因见曾国藩、彭玉麟、左宗棠等人，很有一些治军之方，对于王履谦这人，联带也就看重。一见他到，不管是否丧失土地的人物，一脚将他请到总督衙门，接风款待，极其周备。王履谦至是，惊魂方定。一面饰词奏报，全部推在廖宗元身上。一面函知浙抚王有龄，隐约其辞，似有责他调度无方之处。

王有龄一见那信，直把他的几根胡子，气得一齐翘了起来，马上亲自覆上一函。王履谦接到一看，只见写着是：大示敬悉，承责调度无方，弟固不敢辞卸。惟当时弟因归安廖令宗元，守湖二载，保全土地，极有将才。调署绍府，原希其反危为安，以保越中八县。盖绍兴距省甚近，该地不失，省垣尚有屏蔽，此即调度中之一事也。拒知执事别有所属，重私轻公，种种设施，致其不能到任。迨至到任，复又嗾使贵团勇丁，与之为难。弟无论如何不敏，尚能预识廖守能为国家殉难；绍绅谢主事，尚能于城破之际，亲率黄头姚勇，与贼巷战于大善寺前。执事身任全省团练大臣，一闻警报，立即出去，不能与城偕亡，此对朝廷未免不忠也。执事与谢主事，先为一殿之臣，继为一乡

之友，任其战死，单身出亡，此对朋辈未免不义也。及至上虞，为人不容，再遁闽省，未免无耻。来示卸责于弟，未免无信，弟已抱定与城偕亡之志，朝廷谴责固死，朝廷不谴责亦死。省垣不破，固为如天之福。省垣不保，弟当先往地下为执事驱狐狸也。专此奉覆，临颖不胜悚惶之至。

王履谦边看边在出汗，及至看毕，脸上红得犹同猢猻屁股一般。正想将信撕碎，忽被一人陡的一把，从他手上抢去大笑道：“王中丞之笔，真尖刻也。”

王履谦赶忙抬头一看，却是那位广制军，只好也强颜笑答道：“兄弟来闽之时，曾闻一位友人说过，王中丞得了疾症。兄弟当时不甚相信，今天看了此信，始知疾病倒是真的。”广制台当场随意敷衍几句，也就退去。

王履谦一等广制台出去，他又暗忖道：王有龄之信，虽有些强词夺理，闹着意气。但我不能保守绍地，总是真的。现在只有赶紧克复失地，才能说得嘴响。王履谦想罢主意，立即亲笔写了一封信，给那山阴峡山的何惟俊，打算聘为参议，帮他对付绍兴之事。

岂知那位何惟俊，曾任户部郎中，在朝时候，很有直声。绍兴失守，已在怪着王履谦贻误戎机，殃及人民。一见王履谦前去函聘，马上悲悲切切的写了一信，送给来王，请他不可多杀百姓。发信之后，从容投缯而亡。并不答复王履谦一字。

不才做到此处，忽要加入几句闲言：以浙江形势而论，嘉

湖宁绍犹树之根也，饷源所出者也。衢严犹树之节也，所以通江皖者也。温台处犹树之叶也，边圉之外障者也。换言之，金华乃浙东之心，而亦浙西所视为安危者也。绍兴一失，省垣乌能保乎！再说当时王有龄，自从发信与那王履谦之后，一看浙江全省：西面仅存困守的湖州一处，东面仅留一弹丸地的海宁州，真觉无节不断，无根不掘，无叶不剪的了。

王有龄正在忧心如焚的当口，忽据探子报称，说是出省诸将，业已纷纷败回。王有龄一闻此信，愈加急得肝胆俱碎，再加闽省援浙军的那个饶廷选，因为不敢前去冲锋，只在省垣拱卫，还要天天催逼粮饷，省军林福祥，本来还有一点威名，自从奉令出守望江门，一闻敌人到来之信，立即溃退回城。王有龄处此绝境，实在无法，竟至去向副将杨金榜下跪起来，求他拿出良心，设法保全省垣。杨金榜过意不去，始去扎营馒头山上。

十月初二那天，天国大军，已从广春门绕至清泰门，杨金榜还是只肯出六成队，出击敌军，西湖一带的天国军队，一见杨金榜出战应敌，知他后路空虚，即从净慈寺后面进兵，直扑杨金榜的坐营。杨金榜连连收队回救，业已不及。天国军队乘胜夹击杨金榜的溃军，杨金榜慌忙自刎，急切之间，不能砍断喉骨，仍被敌人惨杀而毙。

那时天国方面，最勇敢的队伍，要算扎在罗木营的那个听王陈炳文。他因嘉兴占据已久，万无一失的了。便又率领大军七万五千，在那罗木营站立五垒。灯火耀目，炮火连天，大有从前向荣、张国梁那座江南大营的气象。初五那天，张玉良至

自富阳，文瑞、况文榜两军，至自金华，却与听王陈炳文，大战一场。听王陈炳文败退，五垒尽失。

张玉良、文瑞、况文榜的三路人马，打得十分疲乏，要求饶廷选拨给军米，暂时充饥。饶廷选却冷笑道：“我们自己的队伍，已经饿了几天，你们真正不看风色。”张文况三路人马，既无军米，只好暂退。

听王陈炳文一见张文况三路人马，同时退去。连夜即将五垒筑成，复增三垒。且与天国的各路队伍，一同围攻十门。并于清波门外，以及凤凰山一带，夹木为城，筑上土穴，尽安大炮。首遭其冲的，便是张玉良的一军。十九那天的午后，张玉良刚巧送客出营，忽被一弹，击落右胫，连夜送至闻家堰地方，第二天就伤重毙命。王有龄闻信，哭得晕了过去。

二十五日，闽军自请去攻罗木营，饶廷选再三阻挠。王巡风参将不听，单独率领八成队出击罗木营。饶廷选恐怕绅士说话，下令出三成队。兵士未至罗木营，仅放数排空枪而回。

这样一来。已是十一月初上，杭州城中，业已绝粮。一两银子买米半升，还须熟人方能办到。候补道员胡元博，倡议向民间捐款。城中人民，十分踊跃，不到两天，集钱十五万余串，但是无米可买。兵勇沿家抢食充饥。王有龄亲自捧了王命弹压，毫没效力。于是浮萍蕉叶，草根树皮，以及破鼓钉靴，新旧皮箱，价格十分昂贵，无力购买，饥民饿卒，满路都是死尸。甚至后死的人们，割食先死的皮肉，以延残喘。当时有个民妇，携罐撻柴，即在路旁，刀割死孩之肉，想图一饱，及至细细一

看，方知是她头一天饿死的孩子，顿时撞死路侧。此妇之尸，不到半天，又为他人食尽。王有龄、吴晓 两位至巡抚藩司，每日仅食药店中的熟地当饭。其他绅民，不必说了。当时杭州城内的知兵大员，只有将军瑞昌一个，但又饿得生病，不能调度军事。乍浦副都统杰纯，很想出战。杭州副都统关福，坚不发兵。

初九那天的黎明，忽有天国将弁，名叫黎龙的，率众三四百人，前来投城。林福祥一点不疑，立给妇女金银首饰，合银千两，并军衣洋枪若干。黎龙当下收了东西，不禁大喜，指天为誓，说是可请官兵次日四鼓出队，他就烧毁海潮寺的贼营为应。林福祥答应照办。

不防第二天的四鼓，黎龙先发空枪，诱骗官军开城。等城一开，突然乘乱拥入，林福祥的兵士不能阻止，多有反去投降黎龙的。幸亏副将当得胜率队赶到，拚命厮杀，黎龙方始退去。就在那天为始，驻扎武林、清波、钱塘各门的官兵，无不私下投入敌军。

十五日那天，城中人民，忽然得了一个喜信，知道有米了。原来杭州绅士胡光墉用白鳖壳船由宁波运白米二万石，从黄道关入江，拟泊三郎庙，运入城内。湖州绅士赵炳麟，也由上海用小轮船装米一万八千石运杭。但是都被飓风所阻，不能到达。

其时天国方面，也已断了军米。李秀成可巧到来巡视，查知军中没米，主张率队回苏过年。听王陈炳文知道城中早已粮尽多时，若是率队回苏，前功必至尽弃，不觉拍桌大骂李秀成

不知缓急，不忠天国。李秀成当场认了不是。陈炳文方始拍着胸脯，力任破城之责。

延至二十八日的巳刻，杭州各门，果被天国军队，分头攻入。巡抚王有龄、学政张锡庚、处州镇总兵文瑞、署布政使麟趾、按察使宁曾纶、粮道暹福、道员胡元博、彭斯举、朱琦，仁和县吴保丰，一齐尽难。杭州既已第二次失守，城中大小官员，六百余人，无一得出。居民六十余万，先已一半饿死，一半被杀，一半逃出城外，依然冻死江头。

王有龄尽难的时候，先作绝命词数首，又缮一道遗折，命一心腹家人，缒城而出，由海塘走黄道关，呈与胡光墉，转交驻扎上海的署理苏州巡抚薛焕，代为呈奏。折中大意，说是杭州不守，咎由绍绅团练大臣王履谦。臣死不能瞑目云云。朝廷接到王有龄的遗折，除厚恤外，并未降罪于王履谦，清廷的政令颠倒，实不可讳。

当时连那李秀成，也说王巡抚、张学政、文总兵三人，很知忠义，令人可敬。乃用上等棺殓，亲笔题字，清朝忠臣某官某某之柩，并命林福祥同了署杭州巡道刘齐昂二人，护送棺木至沪。谁知沪地官绅，并未设祭。即将棺木启开一看，只见个个面貌如生，王有龄的项下，犹系白绸。大家至是，方始肃然起敬。上海县李敖，正想稟知薛焕，拟替三忠设祭。忽见张学政的双目陡然睁了开来，同时血泪迸出眼眶。薛焕急祝告道：“张寅兄，你也不必如此。兄弟一定替你逐走长毛报仇便了。”说也奇怪，当时薛焕的说话未完，张学政的双目，忽又自闭。

照薛焕和李敖二人的意思，确想替三忠设法开吊。无奈又接杭州的警报，说是那座旗营，也于十二月初一那天陷落。将军瑞昌，纵火自焚而毙。副都统杰纯，力战阵亡。连那海宁州，也于初三那天失守。同时处州知府李希郊、台州知府龚振麟、协台奎成，先后殉难。薛焕要顾军事，虽然没有工夫再替三忠开吊，却也一面飞即报知两江总督曾国藩那儿。一面调军堵截松江，以防浙江敌人去攻上海。

那时李秀成坐镇杭州，提报南京。公事刚刚发出，忽见来王陆顺德亲自晋省，说是自愿去攻湖州。李秀成嘉奖一番，命他仍守绍兴。湖州之事，另派大军进攻。来王陆顺德又上条陈，说是他在绍兴多时，访知嵊县巨绅徐春荣，现充清朝淮军刘秉璋的营务处。能知过去未来之事，又说他的文王卦，胜过文王多多，要求李秀成设法招致，以为天国得一人材。果能如愿，便与钱江回来一样。李秀成答应照办。来王陆顺德，方始欢天喜地遄回绍兴。

无奈李秀成派往攻打湖州的队伍，无不失败而回。就是派往招致徐春荣的冯兆炳，也被刘秉璋当场正法。

直至同治元年五月初三那天，天国军队，始将湖州攻陷，知府瑞春当场殉难。赵景贤这人，深为天国将弁所恶，将他活擒到省，拥至李秀成面前。李秀成敬他为人，便拟释放。左右将弁一同鼓噪起来。赵景贤也在大骂，只求速死。诸将一拥而至，走到赵景贤的面前，正拟乱刀将赵景贤砍死。李秀成慌忙用他身体拦住，复又大声对着诸将说道：“本藩留他有用，诸位不知我的用意，将来自会知道。”大家听见李秀成如此说法，

方始无话。李秀成即将赵景贤密室优待，暗谕左右，防着赵景贤觅死。赵景贤绝食数次，竟不能死。

直至次年三月二十八的那一天，李秀成率兵回苏，杭州城池，交与谭绍 的胞弟谭绍光镇守。谭绍光因事去见赵景贤，赵景贤一见面就骂，谭绍光乃用手枪，将他击死。

赵景贤自从咸丰十年二月，奉令督守湖州，每用奇兵，击退天国军队。并将平望、广德等处，次第恢复。及至杭州再陷，湖州孤悬敌中，四围一千数百里，都是天国军队，尚无绝粮之虞。他的本领，可想而知。

朝廷知他确能大用，特授为福建粮道，命他迅速到任，明是保全他，留为大用。及闻久不到任，复又将下上谕，准他弃了湖州，不必坚守。当时赵景贤本可冲围而出，前往福州到任，只因不忍舍去湖城民众，以致被擒。

他在同治元年二月下旬，尚将天国的貽王袁夏雨一军，杀得大败于七里亭外。嗣为千总熊得胜，开城降敌，急切之间，无法抵制。湖州人士，恨得熊得胜入骨，公禀新任巡抚左宗棠那里。

左宗棠接禀，深为惋惜，于是下令部下，能将熊得胜其人生擒到营，先赏现银三万两外，再保两个异常劳绩。后来那个熊得胜，果被左宗棠的部将潘鼎新擒获，总算报了赵景贤之仇。

左宗棠又查得金华人，名叫周兆荣的，本是金钱会匪首。

曾以妖术，在那咸丰八年时候，扰乱温州一带，人民死伤无算，嗣因事败在逃，迄今未获。便又下令，有人拿获周兆荣的，也照拿获熊得胜的一样奖赏。

原来周兆荣这人，本非金华的土著，只因一向住在金华府城，即以金华人自称。他的金钱会规，首先请人吃菜，吃菜之后，诱人青田、永嘉两处交界的山中，教人用一文制钱，投入沸汤之中，能够浮而不沉，大家因此相信。不久即集教民一千余人，横行不法，四处肇事，良民渐渐怨恨。其时天国军队，正陷处州。民间生怕因此召人长毛，于是纠众多人，出其不意，将其山中巢穴焚毁。周兆荣辗转流至平阳钱仓镇上，改为单名一个荣字。首与埠头差役赵启相结纳。

赵启相本是无赖出身，因知周荣曾经干过金钱教的，他就忽然扬言，说是他于山中某处地方，掘得金钱七枚，必当大贵。镇上居民，本无知识，大为信仰，赵启相因而竟得骤至首领地位。正是：

妖孽本来生乱世贤臣因得震威名不知赵启相既作首领，还有何事闹出。且阅下文。

第五十八回

取众议将帅议军机 设奇谋弟兄当大敌

赵启相的能作首领，也是周荣替他鼓吹之力。没有几时，就有奸民朱秀三、谢公达、缪元、张元、孔广珍、刘汝凤等人，争做金钱会的分首领。各献银元三百五百的，换得赵启相的假金钱一枚，名曰金钱义记。红帖一分，内分八卦，乾字最大，挨次推了下去。又言暗受天国口号，凡入会者，保得太平。天国军队到来，只要出示金钱，便是一家。于是百姓受其愚的，竟达数千。

第二年，已经延及瑞安地方。生员藩英、林景润、郑日芳，奸民林孔标、黄福瑞、黄梅宇等人，非但自己入会，而且以势力胁迫愚民，供献会费。一时声势浩大，似有洪秀全在粤之势。平阳县翟维本，召赵启相、周荣二人入署，谈至通宵，并为稟请层宪。议会为团练，发给枪械军装。赵周二入，竟敢逼官祭旗，声势愈张。

当时瑞安城中，原有孙积余的团练千五百人，不直赵周所为，从此暗已结仇。赵周二入，乃以剿匪为言，六月间，首劫林洋焚烧陈氏、谢氏。七月又焚雷渎地方的温氏。孙积余实在看不下去，也不去稟知县里，即与雷渎的团首陈安润，各募台

船百艘，夹攻赵周的团练。赵启相吓得便想自尽，周荣劝止始罢。及知孙积余、陈安润二人，未去稟知县里，复又聚众反攻孙陈二氏。并焚孙氏义安堡的房屋。

县官翟维本至是，生怕上司见责，急发官兵会同孙陈两团，夹攻赵周。赵周二人一见官兵去剿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体起来，即与潘英、蔡华等人，招集亡命二千余人插竿起事。官兵不敌，赵周播蔡四人，就将温州城池占领，自三角门起一直杀至西门。先犯试院，次杀捐输委员前丽水县典史许象贤。并将道府县署的女眷，统统杀毙。幸亏道府县等官，先期因事出城，未遭其害。

温州镇总兵叶炳忠闻变，急偕前永嘉县知县高粱材，各率兵员三百，飞奔入城，枪杀赵启相的干部数人，赵部首先惊溃。周荣便继赵启相为首领。叶炳忠、高粱材的兵勇，不能制止。幸亏李元度的大军赶到，周荣、潘英、蔡华三人，方始易装逃遁。左宗棠既闻其事，所以下此严令。后来次第拿获，先后正法。温州府城，自被赵启相、周荣、潘英、蔡华等人扰乱之后，元气大伤。所以天国军队一到，如入无人之境。那时左宗棠既辞浙抚之命，虽知衢州城池，尚为天国所有，但因孤军深入，很是危险。他的奏折，上文已经叙过，读者诸君，想还记得。

左宗棠既不主张先入衢州，他便传令各将，大家各抒所见，让他采择。当下就有他的总理营务处知府陈奉彝、安越军统领候补道李元度，合上一禀。说是衢州现有防兵，无须入城坐镇，方算把守。江西若不供给饷项，何必代守常山。闽省倒是衢防的饷源，江山却是通闽的咽喉；不如屯兵江山，兼顾饷道，且

与衢城遥遥相应。贼人决计不敢略江山单攻衢州；也不敢略衢州单攻江山。即令常山不守，尚能不为贼人摇动根本大计。因而再事次第调集大军，相机进剿，似为上策等语。左宗棠据禀，即驻江山。

同治二年八月十六，朝廷将左宗棠升署闽浙总督，以曾国荃升署浙江巡抚，以刘典升署浙江按察使。左宗棠专折谢恩之后，即命福建按察使蒋益沣进攻杭州。蒋益沣本是中兴名将之一，奉到左宗棠的公事，便请调闻家堰、西兴等处的军队，渡江会攻。左宗棠当即批准。蒋益沣立同副将刘清亮、参将康国器、游击魏喻义、候补直隶州知州藩鼎新等，一面围攻杭州，一面分兵进取余杭。

天国方面的听王陈炳文、归王邓光明、天将江海洋等人，一见官军分道并进，急在杭州负郭一带的要隘，重重添设炮垒，卡城外绕极坚固的木栅，并令踞守余杭的钦王谢天义拼力死守，以为犄角之势。又将仓前长桥、女儿桥、老人畈、东塘、西溪埠、观音桥、三墩等等地方，直路至武林门外北新关，横路至古荡地方，连营四十余里，以拒官兵。

二十五日，蒋益沣据报，说是余杭的江海洋，已向李世贤那里，乞得老万营长毛三万五千余人，打算固守余杭。蒋益沣复又添派部将高连升，率兵六营，会同洋将德克碑率花绿队，进攻十里长街。还怕兵力不敷，又命同知魏光邴率亲营四哨，跟踪而进，以作接应。并令王月亮率领本部人马，以及福建、湖北援浙各军，依山列队，以防清波门一带的敌人。当时杨政谟、刘连升、罗启勇等等，各率炮船四五十艘不等，沿江而下，

以作声援。

及至各路陆军进至濠边的当口，陆军争拔椿签，水师迭放排枪，以作掩护，敌军至是，不能坚守，无不惊惶失措，不战自乱。官军乘势一涌而入，首先攻破街口大垒，当场杀毙敌人五六百人。后街敌人，凭藉六七千人数，凭垒据守，只是大声发喊，不敢出战。官兵因见路狭难进，不便深入。

正在相持之际，陡然听得数声大炮声响，城内复又拥出悍卒二万多人，内中也有几个不知姓名的洋人，代为指挥。洋将德克碑，一眼看见敌方的几个洋人，因要藉此漏脸，顿时喔唷喔唷的大喊几声，一脚纵至那几个洋人的跟前，举起一支手枪就放。当下只听得拍拍的两响，对面一个头大如斗，身高八尺，两腿极长的洋人，应声而倒。德克碑大笑几声，打着北京官话道：“咱们手枪的准头，本是一个尖儿。”

谁知德克碑正在得意洋洋的当口，不提防对面阵中，陡的放出一支冷箭，对德克碑的咽喉射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德克碑嘴上的一声不好。犹未喊出，早见他的背后，突然飞出一员大将，冲到阵前，扑的一把，已把那支冷箭接到手中，随手搭上弓弦，飞的射了出去。不偏不正恰恰中在城上一个手执令旗的敌将咽喉之上，那员敌将，跟手一个倒栽葱的跌至城下。德克碑连忙一看，接箭之人非别，正是清朝大将、现任福建按察使司按察使的蒋益沣便是。德克碑忙去一把捏着蒋益沣的手，大乐的道谢道：“蒋大人，您的箭法，真正是第二个黄忠老将了。”蒋益沣不及答话，急又跟着一连的射出几箭。蒋益沣的箭法真好，倒说射出去的箭头，支支都中敌人的咽喉，而且中

箭的敌人，个个都是敌方大将。

当下的敌军，一见连伤几员大将，忙不迭的退入第二道卡城。哪知清国官兵，很觉机警，早已发喊几声军威，已把第二道卡城抢先夺下。敌方无奈，只好一齐退入城中。蒋益沣即令高连升等等，节节移营进屯十里长街、六和塔、万松岭等等地方。蒋益沣、刘典、潘鼎新三人，复在万松岭上，俯瞰城中虚实之后，蒋益沣又亲自率同徐文秀、徐春晏、徐春发，各带本部民兵出敌方的不意挥军疾进，一连复占三卡，毙敌无算。其余的敌兵，因见官军锐气正盛，势不可挡，纷纷凫水而遁。城中敌人，从此坚守不出。

九月初六的辰刻，城中敌军二万余人，由雷峰塔、馒头山、凤凰山、九曜山等处，分四路直扑官军的新垒。当时敌方的旗帜鲜明，队伍整齐，竟和平时大异。官军的水陆各军，高连升、王月亮、刘连升、杨政谟、罗启勇、徐文秀，徐春晏、徐春发等人，也分四路迎敌。蒋益沣、刘典、潘鼎新三人，亲自压阵。遥见忽有一股敌军从对面岭上，鸣鼓鼙旆冲下，急令余朝贵、高有志，由江边绕到敌方背后，以备前后夹攻；又令高连升横出山脚，魏光邴、刘清亮、实德棱各率所部，从小路杀出。

两军正在大战之际，陡遇一阵大雨，双方阵上的人马，无不淋得犹同落汤鸡的一般。那时官兵方面，因为不及敌军会吃辛苦，稍稍有些退却。蒋益沣看得亲切，慌忙下令，说是退一步者斩。哪知军心一怯，便如潮水之势一般，无论如何严肃的军令，也难止住。蒋益沣一见情形如此，连声大喊不好。刘典、潘鼎新两个，立即穿上草鞋，亲自冲到阵前，挡了一阵。

那时官兵方面，尚未度过危险之期。就在那时，突见两员猛将，各率赤脚民兵数百，犹同迅雷疾风般的冲到阵前，就向敌方那个主力军的地段，直扑进去。敌方陡被这样一扑，阵脚便难支持。蒋益沣忙又亲自擂鼓助威，官兵复又乘势进展，洋枪土炮，接连劈劈拍拍的乱放。起先两员猛将，忽又从那敌阵之中杀出，各人手执一个血淋淋的脑袋，大声对着官兵喊道：“弟兄们快看，我们两弟兄，已将伪归王邓光明，连同他那婆娘两个的首级取了来了。”官兵一听此言，胆子一壮，气势复盛，顿时又同潮水般的涌了上去。敌军不能抵御，只得纷纷溃散，逃入城中去了。

蒋益沣直至此时，仔细一看，方知那两员猛将，正是徐春晏、徐春发兄弟两个，不禁大喜的高喊道：“啸林、毓林，这场功劳不小。快快莫退，须将贼垒一齐攻破方好。”徐春晏、徐春发二人，急把手上所提脑袋用力一抛，抛到蒋益沣的跟前之后。忙又返身杀去，官兵跟着涌进。那一天的战事，徐春晏、徐春发两个，纵横荡决，在那敌阵之中，杀进杀出，一连十余次之多。别人不说，单把那位洋将德克碑看得呆了起来。第二天又照样的打了一天，敌军的气势已退，人数也伤不少。

蒋益沣正在记那各人功劳簿的当口，徐春晏不过文质彬彬的请求毋庸禄功。徐春发却大声说道：“我们杀贼，乃是为的报仇。若要功劳，真正拿了大红帖子去请我们，也请不到的。”徐春晏慌忙止住他的老兄道：“不要功劳就是，长官面前，怎好这般不守规矩。”

徐春发听说，方才突出一双眼珠不响。众将见此形状，无

不暗暗匿笑。

蒋益沣也对徐春发笑道：“毓林这般神勇，我们此地也有一位鲍春霆鲍老虎了。”

徐春发接口道：“姓鲍的他是老虎，我是一只野牛。”

蒋益沣本有激将的手段，又朝徐春发笑上一笑道：“牛是麒麟之种，本来很有力的。你敢担任去攻余杭么？”徐春发应声道：“怎么不敢，不过打了赢仗，我不居功；打了败仗，我却不挨军棍。”

徐春晏又去一把将他这位老兄拖开道：“不要空说，我们只是奉了公事就走。”

蒋益沣即把一支令箭，付与徐春发道：“本司助你们二位贤昆仲三千官兵。仍请率了本部民兵，去打余杭的头阵。”徐春发接了令箭一笑道：“我总拼命去打，粮饷军械，大人须得发足。”

蒋益沣点头答道：“毓林放心，这是支应处的责任，决计不会误事的。”

蒋益沣一等徐氏兄弟两个走后，便命康国器、魏喻义二人，各率一千人马，前去接应二徐。

八月初九，刘荣合、罗大春、简桂林，分三路进攻宝塔山，

大胜而回。九月初十，左宗棠连据各处报捷，方始进驻衢城。那时龙游已克，因闻湖州的敌军，由武康去援杭州，飞檄蒋益沣，须得四路截住敌军。蒋益沣奉到公事，赶忙传令部下，分头出堵。十月中旬忽据探报，说是徐春发、徐春晏二人，已将余杭攻克，敌军纷纷退蹕外县。

蒋益沣闻信大喜道：“余杭既克，贼人失去联络了。”忙又一面面向左宗棠那儿报捷，一面函知湖北徐春荣那里，大夸他的两位令弟之功。

徐春荣得信，修函道谢。并说自己已蒙皇上破格录用，受了道员之职。家有八旬老母，须得两弟回籍侍奉，万万不可再保官职等语。

蒋益沣接信，发给众将传观道：“徐氏满门忠义，不亚两江的曾涤帅，本司受人以德，决计成全徐氏的孝心。”众将听说，无不钦服。

蒋益沣便将徐春晏、徐春发二人调回助攻省垣。左宗棠也命候补道杨昌睿到杭，调出刘典潘鼎新二人，去攻外府州县。刘典、潘鼎新奉命离杭，杨昌睿便献计于蒋益沣道：“余杭既克，省垣贼人尚众，依我之意，不妨先攻附郭各垒，以寒贼胆。”

蒋益沣赞成其议，十二月初一，即命提督高连升、副将黄少春、洋将德克碑、徐文秀、徐春晏，徐春发、赖锡光、刘璈、余佩玉、朱明亮、杨和贵、刘树元、曹魁甲、周廷瑞、王东林、邓受福等人，会同水师，进攻凤山门。亲自率队，排列钱塘门

外郡亭山、栖霞岭一带，以防敌方的援兵。

敌方也出死队迎战，自辰至午，官兵连破九垒，一直追敌至城隍山脚。蒋益沣一见官兵得手，急命高连升分出所部，据守新得的五垒，洋将德克碑守二垒，徐春晏、徐春发各守一垒，只有古荡一垒，以及近城二垒，一时不能得手。乃命各营，分屯钱塘门、涌金门、凤山门、清波门、馒头山、雷峰塔、郡亭山等处，刻刻留心，不可有失。并请左宗棠授衢州镇总兵刘培元统辖钱塘江的水师，以一号令。

左宗棠许可，并令潘鼎新攻湖州，刘典攻嘉兴，刘典奉令即率本部，首攻南湖。

听王陈炳文，素知刘典饶勇，一面拼命应战，一面又派胞兄陈大桂遄赴苏州，去向巡抚李鸿章乞降。李鸿章一口答应，即令同知薛时雨，伴送陈大桂来浙，以便与浙省当道接洽。那知陈炳文一等陈大桂赴苏，尚未得报，忽又潜身到杭，竟将杭州谋内应的诸人，统统杀害。及至薛时雨同了陈大桂到浙，蒋益沣因见陈炳文杀害杭州谋内应的诸人，陈大桂虽未与谋，陈炳文本人，没有信用，反覆无常可知，不肯接洽。

薛时雨只好同了陈大桂去到衢州，面见左宗棠定夺。左宗棠一见陈大桂，并不思索，立即说道：“此事不必空说，只要你们兄弟立刻献城，便有办法。”

陈大桂忙又回到杭州，一去多日，没有回报。

左宗棠密令蒋益沣，命他自顾自的尽管攻城。蒋益沣便令高连升亲率四营，直攻观音堂的敌垒，并命周清亮的五营，以及水师刘连升、唐学发、罗启勇分头接应，又命徐文秀率湘军六旗，径攻古荡敌垒，楚军一营，闽军一营，为之接应。又命洋将德克碑迭发大炮攻凤山门，亲兵四哨，为之接应。陈炳文急率死党三万应战。

正在一场混战，胜败未分的时候，忽见德克碑的落地开花炮陡将城垣打毁三丈，跟着又见头裹红巾的两员敌将，忽由城外率队即从打毁之处拼命冲入。敌军只知道是他们的败兵，非但并未阻拦，而且连连让道。谁知冲入二将，正是徐春晏、徐春发二人。

原来徐克晏因见连日攻城不下，兵士百姓，死伤无算。便与徐春发私下商量道：“我们大哥，口口声声命我等待奉母亲。他已受了朝廷官职，只好尽忠，不能再事尽孝，这个自是正理没话说的。不过我们二人，既已来此助战，今天的这场战事，乃是清朝的生死关头，依我之见，我想我们二人，一有机会，须得冲入城去，所谓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”

徐春发不待徐春晏说完，忙接嘴道：“这是叫做冲危险，万一冲不出危险，我们二人便没性命。”

徐春晏道：“我正为此，我的不敢马上打定主意，便是为的大哥一言。”

徐春发道：“这末我们从长计议就是。”

徐春晏忽被他的老兄说得好笑起来道：“救兵如救火，怎好从长计议。”

徐春发听说，忽然大喜的跳了起来道：“七弟，我已想到一个好法子了。我们两个，今天准定干他一下。倘若冲不出危险，我们两个尽管送死，便好调出大哥回去侍奉母亲。”

徐春晏听说，连连拍手赞成。马上便去乔装敌人，并将所部民兵，也打扮得和长毛一样。刚刚安排妥当，可巧德克碑已将城垣轰毁三丈，他们兄弟二人，百话不说，急率所部一脚冲进城去。敌方不知内幕，连连四散让道。

徐春晏、徐春发二人，立即大喊一声道：“顺我者生，逆我者死。”二人的死字，犹未离口，顿时逢人便杀，遇马便砍，大杀起来。敌人措手不及，无不边战边退。蒋益沣一见徐氏昆季，已经拼命冲入，急令徐文秀、周廷瑞、贺国辉、王东林、刘清亮、李运荣、翁桂秋、李世祥、马云标、胡荣、李国栋、罗山纲、叶纪来等等，各率所部，迅速跟踪杀入。正是：一人拼命原难挡四面重围也不支不知大队官兵杀入之后，究竟得手与否，且阅下文。

第五十九回

陈延寿生为负责人 洪秀全死作贪花鬼

徐春晏、徐春发二人，既是乔装发军，从那轰塌城垣之处，冒险冲入城去，城中敌人，一个不防，大半惊溃，当下的官兵，即生擒敌人数千，救出难民无算，所获枪炮器械，尤其不可胜计，杭州省垣，便于二十四日卯刻克复。

蒋益沣一见由他手中克复城池，自然大喜之下，即令各军分屯各门，并命马队跟踪追进，沿途又毙敌人数千。蒋益沣一面遴选委员，整理衙署，赈济灾民，一面飞禀报捷。

次日大早，又据探子报称，说是杭州溃出之敌，统统聚集瓶窑，添筑新垒，仍思抗拒官兵。那时左宗棠可巧到来，急命各军拼力追杀，自己也率大军继进。敌人因见左宗棠亲自前来，知不能抗，方始弃垒而走。左宗棠便将大营驻扎瓶窑，督促各军分头追赶。

各军疾驱一十八里，到了安溪关。只见群峰矗立，地势十分险峻，又有多数炮台，并障大石。原来天国军队，守余杭的时候，以瓶窑可扼北路，用作犄角之势。及至杭州不守，大股队伍，统统退此，还拟死守。后见左宗棠的大军骤到，不敢死

拒，急又潜伏四面深林，满拟等得官军攻垒的当口，他们便出官军的不意，从后抄袭，用哪一网打尽之计。不料罗大春、刘荣合、杨和贵、朱明亮、张声恒等人，早据探报，已知他们的底细，一面抢夺炮垒，一面四处搜杀伏兵。伏兵见计不售，只好分头四蹿。那天官兵方面，不但攻克关隘，且又获得大炮五十五尊，鸟枪一千余枝，旗帜粮秣无算。

二十六的那天，张声恒、罗大春两支人马，首先杀出安溪关，追剿敌人。不防忽然天降大雾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张声恒的五营，走在最先，竟被敌方伏兵所陷，当场伤亡七百余，幸亏朱明亮、杨和贵等军追到，拼力厮杀，始把张声恒援救出险。可是张声恒业已受了重伤，不能作战，由罗大春分兵护送回杭。左宗棠亲去看视，张声恒医治好久始愈。

左宗棠一面重赏各军，一面飞奏报捷。折中大意是：杭州为全浙根本，余杭又为杭州西北的屏蔽。贼首伪听王陈炳文，负隅死守，力抗大军，数月以来，攻剿殆无虚日。今幸杭州余杭两城，均已克复。浙西大局，渐可次第肃清。皆仰赖皇上神威，文武诸臣同心协力，得以迅奏肤功。现据谍报，贼首黄文金、李世贤，李远继等，犹麇集湖州一带。湖州既为贼逋渊藪，臣自当殚竭心力，慎以图之等语。朝廷据奏，先将左宗棠赏穿黄马褂。所有文武将官，悉有升赏。

左宗棠又请徐春晏、徐春发二人到营，奖慰有加。徐春晏、徐春发便乘机面请回籍，去事老亲。

左宗棠听说蹙额道：“二位功劳不小，应该候我奏保官职。”

徐春晏不候左宗棠说毕，急接口道：“某等弟兄二人，乃奉家兄之命，来此襄助官军。现在已克省垣，其余外府州县，不难挨次肃清。某等急于回家，恐怕老母有倚闾之望。保举官职，委实不敢领受。”

左宗棠复又说道：“二位之事，本部堂略知一二。令兄杏林观察，乃是当世奇才。刘仲良的得署藩司，自然是令兄一人之功。”左宗棠说出这句，忽又捻须微笑道：“令兄为人，颇有曾涤帅之风，总是不教兄弟做官。其实朝廷的按功酬庸，你们二位不必固辞才好。”

徐春发也笑上一笑道：“我们既要回籍，侍奉家母，要此官儿何用？大帅倘若一定要给我们，这末就请移奖家兄吧。”

当时左宗棠听到这句，不禁大笑起来道：“令兄何必要此移奖。他若真要做官，此刻督抚的位置，也早到手的了。”徐春晏插口道：“大帅栽培，某等真的感激万分，不过君子成人之美，还是不必奏保。”

左宗棠一见实在说不进去，只好送出一千两的程仪。徐春晏徐春发二人，不便再事推却，各人收了百两，告辞而去。

左宗棠送走二徐，又将此次阵亡的副将扈照乾、余佩玉、参将邓福受、王洪熙、张明远、刘质彬、古捷芳、游击陈宗说、蔡盛恩、都司陶晋升、周富棠、唐得胜、李升德、陈吉进、守备邱得胜、吴葆光、陈宗懿、千总李祥林、梁贞祥、徐再发、把总尹其顺、黄连升等人，统统汇奏请恤。并请将余佩玉、张

明远、刘质彬、李升德、陈宗懿、唐得胜六员，入祀湖南昭忠祠。又附奏称伪比王钱贵仁，前曾暗中遣入纳款献城，后因谋泄而止。及至我军攻克杭垣，钱贵仁复又率党千余，叩求免死。臣念钱贵仁虽因劫于凶威，未能立功赎罪，究属事前曾经通款，拟求皇上天恩贷其一死。朝廷揽奏许可。并再加恩赏给左宗棠太子少保銜。

又将浙江布政使蒋益沣、按察使刘典、提督高连升、一并常穿黄马褂，并云骑尉世职。道员杨昌癸、康国器、朱明亮、潘鼎新，均加按察使銜。康国器复以福建道员遇缺简放。总兵王月亮以下，同知魏光邴以下，文武四十三人，均各赏戴花翎蓝翎。大家一见那道上谕，无不欢声雷动。

左宗棠复又一面布置省垣各署之事，一面遣兵调将，命人分头攻打外府州县。同治三年五月，刘典统属所部，已将绍兴克复。

原来踞守绍兴的那个来王陆顺德，自从攻破包村之后，即将大善寺的塔顶，派人送往南京，献与天皇。在他之意，以为必有重赏。那知天皇正在有病，无暇顾此小事，只害得绍兴地方，无端失去这塔顶，很于风水有关。有句俗话，叫做损人不利己，大概就是来王所干的这件事了。

来王当下白白高兴一番，还是小事，那时刘典率兵攻打绍城，声势颇壮，再加有个绍兴绅士，南榜第四名举人陈延寿，字眉卿的，方由陕西巨绅寿岳亭家中，辞馆回绍。因见故乡，已被天国的来王陆顺德占据已久，又因曾中大清朝的举人，当

然要帮清朝。而且来王在绍，未免有些小小骚扰。陈延寿便乔装小贩模样，由海道去到上海，拟向江苏巡抚李鸿章搬请援兵，去救绍兴。无如李鸿章正在自顾无暇之际，口头虽允，只是不发。陈延寿性急如火，不能久待，复又回到宁波。

有一天无意之中，忽然碰见一位旅甬洋商名叫掰克的。便问掰克道：“杭州的德克碑，上海的白齐文、华尔等等，都是洋人，竟能率兵攻打天国军队，很有名望。你倘能够同我到绍，克复绍城，我能酬谢十万两银子。”

掰克听说大喜道：“只要你能负责，我一定可以替你克复绍城。不过你得和我立上一约。”

当时陈延寿急于克复绍城，便也不顾利害，即与掰克订约。约上说是只要掰克能将绍兴克复，他可代表绍人，酬谢十万两银子。

掰克又说道：“现在宁绍台道张景渠，就在此地。你能请他也在约上签字，你的责任，似乎可轻一点。”

陈延寿道：“绍兴偌大一城，统属八县，况是一个素来协饷的地方。只要能将长毛打退，在我想来，不问此款出之于民，出之于官，岂有不愿之理。就是官民都不肯出，单是那个来王府中的金银宝贝，何止千千万万，提出一点，也就够了。”

掰克听说，便不再说。即在宁波招集流勇溃卒三千多人，买上千把支洋枪，就与陈延寿一脚来到绍兴。可巧来王陆顺德

正被刘典手下将官，杀得闭城不出。璠克便率三千兵士，由西郭门一带爬城攻入。他们一入城内，乡勇土匪，乘机抢劫，来王府中之物，早已一扫而光。当时虽有璠克和陈延寿二人率兵禁止，那有一丝效验。这般一闹，非但绍兴官绅一无所得，且须另筹现款，犒赏各处军队。陈延寿当时自然倚恃他有大功，立即亲到杭州向左宗棠那儿报捷，并拟领下十万两银子，以便付与璠克。

那知左宗棠第一样事情，不知陈延寿这路人马，究由何军所派。第二样事情，十万两银子，急切之间，也没地方可筹。第三样事情，似乎尚怪陈延寿擅与洋人订约，迹近招摇。但因陈延寿同了洋人璠克率兵到绍，首先攻入西郭门，众目所睹，多少总有一些功劳。当时就对陈延寿说：“十万款子，须归奏案。

莫说此刻省库如洗，没款可发。即使有款，也难照付。”

陈延行百话不说，口口声声只说他是为公，区区十万之数，克复一座府城，真算便宜。而且洋人乃是外人，并无应该要替中国攻打长毛的义务，万万不可失信。左宗棠便令两司核议。蒋益沣、刘典二人，也说陈延寿虽是为公，但是十万之数，须归奏案报销。既无部文，如何可付。惟念陈延寿忠于乡土之事，不妨保他一个功名，以酬其劳。至于所订洋人之约，是他私人之事，由他自去料理。当时左宗棠便把陈延寿保上一个同知，就算了结。

岂知陈延寿一见浙江当道都是推出不问，只好回到绍兴，

去与郡绅商量。岂知一班郡绅，一则个个胆小如鼠，不肯负责。二则确也无款可筹。三则还有人说陈延寿假公济私的。于是大家只好说声爱莫能助，也是推出不管。

那时掰克一见他的款项，没有着落，便与陈延寿个人拼命。陈延寿被迫无法，仍又晋省，再见左宗棠，请求顾全外人信用，望他成全此事。可巧碰见左宗棠为人，平生最恶洋人，当下就驳斥陈延寿道：“你失信用，与我何干？”

陈延寿听说，不禁跳了起来道：“咦，绍兴地方，不是我姓陈的土地。大帅身居闽浙总督，眼见洋人替你攻克土地，就是为大帅的面子计，也该筹出这笔款项。”

左宗棠听说，便冷笑了一声的骂道：“放屁，姓陈的，可知国法么？”

陈延寿也厉声的答道：“大帅不必骂人，这场官司，就是打到金銮殿上，不能说我无理。大帅若不立即拨出款子，我就叫掰克自己来和大帅说话。”

左宗棠不待陈延寿说完，早已气得胡子根根的翘了起来，当下也跳了起来道：“反了反了。你竟敢倚恃洋人的势力，前来欺凌长官不成。”

陈延寿道：“大帅代表闽浙地方，大帅便是洋人的债务人呀。”

左宗棠听了，便哼了一声，立将陈延寿发交钱塘县管押。没有几时，陈延寿即瘐毙狱中。

璘克在闻得陈延寿已死，便向浙江当道交涉。蒋益沣因怕此事闹大，只好私下赔出一半了事。

后来会稽举人，名叫顾家相的，想替陈延寿伸冤，曾与两江督幕陆某，讨论其事。该函曾载《因园函札》书上，兹录于下，以备读者诸君参考，不才不下评判。

弟前次发信后，旋即查检官书，嗣于左文襄奏疏，及本浙记略详加参考，始知克复宁绍，止有洋将，并非洋兵。

其洋将系外国领事，呈明总理衙门，权授中国武职，募勇代为训练，奉旨归督抚节制者。时左文襄远在上游，故由前任宁绍台道张公景渠就近调遣。张公前因宁波失陷，退守定海，奉旨追问查抄，其急于立功自赎，已可概见。宁波既复，以次及于绍兴，理势然也。洋将既已投效中国，受职练兵，所练乃系中国之人，食中国之饷，果能克复职地，朝廷自有懋赏，亦何得绅士私许酬劳。然则著之论者，竟谓洋兵由陈眉卿请来，视为申包胥秦庭之哭，误矣误矣。来示谓克复由道府主持，其十万之费，乃专为克城之日，禁勿掳掠，以为抵挡之品。洵为能得其实，盖弟昔年所闻，虽误传十万为酬之费，然款之所出，全希望于城中贼遗财物，则众口皆同。绍城素称繁庶，贼踞以后，又括取乡间金钱，旁观揣测，以为何止千万。而不知兵临城下，玉石俱焚，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。陈氏以此取祸，诚为失算之甚者也。虽然，笑陈氏之迂愚则可，而竟以为图利则不

可。天下原有假公济私之人，然亦必假公以为名。陈氏本系敦品之人，既倡议与洋人立约，使十万之款偿足洋人，此外尚有盈余，必以办地方善后为先，断不致公然入放己囊。无如书生不谙兵事，部下既无将卒。入城之日，安能保存遗物。则不达事势，不揣权力，陈氏诚有不能辞咎者。而以成败论人者，遂不复原其心迹，亦可悲已。示以陈氏立约，何以不令道府列名为疑，则弟可以意见解之。夫带兵之官，止能禁止掳掠，断不能纵容掳掠。咸丰军兴以后，鲍春霆一军，最称善战，而最无纪律。他军纪律较严，然克城之日，赋中遗物，亦任听取携，盖非此不能得将士之死力也。

但此例虽成习惯，却不能形诸笔墨。若谓掳掠应行禁止，又何能再给以十万，此官话所说不出者。而况洋将既受中国之职，听道府之调遣，岂有长官与统将立约之理，此道府所以决不与闻也。洋人性直，初到中国，不识情形，贸然立约，两边皆属冒昧。道府未必不知，特不肯担任耳。据章秋泉云：眉卿先已保奖同知，令叔亦云复城之后，陈氏翎顶辉煌，扬扬自得。窃谓道府既欲规复绍兴，而适有绅士为之向导，自必欢迎。洋将之来，纵不能归功于陈氏，亦未始无赞成之人，以致使蒋果敏为之赔补。当时帑藏甚绌，左文襄之恨之也，亦宜。然竟致死非正命，则亦未免太过，要当原其心而哀其遇也。现闻陈伯棠尚有遗文刊入大亭山房丛书内。现正物色此书，不知其中有记及复城之事否？弟一面仍函询友人，如有知其事者，当兼听并观，以期折中至当。以便先抒所见，上质高明，再前询相笙世兄，谓陈眉卿系清水闸人，正与来示相符。弟查乙亥北榜同年陈冠生，后得癸未大魁者，亦清水闸人，顺以附陈。再大亭山馆丛书，现已借到。其书乃阳湖杨葆彝所刻，内伯棠剩稿三

卷，杨君为作序云：余与伯棠订交在其罹祸之时，始末知之最审。沈子昌宇，汪子学瀚，皆为撰述其事，自足微信。余不文无容多赘。惜杨君未将沈汪二君所作附刊集内。然玩其口气，陈氏之受屈可知。今惟有访求沈君昌宇，汪君学瀚文集，当可得其详也。刻书人杨葆彝号佩瑗，未知与前署绍府之杨公叔悻是否族属也。尚祈指示为幸。绍兴既克，没有多久，浙江全省即已肃清。

当时李秀成、李世贤、黄文金等之几个天国的要人，急又回踰江苏。谁知忽得天皇洪秀全的噩耗。三人顿时大惊失色，李世贤和黄文金两个，忙问李秀成道：“我们的天皇大哥既崩，官兵又是如此厉害，我们三人，若不趁早想法，后顾茫茫，如何是了。”

李秀成便毅然决然答道：“二位快快不可如此存心。天皇大哥虽已驾崩，还有太子可以拥戴。此其一也。我们反抗清廷已经长久，清廷对于我们几个首领，岂有还不恨入骨髓之理。若去投诚，万万不能办到。此其二也。即使清廷网开一面，准许我们投诚，他们的条件，我此刻可以预料：第一样必须我们献出太子，将功赎罪。第二样必定责成我们收拾残敌，莫说现在一盘散沙，我们的兵力，也难对付一班老弟兄们。即使能够对付，试问于心安否？此其三也。所以我的意见，只有仍保太子，拼命做去。诸葛武侯的那个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的两句。便是你我几个的归宿。”

黄文金先接口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们只有再干下的了。”李世贤也说道：“事既如此，让我再统大军，去援徽宁，以便

牵制攻打天京的官兵。”

李秀成听了大喜道：“此计甚是，贤弟快快前去，我同黄大哥二人，且看事机行事。”

李世贤听说，即率大军十万，复到徽宁去了。

李秀成一等李世贤走后，他的意思，便想再攻苏州。倘若苏州未得，南京总觉危险。

这末天皇洪秀全究是甚么病症死的呢？照不才所知，直可谓之贪色亡身。

原来洪秀全因见各省的将官，常常去报坏信。眼睛前头，又见那个曾国荃同了李臣典、萧孚泗两员大将，统率三十多万官兵，竟把南京城池，围得水泄不通。兼之南京城外各处的要隘，已经失守不少。看看大势已去。自己的年纪，又已到把。他便索性以那醇酒妇人之策，打算做个风流之鬼，了此余生而已。洪秀全主意既定，从此日日夜夜的和那徐后、陈小鹏、吉妃等等，裸逐宫中。甚至各位王爷进宫奏事，有时也不避忌。那知他的精力究竟不济，只好用些春药，帮助身体。这样一来，人家所谓的双斧伐枯树，已是寻死政策。何况他是十斧百斧，当然不能支持。

有一天，自知不起。便将徐后、陈小鹏、吉妃，以及一班心爱的妃子，统统叫到身边，说是要开一个无遮大会。那班后妃本已放浪惯的，自然一笑遵旨。不料这位洪秀全天皇，就在

这个紧要关头，瞑目归天去了。正是：漫言真作风流鬼要有如斯旖旎文不知天皇洪秀全一死，这等后妃怎么办。且阅下文。

第六十回

招凉珠能保尸体 热心吏为述案情

天皇洪秀全在那未死之前，忽觉满身的精力，反而旺壮起来。其时徐后、陈小鹑后妃等等，都已徐娘年华，平时又是淘洒空的。当然不是天皇对手，大家正拟败阵而逃的当口。陡见天皇突然满头大汗，双颊忽尔红晕，徐后一见天皇这般神色，很高兴的笑问道：“万岁今天怎么如此饶勇，妾等委实有些难以支持。”天皇正待答话，不知怎么一来，喉管突起痰声，跟着双目一闭，砰的一声，倒过地上去了。那时徐后等人，还不知道天皇已经脱阳而死，只当偶尔失足，大家赶忙围了拢去一看，只见天皇的身子早已绷硬了。

大家至此，这一吓还当了得，顿时狂哭大叫，闹得不知可否。可巧忠王李秀成、英王陈玉成两个，因为军情大事，要与天皇当面取决，好容易的想了法子，方能越过曾国荃的大营，进了南京。所以一到宫中，那里还等得及由人通报，及至走到内宫门口，忽又听得里面陡起一片哭声，李陈二人，此时还不知道天皇有了不幸，只当天皇又在处置那些不能遵奉谕旨的嫔妃，所以不待传报，二人就一脚奔了进去。

等得进去，一眼瞧见天皇一丝不挂，直挺挺的躺在地上。

所有一房间的后妃，个个也是赤身露体，形状真教恶劣，正想连连退出，就见徐妃已在和他们两个哭着说道：“忠王爷，英王爷，你们二位快看我们万岁，是否已经驾崩。”

李陈二人一听此话，早已吓得心胆俱碎，浑身发抖，如飞的奔到天皇面前，仔细一看，更是连话也不及答覆徐后，急急一同扑的一声，跪至地上，抱着天皇的龙体，放声大哭道：“陛下，皇兄，你老人家怎么一句遗嘱都没有，就此丢下臣弟等等的归天去了。”

李陈二人一面哭着，一面忙又问徐后道：“万岁如此形状，究是甚么病症？”

徐后见问，只好红了脸的掩面答道：“万岁吩咐要开无遮大会，我们怎敢不遵，谁知陡然气绝，连我等还当万岁没有驾崩呢。”

英王陈玉成的性子最躁，他就突出翻眼珠子，厉声的责问徐后，陈吉二妃道：“这样说来，万岁的驾崩，你们都有大罪。“陈玉成的罪字刚刚离嘴，忽向左右一望，复又大声的喝道：“快把众人拿下。”

李秀成赶忙乱摇其手的阻止道：“英王不可乱来，天皇既已驾崩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办罪之事尚小，关于镇定全军的事情才大，现在只有急其所急，缓其所缓。”

李秀成说到此地，便对徐后，吉妃，陈妃，以及众妃等人，

一齐说道：“快快先把万岁的龙体遮住，你们大家也得赶紧穿上衣服，我要召集各位王爷进来，商量大事。”

徐后等人，一听此话，方才想到大家都赤体，连忙吩咐宫娥彩女，拿了一幅绣着黄龙的被单，盖在洪秀全的身上，大家始去穿上凤袍。等得她们穿好出来，李秀成已将众位王爷召到。徐后抬头一看，只见到来的几位王爷是：洪仁发、洪仁达、赖汉英、罗大纲、秦日纲、陈开、赖文鸿、吴汝孝、古降贤、陈仕章、吉安瑾几个，众位王爷，正在抱着天皇尸首痛哭之际，忽见徐后到来，都忙照例行礼。

行礼之后，李秀成方即紧皱双眉的问着大家道：“天皇大哥，既已晏驾，依我之意，只好暂时匿丧几天，等我布置好了，那时再行发丧，并请幼主福瑱太子登位。否则军心一散，南京城内，难保没有官兵奸细，倘一闹出献城等等之事出来，我们大家，便没葬身之地了呢。”

大家听说，一齐忙不迭的答道：“忠王言之有理，我们对于这件大事，急切之间，却没主张，只有悉听忠王主持，以安邦家。”

李秀成听了，又问徐后等人道：“后嫂以及各位皇妃的意思怎样？”

徐后道：“我们都是女流，只听忠王办理。”

李秀成道：“这末我们快快退出，就将此宫封锁起来。”

陈玉成忙摇手道：“且慢，今天已是四月二十七了，天气炎热，恐怕天皇的龙体有变。”

李秀成便问徐后道：“皇嫂，我知万岁有颗大珠，曾经得诸此间一位巨绅。据说这颗珠子，就是古时燕昭王的招凉珠，只要此珠放在万岁的身旁，即不碍事。”

徐后听说，忙问吉妃道：“这颗珠子，万岁不是赐了贵妃了么。”

吉妃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，让我也去取来。”

等得取到，大家一见那颗珠子，约有胡桃大小，非但光莹夺目，真的寒气飕飕。李秀成接过珠子，放在天皇的侧边，便同大家一齐走出，封锁宫门。

徐后急暗暗的恳求李秀成道：“忠王爷，方才英王怪着我们，本是正理。但是此等笑话，闹了出去，似于万岁爷的盛德有累，可否求着忠王爷劝劝英王爷不必追究此事。”李秀成点点头道：“此事万万不能闹将出去，皇嫂放心，不过幼主这人，现是国家根本，皇嫂和各位贵妃，须得好好照应。”徐后连连答应。

李秀成即同大从出了皇宫，正拟自去布置军事，不防兜头遇见洪宣娇匆匆走来，一见大众，突然放声大哭的说道：“天皇已经驾崩，你们为何瞒我？”

李秀成疾忙把洪宣娇拉到一边，悄悄的告知一切。洪宣娇虽然连连忍住哭声，岂知已被闲人听见了去。当下一传十，十传百的，不到半天，满城百姓无不知道。

那时李秀成已经回到他的府中，有人报知此事。李秀成急得跺脚的连连的说道：“宣娇误事，宣娇误事。”李秀成说了这句，急又奔进宫去，一面赶紧发丧，一见就立幼主洪福瑱即位。幸亏李秀成这样一办，总算息了谣言。

这末洪秀全的死信，洪宣娇又未在场，在场之人，已由李秀成吩咐严守秘密，当然没人宣布，怎么洪宣娇又会知道的呢？

原来洪宣娇自从纳了傅善祥上的条陈，立了童子军之后，倒也爽爽快快的乐了几年，后来忽又厌烦起来，便将那座童子军统统解散，又去和那天皇的一个变童，名叫朱美颜的打得火热。朱美颜虽被洪宣娇看中，但是天皇那儿，不能不去应卯，既在那儿应卯，天皇驾崩，他岂不知，他一知道，急去报告洪宣娇知道。至于后来李秀成主张匿丧不发的事情，他却没有听见。后来还算李秀成尚有急智，一见外边已经知道，所以马上急请幼主洪福瑱登位。

那时的洪福瑱，仅止一十三岁，尚是一个孩子，晓得甚事，一切朝政，都由李秀成一个人主持。那知那个洪仁发，本是一个草包，一见李秀成主持朝政，还要吃醋心重，只是去和李秀成捣玄，犹亏宫内有那徐后，因感李秀成不究她们之事，处处左袒秀成。宫外的那个英王陈玉成，也知李秀成是个擎天之柱，此时再不保全李秀成，一座天国，不必官兵攻入，恐怕自己也

会倒了。因此凡遇洪仁发在和李秀成为难的时候，他即挺身而出，指着洪仁发痛骂道：“天国是姓洪的，不是姓李的，也不是我姓陈的。你再这样的瞎闹下去，天皇大哥，真在阴间大哭呢！”

洪仁发的为人，真好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了，独独看见这只四眼狗，总算稍稍有些惧惮，当时见陈玉成如此说法，方才无言而退。

李秀成虽然不再被那洪仁发所窘，可是又被曾国荃所窘。原来曾国荃自拜浙江巡抚之后，因感朝廷破格录用之恩，凭他良心，真的只想立破南京，方始说得过去。因此，日日夜夜的同了李臣典、萧孚泗几个，决计用着挖掘地道的法子，去破南京。

一天正在和李萧两个商量军务的当口，忽见湖北送到一信，拿到手中一看，方知是刘秉璋写给他的，赶忙拆开，只见写着是：

沅帅勋鉴，昨与敝门人徐杏林深夜谈天，忽见窗外突然一亮，即偕杏林出视，始知天空一颗巨星，似甫爆碎。当时据杏林言，此星爆碎，必应现今一位大人物身上，弟即迫渠袖占一卦，据说此星，应在发逆洪秀全身上。杏林每占必有奇验，特此先函报知，即就近迅速查明，若果应卦，亦朝廷之洪福也。弟偕杏林驻军鄂省，转瞬数年，官帅与润帅，极为相得。此间近岁以来，尚无大战，弟蒙天恩，简为江西布政司使，不胜惶恐之至。该缺现用沈葆楨廉访兼署，弟尚无意到任也。执事开

府浙江，恐亦一时不去到任。金陵不破，弟与执事，犹不能安枕也。匆匆奉闻，祈不时赐教为幸。再者杏林之六弟七弟，一名春发字毓林，一名春晏字啸林，此次林州克复，彼贤昆季之功不少。杏林之意，拟令二弟在籍代渠定省之劳。而太夫人又为才德兼全之人，不忍因渠一己侍奉之私，埋没其贤郎之功名大事，辄劝其贤郎赴尊处投效。毓林、啸林二氏，本喜立功疆场，重以乃兄之嘱，不敢违命，既奉慈命，似在跃跃欲试，杏林左右为难，托弟转求执事，如彼二弟果来投效，务乞善言遣去，此为釜底抽薪之法。杏林甚至谓渠二弟，果欲立功于国，渠愿回籍事母。凡为人子者，似亦不能全体尽忠于国，而置慈亲于不顾也。杏林既发此论，渠乃能说能行之人。

杏林果回原籍，则弟直同无挽之在，不知所适矣。专此拜恳，顺颂升安。

曾国荃看完之后，即命密探潜入南京，打听消息，及接回报果有其事，连忙回信去给刘秉璋。信中大意，约分三事：第一件是徐氏昆季如去投效，准定善言遣去。第二件是报知洪秀全果死，转达官胡二帅，乘机扑灭其外省之羽翼。第三件是无论如何要借徐春荣一用，又说徐氏不允援助，只有奏调。刘秉璋接到那信，只好力劝他的门生，不好再事推托。徐春荣之知曾国藩，曾贞干，曾国荃兄弟三人，早有借他一用之事。既为国事，不好不允，当下即别乃师，一脚来到曾国荃的大营。

曾国荃一见徐氏到来，真比他拜浙抚之命，还要高兴万倍。当天就整整的谈上一天，又连着谈上一夜。后来曾国荃说到军务的时候，方始问道：“现在洪逆已毙，其子福瑱复即伪位。

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杏翁之意，若要速破南京，究以何法为妙？”

徐春荣见问，不假思索，应声答道：“只有掘通地道，较有把握。”

曾国荃喜得击掌的说道：“英雄之见相同，这句古话，一点不错。兄弟不瞒老杏翁说，此事已经办到九分九了。”

徐春荣微笑道：“既已办了，那就更好。职道还有一个意见。”

曾国荃听说，赶忙把他的椅子挪近一步道：“杏翁有何意见，快请发表。兄弟对于朝廷，既负此责，自然望这南京，早破一天好一天的。”

徐春荣道：“敌方的军事，现由伪忠王李秀成主持。此人的军事学问，并不亚于那个钱江。还有四眼狗，罗大纲，秦日纲，赖文鸿，赖汉英几个，都是从广西发难的人物，屡经大战，确是有些饶勇。四眼狗这人，只有大帅手下的那位李臣典总镇可以对付。”

徐春荣说到此处，忽将眼睛四面一望。

曾国荃已知其意，忙接口道：“杏翁有甚机密说话，只管请讲，此地没有甚么外人。”

徐春荣听说，方才低声说道：“职道知道李总镇手下有个参将，名叫苻良。他本是发军那边投降过来的，此人心术不良，请大帅迅速通知李总镇一声，切宜防备。”

曾国荃不待徐春荣说完，忽现一惊，忙又镇定下来，笑着问道：“杏翁向在湖北，今天才到此地，何以知道李臣典手下有这个姓苻的人？又何以知道姓苻的对于李臣典有所不利？这真使我不懂。”

徐春荣笑上一笑道：“职道稍知文王卦，每于无事之际，便将现在带大兵的人物，常常在占吉凶。至于姓苻的事情，也无非从卦辞上瞧出来的罢了。”

曾国荃听完，急将他的舌头一伸道：“杏翁，你的文王卦，真正可以吓死人也。那个姓苻的坏蛋，果然要想谋害李臣典。昨天晚上，方被李臣典拿着把柄，奔来禀知兄弟，兄弟已经把他正了法了。”

徐春荣笑道：“这倒是职道报告迟了一天了，早该在半途之中差人前来报告的。”

曾国荃听见徐春荣在说笑话，便也大笑道：“杏翁，你的大才，涤生家兄、贞干先兄，以及少荃、春霆、雪琴、哪一个人不钦佩得你要死。当年的诸葛武侯，想也不过尔尔。”

徐春荣正待谦逊，忽见一个戈什哈报进来道：“彭玉麟彭大人到了。”

曾国荃听说大喜道：“快请，快请。”

及至彭玉麟走入，曾国荃一把捏着彭玉麟的双手，又用眼睛望了徐春荣一眼道：“雪琴，你知道这位是谁？”彭玉麟摇摇头道：“这位倒未见过。”

曾国荃一面放手，一面又大笑起来道：“雪琴，这位便是善卜文王八卦，刘仲良当他是位神仙看待的徐杏林观察。”

彭玉麟不待曾国荃说完，忙去向着徐春荣一揖到地的说道：“徐杏翁，你真正把人想死也。”

徐春荣忙不迭的还礼道：“职道何人，竟蒙诸位大人如此青睐。”

曾国荃道：“快快坐下，我们先谈正经。”

等得各人坐下，曾国荃忙问彭玉麟道：“雪琴远道来此，你可知道洪贼秀全，业已受了天诛了么？”

彭玉麟接口道：“小侄是到此地，方才知道的。小侄此来，因有一条小计，要请老世叔采纳。”

曾国荃忙问甚么妙计，彭玉麟道：“从前伪忠王李秀成，用了掘通地道之计，轰毁六合县城。小侄因思洪贼占据金陵城池，已有十二年之久，何不即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的呢。”

徐春荣笑着接口道：“大人高见，竟与沅帅同心。”

彭玉麟不等徐春荣往下再说，急问曾国荃道：“莫非老世叔已经办了不成？”

曾国荃点点头道：“已经掘得差不多了。”

彭玉麟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小侄现已带了一千艘的炮船来此，打算交与老世叔，小侄明天就要回去。”

曾国荃听说，便跳了起来道：“我正待专人前去请你来此帮忙。这场大战，全仗大家助我才好。”

曾国荃说到此地，忽然气烘烘的说道：“雪琴，你看少荃可恶不可恶，我已三次公事给他，他只推说自顾不遑，不能分兵来此。”

彭玉麟听说，微笑一笑，没有言语。

曾国荃也不在意，又对徐春荣说道：“兄弟要请杏翁担任帮办军务之职，明开马上奏派，杏翁不可推却。”

徐春荣慌忙站了起来辞谢道：“职道不敢担任这个帮办军务的名义，职道不瞒大帅说，一经奏派，将来便得奏请销差，反而罗嗦。职道一俟大局稍靖，马上就要奉请终养的。”彭玉麟接口道：“杏翁不爱做官，倒与兄弟的脾气相同。无奈圣恩高厚，上次放了皖抚，兄弟再三托了我那老师奏请收回成命，

谁知皇上又将兄弟放了长江提督，并准专折奏事。兄弟打算且等南京攻下，再行奏请开缺。”

曾国荃因见到玉麟也在附和徐春荣，便不再说。

彭玉麟忽然想着一事，便对曾国荃笑着道：“小侄素来虽然不喜做官，却是最恨贪官污吏。去年年底，忽有鄱阳县民妇陈氏，去到小侄那里告状，说是她于某岁嫁与同县民人叶佐恩为妻，不久生下一子，取名福来，后来叶佐恩病歿，遗腹又生一子，取名福得。嗣因家贫不能守节，复赘同县民人严磨生为婿，同居五年，相安无事。嗣以叶佐恩的住宅，典期已满，该宅即为原主赎去。严磨生遂偕陈氏携二子，另觅住宅，于东门湖上。严磨生仍种叶佐恩所遗之田二亩，以养一妻二子。其时福来业已九岁，乃由严磨生商得陈氏同意，将福来送至坑下村徐茂拐子家里学习裁缝，每年有点心钱三千四百文给与福来。又过数年，严磨生又将福得送至坑下村刘光裕家中牧牛，坑下村距离严家所居的东门湖地方，约四十里。

次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严磨生亲至坑下村接福来、福得二子回家度岁。二十六的大早，福来背着蓝布口袋一只，内盛洋钱一圆，制钱二千文；福得背着白布口袋一只，内盛白米一斗，行至勘上亭地方，忽然天下大雨，严磨生又发病疾，便至亭内稍憩。适遇雷细毛其人，担着两只箩担而至。雷细毛本是坑下村刘氏家中的仆人，那天也由刘氏家中回家，故此同路。严磨生因和雷细毛之家，和他所居相近，乃对雷细毛说道：“我发痰病，此刻不能走路，我想命二子同着老兄先走，我要在此多憩一憩，稍好一点，随后赶来。”

雷细毛自然满口应诺，严磨生即命二子将那蓝白两只布袋，置诸雷细毛的箩担之内。……彭玉麟刚刚说到此地，忽见天上，陡起一灯红光，不觉一吓。正是：无端偶述呈中事有意须观卦上辞不知这片红光，究是何物，且阅下文。

第六十一回

印堂呈晦色管辂知机 烟嘴角霉头子龙有胆

彭玉麟正在谈那严磨生领他二子回家度岁的事情，陡见天上一片红光，不觉大吃一惊。徐春荣忙向天空一望，便对彭玉麟摇手道：“彭大人不必惊慌，此是上天垂象，太平天国不久当灭。”

曾国荃听了大喜道：“杏翁每言必验，如此说来，真正是朝廷的洪福了。”

徐春荣道：“国运未终，必能转危为安，国运已终，便无法想。”

曾国荃、彭玉麟两个一齐接口问道：“这未照杏翁的口气看来，清朝的气数，莫非也不长久了么？”

徐春荣道：“烧饼歌上，早已明言，将来自有分晓。”

曾国荃便对彭玉麟说道：“以后之事我们此刻那能管得许多，还是你把你的说话，快说下去吧。”

彭玉麟又接着说道：“当时那个雷细毛便催福来、福得二子同走，及至走到鸳鸯岭的地方，雷细毛即对二子说道：‘我就在此地与你们两个分路，你们尽管大着胆子，守在此地，等候你们老子便了。’雷细毛一边在说，一边就把他那箩担里头的两个口袋，交与二子而去。

“谁知严磨生在那壩上亭坐了许多，觉得痰疾稍愈，即从小路径回他的家去。到家之后，问明陈氏，始知二子没有到家，陈氏听说大惊。严磨生道：‘不必害怕，大概是雷细毛带了二子到他家中去了，等我明天一早去接。’陈氏当下也没甚么说话。

“第二天一早，严磨生便到雷细毛那里问信。及知二子已在鸳鸯岭地方相失，不及埋怨雷细毛，立即奔至鸳鸯岭找寻，毫无消息。又因鸳鸯岭地方，四面并没人家，严磨生坐等一会，正待奔回家去，报知陈氏。陈氏已经追踪而至，不等严磨生开口，便问二子何在。严磨生蹙眉的答道：‘姓雷的真正不是人，人家托他的事情，怎好这般大意。’“陈氏一听严磨生的口气，知道二子已经失散，当下便向严磨生哭骂道：‘你难道是个死人不成，我也知道他们不是你亲生的。这件事情，不知你安着什么心眼儿，现在我不管，只问你要人便了。’严磨生被骂，也没什么好辩，只好同着陈氏四处的敲锣找寻。找上几天，一点没有信息。

“一天忽然碰见上湾林的那个欧阳六毛，据欧阳六毛说，二十七的那天，他在鸳鸯岭的左近，曾经遇见两个孩子问路，他即指示二子的途径，后来便也不知二子所在。同时又有名叫

汪同兴的，一向贩卖旧货为生，也说在二十七的那天，忽有二子在途啼哭，问知原因，说是腹中饥饿，他当时曾给二子各人半碗冷饭，后也不知二子何往。严磨生问他有人看见否。汪同兴说：‘有个名叫欧阳发仞的看见的。’“欧阳发仞也说：‘二十八的那天，曾听人说，陈公坂地方，似有两个孩尸，但不知道是谁？’“严磨生、陈氏两个，一闻此信，连忙边哭边奔的寻到陈公坂地方，果见二子一同死在那儿；福来的头上耳上，以及咽喉等处有伤，福得却伤在肾部，钱米两袋俱在，一样无失。陈公坂只离东门湖，二里多路，二子不知究为何人所害。

“当时陈氏一见二子之尸，自然哭得死去活来，严磨生劝之不听。陈氏复又听了不负责任的言，也有人说是欧阳发仞害的；也有人说是欧阳六毛谋害的。严磨生便将欧阳发仞、欧阳六毛二人，告到衙门。人证尚未传齐，同时叶佐恩的本家，又说严磨生有心要想吞没二子的故父之田，因将二子害死，大家又把严磨生控之于官。此讼久久不决，本地人士，且将此事编作山歌，沿街传唱。”彭玉麟一口气说到此地，方才停下话头。曾国荃接口笑着道：“去年年底，可巧我到饶州有事，该案中的各方家属，因我常常能够平反冤狱，都到我的行辕申诉，我便收下呈子，发交饶州府尽心审问，未据呈报。上个月我到南昌的时候，抚台以下，都到滕王阁前去接我。严磨生之妻陈氏，又到我的那儿呼冤，却被我的戈什哈斥去。陈氏一见无处伸冤，便向江中投下，我急命人救起，将她诉状，交给沈中丞办理。谁知南昌的官场，个个人对于此案，都有成见，无不说是此案的主犯，只有严磨生这人可疑。因为二子年幼，必无仇杀之人，若说图财害命，钱米二物，怎能不被劫去。当时还亏沈中丞，因为该案乃是我亲自拜托他的，即将案中人犯，提到

省中，发交鄱阳县汪令讯断。汪令本有政声，下车之日，即在暗叹道：‘地方出了这种案件，竟使各位大宪因此操心，我们做地方官的，很觉说不过去。’及至一连审了几堂，也是一无眉目。”徐春荣听到这里，猝然的问彭玉麟道：“彭大人，你老人家的心目中，对于此案的主犯，究竟疑心那个。”

彭玉麟摇着头道：“我未亲自提审，不敢妄拟，杏翁的见解，以为是谁？”

徐春荣道：“我说严磨生决非凶犯，他既娶了陈氏，叶佐恩之田，久已归他在种的了，何必忽将二子害死，天下断无这般痴子。”

曾国荃接口道：“杏翁之论是也，我说这件案中的凶犯，必非案外之人。”

彭玉麟正拟答话，忽见曾国荃的部将李臣典，萧孚泗两个，匆匆的走来对着曾国荃报告说：“刚才据报，鲍春霆亲率霆字营，攻克句容县城，生擒伪汉王项大英、伪列王方成宗等等。李少荃中丞，也率刘铭传，郭松林等军，大破三河口的贼垒。听说常州即可下。”

曾国荃听说，不觉欢喜得跳了起来道：“这样说来，少荃一下常州之后，自然就来帮助我们攻打南京的了。”李臣典连着摇首道：“恐怕不然。”

曾国荃急问什么缘故，李臣典道：“我所得的信息，李中

丞业已有令，所有准军，只以攻克常州为止，不再进攻南京。”

曾国荃大不以为然的说道：“少荃真的把江苏、江宁两省地方，分得这般清晰么？”

彭玉麟不等曾国荃说完，便站起告辞。

曾国荃忙奔至彭玉麟的面前，伸手一拦道：“少荃已经不肯相助，雪琴怎么也要走呢？”

彭玉麟道：“我有要公去见老师，见过之后再回来就是。”

曾国荃听说，方始送走彭玉麟。回了进来，立即吩咐李臣典、萧孚泗二人道：“我已传令新任水师统领郭嵩焘编修，克日攻下天保城。你们二位，只从地道进攻，不必再管别处。”萧孚泗指着李臣典，笑上一笑道：“李总镇业已拼了命的，九帅不必叮嘱。地道之事，都在我们二人身上。”

徐春荣在旁瞧见李臣典的印堂，有些发黑。急对李臣典说道：“李军门，你的勇敢善战，兄弟是久已钦佩的了。不过此次攻打南京，虽是最大的战事，以兄弟的愚昧之见看来，李军门只要发号施令，督饬所部进攻，已足奏功。若必亲自去和那些困兽犹斗的亡命死拚，很是犯不着的。”

原来李臣典也是曾国荃的同乡，现年二十四岁，屡有战功，已经保到记名总兵之职。他的天生饶勇，并不亚于鲍超。只因未曾独当一面，所有威名，均为他的上司所掩。那时一听徐春

荣在劝他不必亲临前敌，他就把他的袖子一勒，眼珠一空，对着徐春荣厉声的说道：“徐大人，你是文官，你的说话，我不怪你，不过此次的攻打南京，真是收功的时候。我是一个将官，怎么可以不上头阵！”

曾国荃本来知道徐春荣这人，确有管辂预知先机的本领。徐春荣既在劝阻李臣典，自然不是空话。无奈曾国荃急于攻克南京，正在愁得李臣典不肯拚命，因此明明听见徐春荣的说话，却也不在他的心上。当时又见李臣典如此说法，他就接口赞着李臣典道：“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只要一克南京，大局即可平靖，这个时候，正是你们武官建功立业的机会。”

曾国荃说到这句，便把他的手，向着李臣典、萧孚泗二人乱扬道：“快去快去。我听你们二位的喜信就是。”

李萧二人，不待曾国荃说毕，即把各人的腰干，很直的一挺，跟手退了出去。

曾国荃等得李萧二人走后，方始低声的问着徐春荣道：“杏翁，你方才阻止李总镇，不必亲上头阵，有没有什么意思？”

徐春荣却老实的答道：“我见李总镇的印堂上面，似有一股滞气，劝他不上头阵，这也是谨慎一点的意思。”曾国荃听说，也觉一愕道：“可要紧呢？”

徐春荣道：“但愿李总镇托着国家的洪福便好。”

曾国荃还待再说，陡然听得几声巨响，俨同把天坍下来一半的样子。徐春荣先行奔出中军帐外，向那天空一望，忙又奔回帐中，告知曾国荃道：“恭喜九帅，天保城必被我军得手了。”曾国荃惊喜道：“真的么？此城一占，金陵城外，没有什么屏障了。”

徐春荣点首道：“我料三个月之内，一定可克南京。现在最要紧的计划，第一是那个洪福瑱，万万不能让他漏网。他的年纪虽小，洪军中的将士，一定还要拥戴他的。九帅不妨预先遣派几支人马，把守要道，免得此子逃亡。”

曾国荃连连点头道：“不错不错。此着本是要紧。”徐春荣又说道：“第二是洪军久驻金陵，搜括的财物，一定不少。城破之日，要防匪类劫取伪天王府中的东西。这些财物，本是民脂民膏，九帅也得预为注意，最好是即将这些财物，分作两股，一股犒赏有功的兵将，一般赈济受灾的人民。”曾国荃又拍手的大赞道：“此着更是应该。”

徐春荣又说道：“伪忠王李秀成，本是天国之中的一个人才，将来不妨免他一死，责成他去收拾余孽，却也事半功倍。”曾国荃又点头微笑道：“杏翁之论，句句合着兄弟的心理，一定照办，一定照办。”

徐春荣也笑道：“只要如此一办，九帅静候朝廷的优奖好了。”

曾国荃乱摆其头道：“兄弟那敢再望优奖，只要大局一定，

我就卸甲归田，做太平之民，于愿足矣。”

曾国荃的矣字，尚未离嘴，已据探子报到，说是郭嵩焘率领水师，帮助陆师业将天保城攻破。曾国荃听说，目视徐春荣一笑道：“杏翁，你真是一位运筹于帷幄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师了。”

徐春荣连连谦逊几句，即同曾国荃二人，分头前去料理军务。

没有几时，那天正是同治三年四月初六，曾国荃又据飞马报到，说是李鸿章已于本日黎明，克复常州。曾国荃闻报，急将徐春荣请至，告知这桩喜信。徐春荣含笑的答道：“九师可记得常州是哪一天失守的。”

曾国荃把头一侧，想上一想道：“我只记得是咸丰十年四月里失守的，难道也是初六的日子不成。”

徐春荣点点头道：“整整四年，月日不爽，岂非奇事。”

曾国荃听了，把他舌头一伸，面带惊讶之色的，半天缩不进去。

徐春荣又说道，“常州之敌，乃是伪听王陈炳文为主力军。我料他们这路人马，必向徽州蹿去。九帅赶紧飞饬鲍春霆军门的一军，就此跟踪追击，迟则徽州恐防不守。”

曾国荃道：“此地正在吃紧的当口，春霆的一军，如何可以放他去干这个小事。”

徐春荣道：“徽州也是金陵的门户，九师不可忽视。”曾国荃微点其头道：“且过几天再看。”

又过几天，已是五月初上，奉到上谕，严催李鸿章助攻金陵。李鸿章虽然奉到上谕，仍是迟迟不进。曾国荃赶忙函知曾国藩，告知李鸿章违旨之事。及接曾国藩的回信，开头说是徽州已被伪听王陈炳文所占，迅命鲍超漏夜赴援，并耶咨请李鸿章泥军填防。曾国荃看到这几句，不禁暗暗的吃惊道：“徐杏林这人，真有先见之明，幸亏我已经将他调来，将来很是一个帮手。”

曾国荃的念头犹未转完，又见一个戈什哈，呈上一封急信。曾国荃便把手上的那封信放下，先去拆开后来的那封急信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是：九帅钧鉴，地道至早，下月十五左右，始能掘通。昨前两日，工资军米，一齐误限。该粮台官，所司何事，特此飞书禀知，伏乞迅治该粮台官应得之罪，以儆后来。臣典手禀

曾国荃看完了信，便问戈什哈道：“昨前两天，值自的粮台官是那几个？”

戈什哈接口禀知道：“前天是记名提督赵长庆值日，昨天是候补千总袁国忠值日。”

曾国荃听了大惊道：“怎么，他们两个，跟我多年，向来勤谨，怎样也会误事。”

戈什哈不便接腔。

曾国荃道：“快去唤来，让我亲自问过。”

戈什哈忙将赵袁二人唤至。

曾国荃首先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们两个难道不知道我的军令么？怎会干出此事。”

赵袁二人，慌忙一同跪下道：“回九帅的话，沐恩等怎敢误差。只因地道之中，异常黑暗，路狭人多，军米小车，不能运进，到达时候，仅误半个钟头，谁知李总镇负气不收，沐恩等只好退回。”

曾国荃听说，又哼了一声道：“这事关系不小，我却不管，我只把你们两个，送到李总镇那儿，由他前去惩治你们二人之罪。”

赵袁二人还待再说，曾国荃已经命人将他们二人押了出帐。

二人哭丧脸的去后，曾国荃又把曾国藩给他的那封信，重行再看。看到提到李鸿章的事情是：少荃此次迟迟不进，决非袖手旁观，内中极有深意，吾弟不可误会。兄已代为奏辩云：江苏抚臣李鸿章，任事最勇，此次稍涉迟滞，绝无世俗避嫌之

意，殆有让功之心，臣亦未便再三渎催矣。

曾国荃看到此地，陡然连打几个寒噤，忙把那信放下，命人即将徐春荣请至道：“杏翁，兄弟此刻连打几个寒噤，委实不能再事支持，快请杏翁替我一诊。”

及至徐春荣诊脉之后，开好药方，曾国荃瞧见脉案上面，有那积劳致疾四字，便问徐春荣道：“我的毛病，能不能够支持到破城那天？”

徐春荣摇摇头道：“恐怕不能。”

曾国荃蹙着双眉，踌躇了半响道：“现在军务，正是紧要之际，我若奏请病假，似乎说不过去。倘若扶病办事，稍有疏失，其咎谁归。”

徐春荣道：“依我之见，可由涤帅附片代奏，只言病状，不言请假。”

曾国荃不待徐春荣说完，忙把双手向他大腿上很重的一拍道：“对对对，这个办法最好。”

曾国荃说着，立即函知乃兄曾国藩，曾国藩自然照办，曾国荃便在军中养病。

现在且说李臣典那边。原来李臣典为人，饶勇固是十分，跋扈也是十分。自从奉命同着萧孚泗两个，督饬兵士，掘通地

道，他却一有闲空功夫，便率手下百名亲兵，总要前去扑城几次。天国方面的兵将，一见了他的影子，无不头脑胀痛，但是奈他不何，只好凭险死守而已。

有一天的下午，李臣典忽在那个地道之中，闷得不耐烦起来，他又带了百名亲兵，想去扑城。及至走到仪凤门相近，抬头望了一望城上，只见守城的长毛，个个瞄准了洋枪，站在城上，连眼睛也不敢眨一眨。这种形势，分明是防着李臣典前去扑城。李臣典一见这种样子，便打着他那湖南的土白，对着手下的亲兵道：“入妈的，他们的想铕死老子，老子只有一条命，总不见得死第二回的。老子今天，倒要瞧瞧这班小子，怎样铕他老子。”

李臣典一个人说了一大串，他手下的亲兵，不敢接一声腔。他见亲兵没有言语，就命一个亲兵，把他的一张马踏椅，摆在一株大树底下，他便一屁股坐在椅上，一面把他一双大腿，驾在二腿之上，连着摇摆不停；一面嘴上衔着一支八寸长，翡翠嘴，白铜头，上等象牙的旱烟筒，只在吸他的旱烟，拚着身做枪垛。

谁知那株大树，距离仪凤门的城楼，只有二三十丈远，城上的长毛，一见李臣典坐在树下，逍遥自在的在吸旱烟，一想这个机会那好失去，赶忙瞄准枪头，对着李臣典的那张尊嘴，拼命的就是一枪。那时李臣典的眼睛，可巧正在看那旱烟筒头上冒起来的那道直烟，陡然耳朵之中，听得拍的一声，跟着又见他那翡翠咬嘴，忽被一颗弹子，击得向后飞去，那支旱烟筒上，顿时仅剩一截光杆。若是换了别个，岂有还不拔脚逃命之

理。岂料这位李臣典李总镇，他的胆子，真正比较赵子龙还大，倒说非但毫无一点惊慌之色，而且仍是镇镇定定、自自在在、衔着那支业已没有烟嘴的烟筒，吸得更加有味。李臣典的这样一来，连那城上的一班长毛，也会被他引得大家捧腹狂笑起来。正是：

烟嘴哪如人嘴稳枪声不及笑声高不知那班长毛，一笑之后，还有什么举动，且阅下文。

第六十二回

轰金陵李臣典惨毙 收玉帛曾九帅发财

李臣典明知他的烟嘴，已被敌人的枪弹击去，他却仍然自在在，一边吸着烟，一边以他身子和那枪弹相拼。不料忽在这个时候，突然瞧见敌人都在城上捧腹大笑，他又大骂道：“入妈的，你们这班小子，竟敢来和老子开这顽笑，有胆量的，尽管来铙老子的脑壳，不必来铙老子的烟嘴，老子的脑壳，是不值钱的，老子的翡翠烟嘴，却是化了二两银子买来的。”

谁知李臣典正在叽哩咕噜的骂人的当口，接着又听得轰隆隆的一个大炮，向他所坐的地方打来。他急扑的一声，站了起来，拿着一支八寸长的旱烟筒，向着一百名亲兵一划道：“有胆的就跟老子扑城去。”

那班亲兵，顿时一齐答应了一声喳，大家携着洋枪，俯着身子，便向前跑。李臣典大乐道：“这才不错，算有胆子。”

李臣典的子字，尚未说完，即在一名贴身亲兵的手上，接过一支洋枪，顺手就向站在城上的一个黄巾长毛，对胸一弹，他手下的一百名亲兵，也就跟着轰的一排枪。城上的那长毛，虽然一齐伏了下去，可是那个黄巾长毛头子，早已被李臣典的

一枪，打得骨碌碌的滚下城去，一命呜呼的了。

李臣典却也乖巧，一见他已占了便宜，将手一挥，率着百名亲兵，回到地道。尚未站定脚步，已见萧孚泗走来对他说道：“你方才一出去，九帅已把误差的赵长庆、袁国忠两个，押到此地，交给我们二人惩办。”

李臣典不待萧孚泗说完，忙问这两个误事的忘八羔子，现在那儿。

萧孚泗一面命人将赵袁二人带到李臣典的面前，一面又低声的说了一句道：“赵袁二人，乃是九帅的老人，你得留手一些。”

李臣典听说，把头连点几点。

萧孚泗因见李臣典连连点头，以为一定赞成他的说话，便去督饬兵工去了。岂知不到三分的工夫，即据他的亲兵奔去报告，说是赵长庆赵军门、袁国忠袁总爷，已被李总镇亲手用刀砍了。

萧孚泗听了大惊道：“真的么？”

他的亲兵道：“怎么不真。李总镇还给赵袁二人的家小，每家两千两银子。说是他的砍了二人，乃是公事，给银子养家活口，乃是私交呢。”

萧孚泗听说，只得暗暗命人报知曾国荃，说明赵袁二人之死，与他无干。曾国荃得报，又赏给赵袁两家，每家三千银子。

及到六月十五日的那天，曾国荃的毛病，更加厉害，正待委员代理他的职司，忽见李臣典绯红了一双眼珠，急急忙忙的奔来对他说道：“地道业已掘通，今天晚上，就得动手，九帅快快预备犒赏之费。”

曾国荃听了大喜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我只好再支撑几天的了。你只前去办事，犒赏之费不必你来担心。”

李臣典听说，一连把头点了几点，一句没说，反身就走，走了几步，忽又回了转来，对着曾国荃很郑重的说道：“九帅，今天晚上的一场战事，我和萧总镇两个，当然要拼命的。我倘有个长短，我曾向鲍春霆那儿，私下借过一万军饷，九帅须得替我拨还。”

曾国荃一听李臣典出言不吉，忙含笑的接口道：“你的饶勇谁不惧惮，何必虑及后事，你只不过万事小心一点便了。”李臣典听说，狞笑一笑而退。

曾国荃一等车臣典走后，急将徐春荣请至，商议布置军事。徐春荣道：“此时还只十二点钟，等到半夜，还有十二个时辰，九帅赶快吃我一表药，好好睡他一觉，让他出身大汗，到了晚上，或者能够前去督阵，也未可知。”

曾国荃点点头道：“这样也好，现在且把各路的军队调好

再讲。”

徐春荣道：“现在我们大营所统辖的粮子，连水师在内，大约有八十多营。九帅可以下令，一齐出八成队伍，须把南京这城，统统围住，仅仅留出旱西门一门，好让敌人逃走。”

曾国荃听了一愣道：“现在南京城里的长毛，还不算是瓮中之鳖么？杏翁何以还要放他们一条生路呢？”

徐春荣微笑道：“我们绍兴，本有一句土话，叫做火筒里煨鳗——直死。这班长毛，倘若一见大家都要直死，自然要作困兽犹斗之举。这样一来，不但城里的老百姓，多伤性命，就是我方的队伍，也得有些损失。今天晚上的一场战，乃是注重城池，不在乎多杀人数。”

曾国荃连连称是道：“杏翁一言，保全不少性命。”

曾国荃说着，立即下令，限定所有本部人马，以及援宁的客军，统统于本日午后十二时，须将南京各门包围，留出旱西门一门，且让长毛逃走。

徐春荣又说道：“依我之见，还可以提早两小时。”曾国荃忙问什么意思。

徐春荣道：“我们所掘的地道，大约在二十五里至三十里之间，地道愈长，空声愈响，我所防的是不要在此紧要关头，若被敌方识破，那就不免费事。我们的队伍，若早进攻，炮声

可以掩住空声，那就稳当得多。”

曾国荃击节道：“杏翁细心，胜我多多。”说着，便将十二时改为十时，发出军令之后，其余的公事，交给徐春荣代办，他即依照徐春荣的叮嘱，自去安睡。

不到九时，业已出了一身大汗，身子比较一爽。徐春荣便来约他前去督阵，曾国荃因知这晚上的战事，是他数年来收功的时候，早把他那有病之身，忘记得干干净净。及至同着徐春荣，以及其余几位参赞，刚刚到达阵地，已见各军队伍，把那南京的各门，真个围得水泄不通，双方炮火的厉害，也为向来所未有。除了隆隆的炮声，鬼哭神号的喊声之外，只有烟雾迷天，红光满地而已。

那时天国中的各位王爷，虽然未曾知道官兵方面，已经掘通地道，单见四城被围，也知是场大战。大家督率本部人马，拚命抵御，还怕官兵人多，洪军或致胆怯，于是又去逼迫百姓，统统守战。

那时天国中的幼主洪福瑱，年纪虽小，因见洪仁发、洪仁达、洪宣娇等人，都在收拾他们的私财，也知大势已去，急将府中一部分的金银，发交守城将士，以备犒赏之需。那知发出未久，陡然听得鼓楼一带的地方，一连轰隆隆的几声巨响，同时就见一班宫女，个个犹同着了魔的一般，嘴上大喊官兵进城了，手上拿着各人的私财，直向宫外乱蹿的奔去。

洪福瑱还想找他的姑姑洪宣娇保驾，早已不见踪影。忙将

几个老年宫女，贴身卫士找至，抖凛凛的问着道：“刚才几声巨响，究竟是什么东西？你们可知道我们这边，还是打胜，还是打败？”

内中一个宫女，也是抖凛凛的回答道：“启奏万岁，奴婢方才听说，鼓楼前面，已被官兵掘通地道，用了炸药，轰去十多丈地方。至于我们这边，还是打胜打败，却不知道。”洪福瑱听了更加大吓起来道：“这还了得，这末一班王爷，为何不来保驾。”

洪福瑱的驾字，刚刚出口，陡又听得一声巨响，同时就见殿上的尘灰，簌落落的，落将下来，窗上的玻璃，琤铃铃的震了起来，生怕宫殿坍倒，只好不要命的拔脚就向殿外逃去。那班老年宫女，贴身卫士，都在后面边喊边赶，一直赶到皇府的头门，方将洪福瑱这人赶着。

照大家的意思，还想请他们这位幼主回宫，倒是洪福瑱连连摇手道：“朕若回宫，只有坐以待毙的了，倘能让朕逃出南京，才有性命。”此时这班宫女卫士，那里还有什么主见，一听洪福瑱如此说法，便随洪福瑱夹在乱军之中，一齐逃难。

他们一行人等，逃未数步，忽见兜头冲来一匹快马，马上之人，一见了洪福瑱，慌忙滚鞍下马，伏在地上，拉着洪福瑱的袍角道：“微臣陈开，来迟了一步，害得皇上受惊了。”

洪福瑱一见陈开赶来救驾，心里略略一安，赶忙将陈开一把扶起道：“皇叔，你得设法救朕，将来一定重报。”

陈开正待答话，忽见洪福瑱穿着黄缎袍，很觉独目，忙低声说道：“此地不是说话之所，万岁快快随臣去到僻静之地，再行商量办法。”

……陈开一见左右没人，忙请洪福瑱脱去龙袍，不料洪福瑱的衬衣，仍是绣龙纱衫，一被月光照着，愈加鲜艳。陈开连说不好道：“万岁且在此地站着候我，让我就去向逃难的百姓身上，剥他一件破衣，来给万岁更换。”

洪福瑱忙不迭的挥手道：“皇叔快去，朕在此地等候就是。”

陈开又轻轻的说道：“万岁既要逃难，以后连这朕字，也得避去。”

洪福瑱点首依允，陈开方去随便找了一件破旧衣服，回到原处，又替洪福瑱更换之后，就想徒步的带同洪福瑱出城。洪福瑱却还细心，当下先问陈开，打算逃往何处。

陈开想上一想道：“英王陈玉成，现在驻兵婺源一带，还是先到那里，较为稳当。”

陈开说了这句，还待再说，突见一队官兵，远远奔过。于是不敢再事耽搁，一边自己脱去外服，一面扶着洪福瑱，仍旧在逃难的百姓之中，往前奔去。奔了一程，一时无法出城，正在为难之际，忽见洪仁达的幼子洪福玦，身背一个极大极大的包袱，一马奔至，一见他们二人，慌忙下马，拟请洪福瑱上马。陈开急急阻止道：“不可不可。依我之意，连福玦世子，也不

必骑马，还是扮着平民模样逃难为要。”

洪福玦听说，便把那马放去，跟着二人前进。陈开一面走着一面问着洪福玦道：“世子是从那儿来的，可知道忠王有否勤王之兵到来？”

洪福玦轻轻的答道：“没有没有。我听人说，似乎忠王已经投顺官兵了呢。”

陈开摇首道：“这不见得吧。”

洪福玦道：“我也是听人说的。不过官兵方面，有个叫名李臣典的妖人，可是十分来得，方才我亲眼瞧见，一连被他手刃十多位王爷。”

洪福瑱听说不禁吓得一个脚软，扑的一声，跌得跪在地上，爬不起来。陈开便同洪福玦两个，忙把洪福瑱扶了起来，赶忙往前再逃。

洪福玦道：“照我的主意，索性冒他一个险，能够逃出仪凤门最好。”

陈开摆手道：“这是闯危险，恐怕不能吧。”

洪福瑱道：“天皇在日，曾经对我说过，一个人有了急难时候，不闯危险，不能到达平安之境。我说我们姑且闯闯危险看，或者天皇和天父二位，真在天之灵，能够保佑我们，也

说不定的。”

陈开听说，想上一想，觉得洪福瑱的说话，并非无理，便答洪福瑱道：“这未说走就走，不要一等天明，那就真正的无路可逃了。”陈开说着，即同洪福瑱、洪福玦兄弟两个，仍旧杂在乱军之中，向那仪凤门的一条小路奔去。

谁知刚刚走到离开鼓楼相近的地段，忽见一个精脊梁的少年清将，红了一双眼珠，手提两把马刀，正和天国的兵将，在那儿巷战。又见天国的兵将因为那个少年清将，来得十二万分饶勇，十二万分厉害，一连死在他手上的大将，已有四五十员之多，无不将他恨入骨髓，有意等他杀得近身的当口，出其不意，便把炸药，火药等等的东西，直向那个少年清将的头上泼去。可怜这个少年清将，他的皮肉，又不是铁铸的，又不是铜打的，身上一经着火，痛得竟同鬼叫一般的大喊道：“我姓李的为国亡身，本是情愿的。不过你们这班叛贼，竟用这些炸药火药，前来泼我，不免残忍一点吧。”此人的一个吧字，尚未出口，砰的一声，倒在地上，晕了过去。

天国的兵将，正待前去取他首级，当时突见又是一员猛将，一马捎至，奔到姓李的跟前，一面挡住天国的兵将，厉声喊道：“敌人不得伤我好友的性命。”一面弯下身去，顺手把那姓李的身体提到马上，又向人丛之中杀去。原来此人就是清朝记名总兵萧孚泗，那个姓李的，正是李臣典，他们两个，因为已经掘通地道，便在鼓楼之下，放出一筒炸药，炸开十多丈地段，跟着跳出地道，一面逢人便杀，遇马便砍，一面奔到城门脚下，一连杀死天国之中的四五十员大将，开了城门，放入官兵，复

又反身巷战。起先洪福瑱听见的几声巨响的时候，是李萧二人在放炸药的时候，及至陈开、洪福瑱、洪福玦等人瞧见车臣典被炸倒地，又被萧孚泗救去，可惜当时萧孚泗不认识洪福瑱，不然是活捉这位天国幼主，真是不费吹灰之功。

此时陈开瞧见萧孚泗也有李臣典的一般饶勇，生怕伤着他的幼主，慌忙一手一个，拉着洪福瑱、洪福玦二人，又向前逃。谁知逃未数步，又被兜头杀来一支官兵，哄然一阵冲散。陈开一见他的幼主，忽被官兵冲散，这一急还当了得，只好不向前奔，尽在乱军之中暗暗找寻。

可怜陈开一直找至天明，非但没有找到洪福瑱，连那个洪福玦，也没瞧见影子。又见天国的兵将，死的死了，逃的逃了，南京城里，已无一个天国的人物存留，他忙暗忖道：此时不走，再待何时。亏他还有一点机警，总算被他逃出城外。

至于陈开是否前去投奔那个四眼狗陈玉成，现在暂且按下。

先说那个萧孚泗，因为挟着李臣典的身体，不便再事恋战。一等天亮，急去找着他的队伍，先将李臣典这人，交给一个部将，送回大营医治。正想一马奔到曾国荃那儿前去报捷，可巧遇见一个飞探，正来找他，那个飞探一见他面，疾忙拦着马头对他说道：“萧大人，九帅同了徐参赞，以及大众人等，已经先到伪天王府中，清查财物去了，命小的四处找寻萧大人，快请前去。”

萧孚泗不等飞探说完，回马就往天王府里奔去。沿途遇见

的官兵，个个面有喜色，向他拱手称贺。萧孚泗不及叙话，一脚到了天皇府中，曾国荃的一班戈什哈，一见萧孚泗去到，无不笑嘻嘻的，向他说道：“九帅等久了，萧大人快请进去。”

萧孚泗含笑点首招呼之后，正待走入，曾国荃在里面已经得信，又命贴身的一个戈什哈出来相请。

萧孚泗跟同那个戈什哈进去，只见那个戈什哈却把他带入花园。刚刚跨进园门，已见曾国荃同着徐春荣、郭嵩焘、孙衣言、王大经、谭碧理、厉宦官、欧阳兆熊、薛时雨、黄翼升、刘翰清、欧阳柄钧、薛福成、江清骥、吴坤修、梅启照、应宝时、李泰源、刘锦堂、郭宝昌、周盛传、聂缉规、蒋春元、黄少春、何绍基、陈济清、潘鼎立、李兴锐，一班谋士将官，正在那儿检验已故伪天皇洪秀全的尸首。地上跪着一个老年宫女，大概就是手葬洪秀全的那个黄瓦了。

曾国荃一见萧孚泗进去，急把手举得老高的一招道：“老典受重伤，我已知道了。你且先来看看这个洪贼的尸首，大概不至于假的吧。”

萧孚泗听说，连忙紧走几步，到了洪秀全的尸身旁边站定，只见洪秀全须发半白，脸上皮肉，尚未腐烂，身上是用黄色绣龙缎子包裹的，问那个老年宫女道：“此贼倒底是几时死的。”

那个老年宫女答话道：“本年四月二十七的那天死的。”

萧孚泗又问道：“你是手葬他的人么？此尸不会假么？”

老年宫女又答道：“我未离开此宫，决不会假的。”萧孚泗听说，点点头，方去对曾国荃说道：“城里城外的余孽可证，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办的。现在最要紧的是、快请九帅清查伪府中的财物，以便犒赏兵士。”

曾国荃微蹙双眉的答道：“我早已清查过了，倒说贵重珍宝，一样不见，大概已被余孽卷走去了。”

萧孚泗一愣道：“一点没有留下不成？”

曾国荃点头答道：“有是有一些，可不多了。我已命人清查，你去瞧瞧也好。”

萧孚泗却朗声的答道：“标下从来不问财政事情的。”

曾国荃听了萧孚泗的这句说话，陡然将脸一红，忽又镇定下来道：“犒赏兵士的款子，我会设法，城里城外，肃清余孽的事情，我就责成你去办理。”

萧孚泗听说，满口答应，又与大家敷衍几句，匆匆退去。

曾国荃一面将洪秀全戮尸示众，焚化肢体，一面驰驿奏报克复南京之事。

当天晚上，曾国荃即在天皇府中住宿，到了半夜，得着一个怪梦。正是：

干戈拢乱方清靖歌舞升平属老成不知曾国荃所得的究竟是什么怪梦，且阅下文。

第六十三回

遭敕书制军亲草奏 繁市面总督坐花船

曾国荃这天拜折进京之后，因为行辕尚未设定，便在天皇府中安宿。到了半夜，忽得一个怪梦，梦见一位白发老人，引他重到花园之中，指指地下，向他说道：“你白天所得的那些财物，不及这地下的东西远甚。”曾国荃当时不知是梦，正想问明原委，突见那个白发老人，忽向地下一扑，顿时将他惊醒。曾国荃暗忖道：此梦来得奇怪，这个老人，不知是神是妖。他既对我这样说法，或者没有什么坏意。至于我白天所得这座府中的那些财物，本是无帐可查的东西。鲍春霆每破一城，准他手下兵士抢劫三天，朝廷不见得没有风闻的。朝廷对于老鲍，都能如此宽大为怀，我既辛苦了几十年，至今始将南京克复，公理私情，我得这一点点的东西，也不为过。且俟明天，让我命人在那老人所指的地方，掘出一看再讲。曾国荃一个人忖上一会，方才沉沉睡去。

第二天一早，即带几个心腹戈什哈，去到花园，按照梦中老人所指之处，掘了下去，仍是太平天国的玉玺二方，金印二方。曾国荃不禁大喜道：“金印倒还不甚希奇，这个玉玺。确是天下闻名的奇物，让我贡献朝廷，便可掩过其余财物。”

曾国荃打定主意，忙将玉玺二方，金印二方，复又专折送往北京。没有半月，即奉上谕，优加褒奖。

上谕里的大意是：贼据金陵，已有十二年之久，一旦荡除，实由曾国藩调度有方，谋勇兼备所致。两江总督曾国藩，著赏加太子太保衔，赏戴双眼花翎，锡封一等侯爵。署浙江巡抚曾国荃，著赏加太子少保衔，赏戴双眼花翎，锡封一等伯爵。其余有功人员，着曾国藩会同曾国荃查明奏报，分别优赏。曾国藩、曾国荃，并着迅速到任，办理善后事宜等语。曾国荃既封伯爵，满城文武官员，都来道喜。曾国荃一一慰劳之后，单问萧孚泗道：“老典的毛病怎样了，此次攻克南京，你与他的功劳，真是不小。”

萧孚泗见问，起初犹是含糊答应，及至曾国荃再三盘问，萧孚泗方才试泪道：“已经不幸了。”

曾国荃大惊的问道：“你在怎讲？”

萧孚泗道：“昨天晚上，创处溃裂业已火毒攻心，竟于今晨二时去世了。”

曾国荃听说，目视徐春荣太息道：“杏翁，果然被你言中了。”

徐春荣道：“为国捐躯，李也不枉这一死了。九帅只要替他优请恤典，也是一样。”

曾国荃连连点头道：“这个自然。可惜他没后人，不然至少可得一个男爵。”

萧孚泗接口道：“老典虽没儿子，他的妻子，尚在青年，标下打算接她到家，一起同居。”

萧孚泗尚未说完，满座人众，无不称赞萧孚泗为人大有义气。

徐春荣等客一散，便向曾国荃告辞，要回刘秉璋那里。曾国荃忙阻止道：“杏翁不能就走，一则此地善后诸事，家兄还要借重长才。二则仲良不久可得江西藩司之缺，何必多此往返。三则杏翁此次替我计划军事，很有大功，我当给你一个明保。”

徐春荣笑谢道：“明保一层，万请不必。我因老母年高，即日便要呈请终养。仲良老师既有赣藩之信，我在此地候他就是。”

曾国荃因见徐春荣答应一时不走，立即办了一份公事，委他办理南京全省营务处之差。徐春荣再三推辞，不肯到差。曾国荃道：“这末且等家兄来到再说。”

没有几天，曾国藩已由安庆来到南京，因见善后事大，一面拜折到任。一面问曾国荃病体怎样，可能支持去到浙江到任。

曾国荃道：“浙江善后的事情，现由季高在办，兄弟实在不能支持，打算奏请给假回籍养病。”

曾国藩点头道：“这样也好，你既回去，可以将头一批的老湘军，带了回去遣散。”

曾国荃听说，自然照办，即日回湘而去。

曾国藩一等曾国荃走后，便催徐春荣快去差，以便襄办善后诸事。徐春荣仍然不肯答应，说来说去，只等刘秉璋到来一见，就得回籍。曾国藩没法奈何，只好将那营务处的差使，另行委人。那时两江总督衙门，即由天王府改造。犒赏克复南京将士的款子，已由新任藩司发放。

这天曾国藩正在亲自批札公事，忽据一个戈什哈禀报，说是，伪忠王李秀成、已被苏抚李鸿章的部下生擒到来。

曾国藩听说，不觉以手加额道：“此人擒到，大事方才算了。”

曾国藩说着，即命快把李秀成带上，由他亲自审问。等得李秀成带上，曾国藩见他神色虽然有些沮丧、一切举动，尚觉镇定。便问李秀成道：“你的罪案极大，既已拿到，有何说话。”李秀成朗声答道：“逆犯自知所犯，确属难赦。如果大帅能够网开一面，贷我一死，我当分别函知各处部将，不必再抗官兵。大帅这边，也好免得操心。”

曾国藩想了一想道：“这末你且将供状写好，果有法子可想，本部堂就贷你一死，也非难事。”李秀成听说，马上磕上一个头，提笔就写，一连写了三天，约有四万多字。

第四天，李秀成正在写他供状的当日，忽见一个戈什哈进来报告曾国藩道：“顷据密探来报，说是伪幼主洪福瑱，已由他们的逆党拥护，蹿入江西广信境内去了。”

那个戈什哈说完，又见曾国藩似乎在生气的说道：“赣抚沈葆楨，所司何事，这样大案，为何不来移知于我。我既做此两江总督，责任所在，不敢放弃。”

又见曾国藩说完这话，即命戈什哈呈上纸笔，立即在拟一个奏稿。

李秀成忽将写供的笔，停了下来，向着曾国藩说道：“大帅大可不必操心，洪福瑱既到江西，照我揣度，保护他的不是听王陈炳文，便是来王陆顺德。只要我一纸书去，定能教他们缚了洪福瑱来献。”

曾国藩不等李秀成说完，也把手上的笔放下，朝着李秀成微点其首的说道：“你能办好此事，本部堂自然可以把你将功折罪。”

李秀成听了大喜，立刻写了两封信，一封给陈炳文，一封给陆顺德。

曾国藩亲自看过，发文营务处去办。便笑问李秀成道：“你们的那个四眼狗陈玉成，此人十分来得，现在究在何处？”李秀成忙答道：“他在婺源，大帅如果要他，我也可以将他招至。”

曾国藩摇摇头道：“此人杀人很多，不能赦他。”

曾国藩刚刚说到此地，忽见一个戈什哈送进一封公事，曾国藩接到手中，拆开一看，见是鲍超前来报捷的公事。内中说是七月初一，破贼于抚州许湾地方，斩首四万，同月初六，破贼于东乡、金谿两县，现将擒获的伪和王吴大鼻，押解来辕云云。

曾国藩看完公事，命将吴大鼻带上。戈什哈出去带人的当口，曾国藩趁空问李秀成道：“这位吴大鼻，你可认识，他的手下，究带多少贼兵。”

李秀成答道：“吴大鼻是三等王位，他的手下，约有十万人，他在贼中，很有面子。”

曾国藩还待再问，只见戈什哈已将吴大鼻带上。谁知吴大鼻见了曾国藩倒还不甚害怕，一见李秀成，早已远远的双膝跪下，称着李秀成道：“王爷在此，吴某叩见。”

李秀成见了吴大鼻对他如此恭敬，生怕曾国藩见疑，误了他的性命，连连阻止吴大鼻道：“我已被拿，现蒙曾大帅恩典，可以贷我一死。你快快叩见曾大帅，只要你供得好，或者也能保得性命，也未可知。”

吴大鼻听说，又朝李秀成恭恭敬敬的叩上一个头道：“王爷吩咐，吴某怎敢不听，否则吴某必死，决不敢向清朝官府乞怜的。”

此时曾国藩见李秀成还有这般势力，便将要赦李秀成的心思淡了下去。当时便随便问了吴大鼻几句说话，吩咐绑出梟首示众。又将李秀成发交首府审问。

李秀成一见曾国藩将他发交首府，便知没有命了，当时即向曾国藩磕上几个头道：“逆犯也知罪在不赦，起初还望大帅法外施仁，得保一命，现在是无望的了。”可怜李秀成的了字，尚未出口，两只眼眶之中的泪珠，早已簌落落的流了下来。

曾国藩也不答话，单将所拟的奏稿，拿在手中，自顾自的踱进签押房里，命人将徐春荣请至，即把所拟奏稿，交给他看道：“沈葆楨太瞧不起我，杏翁且看了此稿再说。”

徐春荣忙把奏稿接到手中一看，只见最主要的几句是：臣前因军务紧急，虽奉四省经略大臣之命不敢受，现因办理两江善后事宜，业已到任，对于敕书之语不敢辞。

原来清朝的总督和巡抚，虽然都是二品大员，对于本省的权力是同样的，可是皇帝给他们两个到任去的教书，总督的权力，却优于巡抚，总督敕书上的说话是：尔到任之后，可尽心督同巡抚办理本省之事，亦须和衷共济。巡抚敕书上的说话是：尔到任之后，凡事须秉承总督办理本省之事，毋得自专。这样一分，总督可以挟制巡抚，巡抚不能抗拒总督。清朝末叶的总督，对于巡抚，总是客气，从无照敕书上所载，行过事的。

当时的曾国藩，他虽有好好先生、忠厚待人的名誉，但是他对于大清会典的例子，真是烂熟如泥。他因江西巡抚沈葆楨，

也是一位中兴功臣，且负知兵的好名声，深恐沈葆楨，将来对于他的公事，不肯事事依从，因此在奏折上提到敕书之话，并非预为安个根子，犹之乎百姓对于官府存一个案的样子。谁知那位沈葆楨，也是一个强项的人物，自知力有不逮，赶紧请开缺而去。

当时徐春荣看完奏稿，没甚说话。曾国藩方问道：“我的主要句子，杏翁瞧见了没有？”

徐春荣微笑道：“大帅的意思，职道略略知道，不过我料沈中丞，一定不来违反大帅的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也微微的一笑道：“只要如此，我自然与他衷衷共济的。”

徐春荣也问道：“大帅既将李秀成发交官府，可是不肯贷他一死么？”

曾国藩点点头，即将吴大鼻害怕李秀成的事情，告知徐春荣听了。

徐春荣听完道：“保留李秀成是个办法，杀了李秀成也是一个办法。”

曾国藩道：“现在捻匪之势不小，倘将李秀成留下，从好的一方面看呢，让他前去收拾余烬，自然是事半功倍。倘从坏的一方面看呢，狼子野心，难免不去与捻匪会合，那就是养痍

成患的政策了。”

徐春荣笑上一笑道：“职道是百姓一方面的观念，大帅是朝廷一方面的观念，倘若易地而言，大帅或者赞成职道之话，也难说的。”

曾国藩听了大笑道：“杏翁真直心人也，此言一点不错。徐春荣道：“听说四眼狗现在婺源一带，犹在负隅。南京城内的人民，遭此大劫，只要西风一起，即有号寒啼饥之叹。职道本是在等敝老师来此一见，就要走的。那知敝老师迟迟吾行，不知何时才到。”徐春荣说到这句，不觉失笑起来道：“职道因为那个四眼狗，如此愍不畏法，日来似有抚髀之叹了呢。”曾国藩听说扑的一声，忽将徐春荣的手，紧紧捏住道：“杏翁，你真肯再替我出一次马么？”

徐春荣又笑道：“职道已在自告奋勇，怎么不去？”曾国藩听了，方才放手大笑道：“杏翁，你此次奏凯回来，我一定封你为汉寿亭侯。”

徐春荣听了一愣，似乎不解此话之意。

曾国藩又大笑道：“杏翁，你也是一位饱学之士，怎么连三国演义，也没有看过不成么？”

徐春荣听了，方才明白曾国藩这句话的意思，乃是等他打胜回来，准他去见他那老师刘秉璋，当下也就笑着答应。

曾国藩便命徐春荣以两江营务处的名义，统领二十四营头前往婺源，打那陈玉成。徐春荣正待起身退出的时候，曾国藩忽向徐春荣咬上几句耳朵，徐春荣点头会意，各自一笑走散。作书的做到此地，却要卖个关子，暂且按下。

先叙那时南京的督粮道一缺，已由曾国藩到任那天，委了曾国荃的幕府，江苏补用道王大经署理。岂知这位王大经观察，还要比较曾国藩来得道学。

曾国藩原是因为王大经的道学，方才委他署理这个粮道，方能涓滴归公，于国于民，均有利益。却不防这位王大经对于督粮之事，虽然打得井井有条，事事能使曾国藩满意，可是他于职守之外，偏要前去干涉一府两县的事情。

这末他所干涉的究是什么事情呢？说起来倒是一件风流韵事，原来那时的南京，先被天国之中的人物，十二年的一括，莫说民间寸草无存，就是地皮底下的有些窖藏，也被那班天国的兵将，掘个无遗。再加破城之日，不免玉石俱焚。虽经曾国藩谕知两司，以及一府两县，赶紧设法筹款，繁荣市面，无如当此兵燹之后，杯水车薪，无济于事。市面不好，百姓更不聊生，所以徐春荣已向曾国藩提过。曾国藩因为一时没有大宗款项可筹，只好严催藩司，运司，粮道、支应局、牙厘局、各司道赶快办理。

南京的钓鱼巷，本是最负盛名的窑子，一班老鸨，以及窑姐儿，从前因见天国的政令，注重女权，所以不敢高张艳帜，作此神女生涯，及至克复南京，自然要借恢复承平之乐的题目，

大家再整旗鼓，方有饭吃。

其时的江宁府，姓桂名中行，很有一些政治经验，他见钓鱼巷一带的妓院重兴，虽然没有大张晓谕的前去保护，可也决不去做那些打鸭惊鸳之事，甚至老鸨妓女和人打官司的时候，这位桂太尊还能稍给她们一点面子，这就是取那古时女阎三百，兴隆市面的意思。

独有那位王大经观察，一经闻知其事，不禁气得北斗归南起来，立即传见一府两县，狠狠的申饬几句。当下一府两县，等得王观察发过了火，方才一同说道，大人所谕的禁娼之话，卑府卑职等，既已一行作吏，这点公事，似乎还不至于不知道的。不过现在市面如此萧条，若不稍宽一点禁令，这个市面，恐怕更加不成样子了。王大经一见一府两县，竟敢不奉上司命令和他抬杠，这一气可是更了不得了。他等府县走后，便叫粮差去抓。谁知老鸨本已各衙门打点好了的，粮差奉命出去一趟，连鬼也没有一个抓来。

王大经明知粮差受贿卖放，他便不动声色，亲自去抓。后来虽然被他抓到一两家，可是粮道没有班房，没有刑具，只好仍然发交府县。府县知他脾气，顾他面子，也就簿责了案。

王大经既得甜头，他就从此常常亲自出去抓人，府县看下去，便去禀知曾国藩。曾国藩听了笑上一笑，等得王大经上院的当口，却也劝阻一番。恰巧这位王大经，以为禁娼决不错的，仍然瞒了制台常去抓人。

有一天的下午，王大经出去拜客，经过秦淮河下，忽然听得一片丝竹管弦之声，夹着几个妇女的笑语，他就大不为然起来。一个人坐在轿子之中，一边拍着扶手板，一边发话道：“这还了得，那个大胆的，青天白日，竟敢画船箫鼓，在此河中饮酒狎妓，我不办他，誓不为人。”

王大经说完之后，立命住轿，亲自走到河边，抬头一望，正见一只头号画舫，里面坐着十多个穿红着绿，抹粉涂脂的妓女，一边唱着淫词艳曲，一边向着岸边摇来。

王大经此时早已气得人肚皮里装了狗矢，却也学了一个乖，恐怕发火太早，那船不肯拢岸，倒也没法办他。所以一声不响，一直等到船靠岸的当口，他就亲自奔上船去，那有工夫再行细看，单向几个妓女大喝一声道：“好大胆的贱人，你们今儿在伺候谁呀，连王法也不怕了么？”

内中一个很年轻的妓女，听了他话，即不慌不忙的，抬起一双玉臂，飞快的向着后舱廉内一指道：“你这位大人，自己去瞧去。”

王大经至此，不禁也会一愕，忙暗忖道：这个淫娃，究仗谁的胆子。不料王大经的念头尚未转完，忽见后舱之中，有个老者举起廉子，拍手顿足的朝他大笑道：“本部堂在替我们给营务处饯行，却是一桩私事，竟被老同寅前来捉破，真正有些惭愧呀惭愧。”正是：

做官只怕来头大发气还须带眼尖不知这位老者，究是那个，

且阅下文。

第六十四回 仗剑登堂眼看门人逐爱妾

王大经一上那只画舫，正在喝问一班妓女，当场就有一个年少美貌妓女，向那后舱帘内一指，教他自己去看。王大经一边甚为诧异，一边即向帘内望去，忽见一位老者向他大笑着说了几句说话，你道那位老者是谁，却是中兴第一功臣，现任两江总督部堂，一等侯爵，曾国藩的便是。

王大经到了此时，不禁弄得手足无措，只好抢步上前，奔入后舱，对着曾国藩请上一个安儿道：“职道不知大帅在此晏客，倒来惊驾，很有罪。”

曾国藩指指一旁的徐营务处，接口说道：“老同寅，我因方才多喝了几杯热酒，觉得有些不能支撑，故同我们这位杏翁，进舱稍憩一会，现在老同寅既是来作不速之客，何妨也陪我们杏翁喝它几杯呢？”

王大经忙向徐春荣拱拱手道：“杏翁不日出发亲去剿办那个四眼狗，定是马到成功，兄弟此刻只好借花献佛，奉敬三杯，算替杏翁饯行。”

徐春荣连连还礼道：“不敢不敢，老哥赏酒，兄弟敢不领受。”说着，即同曾国藩、王大经两个，出舱入席，曾国藩仍

坐主位。

各人轮流敬过徐春荣三杯之后，曾国藩又命起先和王大经讲话的那个少年妓女，也敬王大经三杯。

那个少年妓女，一听曾国藩如此吩咐，连忙含笑的一边向王大经筛酒，一边又轻启珠喉的说道：“王大人，你老人家是难得来吃花酒的，今天在同制台大人和这位徐大人破了例儿，以后还要望你大人，传谕你们的那班粮差，随便看顾我们一点才好。”

王大经明知这个少年妓女，仗着制台势力，有意讽刺，当场不便翻脸，只得假酒三分醉的不答这后，单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，你真长得漂亮，会得伺候，不枉我们大帅和这位徐大人在此照顾你们一场，我明天也拟借你们的船上，替徐大人饯行呢。”

那个少年妓女，忽见这位王大经，此时的说话，来得十分和气，竟与平日的风厉样子，完全判若两人，便也笑答道：“我叫小鸭子，扬州虹桥人，王大人不嫌我们此地肮脏，我们一定好好伺候。”

徐春荣接口对着王大经说道：“兄弟明儿一早就要出发，那个四眼狗能够早平一天，洪福瑱在广信的声势，也好早小一天，老哥赏饭，实在只好心领。”

曾国藩也笑道：“老同寅要替我们杏翁饯行，恐怕来不及

了。要末在此预先定下一桌酒席，一俟杏翁奏凯回来，再在此地接风，也是一般。”

王大经听说，因为直接要拍曾国藩的马屁，间接要拍徐春荣的马屁，真的赶忙定下酒席。这天一席，他们一位总督，两位道台，倒也吃得十分尽情快乐。

曾国藩的此举，明是要繁荣市面起见，所以破个例子，亲坐花船一次。心愿一了，等到夕阳西下，便同徐王二人打道回衙。南京城里的一班百姓，一闻这桩新闻，无不感激这位曾制台，如此苦心孤诣，想出法子，繁荣市面，大家颂声载道。南京城里的一班官场，一闻这件趣事，无不感激这位曾制台，如此大开方便之门，以后大家吃酒票妓，仿佛是奉了旨意一般，几几乎高兴得想替曾国藩去立专祠。北京城里的一班御史，以为曾国藩有了岔子，大家竟去参他，幸亏那时已是东西二后垂帘听政，恭亲王领袖军机，都知曾国藩是位道学先生，他的去坐花船，完全注重市面，真有古大臣之风，反把御史申斥一顿了事。后来曾国藩知道此事，却也奏明原委，两宫自然嘉奖几句。

王大经一见两宫嘉奖曾国藩的谕旨，始知自己所见不实，太觉固执，忽一个人暗思忖道：曾大帅的吃花酒，虽说是为南京的大局起见，我见他对于那个妓女小鸭子，似乎有些特别垂青之处，所以那个小鸭子胆敢对我那般狂妄大胆。况且老子说过，不见所欲，其心不乱。曾大帅倒底不是孔子转世，岂有见色真不动情之理。我何不亲去问问小鸭子看，曾大帅果有爱她之意，我大可以把那小鸭子出价买下，献与曾大帅，以作房中

伺候之人，这不是宝剑赠烈士的法子么。

王大经想至此处，以为此计大妙，亏他福至心灵的想了出来，当下马上去到钓鱼巷里，直进小鸭子的窑子，告知来意。小鸭子本是一个年青妓女，懂得什么大道，一听王大经要去抬举于她，那一高兴，还当了得，当时略略吹牛，冒说曾制台确是有些爱她，不过当场未曾和她明言罢了。

王大经听了，急急以手乱指小鸭子的鼻子道：“你这个人，真正是聪明一世，懵懂一时的了，他是一位现任两江总督，虽然家眷不在身边，有心爱你，但为礼制计，怎可以和你明说。这些事情，全靠我们做下属的，会得体贴宪意的了。”王大经说到这里，便问小鸭子可愿嫁曾制台。

小鸭子见问，欢喜得满面通红，连连表示情愿。

王大经便出了二千银子的身价，给与小鸭子的鸨母，鸨母也是喜出望外，连夜就替小鸭子赶办应用衣穿，什物等事。

第二天的晚上，王大经命他太太，悄悄的陪同小鸭子去到制台衙门，献与曾国藩作妾。曾国藩起初一见王大经误会其意，不觉且骇且笑。后来禁不起那位王太太再三譬解，小鸭子万分羞愧。曾国藩想上一想，一则年纪已大，正办理善后事宜，很得化番精神，身边有个侍妾伺候，才觉便当；二则他的癣疮大发，浑身痒得难熬，替他洗涤等事，断非戈什哈等人可以常久代劳；三则他那欧阳夫人，不在身边，而且欧阳夫人十分贤淑，他在军营之中的时候，早有信来，请他买个侍妾，以便服役；

有此三样问题，也就一口答应。

不到两月，忽奉上谕，说是署浙江巡抚曾国荃，回籍三月，谅来病已痊愈，著曾国藩转知该抚迅速进京陛见，俾得敕赴新任等语。又因苏抚李鸿章前檄郭松林赴闽，随同闽浙总督左宗棠，肃清东山恒社仓等外的余孽，左宗棠复又攻克漳州府地方，福建全省敕平，中兴将帅，前已封爵的，此次再锡美名，曾国藩为毅勇侯，曾国荃为威毅伯、官文为果威伯，左宗棠为恪靖伯，李鸿章为肃毅伯；鲍超、彭玉麟、杨载福、刘铭传、刘秉璋等等，均赏男爵；塔齐布、萧孚泗均赏一等轻车都尉；刘秉璋补授江西布政使，护理江西巡抚；曾国藩著兼协办大学士之职；彭玉麟改以侍郎候补，派为巡阅长江大臣，沿江省分之提镇以下，统归节制。曾国藩见了这道上谕，一面函知乃弟国荃，命他病体一愈，克日入京，一面力辞协办大学士之职。上谕不准，曾国藩只好遵旨谢恩受职。

曾国藩忙了几天，正想休息一下，忽见彭玉麟由江西到来，赶忙请见，向他道喜。彭玉麟忙逊谢道：“老师不必急替门生道喜，门生这次来此，就是来请老师代我奏请收回成命的。”曾国藩听了一愣道：“你的封爵本是应该，你的改授侍郎，巡阅长江，也与你的性质相宜，何以要我奉辞？”

彭玉麟便又表示他不受赏、不做官的志向，还是曾国藩再三相劝，教他不必违旨辞谢，彭玉麟不好重违师命，方始承认巡阅长江大臣之职，男爵仍不肯受。曾国藩不便再劝，当即替他拜折代辞封爵。

曾国藩又问起天国伪幼主洪福瑱在广信之事，彭玉麟答称，门生本要禀告，洪福瑱那幼贼，已由门生的部将缪枳，会同九世叔的部将席宝田两支人马，奋力进攻广信，洪福瑱不能立足，率部蹣跚逃石城，即由缪席二将追踪擒获，已经押解南昌，沈葆楨中丞因已奏请开缺在先，新任护抚刘仲良虽未到任，他却不肯负责办理此事，想来已有移文到老师这里来了。曾国藩听完，连连摇头太息道：“这真奇了，沈葆楨已经和我在斗气，从没公事来往；倒说连左季高，也不知听了谁的谗言，现在背后，对我大有烦言。”

彭玉麟很诧异的答道：“沈葆楨中丞，他是因为老师曾有一奏，提及敕书之话，因此急急奏请开缺；既是奏请开缺人员，不肯再办公事，犹可说也。怎么左季高本是我们自己人，也会来闹意见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忽又微微一笑道：“季高大概只忌我一个人的功位在他之上，其实何必呢？”

彭玉麟道：“这末那个洪福瑱，久押南昌，老不办他，恐怕不妥吧。”

曾国藩蹙额的答道：“仲良已经到此多日，他因他的门人徐春荣，被我派往婺源去打那个四眼狗去了，他就不肯一个人先去到任。不然，洪福瑱的事情，自然交他去办。”彭玉麟笑上一笑道：“徐杏林很能办事，固不必说，不过仲良这人，对于他的这位门生，仿佛像个奶妈一般起来，岂不好笑。”

彭玉麟说到这里，又问曾国藩道：“徐杏林出发多久了？”

曾国藩道：“昨天已有飞报到来，说是四眼狗陈玉成，业已被他生擒，我就马上派了此地候补知府李宝森，前去将陈贼押解进京，因为此贼的罪案，真也太大了。”

彭玉麟道：“这是要从河南走的伏线。”

曾国藩点点头，不答这话，单问已将李秀成正法，办得可是？

彭玉麟道：“办了也好，省得养痍成患。”

曾国藩很快乐的说道：“我们师生两个的意见，倒是相同，只有徐杏林不甚以杀李秀成为然。”

彭玉麟道：“他的眼光本远，大概恐怕多费军饷，多伤士卒，也有理的。”

曾国藩道：“等他回来，仲良就好前去到任。现在捻匪又在六安英山、太湖一带闹事，很麻烦呢。”

彭玉麟问道：“老师为何不命塔齐布前去办理。”曾国藩听说，微微喟了一声道：“你还在记得他呢，可怜他是连封爵的上谕，都没有福气看见，早已病死了。”彭玉麟听了，也为伤感不置。

曾国藩还待有话，忽见一个戈什哈走来对他轻轻的咬上一

句耳朵道，姨太太请大人进去洗澡，曾国藩把头一点。彭玉麟忽见一个戈什哈在与曾国藩咬着耳朵讲话，谅有什么秘密要公，便即告辞而退。

曾国藩一等彭玉麟走后，一面慢慢的踱入上房，一面还在问那个戈什哈道：“彭大人是我的门生。姨太太请我洗澡，乃是为癖疥，又非瞒人之事，你这般的鬼头鬼脑，岂不要被彭大人怪我有事避他么？”

那个戈什哈碰了一个小小钉子，不敢辩白。其实这个戈什哈，却有一点小聪明，很知彭玉麟的脾气，恐怕不利这位姨太太，故有此举。曾国藩反而怪他多事，这也是曾国藩毫没有一点机心的好处。

第二天早上，曾国藩尚在是上房吃早点心的当口，陡见一个戈什哈慌慌张张的奔入，稟知道：“回老师的话，彭大人佩剑而入，声称要斩我们姨太太，还要查办王粮道呢。”

曾国藩听了大惊道：“这末你们快把姨太太暂且藏过一边，让我出去见他。”曾国藩说完这句，不及再待戈什哈答话，连忙拔上鞋子，匆匆而出。

原来曾国藩本有癖疥之疾，从前在军营中的当口，还能时发时愈，及至到了两江总督衙门，一天厉害一天，每天至少要洗澡十多次，方才过得，所以在吃早点心的时候，刚刚洗完了澡，连鞋子还未拔上，并非曾国藩也有才及鞋皮的坏相。等得曾国藩刚刚奔出花厅，彭玉麟已经仗剑走来，一见曾国藩之面，

就忿然的大声说道：“老师何故纳妓作妾，不怕旁人学坏样么？”

曾国藩红了脸的不及答话，彭玉麟又盛气的说道：“妖妇躲在哪里，门生一定斩她。”彭玉麟的她字未完。真的要向上房奔走。

曾国藩忙把双臂一张，拦着彭玉麟道：“雪琴何必如此，我教她走就是了。”

彭玉麟听说，还不大愿意止步，幸亏徐春荣正来销差，一见彭玉麟手执一柄亮晃晃的宝剑，面有怒色，又见曾国藩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当地，脸上又有愧容，料知小鸭子之事发作。生怕他们师生二人，因此小事，伤了多年的情谊，忙把彭玉麟一把拖到文案房内，夺去宝剑，让他坐定，方才问彭玉麟道：“彭大人究为何事，如此仗剑而入。”

彭玉麟喘上一阵，始将曾国藩纳妾之事，告知徐春荣听了。

徐春荣听了笑道：“老师春秋已高，又有癖疾，房中弄个妇人伺候，事极平常，彭大人何必这般生气。”

彭玉麟忽捏了徐春荣的手太息道：“徐杏翁，你怎么也说这些世俗之话。我们老师，已有人圣庙的资格，兄弟此举，并非唐突，不过要想成就他老人家入圣庙的资格而已。否则谢公乐游，文山声妓，我再不管。”

徐春荣听说，又问道：“有无商量余地呢。”

彭玉麟毅然决然道：“我头可断，此事断无别话。”

徐春荣听说，忙又去到花厅，只见曾国藩一见他去，急低声问道：“雪琴还在外边么？”

徐春荣点点头道：“还在外面。”徐春荣答了这句，就将彭玉麟的说话，老老实实的告知曾国藩听了。

曾国藩微蹙双眉的答道：“这未快给此妇三百银子，仍请王太太打发她去。”徐春荣命人照办。

曾国藩忽又低声自语道：“他从前也曾有过那个宓美人之事的。”

徐春荣不便解释此话，便将那个四眼狗陈玉成，已交李宝森，由河南地方押解去京之事，稟知曾国藩听了。曾国藩一见徐春荣谈到公事，慌忙慰劳道：“杏翁又是一件大功。无奈你总不肯受保举，又怎么好法呢。”

徐春荣道：“敝老师死死活活的要职道陪他去到任，职道推却不去，只好答应。”

曾国藩连连点首道：“这样最好。杏翁肯去，我对于江西一省之事，不必再管了。”

徐春荣道：“职道去去就要走的，恐怕不能久留。停刻敝老师前来见过老师之后，明天就得动身，职道不再稟辞了。”

曾国藩道：“洪福瑱现在押在南昌，你同仲良一到江西，赶紧把他办了就是。就由你们那边出奏，也是一样。”

徐春荣答应一声，正拟退出，曾国藩忙又走近徐春荣的身边，低声说道：“今天我怕见雪琴之面，费杏翁的心，请你快快约他一同出去才好。”徐春荣点头应允而去。

第二天上早，曾国藩刚刚起身，彭玉麟已来负荆谢罪。曾国藩忙将彭玉麟请入签押房内，不待彭玉麟开口，他却先笑道：“子见南子，子路勿悦。雪琴昨天之事，有益于我多多矣。”彭玉麟急作半跪道：“老师本是圣人，门生昨天之举，未免情而不情。从前门生斩了劣子，至今思之虽不懊悔，但也时时觉得有些凄楚。月前曾有一信致小孙，该稿犹存身边……。”彭玉麟尚未说完，几乎落下泪来。

曾国藩忙与彭玉麟相对坐下，又问他取出信稿，接到手中一看，只见写着是：

汝父以不羁之性，误军令而论斩。吾宗有后，血胤在尔。汝父少不学，督率过严，辄弛，余切诫之，以其凶终恐覆吾祚；今幸老朽可保首领，而令名未为渠伤，足可慰已。汝年虽稚，有跨灶之誉，接尔安禀，觉字体骨秀得之天，文法高迈疑素习。吾祖孙间，何不可曲致其情，乃类孔氏，道不垂伯鲤而及子思耶。今后但求汝不应科举，不习刀马，隐于穷荒，读破万卷书为通儒，于愿已奢。噫，缅怀杀戒，令吾埃忡。

曾国藩看完了这封信稿，正待有话，又见还有一封稿子，

便再看去。只见是：

富不学奢而奢，贫不学俭而俭，习于常也。吾家素清贫，今虽致高爵，而余未能忘情敝袍，跨马巡行，芒鞋一双辄相随。每见世家子弟，骄奢淫佚，恨不一擒而置之法；乃读老子运岁云：富贵而骄，且遗其咎，则又付之浩叹而已。汝来书，不愿锦衣玉食，良足与语俭德，然顾指气使，饱食暖衣而无所事者，犹觉奢。小婢一人，用供驱使，老仆司门户，彼亦人子以贫而来依，不宜妄加呼叱，犯过温谕之，蒲鞭示责，仁者为之。能如是，彼未必不乐为之用。尔其慎守余言。

曾国藩看完此信，忽对彭玉麟笑道：“子孙之事，本是假的，替他们作马牛，固是犯不着，责之太严，也伤天性。你有这位贤孙，胜我多了。”

彭玉麟一愕道：“老师何出此言，我们几位世弟，我知道都是学贯中西的人才，岂是你那小门生可望项背。”曾国藩听说，把头连摇几摇，正是：莫言师弟因鸾凤谈到儿孙作马牛不知曾国藩谈到他的儿子，为何摇头，且阅下文。

第六十五回

张之万梦作斩妖官 彭雪琴伪扮城隍像

曾国藩一见彭玉麟问到他的子孙，便连连的摇着头答道：“雪琴，你还不知道么，你那二世弟纪鸿，亡过已经几年了，虽然留下广铨、广钧、广镕三个子，年纪尽管很小，都还觉得聪明。”

彭玉麟岔口道：“三位世侄，既极聪慧，还不是老师的福气么？”

曾国藩又摇首道：“说到聪明，正要福气来销，我所虑的是、我的为人，一生本无他长，只有厚道二字，差堪自信。平时常接你们师母亲信，她虽未曾说，她几个孙子不好，我可已经瞧出大概，这班孩子，将来长成，才则有望，德防不足。再说到你那大世弟纪泽，我早已替他娶了刘氏媳妇，生有一子，取名广奎，此孙之德，将来或能稍胜三个兄弟，且不说他。独有纪泽，以为中国文学，我曾教他多年，似乎已至无可再学的地步了，他就前去学习西文。西文东西，到了现在时代，本来也还适用，不过若一谈到去与洋人交涉，那真难而又难。我正恐他仅仅乎学了一点皮毛，将来自以为是，不要误了国家大事，那时连我的一世清名，岂不为他所累。”彭玉麟一直听到此地，

方始哦了一声，笑着接口道：“老师所愁，原来为此，快快不必多虑。我们劫刚世弟，现在谁不钦佩他的西学，老师平心说说看，现在执政的人物，除了李少荃一人外，谁能去和洋人办理交涉。”

曾国藩听说，忽然微改笑容问着彭玉麟道：“照雪琴说来，不是怪我杞人忧天了么？”

彭玉麟又笑着答道：“这也是老师爱子情切之故，正合得上那句爱之过深，望之过切的古语了。从前胡文忠公将要下世的时候，有一天，忽到汉口有事，偶然瞧见一只外轮经过，他就急得当场吐了几口鲜血，立刻晕了过去。等得左右慌忙将他救醒，他始对着几位幕僚太息说道：‘在我看来，发逆之事，现在既有大军云集，不久必能剿灭，尚非国家心腹之患。将来使我们中国不能长治久安的，必是外人。’文忠说完这话，不久没于武昌抚署。”

曾国藩点头道：“润芝此言，本有卓见，可惜他竟先我等而世了。”曾国藩说到这句，不禁歔歔起来，叫着彭玉麟之字道：“雪琴，润芝本和我们同时出山的，他的坐镇湖北几年，很于我们的军事有益，他和文宗显皇帝先后而逝，时光过得真快，转瞬又是四年了呢。”

彭玉麟也太息道：“文忠为人，本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名臣，怎么竟会没后，……不知现在所继之子，倒底怎样？”

曾国藩道：“他所过继的那个又勋嗣子，不是他的从弟翼

之子么，听说不过尔尔。”曾国藩说着，即向书架上面，郑重其事的抽出一本书籍，又在那书当中，拿出一封信来，一面递与彭玉麟去看，一面又说道：“此信就是润芝最后的一封家信，我是于无意之中得来作个亡友纪念的。”

彭玉麟不及答话，先看那信，只见确是胡林翼的亲笔。写着是：

保弟如面。君父之难，闻之愧愤。兄天小膺疆寄，自应北上入卫，此臣职之大义也。行吾心之所安，本不计及事之能济与否也。乃皇上眷念东吴，悟寐不释，九月二十日有旨止鲍春霆不必北行，吾辈得以专意江南，竭其棉力，此天心之仁也。惟是大营一失，江浙沦陷，而夷兵北侵，首都复危，瞻言大局，真有涕泗无从之概，奈何奈何。兄近异常烦躁，心胸闷，似有痞块横阻，时亦咯血，舌色如墨，医治略愈，惟运兵筹响，日不暇给，宾客书疏，手自批答，常至漏下四鼓，始能就寝，食少事繁，病又丛生，自揣精力，殆亦不能久居于人世矣。

兄林翼手泐十月十四日灯下彭玉麟看完，将信交与曾国藩道：“文忠写这封信的时候，真也亏他心挂两头。”彭玉麟说到此地，望了曾国藩一眼道：“门生那时，官卑职小，虽然没有奉到勤王的谕旨，不是曾经求着老师代奏，情愿北上入卫，老师说是不必，还是顾着水师为要，门生方始作罢的么。”

曾国藩点点头答道：“那时我也担了天大的干系，力主重外轻内。后来的结果。总算还好，也亏文宗显皇帝来得圣明，否则我虽不做罪臣，但是欺君之名，一定遗臭万年矣。”

彭玉麟道：“这也是老师有此学问，方才有些胆量。”

曾国藩听了摇手道：“总而言之，走的险著，不可为训。”

彭玉麟又和曾国藩两个，谈了一阵收束水师事宜之事，方始告辞，自去巡阅长江一带去了。

曾国藩等得彭玉麟走后，忙将粮道王大经请至，好好安慰一番，说是不必怪着彭玉麟，又说彭玉麟逐妾之举，乃是专为保全他的名声，并非要与王大经作对。王大经听说道：“只要彭大人不来参办职道，职道怎敢怪他。”

曾国藩点首道：“此事不必再提，使人很为不乐，你还是好好办理粮运事宜。此间百姓，大劫之后，凋敝极了的呢。”

王大经连连是了几声，便即退出。曾国藩即将纳妾被逐之事，写出家信。

忽见一个戈什哈送进一封廷寄，拆开一看，见是命他移知河南巡抚张之万，迅速查明四眼狗陈玉成行至何处，将他就地正法，不必押解进京，免有逃失情事。曾国藩自然遵旨照办。

谁知那位张之万中丞，一接到曾国藩请他迅将四眼狗在他境内正法的移文，不禁连称奇怪起来。你道为何？

原来张之万字子青，直隶南皮人，后来曾任湖广总督的那

个张之洞、张秀涛，就是他的本家兄弟。张之万在未曾点状元的时候，有一年同了家人正在守舍，照守舍二字解释，便是坐以待旦，守候新年之意。张之万却因每试不利，心怀抑郁，精神常常不振。

这天晚上，坐了一会，他就伏几而寐，梦见到了天宫，正在随处乱闯之际。忽见一个生着四只眼睛，十分凶恶的妖怪，向他拦住去路，似要和他为难的样子。同时又见来了一位金甲神人，向着那个四眼妖怪大声一喝道：“你这孽畜，为何还不去世上投生，在此何为？”

那个四眼妖怪，见了金甲神人，始有惧怕形状。

那个金甲神人，又指着张之万这人，对着四眼妖怪说道：“你此次下凡，将来虽有一番杀戮之事，可要保全民命为重。你若杀戮过重，他是将来监斩你的人物。”

张之万听了金甲神人之言，不免很为奇怪，也就一惊而醒，睁眼一看，方知他已打了一个瞌睡，忙将梦中所见之事，说给家人听了，大家都觉此梦希奇，将来或有兆验。张之万即于那年考中一个七品小京官，当时有位军机大臣和他有点世谊，便保了他充当一名章京差使。张之万因见已近中年，不想从正途发迹，只望就在军机处熬苦几年，也可放个府道出去。

有一天，张之万散值较迟，尚在军机处整理文件，忽见一个姓熊的贵州故人，前去访他，于是殷勤道故，互谈积愆，不料姓熊的忙了一阵之后，却在身上摸出一只特别精致墨盒，郑

郑重重的送与张之万道：“兄弟奉送老哥一只墨盒，这个墨盒，不是寻常东西，老哥须得宝而藏之，今岁包你考中状元。不过这个墨盒，只能用一次的，第二次切切不可再用。”张之万当时接了墨盒之后，虽然谢了几句，心里还在暗笑那熊的恭维得太没边儿，因为状元是三年只有一个，怎会因这墨盒而中。及至送走姓熊的，陡然想起姓熊的业已亡过多年，不禁大吓起来；再把那只墨盒打开一瞧，只见墨色光亮，香气四溢，比较琉璃厂出卖的要好几倍，于是一个人奇怪了一会，只好姑且藏好墨盒，将来看他有无效验。

没有几时，张之万前去应试，果以殿试第一人大魁天下，等到朝考那天，张之万忽又想着姓熊的教他对于那只墨盒，只能用一次的说话，不觉好奇心起，暗自忖道：这只墨盒，既能使我点元，我又何妨再用他一次呢。张之万想毕这个念头，便将那个墨盒打开，及看墨盒的颜色，竟会变为血水，吓得不敢再用，大考也没什么坏处，后来循资按格的做到河南巡抚。

那天接到曾国藩的移文，便将那个四眼狗，即在禹城县地方正法，等得禹城县知县，亲把四眼狗的首级，送到省垣，张之万一见四眼狗的形状，正是他当年梦中所见的那个妖怪，自然大称奇事。

张之万也不瞒人，即将此事修函告知曾国藩知道。接到曾国藩复书，说是怪力乱神，圣人不谈。君之梦事虽真，世人总觉有些怪诞不经，这件事情，大似弟的满身癣疥，人家都在附会我是巨蟒投生之事一样。但是我等身为大臣之人，一举一动，都为人民观瞻所系，以后还宜少谈此事为宜。所以张之万在生

之时，从此不提此事，至于他后来行述上所叙，乃是他的子孙所为，与他不相干的。

曾国藩发过张之万的书信之后，跟着就接到江西刘秉璋中丞的私函，说是已将伪幼主洪福瑱验明正身，绑赴法场正法，但据敝门人徐春荣之意，此事应由尊处出发为妥。曾国藩也以为然。赶忙一面拜折奏知朝廷，一面又给徐春荣一信，劝他千万不可马上告请终养，至少帮到刘秉璋任满方能归隐。徐春荣接到曾国藩之信，送给刘秉璋看了，刘秉璋大喜道：“杏林，这样说来，你可不能再走，我马上奏请派你做此地的全省营务处。”

徐春荣不好再事推辞，只得写信禀知老母，后来接到老母回信，说是近来身体尚健，既是曾刘二帅，如此重视，尽忠和尽孝是一般的。徐春荣奉了老母之命，方始接受江西全省营务处之差。

有一天，正和刘秉璋两个经过滕王阁下，刘秉璋道：“此刻左右没事，我和你两个，上去玩他一玩。”

徐春荣听说，便同刘秉璋上阁闲眺，他们师生二人正在赏风景的当口，忽见彭玉麟一个人青衣小帽的飘然而入。

刘秉璋慌忙迎入，含笑的问道：“雪翁，你怎么一个人来此，大概又在私行察访一桩什么案子了。”

彭玉麟连连点头，又笑上一笑道：“恰恰被你猜中。”说

着，又向徐春荣说道：“我的来此，就是为的严磨生的那桩案子。”

徐春荣听了不觉失惊道：“我真忙昏得太不成话了。这桩案子，我既同着敝老师服官此地，早该办理，以伸严姓之冤，实因此地兵燹之余，百务并举，真正的一时忙不过来。”

彭玉麟指指徐春荣和刘秉璋二人大笑道：“你们师生两个，青天白日，不去办理公事，反在此阁眺望风景，我们杏翁还在说忙不过来呢。”

刘秉璋急得罚誓的辩白道：“我和杏林二人，到此以后，真正忙得屁滚尿流，雪翁不信，可去查看我们所办的公事为证。”

彭玉麟一见刘秉璋忙不迭的向他辩白，始与刘徐二人一同坐定道：“仲良勿急，我是和你在说戏话。这件案子，我已经替你们办明白了。”

徐春荣听说，又大惊道：“彭大人你真是一位包龙图转世了。你老人家是那天到此，怎么我们一点都不知道。”彭玉麟道：“我来了也没几天。至于你们不知道我的行踪，这是我吩咐一府两县的，我的守这秘密，并不是要瞒你们，实因要瞒案中要犯。”

刘秉璋岔口道：“此案我也听人说过，本想亲自提审，不知怎么一来，就此耽阁下来。现在凶犯倒底是谁？”

彭玉麟道：“你问凶犯呀，凶犯就是那个欧阳发仞。”徐春荣听了一喜道：“这不是被我猜中了么？”

彭玉麟点点头道：“杏林可惜不做州县，不然倒是一位片言折狱的贤明官儿。”

刘秉璋不解此话，忙把眼睛望着彭徐二人，彭玉麟便将他和曾国荃、徐春荣三个，曾在江南大营之中，提过此事，细细的告知刘秉璋听了。

刘秉璋听完，朝着徐春荣很满意的一笑道：“杏林，我就委你再兼发审局的总办如何？”

徐春荣未及答话，彭玉麟却笑着接口道：“杏翁已当奏派差使，怎么好去干此府班事情，要末马上给他署理臬司。”徐春荣也笑着道：“彭大人，你可不必再保举我了，我对于这个营务处的差使，还忙不过来呢，还是请你快快宣布欧阳发仞的案子吧。”

彭玉麟听了，方始说道：“我对于严磨生的案子，无日不在心上。现在既任巡阅之职，我就专来办理此案。我还是大前天秘密到此的，一府两县，也是我去传见他们的，我因此地官场，大家都在疑心严磨生是凶犯，不可不细心审问。我先在县衙门里审了一堂，各犯仍旧一无招认。我等退堂之后，忽然想出一个计策，暗命差役，去到监里，各人互相谈说此案，有意要使各犯听见。”

刘秉璋忙问：“究是那些说话。”

彭玉麟道：“我命差役说，彭大人审问不出此案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拟在今天晚上，将案中人犯，一齐押到城隍菩萨面前，让城隍老爷前去审问。

“哪知那个欧阳发仞不待听毕，便去插嘴对差役说道：城隍菩萨，只能审鬼，怎会审人。这位彭大人，真正是想入非非了。’

“差役即答欧阳发仞道：‘彭大人本有包龙图转世的声名，况且每次审理无头案件，没有一次不审明白的，阳间官府个个怕他，所以阴间官府，也极敬他，只要彭大人用封牒文去给城隍菩萨，城隍菩萨一定能够照办。’“别个人犯听了此话，并未怎样。只有欧阳发仞听了，顿形不安起来。我经差役告知于我，心里已经明白一半。”

彭玉麟说到这句，又望了徐春荣一眼道：“还有杏翁从前的那句先入之言，更加有了把握，我就在那天晚上，真的去城隍庙里，假扮城隍模样，那些判官鬼役，也是差役假扮，经我这位假城隍一审，不待动刑，欧阳发仞，竟是一口承招。

“原来欧阳发仞，自从眼见那个汪同兴给与福来、福得二子吃饭之后，二子走出，他即跟踪追上，骗二子道：‘我与你们老子，本是熟人，你们不必害怕。今天且随我，回家住一宵，明天一早，我送你们回去就是。’当时二子听说，自然喜出望外，便同欧阳发仞到家，欧阳发仞却不将二子领入内室，仅将

二子匿于屋外草房，所以二子曾经到过欧阳发仞家中，连欧阳发仞的妻子都不知道。

“第二天，已是二十八了，欧阳发仞，即命二子随他走路，及至陈公坂地方，离开二子所住的东门湖已近，福来看出路径，知己离家不远，便上一座土山一望，东门湖村落，即在眼前，赶忙下山，拟率福得自行回家；欧阳发仞如何肯放。福来到底大了几岁，便去质问欧阳发仞道：‘欧阳伯伯，你不教我们回家，究欲教我们何往？’欧阳发仞嘴上不答，手上已去强拉福来，福来便骂欧阳发仞为老猪狗；欧阳发仞先向福来头上打了几下，次又用手叉福来喉管；初意不过威吓福来，尚无死他之心，不料福来竟被欧阳发仞一叉而死。福得在旁，哭着指指欧阳发仞道：‘你又死我哥哥，我认得你的。’欧阳发仞至此，只好一不做二不休起来，立即飞起一脚，又将福得踢破肾囊而死。欧阳发仞既已害死二子，有意不取钱米二袋，以免人的疑心。”

彭玉麟一直说到此地，忽向刘秉璋一笑道：“我已将这案子审问明白，凶犯仍押监中，特此前来通知你们一声，你们师生如何谢我。”

刘秉璋慌忙向彭玉麟拱拱手，一面道谢，一面说着笑话道：“雪翁，你真是一位包龙图转世。我就奏上一本，请你去做刑部大堂如何？”

彭玉麟正待答话，忽见臬司寻上阁来，见他在此，行礼之后，始禀知刘秉璋道：“回大帅的话，司里已将沈可发拿到。

“刘秉璋听了一喜，忙对彭玉麟说道：“此地浮梁地方，有个名叫沈可发的坏蛋，专事私刻关防，伪造功牌，冒称曾任曾侯爷大营总文案，被骗的脏款，竟达二十余万，兄弟到任之后，告发他的人数，多至三百余人。不知怎样一来，被他闻风逃走，现在既已拿获，请问雪翁怎样办理？”

彭玉麟道：“应按军法办理，可先正法，再行移知大部。”

刘秉璋即命徐春荣、臬司二人前去办理。彭玉麟也就别了刘秉璋，即日离开南昌。

徐春荣和臬司二人办了沈可发之事，徐春荣上院销差的时候，刘秉璋忙将一道上谕，交给徐春荣去看道：“两宫已命左季高制军，去办捻匪白彦虎，回逆白翟的事情了，有旨命各省督抚协助军饷，你瞧怎样办法？”徐春荣听说不禁一愕。正是：名臣北奏言虽假大将西征事却真不知徐春荣所惊何事，且阅下文。

第六十六回

北阙沐皇恩详陈奏牋 西征谈战略尽在家书

刘秉璋瞧见徐春荣似有惊愕之色，急问道：“杏林素能镇定，此刻何故这般样子。”

徐春荣道：“左季帅既然奉旨调督陕甘，去剿捻回等匪，如此大事，何以没有去和曾涤帅商酌一下；至于各省协饷一层，倒还在次。”

刘秉璋不解道：“左季帅荡平浙省，也是中兴名臣之一。杏林说他未曾去与曾涤帅商量一下，难道他的军事之学，真的不如涤帅不成？”

徐春荣尚未答话，先把四面一望，见没什么外人，方始说道：“季帅的军事之学，并不亚于涤帅。涤帅自从主持军事以来，抱定稳打稳战，步步脚踏实地行事，虽然稍嫌迂缓，收功较迟。现已平定大局。做总帅的不比别路将帅。中枢倘有挫折，关乎全局，门生佩服他的长处，正是老成持重，得以总揽全军。季帅的军事主见，注重急进，稍觉近于偏锋，胜则见功较速，负则或至一败涂地，不可收拾。现在甘肃一带的匪众，也很猖獗，万里行军，从援不能骤至，正合得着涤帅的那个稳字，方

能万无一失。门生是防季帅，倘若果有一点骄气，那就不妥。所以望他去和涤帅斟酌而行。”

刘秉璋听了方始失讶道：“照杏林的议论，不是季帅此行有些危险了么？”

徐春荣微摇其头的答道：“这倒不然。门生一则因未研究甘省之事，方才的说话，不过悬揣而已；二则季帅的胆子极壮，胆壮者气必盛。他倒挟其荡平浙省的余威，一到甘省，竟能立奏肤功，也未可知。”

刘秉璋听说，忽然想起一事，便对徐春荣笑着说道：“杏林方才的说话，乃是据理而论，却未知道季帅现与涤帅很有意见，既有意见，怎么再肯去和涤帅商酌。”刘秉璋说着，把手向着桌上一指道：“杏林快快替他卜上一卦，且看怎样。”

徐春荣真的去到桌上，先焚上一炷香，然后虔虔诚诚的卜上一卦，一看爻辞，不禁大喜的对着刘秉璋说道：“季帅此行无碍矣。”

刘秉璋忙看爻辞，只见写着是，公则称心，私未如意，恶兽可除，乳羊堕泪。

刘秉璋看完，急问徐春荣道：“难道季帅自己竟有不幸不成。”徐春荣摇手道：“既有乳羊字样，或者关于他的下代，也说不定。”

刘秉璋道：“家事纵不如意，究比国事为轻。”

徐春荣也想起一件事情，把他双眉微蹙道：“门生在江南大营里的当口，曾九帅因闻季帅总在前后议论涤帅，便对门生说：‘季高从前曾被小人所诬，奉旨通缉归案交官文执办，后来多亏家兄和润芝等等替他斡旋，那桩钦案，倘若不是家兄力托肃顺，季高怎有今日？他现在因为已与家兄的功位相埒，居然旁若无人起来。家兄为人素持犯而不较之旨，我却极不为然。’曾九帅当时即命门生也替季帅卜上一卦，门生卜的是季帅的家运，那个爻辞之上，说得非常明白，他说季帅性情有些刚愎。曾九帅反而笑了起来道：‘季高的刚愎，连卦上知道了，这倒有些好笑。’”

刘秉璋道：“他的家运怎样。”

徐春荣道：“卦上说季帅有古稀以外的寿数，又说他的长子孝威，少年即有不幸，四子孝同，将来说可以做到三品。”徐春荣还待再说，忽见刘秉璋的部将钱玉兴、万应墀两个参将，一齐进来，回禀公事，等得钱万二人公事回毕，刘秉璋又和他们谈起左宗棠奉旨调督陕甘，徐春荣替他卜卦等事。钱玉兴虽是一位武将，却通文墨，平时在那战阵之上，常将所得诗句，寄与徐春荣替他修改。此刻一见刘秉璋谈到卜卦之事，忙对徐春荣说道：“标下对于卜卦的事情，近来方才有些相信，大人的这个文王课，恐怕中国没有第二个了。”

万应墀笑问钱玉兴此话怎讲？

钱玉兴道：“我有一次，要向陈玉成那里前去劫营，曾请我们大人替我卜上一卦。卦上说，我去劫营虽能取胜，必要受伤。”钱玉兴说到这里，便把他的靴尖一翘道：“现在我的右脚，带着一点小小残疾，这还不准极了么？”

刘秉璋、万应墀两个听说，都把各人的舌头伸得老长的道：“这真准得怕人。”

钱玉兴忽问徐春荣可曾瞧见曾国荃克复金陵的时候，一天正是他的小生日，曾国藩曾题一诗，句子极其清雅。徐春荣摇头道：“这倒没有瞧见。”

钱玉兴道：“标下却还记得。”说着忙去泐了出来，刘万徐三个一同看是：

十载艰难下百城，漫天箕斗正纵横；今宵一盏黄花酒，如与阿连庆更生。

徐春荣便对刘秉璋低声说道：“涤帅的才气已尽，怕他的寿数，不及左季帅呢。”

刘秉璋忙问大约还有几年？徐春荣掐指一算道：“至多不过七年。”

刘秉璋道：“从前左季帅曾笑涤帅庸庸厚福，照这样说来，岂不是不能算为厚福了。”

徐春荣道：“花甲之寿，也可以了。门生自知恐怕还不能到花甲呢。”

刘秉璋听说，自恃是徐春荣的老师，便倚老卖老的笑骂了一句道：“狗屁，何至如此。”

刘秉璋这样一骂，钱万徐三个，不觉都一齐笑了起来。后来还是徐春荣先停了笑声道：“这末协饷之事，让门生就下去和藩司商量去。”

刘秉璋连连点头道：“快去快去。这件事情，我就不管了。”

徐春荣和钱万二人，一同出了抚台衙门，钱万二人，各去办理各人之事。徐春荣却与藩台筹划妥当，再由刘秉璋移知左宗棠。

左宗棠在京接到公事，很高兴的对长子孝威说道：“刘仲良那里，既有徐杏林替他办事，他真厚福不少。”孝威公子笑答道：“徐某人，不知和刘仲良是什么缘分，很有关云长对于刘玄德至死无他的义气。”

左宗棠也笑着点点头道：“徐杏林自从由孙祝棠荐与刘仲良之后，后来成为师生，这是徐春荣抱着知己之感，连那涤生和沅甫两个，要想奏调用他，他都不肯。沅甫且不说他，涤生本来自称道学，倒说到两江任上，一位堂堂的制台，竟去坐花船，吃花酒，我却大不为然。”

孝威左宗棠摇着头，捻着须的说道：“要兴市面，一则不必制台自去操心，自然是地方官的责任。二则这种老气横秋的样子，为父真的瞧不下去。”

左宗棠说到这里，忽又问道：“你才从家乡来京，我因连日召见，没有工夫问你家事，今天偷闲在此，你那母亲的毛病，莫非真的成为不治之症了么？为父有些不信。”

孝威公子见问陡然掩面暗泣起来，不能答话。原来左宗棠自平浙江之乱，他那奏报军情的折子，比较别的督抚为多。因为他本是一位折奏折老夫子出身，欢喜自己动笔，折子上的措辞，自然明白晓畅。而且对于甘肃的匪乱虽未明言，可是自告奋勇的态度业已流露于字里行间的了。两宫素知他的体魄，壮于曾彭等人，便令他入京陛见，殷殷垂问甘肃的匪乱，他于奏对下来，即上一个折子是：兵部尚书、忠勇巴图鲁、一等恪靖伯、闽浙督臣左宗棠跪奏：为预先设防，据要扼险，立营杜匪，伏乞两宫鉴核事。窃臣奉旨督办闽浙军务，业与各省抚臣暨部下将士，同心戮力，扫荡粤匪，浙江、河南、山西、安徽等省，现已一律肃清，其他各省之余孽，亦见次第敕平，海宇清平，中兴再庆，此乃我文宗显皇帝在天之灵，及两宫宵旰勤劳之所致也。惟大创之后，元气一时未能骤复，亟宜饬下各督抚臣注重民生之事。其次为各省余孽，不无溃蹕各处，联合回匪，尚图死灰复燃，偶不经意，则意外之变，祸可旋踵而至；如北疆山海关，邻于京畿，毋庸留心；南疆虎门、厦门，东疆淞江、海门等处，皆属海防吃紧之地，亦宜添兵设将，以防外人入犯；至于西北疆陕甘等处，捻匪混迹，回翟猖獗，尤为心腹大患。该处若平，太平之兆，永固金汤矣。受国恩深，既有所知，不

敢缄默，特此渎奏，不胜悚惶之至。谨奏。

两宫见了此折，正合防边之意，次日即下上谕，将左宗棠调补陕甘总督，赏加太子太保衔，及紫禁城骑马，并令克日驰驿赴任；又知甘肃地瘠民贫，准其各省协饷。

左宗棠奉到上谕，正在檄调旧部，预备统率入甘的时候，忽见他的长公子左孝威，单身由籍进京，禀告母病。他知孝威为人，十分纯孝，一身业已弄得形销骨立，不成样儿，很觉不忍，一面命他爱子，且去休息几天，再说家事，一面又去办理陛辞之事，打算从速起程。

等得大致楚楚，方把孝威公子叫到跟前，问他母亲之病。当时那位孝威公子，一见老父问到母亲的毛病，顿时掩面悲泣起来。左宗棠微微的喟了一声，又命孝威公子坐在他和身边，用手拉开孝威公子的袖子道：“照你样子，你母之病，谅已入了膏肓，为父和你母亲，数十年的忧患夫妻，她既如此病重，为父岂有不愿奏请回籍看她一趟之理。无奈圣恩高厚，限期赴任，为父目下是：只有顾着君臣之义，不能再管夫妇之情的了。”左宗棠的一个了字，刚才出口，可怜他的莹莹老泪，会簌落落的流了下来。

孝威公子至此，那里还能吞声暗泣，疾忙扑的一声，跪到老父面前，两手紧抱老父的双膝，狂哭起来道：“父亲，母亲倘能马上好好起来，儿子万事全休。若真有个长短，儿子不怕父亲见罪，一定只有殉我母亲的了。”

左宗棠听了大惊失色的答道：“我儿快快不可存这心思。父母本是并重的，我儿只知有母，不知有父，那不是平日枉读诗书了么？”

孝威公子此刻已经哭得昏了过去，神智已失。左宗棠赶忙亲自督饬家人，将他爱子扶到卧室，急去延医诊治。诊治之后，灌下了药，孝威公子方始清醒转来。左宗棠又恳恳切切的劝了孝威公子一番，命他次日遄回原籍，不必再惜银钱，尽管多聘名医，去替你的母亲医治，否则你的母亲，还不怎样，你这个痴孩子，倒要不堪设想了。

左宗棠说着，即将几封家书，付与孝威公子；并命一个姓卞的幕僚，携着三百两银子，伴送回籍。孝威公子同了姓卞的幕友漏夜赶回湖南湘阴，他的三个兄弟，首先告知母病稍愈，始与卞姓幕僚，略略寒暄，再问父亲在京之事。卞姓幕僚告知大概。

孝威公子一面把信交与三个兄弟，一面早已入内见他那位病母去了。

孝宽公子先将一封较厚的家信，拆开一看，只见写着是：捻氛平靖，又晋官衔，行次天津，遵旨入觐。复拜禁城骑马之宠，优待劳臣，可谓至矣。

惟以西事为急，垂问何时可定，当以进兵运饷之艰，非二三年所能藏事，乃谨对以五年为期，而慈圣犹訝其迟，世人又以为骄。天威咫尺，何敢面欺，揣时度势，应声而对，实自发

于不觉，恐五年尚未必敢如愿耳。西事艰险，为古今棘手一端，吾以受恩深重，冒然任之，非敢如赵壮侯自诩，无逾老臣也。尔等可检赵充国传，仔细读之，便知西征之不易

。现又奏请刘寿卿率部从征。吾近来于涤公多所不满，独于赏拔寿卿一事，最徵卓识，可谓有知人之明，谋国之忠。昔寿卿由皖豫转战各省，涤公尝足其军食以待之，解饷至一百数十万之多，俾其一心办贼，不忧困乏，用能保奏救晋，捍卫京畿，以马当步为天下先，此次擒匪荡平，寿卿实为功首，则又不能不归功于涤公之能以人事君也。

私交虽有微嫌，于公谊实深敬服，故特奏请奖曾，以励疆吏。大丈夫光明磊落，春秋之义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乌能以私嫌而害公谊，一概抹煞，类于蔽贤妒能之鄙夫哉。人之以我与曾有齟齬者，观此，当知我之黑白分明，固非专闹意气者矣。

至陕甘饷事之难，所以异于各省者，地方荒瘠，物产无多，一也。舟楫不通，懋迁不便，二也。各省虽遭兵燹，然或不久即平；陕甘回汉杂处，互相仇杀，六七年来，日无宁事，新畴已废，旧藏旋空，搜掠既频，避徙无所，三也。变乱以来，汉回人民，死亡大半，牲畜鲜存；种艺既乏壮丁，耕垦并少牛马，生谷无资，利源遂塞，四也。各省兵勇饷数，虽多少不同，然粮价平减，购致非难；陕甘则食物翔贵，数倍他方，兵勇日啖细粮二斤，即需银一钱有奇，即按日给与实银，一饱之外，绝无存留，盐菜衣履，复将安出？五也。各省地丁钱粮外，均有牙厘杂税捐输，勉供挹注；陕厘尚可年得十万两，甘则并此无之，捐输则两省均难筹办，军兴既久，公私困穷，六也。各省

转运，虽极烦重，然陆有车驮，水有舟楫，又有民夫，足供雇运；陕甘则山径鞞确，沙磧荒凉，所恃以转馈者，惟驮与夫；驮则骡马难供，夫则雇觅不出。且粮糗麸料，事事艰难，劳费倍常，七也。

用兵之道，剿抚兼施；抚之为难，尤苦于剿，剿者战胜之后，别无筹划，抚则受降之后，更费绸缪；各省受降，惟筹资遣散，令其各归原籍而已；陕甘则衅由内作，汉回皆是土著，散遣无归，非先筹安插之地，给以牲畜籽种不可，未安插之先，又非酌给口粮不可，用数浩繁，难以数计，八也。吾以此八难奏陈，实以陕甘事势，与各省情形迥别，非发匪、捻匪可比。果欲奠定西陲，决不能求旦夕之效，所以徐春荣曾上书于刘仲良，王子寿亦上书于吾，二人所陈，确有见也。

孝宽公子的学问本好，那年因见他的长兄孝威公子，中了壬戌科的第三十二名举人，从此更加发愤用功，不久果然入了府庠。

这天看完他的老父的家信，对于陕甘之事，说得通畅详明，如数家珍，不禁觉得万分津津有味，竟把远道回家的老兄，以及那位卞姓幕友，一时忘记得干干净净。再将其余之信一一拆了看毕，因见都是命他们几兄弟，赶紧延医医治母病，并好好的劝慰长兄，便将所有之信，给与孝勋、孝同两个兄弟看过，遵照老父之命，分别办理。

卞姓幕友瞧见周夫人的毛病虽重，急切之间，尚无大碍，住了几天，辞别孝威、孝宽、孝勋、孝同四位公子，料定左宗

棠必已起程，沿途迎了上去。等得在山西境内追着左宗棠的队伍，禀明一切。左宗棠听得周夫人的毛病，还不十分碍事，稍稍放心一点，当下慰劳了姓卞幕僚几句，即向陕西进发。

到了省城，巡抚以下，亲出迎接。左宗棠住入预备的行辕之后，细细问明近日匪众的军情。

陕西抚台道：“现在陕甘一带的匪首，要算白彦虎，伪皇后白朱氏，伪公主珊瑚，伪元帅熊飞鹏，女将翡仙，男将熊飞龙，以及另外一股匪头，名叫白翟野主的，都极十分厉害，他们本是流寇性质，不主占领省垣。现闻爵帅率了大军到来，不知蹿往那里去了。晚生已命探子四出侦探，尚未前来回报。”左宗棠听说，捻须的答道：“中丞只顾筹措协饷之事，剿匪的责任，当然由兄弟担任。兄弟此次奉旨调补陕甘，打算到了兰州，布置妥当，再令部将出剿。”

陕西抚台，连连答应了几个是，方又问道：“爵帅此次西来，不知带来多少军队，哪些将士，晚生想来平浙的那些大将，要在浙江办理善后，一定不能随节来此。”

左宗棠点首道：“中丞料得极是，不过兄弟此番带来的一班将士，都是很好的脚色。”正是：作战当然重地理治军几次挽天心不知左宗棠所带的一班将士，究是何等人物，且阅下文。